武俠世界



$2.00

775

·特別介紹·



小鬼子傳奇
故事之十六

第九具屍體

上官庸·著



政府殮房接二連三發生了失屍案，失踪的屍體，全是因爲交通意外喪生的死者，盜屍者究竟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時，第九具屍體又蘊藏了什麼秘密？欲知詳情，請即購閱是期本刊便有分曉。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7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之十六

第九具屍體

上官庸·文
盧令·圖

車禍餘生　財源廣進

寒風瑟瑟，由於節省能源，管制燈火的關係，街上黑漆漆一片，許多店戶，都提早在十一時之前關門。連平日最旺盛的「皇家路」，此時也罕見人跡，「東方之珠」這個城市，已無復當日燦爛奪目的嬌姿。大馬路既然不見人影和汽車來往，橫街小巷自然更加死寂一片，而半山區的那些高尚住宅區，也是萬籟俱寂，只有暈黃的路燈，亮着黯然的光線。

住在半山區「哈里遜道」的住客，都是非富即貴的殷商巨賈，那一帶全是宏偉豪華的複式別墅和巍峨大廈，由於本市治安不靖，住戶聯誼會組織了一個「看更團」聘請著名的「安全護衞隊」隊員看更。

這天晚上，輪到凌坤和焦寶兩人當夜更，兩人都是三十出頭的精壯漢子，身上肌肉飽滿，學過幾年空手道，他們既是好朋友，也是好同事，參加「護衞隊」工作已經兩年多。

兩人瑟縮在「哈里遜道」街口的一幢木屋裏，等待時間過去換更回家休息。

屋裏一燈如豆，凌，焦兩人的制服外面，都加上一件毛領大褸，然而兀自冷得渾身發抖。

「他媽的，這兩天算是幹什麼的冷得這樣交關！」凌坤掀高了衣領咒罵一聲。

焦寶投給他一個苦笑，道：「快過年了，這時候不冷，什麼時候才冷？」

凌坤雙手不斷搓着藉以取暖，一面向外望去，道：「報紙上登着，好像今晚還要冷，攝氏七度！」

「哈！人家住在北方的又怎麼過？」焦寶笑道：「那邊的天氣經常在零下幾度哩！」

凌坤望了望腕表，道：「十二點一刻了，他媽的，還要熬上六個多鐘頭。」

「受人二分四，是這樣的了，」焦寶道：「阿坤，來喝杯咖啡吧。」

凌坤正要轉身向那張小木枱走去，忽然眼前一亮，兩盞汽車的車頭燈出現了。

「奶奶的，這麼晚還要出去，」凌坤喃喃地道：「究竟是誰？」

焦寶也聽到汽車的馬達聲自遠處傳來，急忙放下茶壺，站了起身。

「會不會又是那個丁先生？」焦寶走到木屋前，搭住了攔着路口的木馬。

凌坤定眼一看，道：「不錯，正是他，我認得他的車子！」

這時，車子已經駛近，緩緩地在木屋門口停了下來。凌坤踏上前去，向車廂中一望，果然是雙鬢灰白，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滿面慈祥和藹的丁濟仁。

「丁先生，出去呀？」凌坤笑着說。

「是的，請把木馬升起來，好嗎？」

「是，是！」凌坤又向車廂裏望一眼，坐在丁濟仁身畔的是他的女兒丁芷心。

丁濟仁衣着整齊，領口還結着一朵領花，便像要去赴什麼盛大的宴會一般，然而，丁芷心却是一件樽領毛冷衫，下面一條牛仔褲，衣着隨便得很。

當凌坤走了開去的時候，焦寶已經把木馬升了起來，丁濟仁的車子緩緩向前馳出，不久隱沒在黑暗之中。

丁芷心調頭向後一望，拿起一副皮手套戴在手上，一面問：「爸爸，我們這一個月來頻頻出夜街，你說會不會引起別人的疑心？」

丁濟仁雙手穩定地把持着軚盤，漫不經心地問：「你指那兩個看更的？」

「唔，」丁芷心點着頭，忽然問：「他們怎會認識你，爸爸？」

丁濟仁淡淡一笑，道：「也許是我給過他們幾次錢的關係吧？」

「爸爸！」丁芷心瞪大了一雙美眸，道：「你爲什麼要給錢他們？」

「那——只不過是一種打賞而已，」丁濟仁側頭望着女兒，詫異地問：「有什麼不對？」

丁芷心嘆了一口氣，緘默着。

丁濟仁又望了女兒一眼，道：「芷心，住在這裏的人，都喜歡打賞一下下人，這有什麼稀奇的？」

丁芷心口唇掀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話來。

「有什麼話就說吧，」丁濟仁道：「你是不是叫我不要引起人家注意？唔？」

丁芷心緩緩地點着頭，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放心，幾十塊的打賞，是不會引起人家注意的。」丁濟仁安慰她。

丁芷心戴好了手套，雙手叉在一起，俏臉上的神情十分凝重。

「爸爸，你說咱們的行動會太頻密了一些嗎？」丁芷心忽然問。

「你担心他們已有所防範？」

「照情理來推度，他們應該會有所防範的。」丁芷心說。

丁濟仁咀角泛着一陣漫不經心的笑意，道：「芷心，你這個人就是疑心太重，憑我們的秘密武器，即使他們有所防範，也是無往而不利的。」

丁芷心揑着指節，向靜悄悄的街道望去，忽然說道：「爸爸，不知道爲什麼，我……我今晚臨出家門前，有一種很奇特的預感。」

丁濟仁望了女兒一眼，道：「什麼奇特的預感？」

「這一次……這一次好像不會像以前那幾次的順利。」

「哦？」丁濟仁將車子轉了個彎，向一條斜坡駛去，一面笑道：「不會的，我們前幾次都進行得很順利，今天晚上是最後一次，沒有理由會發生岔子的。」

「爸爸，可是我——」

丁芷心的話還沒說下去，丁濟仁便噤聲道：「快到目的地了，你也應該準備一切啦。」

「是！」丁芷心無可奈何地點着頭。

車子在一根電燈柱旁停了下來，丁濟仁望了女兒一眼，道：「怎麼樣？」

丁芷心不發一言地打開車門，跨下車去，向前面一幢樓宇走了過去。一面取出個口罩，戴在面上。

她掠一掠秀髮，回頭向汽車中的父親打了個「OK」的手勢，加快腳步，向那幢樓宇逼近。

當她來到一道玻璃門前的時候，自懷內取了一個噴髮膠也似的圓筒出來，然後躡足踏上前去，仰首一望，橫伸出來的招牌雖然沒有光管照明，然而她還是看得分明，上面的幾個小字是「東區殯房」！

她輕輕推開玻璃門，閃身竄了進去。

玻璃門後還有一道木門，此時緊緊關閉着，她猶豫了一下，蹲下地來，從匙孔中望進去。

屋內是一個櫃檯，坐着一個中年男子，正在看電視。

她將那個圓筒的噴咀對住匙孔，手一按，一股氣體自內噴出朝匙孔湧了進去。

然後，她立即站了起來，伸手敲了敲門，把身子貼在門邊。

「誰呀？」屋內傳來那中年男子的詫問聲。

丁芷心沒有回答，她知道由於天氣寒冷的關係，屋內的窗戶都關閉着，那中年男子一走近大門，立時便會嗅到那陣氣體，而當他將氣體吸入體內，在三秒鐘之內，便會昏厥過去達八個小時。

丁芷心屏住了氣息細心傾聽，腳步聲越來越近，終於，她聽到「咕咚」一聲，屋內的男子已經倒下地，昏厥過去了！

她立時取出一枝百合匙，插進匙孔中，只花了數十秒鐘，便將大門弄開。

大門一開，丁芷心閃身入內，先向四週環境打量了一眼，肯定屋內沒有人後，這才將那個噴氣圓筒端入懷內，轉身離開殯房，向停泊在不遠處車子打了個手勢。

丁濟仁並沒有將汽車熄火，他拉下手掣，車子一聲怒吼向殯房門口駛了過去。

不一會，車子在門口戛然而止，丁濟仁動作迅速地跳下車來，一言不發隨着女兒入內。

兩人好像十分熟悉屋內的情形一般，筆直向停放屍體的冷藏櫃走去。

冷藏室的門並沒有上鎖，丁濟仁推開了門，向一格的鋼門走去，他看了上面的卡片，指着其中一個道：「這是今天早上零時十分，因汽車失事喪生的死者，打開它！」

丁芷心上前將鋼格打開，拉了一具屍首出來。

「放在我背上。」丁濟仁背轉了身俯着。

丁芷心將那具屍體用白床單包好，放在丁濟仁身上，讓他孭着離開了冷藏室。

父女兩人的動作十分敏捷，前後還不夠兩分鐘的時間，已經將那具屍體放在汽車的行李廂中，正要上車，前面停泊着的幾輛車子，車頭燈忽然亮了起來。

跟着，幾名大漢自黑暗中奔了出來，一面叫道：「別動！我們是警探！」

丁濟仁臉上勃然變色，然而，那也只不過是十分之一秒的驚愕，他立時攢上了車子。

丁芷心的動作比他更快，早已跳上了前座，丁濟仁一踩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前衝去。

向前奔來的三個便衣警探料不到兩人在喝令別動的情形下還敢開車逃亡，眼見車子朝自己衝來，急忙向後一躍，滾下地去。

丁濟仁咬實了牙關，車子好像一隻出柙的猛獸一般，向前衝去。

三名便衣警探自地上爬起身來時，車子已經在街口轉彎處隱沒了。

「你們快上車，追！」停泊在前面的車中有人已探出頭來喝叫，正是周探長。

那三個警探聞言急忙跳上車去，司機早已發動了馬達，車子如脫韁之馬，向丁濟仁的車子追去。

汽車的馬達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周探長在車中不斷頓足，喝道：「快加油，今晚無論如何不能讓偷屍賊逃了！」

司機答應了一聲，踏着油門，轉上四波行車，車子的去勢立時增加。

丁濟仁朝倒後鏡一望，見三輛私家車自後追來，不由大驚失色。

「爸爸，鎮靜一點，他們追不上我們的！」丁芷心說。

丁濟仁對這架經過特別設計的豪華房車也有相當的信心，聽到女兒的話，情緒才平定下來，安心地駕着車。

「爸爸，照我們的逃亡路線計劃，」丁芷心說：「這樣子，便可以輕易地擺脫他們了！」

「好！」丁濟仁咬一咬牙，在卽將接近一個十字路口時，車子忽然向一條橫巷轉去。

那條橫巷面積剛好容得下一輛汽車通過，丁濟仁的駕駛技術十分高明，抵達另一條橫巷時，雙手一扭軚盤，車子來了一個四十五度大轉彎，剛好通過了。

父女倆早已擬定了萬一事發時的逃亡路線，因此，十餘分鐘後已經擺脫了周探長的跟踪，不過，丁濟仁的神色仍然十分凝重，他知道雖然擺脫了跟踪，但警方有無線電巡邏，一樣有被追截的機會。

所以，當汽車轉出了大馬路時，丁濟仁一踩油門，車子平地飛了起來，向前飛馳。

「爸爸，試用五波行車！」丁芷心忽然說。

丁濟仁點了點頭，立卽收油轉波，將甚少用到的五波用上了。

這時，車子去勢更快，丁仁濟也不理什麼紅燈綠燈，總之照衝可也。

眼見卽將抵達「哈里遜道」，父女倆這才吁了一口氣。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街口忽然人影一閃，有人奔跑着橫過馬路，丁濟仁心下一懔，自然而然地一扭軚盤，車子向旁一閃避過，然而還是聽到「彭」地一聲，撞倒了那過路人！

丁芷心一聲驚呼，丁濟仁急忙把車子煞住，向外望去，只見一個人影伏在馬路上一動也不動地，不知道究竟是死是活。

父女兩人臉色一變，半晌，丁濟仁道：「下去看看他死了沒有。」

丁芷心扯下口罩，打開車門，向伏在地上的人走過去。

她蹲下地來，輕輕扳過那人身子，原來是個眉清目秀，年約十四五歲的小童，只見他雙目緊閉臉如金紙，但猶有呼吸。

「怎麼樣？」丁濟仁在車中問。

「還活着。」

「那快上車吧，」丁濟仁叫道：「等一下自然會有人發現他，把他送到醫院去的。」

丁芷心替他把了把脈搏，微蹙着的秀眉這才舒展開來，這時，那人忽然張開眼睛，一見自己躺在地上，用手揉了揉眼，詫異地道：「我……我怎麼啦？」

「芷心，快點上車，」丁濟仁連聲催促。

丁芷心應了一聲，起身向車子走去，那小童望着她苗條的背影呆呆出神。

就在丁濟仁父女離去不久，遠處忽然響起警車的「嗚嗚」聲。

那人掙扎着坐起身來，望着自遠而近的警車。

警車在他面前三四碼處停下，自車中跳出幾個人來，為首的正是周探長。

周探長奔上前一看，不由低聲驚呼了起來，道：「小鬼子，是你！」

原來剛才被車撞倒的小童正是「小鬼子」王小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檢視了身體一遍，除了膝頭擦破了一些傷口之外，看來並無大碍。

周探長扶起了王小克，道：「小鬼子，你怎麼啦？」

「沒……沒什麼。」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搔了搔頭道：「剛才我見前面紅燈，於是跑過馬路，怎料有輛汽車衝紅燈，把我給撞倒了！」

「哦？」周探長關切地問：「你有沒有受傷？」

王小克摸摸胸部，笑道：「幸好我有寶衣護身，否則凶多吉少！」

「小鬼子，剛才衝紅燈將你撞傷的是什麼車子？」周探長問。

「是一輛黑色的豪華房車，好像是『平治』牌。」王小克答。

周探長雙眉一揚，急忙追問：「你見

它向那個方向駛去了？」

王小克伸手向前一指，道：「向那邊去的！」

「好！」周探長揑着拳頭，道：「大家上車去追！」正欲轉身離去，忽然又調頭問：「小鬼子，要不要送你到醫院檢查一下？」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不必了，只是皮外之傷而已。」說到這裏，忽覺腦際一陣昏眩，原來他剛才被汽車撞倒時的頭腦受了震盪，其實受傷不輕。

周探長見王小克面色有異，站在當地，脚步虛浮，急忙上前將他扶住，道：「小鬼子，你怎麼啦？」

「我……我頭很暈——」王小克說罷已昏倒在周探長懷裏……。

×　×

王小克睜開眼睛，接觸到兩雙關切焦慮的眸子，他定眼一看，站在床前的是白小妹和小辣椒。

「小鬼子！」小辣椒見王小克甦醒過來，臉上露出喜色道：「你不碍事吧？」

王小克牽唇一笑，向兩人搖了搖頭，道：「我……我在那裏？」

「政府醫院！」白小妹告訴他：「是私家病房，周探長特地替你安排的。」

王小克透了口氣，認識周探長以來，這應該是他第一次對自己這麼好吧？

「小鬼子，昨天晚上那兩個冒失鬼你還認得嗎？」小辣椒恨恨地道：「要是再碰到他們，非好好地教訓一番不行！」

「周探長都告訴你們了？」王小克問道。

「是的，」白小妹道：「小鬼子，原來昨天晚上碰傷你的那輛汽車，和本市接連發生的『盜屍案』有關！」

「你說什麼？」王小克心下一懔：「和『盜屍案』有關？」

「不錯！」小辣椒搶先回答：「昨天晚上東區殮房又發生了『盜屍案』，盜屍者駕了汽車逃走，想不到撞傷了你！」

王小克瞪大了雙眼，望着窗外呆呆出神。

白小妹見王小克若有所思，用手肘碰了小辣椒一下，示意她不要出聲，然而，小辣椒却追問道：「小鬼子，你還認得那兩個盜屍賊的樣子嗎！」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喃喃道：「不……不像啊！」

「你說什麼？」小辣椒問。

「她一點都不像是盜屍賊！」王小克搖着頭，堅決地道：「她一點都不像！」

「你指那兩個用車撞傷你的人？」白小妹好奇地問。

「唔，」王小克微皺着眉，忽然一拍大腿，道：「人不可貌相，也許我看走了眼。」

「小鬼子，你也眞是的，昨天晚上這麼晚了你還在街上幹什麼？」白小妹道。

王小克臉上一紅，口中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對啦，昨天晚上你到底去幹什麼？」小辣椒追問：「快說！」

「唉！我現在頭痛得要命，你們不要來煩我行不行？」王小克不悅地。

小辣椒翹起小咀，咬着唇不出聲，白小妹在房中的沙發坐了下來，隨手拿了一份報紙翻閱着。

「我肚子餓了，去替我找些吃的東西回來，怎樣？」王小克忽然說。

白小妹放下報紙，小辣椒却搶先說道：「我去！」說罷轉身離房。

王小克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怔，腦際間全是昨天晚上汽車向自己撞過來那刹那間的鏡頭，還有丁芷心那俏麗面龐。

忽然，白小妹低呼了起來，道：「小鬼子，你成了新聞人物啦！」

「哦？」王小克向白小妹望去，詫異地道：「怎麼會？」

「你看，報紙上有登你的消息。」白小妹將報紙遞上前來。

新聞版上有幾張東區殮房的照片，還有那個被迷烟昏倒在地的看更，白小妹指着內文的一行果然有「王小克」三個字。

王小克認字不多，但自己的名字倒是認得的，一看到自己的姓名出現報章上，精神不由為之一振道：「報上怎麼說？」

「他們說盜屍者駕着汽車逃走，匆忙間撞傷了一個路人，」白小妹道：「這個路人就是你。」

王小克苦笑一下，暗嘆一聲倒霉。

「還有呢？」王小克又問。

「沒什麼了，」白小妹將報紙對摺起來，道：「報上說警方將傷者送院救治，情況令人滿意，只是寥寥數句而已。」

王小克閉起眼睛，問：「剛才你們有沒有見到醫生？」

「見到了，」白小妹道：「醫生說，你大約休息三四天便可出院。」

王小克摸摸腦際，道：「我的頭腦沒事？」

「昨晚你被送入醫院時，他們已經替你照了X光，沒有事，」白小妹道：「只是把婆婆嚇得要死了！她今天早上無論如何要跟我們來醫院看你，我們怕她行動不便，才沒有帶她來。」

這時，房門忽然打了開來，小辣椒和周探長先後踏進房來。

「小鬼子，沒事吧？」周探長笑着和王小克打招呼。

「死不了。」王小克苦笑一下，接過小辣椒遞上前的特大漢堡牛肉飽，咬了一口，問道：「你們捉到了那兩個偸屍賊沒有？」

周探長沮喪地搖搖頭，道：「被他們逃掉了。」

「你們有那輛車子的車牌號碼，很快便可以將他們緝捕歸案。」王小克道。

「沒有用，那是假的號碼，」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你肯定他們是一男一女？」

「不錯。」

「女的年紀多大？」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想，道：「大約二十歲出頭吧？」

「男的呢？」

「他一直坐在車中，我看不清楚，」王小克補充了一句，道：「不過，聽他的聲音，好像是個上了年紀的人。」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如果我們捉到疑犯，你可以帮忙認人吧？」

王小克望了周探長一眼，道：「這還

用得着問？否則豈不是辜負了你替我安排這個私家病房？」

周探長赧然一笑，又談了一會，這才告辭而去。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王小克安然無事，這才決定去上班，臨走時，白小妹道：「下班後我們會再來看你的。」

「再見。」

兩女走後，王小克望了望腕表，是下午二時了，政府醫院的私家病房沒有電視機，也沒有收音機，只有幾份報紙，可是自己又看不懂，這一段時間如何打發？

他躺了下來，打算睡個午覺，反正白小妹和小辣椒在六時之前會來陪自己的。

由於腦部受過震盪，他一闔上眼後，很容易便睡了過去。

朦矓中，彷彿聽到有人在敲門，一驚而醒。

他豎起耳朵細心一聽，果然是敲門聲，心下暗暗詫異，誰來了？

「進來！」王小克叫道。

門「呀」地一聲打開了，一個高大的人影出現在門口。

王小克向來人望了一眼，心下不由一懍，只見他身高六呎，肩膀闊大，站在那裏便如一座小山般，而臉上生滿了橫肉，一雙細眼射出逼人的兇光。

那人並不立即踏進房來，只是凝視着王小克，臉上神情十分詭異。

王小克張口想問他到底要幹什麼，可是喉嚨間却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了似的，發不出聲來。

那人望了王小克足足三分鐘之久，終於開口問道：「王小克？」

王小克忙不迭點着頭。

那人吁了一口氣，踏進房來，轉身把房門掩上。

「你——你是誰？」王小克訥訥地問，聲音竟是乾澀無比。

那人並不回答，逕自來到床前，拉了一張椅，坐下，那雙細得逾乎尋常，和他的軀體不成比例的小眼，瞪住了王小克。

王小克掙扎着坐直起身，驚愕地望着那神秘漢子。

「你被汽車撞傷？」大漢問，聲音粗啞低沉，便像患了喉疾一般。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終於向他點一點頭。

「撞傷你的是偷屍賊？」大漢又問。

「我……我不大清楚。」王小克囁嚅着，在摸不透對方的底細之前，他告訴自己不要亂說話。

「什麼不大清楚？」大漢雙眉一揚，沉着聲問。

「報……報上這樣登的。」

「這個我知道，否則我怎知道到這個地方來找你？」大漢咀角泛起一陣得意的笑容。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苦，料不到報章上寥寥幾句報導，却累得自己面對這個形跡可疑的神秘人，倘若他要對自己不利，那更是倒足了十八代祖宗的霉了！

正暗自盤思間，大漢忽然伸手入懷，取了一個銀包出來。口裏不斷發出「桀桀」的笑聲。

王小克又驚又奇呆呆地望住了大漢。

大漢打開銀包抽了兩張百元巨鈔出來，遞給王小克。

「這……這是幹什麼的？」王小克訥訥地問，心底下的疑惑無以復加。

「給你。」大漢簡短地道。

「爲什麼？」王小克楞楞地望着大漢問。

「只要你告訴我那輛撞傷你的汽車的車牌號碼。」大漢「桀桀」地怪笑着，道：「那麼，這兩百塊便是你的了。」

「我……我被車撞倒後，立時昏下地去，一時間沒有看清楚。」

「哦？」大漢雙眉一皺，將手縮了回來，問道：「那你認得撞傷你的人嗎？」

王小克望着那兩張百元巨鈔，沉吟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大漢眼眶中又射出一絲光芒，道：「什麼人？」

「是一個廿餘歲的少女，」王小克答道：「長得很苗條，很漂亮。」

「另外一個呢？」

「好像是上了年紀的老翁。」王小克答。

大漢又將兩張鈔票遞上前，道：「假使我們找到了這兩個肇事者，你認不認得出來？」

「認得。」

大漢將兩張鈔票塞在王小克的手中，站起身來道：「好，那我們全靠你了。」

「先生，你……你到底是什麼人？」王小克詫異地問。

大漢「桀桀」怪笑了幾聲，道：「這個你不必理，如果你想多賺五百塊的話，便把地址給我，我們一找到那個人，便會通知你去認人。」

「你說五……五百塊？」

「不錯，」大漢得意地笑着：「你因禍得福了，天下間，那有比這更容易賺的錢？」

王小克猶豫了一會，終於將自己家裏的地址告訴了他。

大漢臨走時，王小克忽然問道：「先生，你總該有個名吧？」

大漢調頭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他們都叫我人猿！」

大漢離去時，王小克喃喃地唸着「人猿」這兩個字眼，腦際間轉着念，他到底是什麼來頭？爲什麼要出重賞查那兩個失事撞傷路人的肇事者？

忽然，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莫非和「盜屍案」有關？

王小克還來不及細想下去，房門「彭！」地一聲，又被人推了開來，急忙轉頭去看，原來是個五十餘歲的老婦，滿面淚痕地衝了進房。

王小克愕了一然，只見老婦背後還跟着一個樣子很斯文的青年男子。

「你告訴我，是那個狼心狗肺的搶去了國標的屍體！」老婦衝近床前，劈口便問。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那個老婦，剎那間根本摸不着頭腦。

「你說！你快說！」老婦情緒十分激動，臉頰上的淚珠簌簌而下。

「媽！」跟在他背後的青年低呼了一聲，同時伸手抓住她的胳膊，道：「他只

是被那架運屍車撞傷的人他怎會知道？」

「他一定知道的，」老婦兩道凌厲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你一定知道的，是不是？」

「我——」王小克張大了口，剎那間却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好。

「你快告訴我，讓我去將那兩個狼心狗肺下流胚子碎屍萬段！」老婦咬牙說。

王小克一瞧她兇霸霸模樣，心下一懍，期艾艾地說不出話來。

「快說！」老婦揚起拳頭。

青年向王小克作了個歉笑，用力把老婦拉開，柔聲說：「媽，人家身上有傷，你不看見嗎？」

老婦這才抹了抹眼淚，凝視着王小克，臉上都是悲痛憤恨的神情。

「你們——你們是什麼人？」王小克直到這個時候，才有機會問出這句話。

「我們姓尤，是昨天晚上發生的失屍案——那具屍體的家人，」青年頓了一頓，接着自我介紹，道：「我叫尤禹，那具失去的屍體是……是先父。」說到後來，聲音已呈嗚咽。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才明白兩人的身份，然而，他實在猜想不透，爲什麼他們失了家人的屍體，却來找自己追查？

老婦在椅上坐了下來，垂首啜泣着。尤禹拍拍她的肩膊，走近床前，低聲下氣地說：「小朋友，剛才我母親由於情緒過於激動，請你不要見怪。」

王小克見他一表斯文有禮，心底下的芥蒂已然消褪，道：「尤先生，我實在不知道那兩個是什麼人。」

「可是，報上登着，你是被他們撞傷的。」

「這是事實，但我被撞傷之後，立時昏了過去。」王小克說。

「這樣說來，就算你在街上碰到他們，也認不出來了？」

「那倒不是，在車子撞倒我後，車中的人曾經下車看過我，而我剛巧在那剎間甦醒過來。」

「那是個女的？」

「不錯。」

「你認得她？」

「當然認得。」

尤禹緩緩地點着頭，向乃母說道：「媽，咱們還是走吧，在醫院中是找不回爸爸的屍體的。」

老婦「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道：「找得到的，你不聽見嗎？他見過那個狼心狗肺的盜屍賊一面，他可以找到……找到國標的屍身的！」

尤禹嘆了一口氣，道：「可是人家現在在醫院裏療養，怎能出去替我們找？」

老婦忽然停止了啜泣，抬起頭來，道：「好孩子，如果你帮我找到我丈夫的遺體，你要什麼我都會給你。」

王小克茫然地點着頭，爲了將她打發離去，只有這樣做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你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老婦正色地道：「我甚至可以送你一部汽車！」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苦笑了起來，休說自己不會駕駛，也未足年齡領取駕駛執照，便是懂得駕駛汽車，在這個能原置乏的當兒，要一輛汽車來幹什麼？

然而，他隨即想到，這老婦肯出這樣的代價來找回乃夫的屍體，顯然比剛才那個「人猿」闊綽得多了。

——一具屍體值這樣的代價嗎？

「你聽到我的話沒有？」老婦頓了頓足，大聲喝問。

王小克被她嚇了一跳，急忙點了點頭，道：「聽到了。」

「那麼，你立刻出院去替我找！」老婦道：「我要原封不動的屍體！」

「原封不動？」王小克詫異地問。

「我媽媽的意思是——」尤禹咽了一口口水，接着道：「不要一具已經腐爛了的屍體，即是說，如果你要去找，最好趁早。」

「哦！」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心底下却暗自竊笑，誰有空爲了一架汽車去找尋一具被人盜走的屍體？

「小兄弟，」尤禹平淡地道：「如果你眞的能够將先父的屍體找到，我們可以給你一筆賞金。」

王小克心下一動，問道：「多少。」

尤禹仰首想了一下道：「五千塊！」

王小克瞪大了雙眼，幾疑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然而，老婦接下來的話更令他怦然心動。

老婦道：「不，一萬！」

一萬塊！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坐直起身，他是一個經不起金錢引誘的人，一萬塊要擦多少鞋子？捱多少白眼？

「一……一萬？」王小克豎起了一隻手指，訥訥地問。

「不錯，一萬。」尤禹點着頭，一點也不像在開玩笑的樣子。

老婦趨上前去，掀開王小克身上的被單，道：「快起身去找吧！」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老婦啼笑皆非，他自己已經是個急性子的人，但想不到天下間還有比自己更性急的人，而且是個上了年紀的老婦。

「去呀！」老婦催促着他。

王小克向她露出一個苦笑，道：「尤老太，讓我多休息一天行嗎？」我這樣出去的話，用不着過三兩個鐘頭，便會昏倒在路上，你丈夫的遺體也是沒有着落！」

老婦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尤禹做好做歹地替王小克蓋好被子，道：「小兄弟，這樣吧，你多休息一天，明天再去找吧。」

說着，尤禹取了一張卡片放在床頭櫃上，道：「上面有我的電話號碼，你一有消息，請立即打電話給我。」

王小克拿起卡片一看，遲疑着問：「如果警方先我一步找到你父親遺體呢？」

尤禹苦笑着，道：「這幾個月來，本市已經接連發生過八次失屍案了，警方一宗也未破過，連我父親在內，是第九宗啦，他們有什麼法子？」

王小克也聽白小妹提過，昨天發生的「失屍案」，是本市數月來所發生的第九宗。

連警方也找不到的屍體，自己有可能找到嗎？看在那一萬元的份上，王小克告訴自己：無論如何要去碰碰運氣！

「小兄弟，不阻你休息，我們走了。」

」尤禹說。

王小克目送母子兩人走近房門口，忽然問道：「尤先生，你認識一個叫『人猿』的人嗎？」

尤禹一聽到「人猿」這個名字，身子霍地一顫，轉過身來，驚疑不定地望着王小克道：「你……你怎會認識這個人？」

「他剛才來過。」

「哦？」尤禹和乃母對望了一眼，打消離去的原意，又來到王小克的床畔，緊張地問：「他……他來幹什麼？」

「和你們一樣，要我替他們找到那兩個撞傷我的盜屍賊，把你父親的遺體尋回來。」

尤禹口唇掀動了一下，却說不出話來，老婦咬牙切齒地道：「這個畜生！竟然瞞着我們來幹這種事！」

「也許是洪二哥吩咐他來的，」尤禹皺起了眉頭，道：「否則人猿絕對沒有這個胆量。」

「尤先生，那個『人猿』到底是什麼人？」王小克乘機追問。

「他——他只不過是我父親生前的一個下屬而已，」尤禹嘆了一口氣，道：「我父親昨日早上剛從日本回來，在回家路上，忽然發生交通失事過世了，我們本來打算今天早上到殮房認屍的，不料……不料……」說着，眼眶一紅，險些又掉下淚來。

他伸手抹拭一下眼睛，繼續說道：「無論如何，我們要設法將先父的遺體找回來下葬，好讓他老人家死得瞑目。」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心中却盤念着老婦初聽到「人猿」來找過自己所說的那句話：「這個畜生，竟然瞞着我們來幹這種事！」

他一時間猜測不透，身爲尤國標下屬的「人猿」設法將上司的遺體找回來，實在是一件好事，怎麼老婦剛才說話的語氣，竟似十分痛恨「人猿」的舉動？

「小兄弟，請你答應我，」尤禹柔聲說：「只要你得到我父親遺體的下落，立卽通知我，不要理那個『人猿』！」

「可是……可是他答應給我許多錢，」王小克心中一亮，自枕頭底下抽出那兩張百元巨鈔道：「而且還先下了訂金！」

「哦？」老婦睜大了一雙惡眼，倏地趨上前去，劈手搶過那兩張鈔票，撕作兩半，然後一下一下，將鈔票撕作片片碎拋下地板上踐踏着，罵道：「不要他們這些臭錢！臭錢！」

她這一下動作來得實在太快，王小克欲加阻止時，鈔票已然「分屍」，望着那老婦又氣又急。

老婦打開銀包，問：「那畜生答應給你多少？」

「也是一萬。」王小克眼珠一轉，乘機刮龍，道：「那兩百塊只不過是百分之二的訂金而已，他說今天沒帶够錢來。」

「哼！」老婦嗤了嗤鼻，抽出兩張五百元巨鈔，塞在王小克手中道：「我給你一萬五，這一千塊是訂金，你先收着。」

王小克大感意料之外，望着花花綠綠的鈔票，刹那間幾疑自己是在夢中。

「告訴你，他們鬥不赢我的！」老婦怒氣沖沖地闔上了銀包，指着王小克的鼻子，狠狠地道：「你好好地去替我找，知道了嗎？」

王小克收起鈔票，忙不迭點頭。

「小兄弟，明天一早我會再來的，」尤禹深意地望着王小克：「你已經收了我們的錢，可要認眞爲我們辦事！」

王小克接觸到他的眼光，心底下一懔，這個尤禹可不好攪！

兩人離去後，王小克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又自枕頭下取出那兩張鈔票，雙指一齊彈了彈，放在唇邊親了一下，咀角露出了笑容。

不一會，房門又被人推了開來，這次是白小妹和小辣椒下班回來了。

白小妹將大包小包的食物，放到床前，笑問道：「猜我們是買些什麼東西來給你吃。」

王小克這時那裏還有心情吃東西，拿出兩張鈔票揚了揚，得意地笑着。

「嘩！大牛！」小辣椒伸手來搶，王小克早料到她有此一着，手一縮把鈔票藏在被窩之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白小妹詫異地問。

「從天上掉下來的。」王小克笑着回答。

「胡說八道！」白小妹橫了他一眼，又問：「是誰給你的。」

「剛才財神爺上門大派金錢——」王小克將剛才的事說了一遍，兩女本來不信，但一看到地上的鈔票碎片，這才大呼「妙極。」

小辣椒蹲下地去，將那些碎片拾了起來，王小克問道：「你幹什麼？」

「啊哈！設法將它還原，」小辣椒捧着那堆碎片，小心翼翼地放在枱上，笑道：「兩百塊可以派不少用塲哩！」

白小妹踱到窗子前面，秀眉微蹙着。半晌，她轉過身來，向王小克招招手，道：「小鬼子，你過來看看。」

「怎麼啦？」王小克茫然不解。

「我叫你過來看看嘛！」

王小克這才爬起身來，走到窗子前面去，白小妹指着對面馬路一條電燈柱下面的大漢道：「你認得那人嗎？」

王小克定眼一看，不由低呼了起來，道：「是人猿！」

白小妹淡淡一笑，道：「剛才我們回來時，早就留意到他在醫院門口鬼鬼祟祟地，好像在監視着什麼人似的了，不過當時我以爲不關我們的事，經你一提，果然有鬼！」

王小克喃喃地道：「他……他守在醫院門口幹什麼呢？

「這還不簡單嗎？」白小妹道：「姓尤的家人和下屬都想從你身上得到找回那具屍體的頭緒，他們任何一方都不想被對方捷足先登！」

「可是一具臭皮囊有什麼用？」王小克疑惑地：「拿來當標本不成？」

「唉！說不定那第九具屍體內裏另有乾坤！」白小妹担心地道：「小鬼子，你這次且慢歡喜，說不定又要惹禍上身！」

王小克望着電燈柱下面的「人猿」呆呆出怔，其實在「人猿」突然出現時，他就料到這樁「失屍案」會攪到自己的頭上

了！

經過這一段日子來的遭遇和經歷，王小克已經深深地體會到，當事情要降落在自己身上時，無論如何是躲不掉，摔不甩的，倒不如挺起胸膛面對現實。

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收下了尤老太的一千塊！

如今事實擺在眼前，「人猿」和「尤老太」爲了要找回尤國標的遺體，都着落在自己的身上，在這種「順得哥情失嫂意」的情況下，自己應該怎樣做呢？

那「人猿」絕非善男信女，但尤禹也不會是一個易與之輩，至於周探長，他同樣也希望自己協助偵破這宗「失屍案」。

——自己帮那一方好？

姑勿論有沒有辦法找回那具屍體，在情在理，自己都應該帮周探長這個忙，雖然目前還不知道究竟應該從何着手。

不過，王小克又顧慮到凶霸霸的「人猿」，再想到出手大方闊綽的尤老太。

「小鬼子，別想得太多了，」白小妹拍拍他的肩膀，低聲道：「船到橋洞路自通，多想也沒有用的。」

王小克喃喃唸着白小妹那句「船到橋洞路自通」，是的，再艱難的事自己也經過，並且解决過了，這只不過是小事一件而已——他想。

× ×

天才露出魚肚白，王小克已經爬起身來，悄悄走近窗前，向街口一望，「人猿」仍然躑躅在街燈下。

由於爲了節省能原，政府已下令「冬行夏令」時間，所以，外面依然是一片漆黑，却已經是早晨六時多了。

王小克咬着唇，一雙精靈的眼睛轉了兩轉，已經有了主意。

他打開抽屜找出紙筆，走到燈掣前，伸手正想開燈，忽然又縮回了，自袋中取出一盒火柴，劃着一根，利用微弱的光線在紙上畫着。

火柴一根接着一根劃下去，幾分鐘之後，他放下了筆，拿起那張紙左看右看，原來上面有個人頭，甚爲酷肖周探長。

王小克望了那畫像一眼，似乎甚感滿意，於是放在枱上，用一個烟灰盅壓住，然後披上外套。打開房門閃身而出。

他經過甬道，向後樓梯走去，來到樓下時，却發現後門緊閉，而且還上了鎖。

王小克咒罵了一聲，轉身上了樓梯，四週觀察一遍之後，眼眶中射出一絲光芒，提了一口氣，向一個敞開着的窗框縱身一跳。

雙手扳住窗框邊沿後王小克再提了口氣攀爬上去，向外一望，窗子旁有一條自來水管可供攀爬之用，後巷中也沒有人影，於是慢慢伸過手去，先扳住了水管試試它牢靠與否，這才躍上了水管向下滑去。

不一會已經落地，他側耳傾聽，辨認了方向，躡足向前邁開大步。

從後巷轉出大馬路後，迎面一陣寒風吹來，王小克不由自主打了個寒顫，急忙掀高了衣領，俯首向前趕路。

這時，剛巧有一輛的士經過，王小克將它截停，飛快跳上車去，向司機道：「警察總部。」

十餘分鐘後，王小克已來到警察總部，值日警官見了他時，不由愕了一然，道：「這麼早來幹什麼？」

「找周探長。」

「他起碼十點才上班！」值日警官啞然失笑，道：「現在是什麼時間？」

「不怕，我可以等。」說着逕自向周探長的辦公室走過去。

「喂！」值日警官急忙喚住他：「現在你不能進去！」

「爲什麼？」王小克轉頭問。

值日警官呆了一呆，訥訥地道：「周探長不在的時候，外人不能進入他的辦公室的！」

「我有一項重要的情報要供給周探長，是關於『失屍案』的，」王小克向他眨眨眼：「你想我待在外面，等我冷僵了也變成一具屍體，然後再被人偸去，成爲頭條新聞不成。」

「哈哈！他們專偸交通失事喪生的屍體，」值日警官冷得直搓着手藉以取暖，笑道：「冷僵的屍體他們可不要！」

「哦？」王小克心中一動，繼續向周探長的辦公室走去，一面道：「如果有熱咖啡或熱奶茶的話，請送一杯進來，否則我眞的冷死了，周探長得不到情報，可能一輩子也破不了案！」

「好吧！」

王小克得意地笑了笑，打開周探長辦公室的門，扭亮了電燈，看到室中有一具電暖爐，當下毫不客氣地開着，坐到高背沙發上，翹高了腿。

不一會，值日警官送了一杯熱咖啡進來，王小克謝着接過了。

呷了一口熱咖啡，不由遍體生暖，他閉起了眼睛，暗想，剛才因爲担心尤禹突然駕臨而沒有好睡，反正周探長還有幾個小時才上班，就借他的辦公室，安安穩穩地睡它幾個鐘頭再說吧。

王小克是被周探長的咆哮聲驚醒的，他睜開眼睛，只見周探長叉起了腰，指着自己的鼻子大罵：「他媽的，你這算是幹什麼？」

王小克揉了揉眼睛，定神一看，原來喝了一半的咖啡不知怎的倒瀉了，將枱上一大叠文件濕透，不由暗叫糟糕。

周探長動手收拾着枱上的文件，王小克急忙坐直起身，毛手毛脚地帮着。

「他媽的小鬼子！」周探長怒不可遏地道：「是誰准許你擅自進入我的辦公室的？」

王小克望一望室中的壁鐘，原來已經是十一時多了，剛才那一覺睡得好酣！

他伸了個懶腰，向窗外望去，只見陽光和煦，天色晴朗，當尤禹去到醫院而發現自己不在時，不知有什麼反應？

他又想到自己所畫的那張人像，白小妹和小辣椒一定看得懂，知道自己是來找周探長，至於那個「人猿」，此時發現自己失了踪，必定暴跳如雷了！

「周探長，我有件事要告訴你——」

王小克的話還沒說下去，周探長便暴喝一聲，道：「我現在沒時間聽。」俯身抹着枱。

王小克吐了吐舌頭，向他微禿的頭頂扮了個鬼臉，抬頭一看，只見陳警官手中拿了一叠文件走進來。

陳警官和王小克微笑打了個招呼，向周探長道：「探長，可以讓那兩個人進來了嗎？」

「你看，他媽的小鬼子將我的辦公枱弄得一團糟，這樣子怎見人？」

陳警官急忙放下文件，趨上前去幫手，不一會，總算把書枱清理妥當。周探長拍了拍手道：「那兩人在什麼地方？」

「外面。」

「好，叫他們進來。」

陳警官答應了一聲，轉身離去，王小克望了周探長一眼，換來的却是一個憤怒的眼色。

這時，陳警官領着兩個大漢踏進辦公室。

王小克向那兩個大漢打量了一眼，只見他們身上肌肉結實，皮膚黝黑，一望便知是孔武有力之輩。

「你們叫什麼名？」周探長問。

「我叫焦寶，他叫凌坤。」

原來那兩個大漢正是半山區「哈里遜道」的看更凌坤和焦寶，他們站在周探長的辦公枱前，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你們有什麼話要告訴我，說吧！」

「是這樣的，」焦寶望了望凌坤一眼，道：「我們看到報紙，知道本市最近接連發生了許多失屍案——」

周探長驟聽到「失屍案」這幾個字，臉上微微變色，牢牢地望着焦寶。

「我們是半山區哈里遜道的看更，這幾個月來，無意間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焦寶說到這裏，忽然住口觀察周探長的反應。

「什麼奇怪的事？」周探長急忙問。

「是……是這樣的，逢失屍案發生的那個晚上，哈里遜道的一個住客必定出門，」凌坤赧然一笑，道：「也許這只是巧合，不過，我們總覺得他行迹可疑，況且，那麼晚出外幹什麼去？」

「那人是誰？」周探長站起身來，凝視着凌，焦兩人問道：「你們認識嗎？」

兩人不約而同地點着頭，焦寶答道：「他叫丁濟仁，是哈里遜道十二號三樓的住客。」

「他每次出街是單獨一人，抑或有同件？」周探長眼眶射出興奮的神色，那天晚上他駕車追踪運屍車，發現王小克被撞傷的地點，果然距「哈里遜道」不遠。

「通常都是兩個人。」

「另一個是誰？」

「他的女兒，」凌坤笑了一笑，道：「長得很漂亮的！」

王小克一直默坐在一旁沒有出聲，此時也不禁輕輕「咦」地一聲，那天晚上下車檢視的肇事者，不就是個貌若天仙的妙齡女子麼？

周探長眼睛一亮道：「好，你們快帶我去！」

「探長，」凌坤站在當地沒有想走的樣子，訥訥道：「今天報上好像登着，警方懸賞五千元給任何能够提供有關失屍案破案綫索的人，這——」

「你們放心好了，」周探長一面穿上了外套一面道：「如果你們的線索有助警方破案的話，這五千元當然是你們的。」

焦寶和凌坤相視一笑，喜出望外。

「現在，你們可以領路了嗎？」周探長問。

「當然！當然！」

王小克咬了咬唇，望着焦寶和凌坤兩人，心中暗道：「好啊！你們兩個來搶我的生意！」正盤念如何向「人猿」和尤禹交待時，周探長走過來搭住他的肩，道：「小鬼子，幸好你在這裏，咱們這便認人去吧。」

凌坤和焦寶詫異地望了王小克一眼，均是猜不透他到底是什麼身份。

王小克向周探長點了點頭，一行四人來到停車場，上了周探長的車子。

虎穴探秘　陷身屍陣

廿餘分鐘後，車子已經來到「哈里遜道」，在凌坤的指點下，停泊於一幢豪華西式樓宇之前。

凌坤首先踏下車來，指着那幢樓宇，道：「探長，那丁濟仁就住在這裏了。」

周探長仰首一看，原來是幢四層高的建築物，屋前還有一個花圃，地下是車房，停泊着幾輛豪華房車，果然是十分高貴的住宅區。

周探長不發一言地向車房走去，王小克自後跟着，他知道周探長爲了謹愼計，認人之前要先認車。

兩人在車房中轉了一轉，却看不到那輛黑色的「平治」房車。

周探長眉頭微皺，調頭叫道：「焦先生，你過來看看！」

「是！」焦寶答應着奔上前來。

周探長指着車房的汽車，道：「那一架是丁仁濟的？」

焦寶掃了一眼，道：「丁先生的車子不在這裏。」

「它平時泊在什麼地方？」

焦寶蹙着眉，道：「就泊在這個車房內，只是現在不在而已。」

「他出街了？」周探長問。

焦寶聳了聳肩，道：「說不定，探長，咱們不如上去看看吧。」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好。」

四人先後向樓梯走去，上到三樓後，凌坤上前按了按門鈴，等待屋內的人來應門。

不一會屋內傳來一陣清脆嬌美的聲音：「誰呀？」

凌坤向周探長望去，希望他出聲應話，周探長猶豫了一下，道：「我們是警局派來的。」

屋內傳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大門跟着打了開來。

王小克在聽到那句「誰呀」的問話時，心中便陡地一動，然而，當他看清楚出現在大門口的那個少女時，更是差一點低聲驚呼出來。

是她！王小克一眼便認得出，那天晚上下車檢視自己傷勢的少女便是她！

那少女正是丁仁濟的女兒丁芷心，她瞪着一雙美眸，楞楞地望着門口四人。

當她的眼光停留在王小克身上時，俏臉上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然而旋即消褪了，故作驚詫地問：「你……你們想幹什麼？」

「丁小姐，這位是警方的周探長，」凌坤笑着爲兩人介紹：「他打算見見令尊，有幾句話問他。」

丁芷心望了周探長一眼，又望望凌坤，訥訥地問道：「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丁小姐，我們可以進去嗎？」周探長問。

「請——請進來。」

丁芷心讓身給四人進屋，王小克瞥了她一眼，見她雖然强作鎭定，却掩不住心底下的震動驚惶，又望了凌坤和焦寶一眼，見兩人臉上露着得意洋洋的笑容，心底下憐香惜玉之念頓生，暗忖：奶奶的，你們搶我的生意也還罷了，却來欺負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我偏偏不讓你們如願，看你們還得不得意！

丁芷招呼衆人坐下後，周探長向王小克望來，眼光充滿了詫問之意，然而，王小克却故作不明，四週打量着客廳佈置。

不一會，丁芷心奉上香茗，周探長問道：「丁小姐，令尊呢？」

「出去了，」丁芷心掠一掠馴順的長髮，深意地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探長找他有什麼貴幹？」

「他駕了車子出去？」周探長並不正面回答她的問題。

「不錯，」丁芷心臉色忽然一變，顫聲問：「會不會出事。」

「不，丁小姐請不要誤會，」周探長急忙說：「我們此番冒昧造訪，是有幾句話想問令尊。」

丁芷心在周探長對面的沙發坐了下來，嫣然一笑，道：「旣然家父不在，也許我可以替他回答。」

「這個——」周探長沉吟了一下，問道：「令尊目前在做什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說，丁先生是那一行的從業員，或者在做些什麼生意。」

「哦！」丁芷心嫣然一笑，道：「家父目前退休在家，並沒有做任何工作。」

「請問他退休之前，是做那一行？」

「工程師兼室內裝飾家。」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這個地方很不錯啊，是令尊親自設計的嗎？」

「不錯。」

周探長一面「嘖嘖」稱讚，一面向內廂走去，道：「丁小姐，我可以四處參觀一下嗎？」

「周探長，請問你有沒有警方的正式搜查令？」丁芷心忽然問。

周探長先是一呆，隨卽澀然地笑着，道：「沒有。」

「那麼，你身爲警務人員，大概知道沒有權利私自搜查民房吧？」

周探長尷尬地一笑，道：「請問令尊什麼時候回來？」

「我不大清楚。」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那不打擾你們了，再見！」

他向王小克，焦寶和凌坤打了個眼色，領先向大門走去。

丁芷心急忙趨上前爲衆人打開大門，周探長忽然指着丁芷心，向王小克道：「是不是她？」

王小克望了丁芷心一眼，見她也正望着自己，眼光中充滿了懇求之意，於是搖了搖頭，道：「好像……好像不是她。」

周探長並沒有繼續追問下去，領先踏出門檻。

衆人來到樓下時，周探長搭住王小克的肩膊，道：「小鬼子，你眞的確定不是她？」

「那天晚上街上燈光太暗，我……我看不大清楚，」王小克猶豫着道：「不過好像不是她。」

焦寶和凌坤對望了一眼，臉上露出沮喪的神情。王小克看在眼中，不禁大爲得意。衆人來到周探長的車子前，焦寶和凌坤尷尬地搓着手，道：「探長，你……你還會再來嗎？」

「當然再來！」周探長道：「丁濟仁才是我要找的人。」

兩人大喜道：「那麼，如果從他身上找到破案線索的話，我們那五千元——」

「放心好了，」周探長一面踏上車去，一面道：「我會替你們辦手續申請領取的。」正要招呼王小克上車，却見他站在當地，望着遠處的街口呆若木鷄。

周探長先是愕了一然，隨卽循他眼光望望，只見街口泊着一輛汽車，車旁倚立着一個青年，樣貌十分稔熟，一時間却想不到是誰。

周探長又跨下車來，推了王小克一眼，道：「小鬼子，你幹什麼？」

王小克如夢初醒，長長地吁了口氣。

「那人是誰？」周探長問。

「第九具失屍的家人。」

「啊！」周探長一敲額角，低呼了起來，道：「不錯，他是尤國標的兒子，昨天和他的母親來警局吵過一陣！」

王小克並沒有答話，他腦中盤念着：尤禹怎會在這個時候出現？

他腦筋十分靈活，不久已想到是尤禹看了枱上的畫像後，知道自己去找周探長——他一直在跟踪自己！

看來是難以躲避的了！

這時，尤禹遠遠地向王小克招着手。

「你怎會認識他？」周探長忽地問。

「他和他的母親到醫院找過我，」王小克眼珠一轉，道：「探長，你先回去吧，我有幾句話和他說。」

「小心一點，這人的母親是出了名的難攪！」周探長說。

「知道了。」王小克早已看到車廂中空無一人，尤老太並不在。

他和周探長說了聲再見，筆直向尤禹走過去。

尤禹見王小克向自己走來，這才俯身踏上車去，將馬達劃着了火。

「尤先生，你怎麼會在這個地方？」王小克趨上前笑着和他打招呼。

「等你。」尤禹簡短地答。

王小克上了車，若無其事地道：「尤先生，我是爲了躲避『人猿』，才不能在醫院等你，你知道，我已經收了你們的錢，絕對不能讓人猿纏住我的。」

尤禹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感激地道：「謝謝你爲我們着想。」

「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王小克一副忠心耿耿的樣子：「令尊的遺體，無論

如何，不能落在那『人猿』的手中，是不是？」

尤禹緩緩地點着頭，道：「剛才你們上去那個人家幹什麼？」

「眞是好笑，這裏有兩個看更的，竟然跑到警局去告密，說是有一家人和盜屍案有關！」王小克說罷哈哈乾笑兩聲。

「事實上是不是？」

「活見鬼！」王小克嗤一嗤鼻，道：「他們想錢想得發了瘋，不過垂涎警方那五千元的獎金而已。」

尤禹點着頭，一面發動了車子，向前不徐不疾地駛去。

「尤大哥，原來警方也懸紅五千塊要尋找令尊的遺體，」王小克側頭說：「如果眞是被我找到了，眞是不想發財也不可能啊！」

尤禹淡淡一笑，道：「小兄弟，可是你答應我們先的，即使你找到了家父的遺體，也要先通知我。」

「這個自然，」王小克頓了一頓，又道：「不過，你就讓我連那五千塊也賺了吧！」

尤禹身子微微一顫，車子戛然而止，側頭瞪着王小克，道：「這樣說來，你是決定通知警方的了。」

「我先通知你，然後才報警。」

「不行！」尤禹緊張地叫了起來，道：「你絕對不能同時通知警方。」

「爲——爲什麼？」

尤禹咽了一口口水，道：「小兄弟，你只不過想領取那五千塊的花紅而已，是不是。」

王小克由衷地點着頭。

「這樣吧，我另外多給你一萬元，」尤禹咬了咬牙，道：「只要你替我找到先父的遺體，我立即付你兩萬元現欵！」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一具屍體值兩萬元？那尤國標到底是什麼人物？

即使尤國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但人死了之後，也只不過是個「臭皮囊」而已，絕對不值這個價錢，王小克忽然想到，也許是屍體本身有價值？

尤禹情緒平定後，又將車子緩緩開出問道：「小兄弟，你到底有沒有把握？」

「——我想大概有的。」

「你有了線索？」

「唔。」王小克漫應着，腦中盤念那具屍體的秘密？

「什麼綫索？」尤禹追問。

「暫時還不能確定，」王小克向尤禹笑了一笑，說道：「不過你放心，看在那兩萬元的份上，我無論如何，會第一個通知你的。」

「好吧，現在你要到那兒去？」

「先送我回家，行嗎？」

尤禹點着頭問：「你家住在那裏？」

「你向前一直駛，到了我自會叫你停車。」

不一會，車子已經來到木屋區的附近，王小克急忙吩咐尤禹停車。

下車時，尤禹諄諄叮囑道：「小兄弟，你要趕緊進行這件事知道嗎？」

「你以爲我不急於賺那兩萬塊？」王小克笑着將車門「彭」地一聲關上了。

他踏着輕鬆的步伐上了石級，向新近搭成的木屋走去。

王小克以前所住的木屋，本來被人放火燒去（詳情請參閱拙作「白血怪物」），險險要流離失所躑躅街邊，幸好政府撥出一部份救濟金，白小妹和小辣椒又分別拿出積蓄，總算重建木屋，這才有棲身之所。

走近木屋時，他老遠便看到婆婆坐在門口晒太陽，於是趨上前去，叫了一聲「婆婆」。

祖孫兩人見面，都有相逢隔世之感，盲眼的婆婆一面用手摸觸着王小克，看他身上到底受了什麼傷，一面問他被汽車撞倒的詳情。

王小克簡畧地說出一切，然後淘米煑飯，祖孫兩人吃了一頓午飯。

這天下午，王小克留在家中睡午覺，一直到白小妹和小辣椒下班回來。

白，小兩女到醫院找過王小克，看到枱上的畫像，知道他是去找周探長，却料不到他已先一步回到家裏。

王小克將那兩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拿了出來，分給白小妹和小辣椒一人一張。

「那你呢？」白小妹問道。

「我？」王小克得意地笑着，道：「我即將發大達了，姓尤的還會付給我一萬九千元，那是……對了，三十八張『大牛』，哈哈！」

「你——」白小妹詫異地望着王小克，道：「你找到了那具屍體？」

「找到百分之六十。」

「這話是什麼意思？」小辣椒插咀問：「難道找到了一雙手和一雙脚？」

「不，不！」王小克搖着頭，故作神秘地道：「天機不可洩漏。」

「你快說嘛！」小辣椒拉住王小克胳膊，呶起了小咀，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總之我已經知道那具屍體的下落，現在只剩親自去看它一眼，」王小克道：「如果所料不差的話，哈哈，那一萬九千元便可以袋袋平安了！」

「到什麼地方去……去看？」小辣椒好奇地問。

「咦？難道你有興趣跟我一塊兒去見識見識不成？」王小克反問。

小辣椒扮了個鬼臉，連連搖手，道：「屍體有什麼好看的，我才不去。」

「那你問來幹什麼？」

、小辣椒正要答話，白小妹將她叫到一旁，低聲道：「小鬼子做事向來神出鬼沒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問這許多來幹什麼？快來帮我洗菜吧，今晚有你最喜歡吃的莞茜葱蒸鯇魚尾！」

小辣椒知道再問下去也問不出什麼端倪，只得瞪了王小克一眼，轉身出門帮白小妹做菜去了。

這一晚，衆人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飯，晚飯過後，王小克提議和兩女玩十三張，小辣椒詫異地問：「你不是說要去看屍體嗎？」

王小克望一望腕表，道：「現在還早，不是時候，先玩幾舖再說，來，我做莊！」說罷取了一副撲克牌，手勢熟練地洗着牌。

兩女本來沒有什麼賭性，但經過這一

段日子和王小克相處後，也學到了一點賭博，而且甚感興趣，尤其是小辣椒，賭興更濃，她拉了張椅子坐下來，道：「一元七注！」

「照殺，」王小克向白小妹望去，問道：「你呢？」

「我賭一元三注。」

「好得很，且看我有殺冇賠！」王小克興緻勃勃地洗牌。

三人賭了兩個多小時，白小妹已經眼睏異常，首先提出停止，這時王小克已欠了兩女三四十注，怎肯罷休，可是一望腕表，已是深夜十時多，這才點了點頭，道：「好，不賭就不賭，明天再來。」說罷站了起身。

小辣椒一把拉住他道：「錢呢？」

「什麼錢？」

「你欠我十八注，一共是十八大元，快賠來。」小辣椒說。

王小克道：「剛才我給了你五百塊，扣去十八元還有四百八十二元在那裏。」

小辣椒「吶吶」連聲，道：「那是你給我的，賭債還賭債，你休想賴。」拉住王小克不放手。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好，好，我現在沒有零錢，明天還你如何？」

「這還像話！」小辣椒放了王小克，將枱上的撲克牌收拾起來。

王小克披上外套，帶了應用工具，打開大門，白小妹問道：「你走了。」

「唔，我去去便來。」

「到底你去什麼地方？」小辣椒追上前問。

「你說看屍體該去什麼地方？」王小克打笑着反問。

小辣椒呆了一呆，隨即吐吐舌頭，道：「墳塲？」

「差不多。」王小克向她眨一眨眼，揚長出門。

他一面吹着口哨，一面向石級走去，此時的心情，實在又興奮又緊張。

在街口截了一輛的士，王小克向司機道：「哈里遜道。」

司機答應了一聲，一踩油門，車子如箭般向前飛馳。

由於本市實行管制燈火的關係，雖然只是十時多，街道上已呈現一片冷清景象，偌大的馬路上竟是鮮有車踪人影。

片刻間，車子已經抵達「哈里遜道」，王小克見司機想筆直駛過去，急忙吩咐停車。

付過車資後，王小克踱下車來，輕輕將車門關上等的士掉頭而去後，才向前望去，只見不遠處的看更室中燈光耀眼，有兩個人影在屋內走動，定眼一看，依稀認得出是焦寶和凌坤。

他躡足上前，繞過那間看更室，向日間來過的四層式建築物走去。

來到十二號門口時，王小克仰首一望，見三樓窗口透出燈光，知道丁氏父女尚未就寢，心底下微微失望。

這時一陣寒風吹來，王小克渾身抖索一下，向四週望了一眼，決定到車房中禦寒。

他躡足走進車房，來到一輛豪華房車側，伸手一按門鎖，發現鎖住了按不下去，只得靠住車身，拉高了衣領，搓着手取暖。

不一會，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王小克放眼望去，發現那輛撞倒自己的黑色平治房車，赫然便在隔壁。

王小克大喜過望，決定上前查看一下，於是躡足接近車子。

車門雖然鎖着，但王小克却認得那正是撞傷自己的汽車。

他仔細觀察那輛車子一番，又記下了它的車牌號碼，便在此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

王小克心底下一懍，側耳去聽，隱約聽得到脚步聲正向車房走來，不由大急。

這時，一陣嬌美的聲音自外傳來：「爸爸，你眞的要去？」正是丁芷心聲音。

「他們已經找上門來，這些東西非設法毀掉不成，」是一個蒼老的聲音：「不去也不行了。」

「可是那兩個看更——」

「不必理會他們，」丁濟仁道：「難道他們敢截停我的汽車搜查不成？」

「萬一碰到警察呢？」

「不會的，」丁濟仁的聲音逐漸接近：「我不會開出市區，就在後山弄妥。」

丁芷心似乎知道自己說不服父親，嘆了一口氣，道：「好吧，你早去早回。」

王小克聽到父女的聲音自遠處而來，早已閃身躲到另一架汽車後，探頭向外窺伺。

只見丁濟仁右手拿着一大袋物事，左手拿着車匙，打開了車門，將那袋物事抛進車廂，跨上車去。

「爸爸，小心駕車。」丁芷心說。

「唔。」丁濟仁答了一聲，跟着發動馬達。

汽車開出車房後，王小克見丁芷心呆呆地站在當地若有所思，生怕被她發覺，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

半晌，丁芷心才移動脚步，緩緩向外走去。

王小克現出身來，心中暗暗奇怪，丁濟仁要去毀掉什麼東西？

想到這一點，他腦中念頭一閃，暗呼不妙：莫非去毀掉尤國標的屍體？

尤國標的屍體值兩萬元，自己豈能眼睜睜看着它被毀？

可是丁濟仁的車子已經遠去，此時要加阻止也來不及了。

忽然，王小克又想到丁濟仁所提的那袋東西，剛才見他提得毫不費力，絕對不可能是一具屍體，這才放下心來。

他慢慢走出車房，向三樓望去，窗口仍然有燈光透射出來，心中猶豫不決，究竟上去一看，抑或繼續在車房中躲下去，等丁濟仁回來入寢後才潛入屋中行動？

倘若依照原定計劃，當然是等丁濟仁回來入寢後才開始行動，可是他不禁又想：丁濟仁會去多久？如果他要三四個鐘頭才回來的話，站在車房抵受寒風吹襲，滋味並不好受。

然而，在丁氏父女未曾入睡前上樓，被發現的機會等於百分之九十，犯不着去冒這樣的險啊！

王小克告訴自己：看在那兩萬元獎金的份上，還是等下去吧。

他又回到車房，這次逐一試探那架車車子沒有上鎖，不久，果然被他發現一輛「福特」「葛天娜」的房車沒有上鎖，於是攢上車去，拿兩個坐墊墊着作枕，在後廂躺了下來。

車廂中溫暖得多，況且躺的又是四五吋厚乳膠座椅，這時，便是再等個四五小時也不在乎了。

王小克取了香烟出來，燃上一口，優哉悠哉地噴着烟霧，一面盤算着等一下怎樣採取行動，如果眞的在屋內發現屍體後，該到那裏借打電話給尤禹，或者先看看那具屍體究竟有什麼特別。

他以爲丁濟仁此去最低限度應該有一兩個鐘頭起碼，怎料一根香烟還未抽完，便聽到汽車的馬達聲自遠處傳來。

王小克急忙坐直起身，向車外望去，只見那輛黑色平治房車正緩緩地駛進了車房。

丁濟仁匆匆下車，鎖上了車門，轉身走了。

王小克大喜過望，他將烟蒂往外一拋，翻了一個身，暗想再過一會，大概可以上樓了。

他接着又想，如果發現尤國標的屍體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時，到底要不要順手牽羊？

一個小時後，王小克打開車門，躡着足下車，走到外面仰首一望，見三樓的燈光已經熄了，心下一喜，轉身向樓梯處走去。

他一面上樓梯，取出把百合匙，那是他自己精心打製出來的，雖然沒有「魔術手」何三手以前交給自己的百合匙用途廣大，但若要打開一道普通的門鎖，却是游刃有餘。

不久來到三樓，王小克在將耳朵貼在門上傾聽一會，臉上神色閃爍不定，跟着繼續拾級而上，來到天台。

他四週打量一下，皺起眉頭，托着下頷沉思良久，然後將百合匙收了起來，又自袋中取出一條繩索。

那繩索尖端有個小鐵鈎，在月光下閃閃發亮，王小克拿着小鐵鈎端詳一下，用力試試它和繩索聯接處的韌力，輕鬆地吹了一下口哨。

他將小鐵鈎勾住牆沿，把繩索向外一拋，翻身爬上了圍牆，雙手抓住繩索，慢慢爬了下去。

這時一陣寒風吹來，王小克只覺奇寒徹骨，但兀自咬牙忍着，沿着繩索緩緩而下。

終於來到三樓窗口，王小克向內一望，果然是預料中的廚房。

那廚房面積奇大，設備十分講究，只是兩道窗門緊緊關閉着。

王小克定住身子，雙脚踩在窗欞之上，取出一把小刀，將窗門撬了開來，閃身而入。

身子落地後，王小克將手中繩索一抖，小鐵鈎立時離牆，他小心翼翼地收拾起來，放入袋中。

然後，王小克躡足向廚房的門走去，先俯身將耳朵貼在門扉上傾聽半晌，這才打開廚房門，來到客廳。

客廳中沒有燈光，黑漆漆地一片，丁氏父女顯然已經就寢了。

王小克白天來過此地，約畧知道地形，面前有兩間寢室，左邊的甬道盡頭，還有另兩間房，只不知丁氏父女住那兩間。

他猶豫了一下，決定先採一採甬道的兩間房再說。

主意一定，他取出袖珍電筒，但並不立時按亮，只是拿着它向甬道走去。

來到其中一個房門前，王小克不禁又猶豫不決，假使房間是丁氏父女的寢房，而又沒有熟睡的話，自己這一闖入，豈非要行藏敗露。

在門口沉吟良久，王小克咬一咬牙，暗想既然來了，就該冒險試試看，否則那兩萬元現欵怎賺得到手？

他將手搭在門柄上輕輕地一扭。

房門並沒有上鎖，應手而開，王小克小心翼翼地，一吋又一吋地將房門推開，向內一望，不由大喜。

原來那是一個空着的房間，擺滿了許多玻璃器皿，就好像是化學實驗室似的。

房間中還放着兩張長方型大枱子，枱上也放滿了不少玻璃瓶，玻璃瓶中裝着顏色各異的液體。

最令王小克感到興奮的是，房中還有兩個巨型大雪櫃！

一看到那兩具雪櫃，王小克眼中一亮，那是擺放屍體最適宜的地方，看來那丁濟仁盜屍的目的，大概只是爲了做實驗而已。

他想到雪櫃中藏着屍體，一顆心不禁怦怦亂跳起來，其中會不會有尤國標的屍體在內？

反手輕輕掩上了房門，王小克按亮了袖珍電筒，向其中一具雪櫃走去。

那具雪櫃大約有七八呎之高，既像是肉食公司用來雪藏肉類所用，又像是普通家庭用的雪櫃，只是普通雪藏食物的雪櫃，絕無如此之大。

王小克一步步接近了雪櫃，右手搭住了雪櫃的門柄，却不立即打開。

他咬着唇，剎那間心情十分緊張，忽然想到：如果雪櫃裏眞有屍體的話，怎能決定那就是尤國標？

無論如何，自己此來的目的就是爲了查看尤國標的屍體究竟在不在這裏，他暗想，也許尤禹和他的父親長得很酷肖，只要找到樣貌有一點像尤禹的屍體，大抵也不會錯了。

王小克終於鼓起了勇氣，將雪櫃的門打了開來。

雪櫃一開，裏面的燈自動亮了，王小克定眼一看，差點罵了出聲——雪櫃中空空如也！

偌大的雪櫃，怎有可能一點東西也不放？那豈非浪費空間，浪費電力？

王小克又趨上前打開另一具雪櫃，裏面也是空無一物，連茶虀也沒一隻。

王小克不由皺起了眉頭：這兩具雪櫃究竟是用來幹什麼的？

沉吟半晌後，他俯身湊前一看，雪櫃中一股寒流迎面襲來，不由打了個寒顫，然而也在那個時候，被他發現了一個可疑的地方！

雪櫃的積雪堆中，有的地方深陷着，顯示擺放過物事所留下來的痕跡！

在此之前，雪櫃中究竟擺放過什麼東西？王小克定眼一看，差點叫出聲來，在那些痕跡中，隱約看得出有人手，人腿！

王小克甚至看到股明五隻手指印模！

他蹬地倒退了一步，望着那堆積雪，一股股的寒意從背脊上直升了起來。

丁濟仁將盜來的屍體解剖了！

然而，他這樣究竟有什麼目的？他只是工程師和室內裝飾家，和屍體解剖根本拉不上半點關係！

如今，那些被解剖了的肢體去了那裏？同時，尤國標的屍身呢？

王小克望着敞開的雪櫃呆呆出怔，腦中湧起了不少念頭，忽然想到丁濟仁剛才曾經提了一袋物件出去毀滅，會不會是雪櫃中所藏的人手人腿？

他開始追憶那袋物事的體積和形狀，從表面看來，絕對不會是人手和人腿，因爲普通人腿的長度，起碼有兩三呎之普，而丁濟仁手中所提袋子，絕無如此之大！

王小克確定了丁濟仁是盜屍賊之後，立時有了主意：乾脆將事實告訴尤禹，讓他自己來找丁濟仁理論吧！

正欲轉身退出房間，踏出去的脚却碰到了一件堅硬的物體。

王小克心下一懍，剛才入房之前，雪櫃前並無任何物體，這時抵住自己後踝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他轉身一看，由雪櫃中透射出來的微弱光線下，一個臉色蒼白得近乎邪門的男子，正牢牢地望着自己！

那男子坐在一張輪椅之上，身上披着一件晨褸，什麼時候進房自己竟是一點知覺也沒有。

王小克「媽呀」一聲叫了出來，連連向後退步，只聽「彭」地一聲，雪櫃門被自己一推，竟然關上了，房中又陷於一片黑暗。

王小克喘着氣靠在雪櫃旁戒備着，然而，輪椅上的男子却毫無動靜。

王小克一想到他那白得彷若鬼魅的肌膚，心下不禁發毛，鼓起勇氣，訥訥地問：「你……你究竟是人是鬼？」

那男子端坐在輪椅之上，一雙灼灼的眼光望住了王小克，在黑暗中更增詭異的感覺。

王小克側耳一聽，發現對方有緩緩的呼吸聲，這才定下心來，暗想世間上怎會有鬼，只不過是自己嚇自己罷了，伸起手來按下袖珍電筒，向那男子照射過去。

男子仍然雙眼眨也不眨望着自己，電筒光冉冉而下，王小克看到輪椅的抵足點空着——原來那男子是殘廢的！

他定眼一看，果然看到男子雙足被平整地切去，切口處包紮着繃布。

「你……你究竟是什麼人？」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料不到在這幢樓宇中，除了丁氏父女之外，還有第三者的存在。

男子並不答話，像一尊石像般地，牢牢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眼珠一轉，決定趁男子還沒喊叫出來之前，儘速離開此地！

他緩緩地向前移步，來到房門口，閃身向甬道逃去，一面拿出那根繩索和小鐵鈎，打算由廚房逃離此地。

當他踏進廚房時，忽聽「拍」地一聲，廚房的燈開了！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回顧，只見丁芷心倚在門口，笑吟吟地望住了自己。

王小克赧然一笑，剎那間不知所措。

「窗子被我鎖住了，」丁芷心淡淡地說：「此路恐怕不通。」

王小克有意無意的向窗子掃了一眼，看到特製的鋁窗果然有暗鎖的設備，於是嘆了口氣，站在當地呆若木鷄。

「小朋友，外面很冷，你想不想喝杯熱茶？」丁芷心柔聲問。

王小克見她絲毫沒有惡意，又想到自己白天帮她渡過一個難關，於是點了點頭，笑道：「最好是熱奶茶！」

「好，就是熱奶茶，」丁芷心好像在招呼不遠千里而來的貴賓一般，向王小克招招手，笑道：「還有奶油曲奇餅哩！」

「妙極，妙極！」王小克連連搓着手，隨丁芷心向客廳走去。

一踏進客廳，發現燈光通明，丁濟仁穿着一件晨褸，正上下打量着自己。

王小克尷尬一笑，丁芷心向乃父道：「爸爸，他就是今天早上帮過我們忙的人。」轉頭問：「小朋友，你叫什麼名？」

「王小克。」

「對啦，那天我們在路上撞倒的便是他了。」丁芷心笑着向王小克望來：「你身上的傷怎麼了？」

王小克拍拍胸膛，說道：「沒事，沒事。」

「爸爸，你辛苦了一天，快去睡吧，讓我來招呼王先生便得了。」

丁濟仁猶豫了一下，轉身回房。

丁芷心到酒吧間沖了一杯奶茶，捧着一盒曲奇餅過來，笑道：「來，吃點東西再說。」

王小克毫不客氣地拿起茶杯，呷了一口香濃撲鼻的奶茶，又拿了一塊曲奇餅，放進口中咀嚼。

丁芷心望着王小克，笑道：「今天早上眞感謝你。」

王小克又喝了一口奶茶，道：「那兩個看更眞不是人，我看不順眼。」

「那也難怪，警方懸紅五千元哩。」

丁芷心苦笑一下道：「錢，誰不喜歡？」

「可是，那也要看情形，」王小克道：「他們是你的看更，這樣做太沒有道義了。」

「天下間還有講道義的人？」

王小克忍不住要拍拍胸膛，說「我就有」，但回心一想，這樣做未免有點自吹自擂之嫌，再說，自己也要着落在她身上賺那兩萬元「獎金」哩。

「小克，」丁芷心親暱地喚他一聲，問道：「今天早上你爲什麼要帮我？」

「這個——」王小克眼珠一轉，望着丁芷心嬌美無儔的面龐，道：「那天晚上你們的車子撞倒我後，你下車看過我，可見是個有良心的人，再說我也看不慣那兩個看更出賣僱主，所以……所以我才僞稱不是你。」

「可是我們撞傷你後。也沒有把你送入醫院啊。」丁芷心又問。

王小克呆了一呆，發覺剛才的理由的確不成理由，赧然一笑，道：「丁小姐，當你第一眼看到我時，不是向我打眼色示

意，不要指証撞傷我的便是你嗎？」

丁芷心恍然一笑，道：「你連我姓什麼都知道了！」

「是那兩個看更說的。」

丁芷心苦笑着，道：「原來他們早就在懷疑我們，看來這個地方是住不下去的了。」

王小克沒有接口，只是自顧自地吃着曲奇餅。

「小克，照你所知，他們還知道了一些什麼？」丁芷心關切地問。

「你指那一方面？」王小克技巧地反問。

「——」丁芷心沉吟一下，終於坦白地問道：「關於本市最近不斷發生的失屍案。」

「據那兩個看更的說，他們懷疑本市的失屍案和你們有關，」王小克乾笑一聲，道：「眞是太笑話了，對不對？」

丁芷心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並不笑話，事實上到殮房盜屍的，正是我們。」

「哦？」王小克佯裝無限驚奇，問道：「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那當然是有原因的，」丁芷心凝視着王小克，道：「你要知道？」

王小克接觸到她的眼光，心下一懍，暗呼不妙。

他首先想到，爲什麼丁芷心要向自己坦白？難道她不怕被自己出賣嗎？同時，王小克也深深地體會到，對於那些幹着不可告人勾當的非法組織內幕，最好知道得越少越妙！

丁芷心肯把一切告訴自己，那意味着什麼？

「丁……丁小姐，我看你還是不必告訴我了，」王小克支吾着答：「我對這種事一點也沒有興趣。」

「是嗎？那你偷偷地潛入我們屋內，又偷偷打開雪櫃查視，到底是爲了什麼？」說到後來，語氣極爲嚴峻。

王小克料不到一直溫婉和藹的丁芷心會忽然扳起了臉孔，心中一懍，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到底是誰指使你的？」丁芷心霍地站起身來，問道：「快說！」

「沒……沒有人指使我。」王小克急忙分辯。

「那你來我家窺探是爲了什麼？」

「我是一時好奇——」

「好奇？」丁芷心冷冷一笑，道：「看你從天台爬下來的身手和工具，你僅是爲了一時好奇？恐怕不見得吧？」

王小克聞言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自己從始至終的一切行動，都被她瞧在眼中，只是她爲什麼先用奶茶招呼自己？

「告訴你，我剛才用茶點招待你，只是爲了報答你早上不指証我之恩，從現在開始！咱們算是扯平了，我沒欠過你絲毫人情！」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丁芷心，想不到她竟是個喜怒無常的人！

「丁小姐，我——」

丁芷心不待他說下去，便大聲喝道：「不必說了，你既然來到這裏，就休想出去！」

說罷，忽然自沙發底下取出一個噴氣圓筒，朝王小克面門按了一按。

「嗤」地一聲，一股氣體自噴口處射了出來，王小克吸了一口，立時覺得天旋地轉，暈倒下地……。

× ×

白小妹和小辣椒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不約而同地嘆了口氣，相對苦笑着。

周探長正看着早報，抬頭一見兩人，詫異地問道：「你們幹什麼？」

「小鬼子沒有來過？」白小妹問。

「沒有啊！」

「他昨天晚上離開家門後，一直沒有回來過，」白小妹望了望腕表，焦急地說道：「現在快十點了，難道遭遇了什麼意外？」

「不會吧？」周探長將報紙放下來，道：「以小鬼子的鬼計多端，除非又是走路不帶眼被車撞倒，否則是不會發生任何意外的。」

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一眼，互相點了點頭，白小妹道：「他昨天晚上臨出門前，說是要去看一具屍體，探長，你知道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周探長先是一呆，隨即雙眉一揚，道：「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去了丁家！」

「丁家？」白小妹愕了一愕。

「就是那個開車撞傷他的人，」周探長道：「小鬼子雖然否認是她，但我鑒貌辨色，也看得到有點蹊蹺！」

「探長，你知道丁家的地址嗎？」小辣椒焦急地道：「咱們快去找他！」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按下喚人鈴，一面說道：「你們等一等，我要趕辦一件手續。」

陳警官踏進室來問道：「什麼事？」

「我昨天要搜查令簽發了下來嗎？」

「老早簽好了，」陳警官道：「你現在就要？」

「唔，快拿給我。」周探長說着站起身來，披上外套。

不一會，陳警官將一張文件拿了進來遞給周探長，道：「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必了，」周探長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望了一眼，道：「有小狐狸和小辣椒相陪，恐怕什麼都逃不過她們的眼睛。」

三人來到停車場，周探長打開車門，讓兩女先上了車，這才坐上駕駛座。

當車子緩緩向前駛出去時，小辣椒忽然問道：「周探長，小鬼子要去看的是什麼人的屍體？」

「大概是尤國標吧？」周探長道：「昨天我和小鬼子到丁家去的時候，尤國標的兒子在那裏等他。」

「尤國標到底是什麼人？」小辣椒追問。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這人大大的有來頭，唉！却想不到會死於車禍，而屍體又被人盜走。」

「他——他是百萬富翁？」

「豈止百萬，」周探長一邊駕着車子，一邊道：「有人替他統計過財產，起碼有三千多萬！」

「啊！這樣有錢！」小辣椒道：「他的生意一定做得很大了！」

「生意無疑是做得很大，只可惜全是

見不得光的生意！」周探長道：「他走私販毒，開賭檔，妓寨，烟格，幾乎凡是非法生意，都有他的份兒。」

「既然你們知道這個尤國標是大壞蛋，爲什麼不將他繩之以法？」白小妹插口說。

周探長苦笑着，嘆了一口氣。

半晌，他才道：「有種人做非法生意的手法十分高明，根本沒有任何証據落在旁人的手中，本市是法治社會，控訴任何一個人都要講証據，而我們一向缺乏控訴尤國標的証據。」

「所以任由他逍遙法外？」

「有什麼法子？」周探長道：「現在他被汽車撞死，也許就是天理報應吧？」

「惡有惡報，這句話倒是第一次應驗，」小辣椒道：「那尤國標生平做的壞事太多，怪不得死後也要屍骨無存！」

「探長，尤國標被汽車撞死的那一天是不是剛自日本回來？」白小妹忽然問。

「不錯。」

「你說，他這次會不會帶了一些很名貴的私貨回來，所以他的家人才會這樣着緊要找回他的屍體？」

周探長搖了搖頭，說道：「不會的，尤國標失事喪生後，屍體立時被舁到殮房，由殮房的人員清點遺物，除了護照和一疊旅行支票外，身上並沒有什麼値錢的東西。」

「可是我聽小鬼子說，尤國標的家人懸獎兩萬元要尋回他的屍體，你說這件事會不會有點蹊蹺？」白小妹疑惑地問。

「唔，這倒難說得緊。」

「探長，你肯定那姓丁的便是盜屍賊？」小辣椒問。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我只是懷疑而已。現在需要的是証據。」

「要証據還不容易？到他家搜查一番不就得了？」小辣椒道。

「不錯，所以我今天特別帶了搜查令來。」周探長咀角泛起得意的笑容：「這次，丁家小姐再難拒絕我登堂入室，大肆搜查一番了。」

說話間，車子已經來到「哈里遜道」，看日間的是另外兩個男子，截停了周探長的車子。

周探長拿出証件，兩名看更員急忙將鐵馬升了起來，放周探長的車子進去。

周探長將車子停在十二號門口，向車房裏一望，看到那輛黑色的平治房車，不由大喜。

「咱們上去吧，」周探長雙手分別搭住白小妹和小辣椒的肩膊，道：「等一下替我多留點神，咱們不但是去揭發一宗罪案，還想去將小鬼子救出來——如果他眞的被他們捉了的話。」

白小妹和小辣椒連聲稱好，小辣椒搶先向樓梯奔去，不一會來到了三樓。

周探長按下門鈴，屋內立時傳來丁芷心的聲音：「誰呀？」

「我，周探長。」

丁芷心把門打開，詫異地望着周探長，問：「探長又有什麼貴幹？」

周探長將搜查令拿了出來，遞上前去，淡淡地道：「丁小姐，你看得懂這是什麼東西吧？」

丁芷心俏臉上微微變色，周探長接着問：「我們可以進去了吧？」

「——好。」丁芷心無可奈何地讓身給三人入屋。

周探長一踏進客廳時，便不由一呆。

只見客廳中，大包小包的都是包裹妥當的行李，甚至還有四五個大皮箱，放在廳中心。

牆壁上的許多擺設，這時也全拆了下來，放在牆邊一隅。

「丁小姐，你們要搬家？」周探長詫異地問。

「是的。」

就在這個時候，甬道口出現了一個頭髮灰白的年紀大約五旬開外的男子，正是丁濟仁！

丁濟仁望了周探長一眼，詫異地道：「閣下是——」

周探長還未回答，丁芷心便搶着說：「爸爸，他是警方的周探長，要來搜查我們的房子。」

「哦？」丁濟仁皺起了眉頭，却禮貌地問：「不知道探長是否循正式手續。」

丁芷心趨上前去，將那張搜查令遞給乃父，繼續忙着收拾細軟。

丁濟仁瞥了那搜查令一眼，道：「探長，我們犯了什麼罪？」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丁先生，直至現在爲止，還沒有任何人控告你，包括我們警方在內，這次只不過是一個循例行動而已，請你不要見怪。」

「好吧！」丁濟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指着廳中心的行李，道：「要不要連這些東西也解開給你們看？」

「如果方便的話，解開來看看自然好。」周探長陪着笑說。

丁濟仁點點頭，上前欲將包紮好的行李解開。

丁芷心見了，急忙趨上前道：「爸爸，讓我來，你去露台晒晒太陽吧。」

丁濟仁吃力地站起身來，一邊按摩着背脊，一邊向露台走去。

周探長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打了一個眼色，示意兩人開始展開搜查行動。

白小妹和小辣椒得到周探長的命令，立即分開向寢房走去。

那幢洋樓的面積十分大，雖然只是一個單位，也有兩千餘方呎，小辣椒踏進房後，看到那豪華的裝飾和擺設，不由瞪大了雙眼。

然而，她心底下記掛着王小克的安危，畧呆之下，立時開始搜索。

不一會，她連床下，櫃裏的地方也搜過了，房中並沒有王小克的影子。

小辣椒離開那個寢室，見白小妹在隔壁的臥房搜着，還不時在牆壁上敲敲打打，試看是否有暗門或者暗格的存在，心下不由一動，轉身回房。

她細心在牆壁間摸索敲打，發現全是堅實的鋼骨水泥，這才向甬道那邊走去。

甬道兩側各有一道房門，小辣椒見周探長正在右邊一間實驗室也似的房間查看，於是順手推開左邊那道房門。

房門一開，小辣椒立時看到一副蒼白無血，恍如鬼魅也似的臉孔，不由低聲驚呼了出來。

「什麼事？」周探長聽到異聲，急忙衝出房來。

小辣椒已定過神來，看清楚那只不過是一個斷了雙足，坐在輪椅上的男子時，才緩了一口氣，訥訥地道：「沒……沒什麼。」周探長看到那男子，也是不禁一呆，疑惑地踏上前去問道：「閣下是——」

那男子瞪着一雙眼白多過瞳孔的眼睛，牢牢望定了周探長，却是一言不發。

就在這個時候，丁芷心的聲音自後傳來：「守忠，他們是警方的人，前來搜房屋而已。」

周探長調頭問道：「他是誰？」

「我的表哥，李守忠。」丁芷心答。

「為什麼不說話？」

「啊！他是個啞巴。」丁芷心道：「不過雙耳可靈敏得很。」

「哦！」周探長道：「李先生，請你暫時出去一下，行麼？」

李守忠用手推着輪椅，緩緩地出了房間。小辣椒等他離去後，才開始在房中搜索，如是過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休說看不到王小克的影子，便是其他可疑的物事也沒有。

周探長仍然不死心，在廚房和洗手間巡視了一遍，丁芷心跟在他後面，冷冷地問：「探長，够了嗎？」

周探長尷尬一笑，有意無意地問：「昨天晚上有人來過你們這裏嗎？」

「沒有。」丁芷心說：「我們晚上一向沒有什麼客人。」

「是嗎？」周探長走近廚房窗口，望着窗檻處呆呆出怔。

廚房裏的設備一切電器化，而且收拾得窗明几淨，井井有條，然而，在窗檻處潔白的瓷磚上，有一個鞋印！

那個鞋印並不大，而且是膠底鞋遺留下來的。周探長仰首閉起眼睛沉入思維中，他記得王小克最喜歡穿膠底鞋。

「眞的是沒有人來過？」周探長又問道。

丁芷心似乎發現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連忙道：「也許有宵小進來過，可是我表哥耳朵十分靈敏，大力敲打房門，將他嚇走了。」

她頓了一頓又道：「最近這裏的治安也是越來越壞，所以我們才打算搬家。」

「搬到那裏去？」

「是一個朋友的房子，」丁芷心答道：「他們家人上個月遷居到加拿大去了，將房子留給我們。」

「地點呢？」

「山頂雲峯道。」

「啊！那是個超級高尚住宅區哩。」

「探長，如果你們搜查完了的話，我希望不要再阻住我收拾一切。」

周探長轉身走出廚房，見白小妹和小辣椒正在客廳四處張望，於是走上前去，問道：「怎麼樣？」

兩人向他聳了聳肩，露出一個苦笑。用不着說，她們也是徒勞無功。

這時，丁芷心已經上前打開了大門，顯然是在向三人下「逐客令」的了。

周探長在這種情況之下，知道再搜查下去也不會得到什麼結果，只得說一聲「打擾了」，告辭而去。

三人默默無言地下着樓梯。來到地下時，小辣椒仰首一望，道：「才四層樓，怎麼這樣高？」

「這種戰前的建築物，樓面特別高。」周探長答。

三人一邊向前走着，白小妹忽然道：「不對呀，剛才我們看到的天花板，離地面並不太高哩！」

周探長聞言心中一動，腦際間忽然閃過一個念頭，仰首望去，看到丁濟仁站在露台處，正微笑着向他們揮手致意。

周探長只得向他揮揮手還禮，來到車子旁邊，打開車門，道：「你們也發現丁家的天花板太低了？」

「是啊！根本就像現在新樓一般，」小辣椒道：「要是身高九呎半的人，在裏面走動時，恐怕要俯着身子才行哩！」

周探長雙眼一亮，喃喃地道：「丁家改天花板裝着什麼？」

「隔音板。」

「還有一格一格的木架，好像是裝飾用的。」小辣椒也說：「看來沒什麼可疑嘛！」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忽然想起丁濟仁是工程師和室內設計家。外國很流行一種DROP—CEILING，用以遮住天花板的鋼筋石柱，丁濟仁家中佈置新潁洋化，即使這樣裝修，也不稀奇。

「探長，你猜天花板上面會不會有什麼古怪？」白小妹問。

周探長雙眉微皺，緩緩搖着頭，道：「那也許只是一種新派的裝飾而已。」

「可是咱們剛才忘記看過天花板。」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你懷疑他們把小鬼子藏在天花板上？」

「還有那些屍體！」小辣椒插口說。

「不會的，」周探長道：「不要胡思亂想了，上車吧！」

臨上車之前，周探長又向站在露台處的丁濟仁望了一眼，見他慈祥和藹地望着自己微微而笑，咬一咬牙，踏上車去。

當周探長的車子緩緩向前駛出去時，丁濟仁立時離開露台，踏進大廳。

「他們走了？」丁芷心趨上前問。

「走了。」丁濟仁問：「被他們發現了什麼？」

丁芷心得意地笑了笑，道：「他們在牆上敲敲打打，懷疑有暗門，哈哈，眞是自作聰明。」說話時，緩緩抬頭向天花板望去。

「收拾好了嗎？」丁濟仁問。

「東西太多，一個早晨怎收拾得好？」丁芷心秀眉微蹙，道：「看來要明天才搬得成。」

「那也沒有關係，反正他們已經來搜查過了，」丁濟仁燃上一口香烟，道：「希望這一次的搜查使他們死了心。」

「可是日後我們再要到殮房去借用他們的屍體也難了。」丁芷心說。

「前天那具屍體的雙腿很好，神經和脚骨都沒被破壞，我看以後也不必再去冒險了。」

丁芷心收拾細軟，丁濟仁則緩緩地走到一道牆前，從牆上取下一張用相架鑲着的照片。

照片中是一個三十餘歲的中年美婦，

樣子和丁芷心極為相似，只是比丁芷心更漂亮了幾分。

丁濟仁望着那照片中的人，忽然怔怔地掉下淚來。

「爸爸，」丁芷心走了過來：「你又哭了！」

丁濟仁伸手抹了抹眼淚，向女兒露出一個笑容，道：「昨天晚上，我在夢中又看到你媽。」

丁芷心望了照片一眼，幽幽地嘆了口氣，道：「爸爸，媽去世快二十年了，你一想到她的時候，還是禁不住要哭，何苦呢？」

丁濟仁將鏡框捧在懷中，望着遠處的天際，喃喃地道：「二十年！二十年這段日子，對我來說，只不過等於發了一場噩夢！」

「爸爸，人死不能復生，况且，媽去世也已經十八九年了，你——」

丁濟仁不等她說下去，忽然插口道：「你可知道你媽媽是怎樣死去的？」

「我知道，你已經向我說了不知多少次了！」丁芷心答。

丁濟仁嘆了一口氣，道：「唉！可是你當時年紀太小，不懂得生離死別之苦，你爸爸當時眞恨不得立刻隨你媽媽赴黃泉之下……」說到後來語氣竟是有點嗚咽。

丁芷心放下手頭上的工作，輕輕靠在乃父肩膊上，柔聲道：「爸爸，我知道這十幾年來，你活着都是為了我。」

丁濟仁慈愛地撫弄着丁芷心的秀髮，道：「還有為你媽媽臨死前，我所立下的心願。」

「現在我已經長大了，而你的心願也即將接近完成的階段，爸爸，你還不心滿意足嗎？」

丁濟仁欣慰一笑，道：「對，對，只要這兩件事都如我心願，我死也瞑目！」

「對啦，爸爸，你不是說已經寫信去美國請摩利教授來此協助你完成最後的那階段嗎？」丁芷心仰首問：「摩利教授怎麼說？」

「他是我在美國留學時的同學，大家以進修科系雖然不同，但却相交莫逆，」丁濟仁眼眶射出興奮的光芒，「前天他覆信給我，說是正在設法將教務放下來，趕來這裏助我一臂之力。」

「有摩利教授帮手，爸爸，你一定可以成功的！」丁芷心充滿信心地說。

丁濟仁緩緩地點着頭，道：「這個自然，他是世界上十大外科專家之一，近年來也埋首在研究我所進行的工作，以他的經驗和條件，成就必然在我之上。」

「爸爸，可是我們即將搬家，萬一摩利教授這兩天便來到，豈非要摸門釘？」

「不會的，」丁濟仁拍拍女兒的肩膊，安慰她說：「我們搬家之前，我會打封電報通知他，並且將新地址告訴他的。」

丁芷心點着頭，道：「好吧，我也應該繼續收拾了。」

「如果有個傭人帮你的手，你也不必這樣辛苦了。」丁濟仁又憐又愛地望着女兒。

丁芷心苦笑一下，道：「等你的研究工作大功告成後，我們可以請兩個工人，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來我們家打工的女傭，包保三天之內便被嚇死！」

丁濟仁淡淡一笑，拿着鏡框向房間裏走去。

就在這個時候，大門突然「彭彭彭」地響了起來，父女兩人對望了一眼，臉上均是微微變色。

「誰？」丁濟仁噤聲問。

丁芷心將行李放下地來，緩緩地搖着頭，俏臉上露着疑惑的神色。

她猶豫了一下，向大門走過去，揚聲問道：「誰？」

「我！」是一個粗啞的聲音。

丁芷心調頭望了父親一眼，躊躇着不敢立即將大門打開。

丁濟仁轉身向大門走去，從防盜眼中向外一望，只見大門外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却不知是何方神聖。

「找誰？」丁濟仁問。

「姓丁的。」

丁濟仁將門後的鐵鍊栓上了，打算將門打開一道縫問問個清楚，怎料門外那人力大如牛，門剛打開，便被他用力頂着。

由於大門上防盜鍊的關係，那大漢一時頂不開，丁濟仁見對方來勢洶洶，心知絕非善男信女，急忙用力要將門關上。

然而，丁濟仁年老力衰，那裏能够如願，丁芷心見情况有異，急忙將肩膊抵在門上，父女兩人合力想把大門關上。

門外那大漢身高六呎餘，正是「人猿」，他忽然大喝一聲，丁氏父女只覺一陣大力湧襲過來，鐵鍊「拍」地一聲斷了，大門被他頂了開來。

人猿衝進屋來，好一會才站穩了身子，丁濟仁惶惑地向門外望去，只見大門外轉出三個兇神惡煞的彪形大漢來。

丁濟仁摟住女兒的身子，連連向後退步，驚疑交集地望住了人猿。

「你就是丁濟仁？」人猿指住丁濟仁問。

丁濟仁一顆心突突亂跳，然而還是向他點了點頭，道：「是的。」

「我大哥的屍體呢？快將它交出來！」人猿道。

丁濟仁臉上勃然變色，訥訥地道：「你……你說什麼屍體？」

「哼，丁老兒，聰明的少在老子面前裝蒜！」人猿緊捏着拳頭，踏前兩步，兇狠狠地道：「你在東區殮房盜走的那具屍體！」

「我……我不明你到底說什麼！」丁濟仁聲音微顫，又向後退了一步，抵住通露台的玻璃門。

「他媽的！」人猿咬牙切齒地咒罵了一聲，向那三個同伴打了個眼色，叫道：「搜！」

那三個大漢聞言立即衝進房中，只聽「乒乒乓乓」之聲不絕於耳，竟是在房中大肆搗亂。

「喂！你們到底是什麼意思？」丁芷心叫了起來：「隨便進入人家屋內搗亂，若不住手的話，我們要叫警察了！」

人猿「桀桀」地怪笑了兩聲，揚起拳頭，獰笑道：「報警？我先宰了你！」

這時，三名大漢自房裏衝了出來，將客廳中收拾好的行李一一打了開來，把箱中衣服雜物抛滿地上，丁芷心又氣又急，

可是一見人猿小山也似的身軀和兇霸霸的神情，却又不敢再出聲阻止。

三名大漢將客廳中的箱篋翻了個一塌糊塗，這才呼嘯聲，向另外幾間房衝去。

只聽一陣重物墮地聲，大概三人又在房中弄翻傢俬擺設，大肆搜索了。

丁氏父女對望了一眼，臉上露出又是憤怒驚恐的神色來。

「先生，你剛才所說的什麼屍體，我……我們根本一點也不明白。」丁濟仁柔聲說。

「哼！那麼昨天姓王的小子和警局的周探長來這裏幹什麼？」人猿道：「還有，剛才周探長也和兩個小鬼頭來過，他們難道是來探訪你的？」

「這不過是誤會而已。」丁濟仁連忙道。

「誤會？」人猿冷冷一笑，道：「這裏的看更焦寶凌坤，他們也說凡是失屍案發生的當天晚上，你們便駕車出去，哼哼！姓王的小子說撞傷他的車子有一男一女，這還用得着懷疑嗎？」

丁氏父女對望一眼，苦笑着。這時，大漢已自房中出來，向人猿搖了搖頭，道：「只有一個跛子，其他的鬼影也不見一個！」

「哦？」人猿皺起眉頭，向丁氏父女緩緩地逼近道：「屍體在那裏？快說！」

丁濟仁連連搖着頭，道：「我們是安份守己良民，那裏會在家中藏着屍體？」

人猿罵了一聲，霍地伸出手去，抓住了丁濟仁的衣襟道：「你到底說不說？」

丁濟仁掙扎着，然而那裏及得上人猿的臂力，不由漲紅了臉，丁芷心又驚又急，剎那間却是不知如何是好。她眼珠一轉，忽然打開露台的玻璃門，閃身奔了出去，大聲叫道：「賊呀！有賊呀！」

人猿臉上勃然變色，放開丁濟仁，一把將他推倒在地，向露台衝去。

「有賊呀——」丁芷心叫聲未畢，便被人猿抓住了頭髮，向後一扯。

丁芷心吃痛之下，尖叫了起來，人猿迅速伸手掩住了丁芷心的咀，將她抱進廳去，大力拋了下地。

丁芷心立即自地上支撐着爬起身，驚惶地望定了人猿。

人猿向三個同伴打了個眼色，將丁氏父女圍在中心，其中一個大漢舉脚向丁濟仁胸口踢去，丁濟仁一聲悶哼，栽倒地下，丁芷心尖叫起來，爬上前伏在父親身上，兩隻憤怒的眼睛望住人猿便像要噴出了火來。

人猿「喋喋」一笑，道：「丁老頭，你到底捱得起多少脚？唔？」

丁濟仁呻吟了一聲，並不答話，人猿踏前一步，提高了聲音喝道：「說！」

丁芷心緊緊摟住乃父，擋在他的身前，人猿向其中一個大漢使了個眼色，那大漢趨上前去，一把抓住了丁芷心的頭髮，提了起來。

丁芷心痛得慘叫了起來，那大漢咀角泛着得意洋洋的笑容，畧一用力，丁芷心頭上長髮被他扯脫了一大綹。

大漢雙手並用，扯住了丁芷心的頭髮，手一轉打了個結，緩緩向後扯着。

丁芷心被他扯着頭髮慢慢向後仰去。

另一個大漢踏了上前，一脚往丁濟仁右肩踢了下去。

丁濟仁慘叫了一聲，左手按住右肩，痛得將身子蜷縮了起來。

「說不說？」人猿喋喋怪笑着。

丁濟仁咬住牙，緘默着。

「奶奶的，這老頭兒不怕死！」人猿朝地氈上吐了一口口水，向丁芷心望去。

丁芷心接觸到他那淫邪的眼光，渾身打了一個寒顫，急忙別過頭去。

人猿向另一名大漢打了個手勢，道：「這小妞兒長得好白，你脫下她的衣服看個淸楚！」

「是！」大漢臉上露出喜色，淫淫笑着向丁芷心走了過去。

另一名大漢不等人猿吩咐，已經急不及待地踏了上前，伸手向丁芷心的衣領抓去。

丁芷心尖叫一聲，只聽「裂」地一响，胸前的衣服已被撕下一塊，露出手滿雪白的酥胸。

丁濟仁大驚失色，掙扎着站起身來，向那大漢撲了過去。

然而，他身子還未觸及大漢，已被人猿橫地一脚踢去，那一脚踢在丁濟仁大腿上，他慘叫一聲，又栽倒下地。

隨着丁濟仁的慘叫聲，丁芷心又尖叫了起來，原來兩名大漢已經合力將丁芷心身上的衣服扯了下來，只剩下乳罩和三角褲了！

一名大漢伸出毛茸茸的大手，在丁芷心身上摸索。丁芷心頭髮仍然被人牽着，雙手也被那大漢挾在胯下那裏掙扎得脫？

「他媽的，這小妞兒原來是眞材實料，」一個大漢淫淫笑着道：「咱們艷福不淺！」

「老唐，先把她乳罩拉下來再說！」

「不錯，不錯！」那大漢搓着手，嘖嘖讚道：「這小妞兒的皮膚怎會這麼白？這麼嫩？」說時，伸手向丁芷心胸前的乳罩抓去。

說時遲，那時快，驀地裏响起一個尖銳刺耳的叫聲，跟着，一件物體向幾名大漢疾衝了過去。

那幾個大漢正得意忘形地想把丁芷心凌辱一番，怎料到突然有物體暗襲而來，登時被那物體碰個人仰馬翻，仆倒下地。

就在那物體飛馳而過，上面掉下一個人來，正是「啞巴」李守忠，他見丁芷心受辱，不顧一切推着輪椅疾衝而出。

那輪椅在大門處「彭」地一聲停住了，三名大漢也分別掙扎着爬起身。

人猿怒不可遏，一把提起了李守忠，向遠處沙發拋了過去。

李守忠身子在沙發上倒彈了起來，他雙腿齊斷，頭上脚下跌了下來，「砰」地一聲，暈倒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三名大漢咒罵了幾聲，又向丁芷心欺近，丁濟仁這時亦已顫巍巍地站了起身，情急之下衝上前去，不料人猿早已窺伺在旁，一脚向他胸前踢去，丁濟仁悶哼了一聲，立即仆倒下地。

丁芷心被一名大漢抓住了雙手，另一名大漢將她雙脚按在地下，眼看便要被他們凌辱一番，正閉起了眼睛，忽聽「彭」一聲，有人自上面跳了下來。

跟着一聲叱喝，大漢殺猪般地叫了起來。

丁芷心大感意料之外，睜開眼睛一看，只見王小克生龍活虎，拳打脚踢向三名大漢攻去，其中一個雙手掩住了下陰，臉上顯出痛不欲生的神情，顯然是吃了王小克一脚。

王小克一邊叱喝着，一邊將龐淸傳授給他的「威風八路拳」使了出來。

這「威風八路拳」威力奇大，若非王小克疏於練習，氣力又小的關係，那三名大漢怎是敵手？

饒是王小克氣力不大，但他情急之下，專揀大漢身上要害攻去，大漢被他如飛將軍從天而降攻了個措手不及，小腹，下陰，面門接連中拳。

人猿驟然看到王小克，不由又驚又喜，道：「喂，小兄弟，你——」

王小克早已將剛才一切看在眼中，這時不待人猿分說，呼地一拳向人猿下陰擊去。

這一拳正是「威風八路拳」中最厲害的「反敗爲勝」，當日龐淸教授王小克這套拳術時，曾向他解釋這招「反敗爲勝」的招式來源，說道：「這一式避重就輕，旣攻且守，就算對方再硬，未必能勝得它，所以叫『反敗爲勝』。」

人猿身材奇高，王小克站着本來只及他腰際，這一拳揮出，正好擊中他要害，人猿大叫一聲，跳起脚來。

王小克得勢不饒人，雙拳如電，「一矢中的」「直搗黃龍」連連遞出，只見人猿被打得向後直退。

這時，那三名大漢已經定過神來，磨拳擦掌向王小克包圍了過來。

王小克一擊得手，增加了不少信心，當下抱神守一，將一套「威風八路拳」使得得心應手，那三名大漢看得眼花繚亂，一時間竟是近不了他的身。

人猿換了一口氣，驀地大喝一聲，一拳向王小克腦際擊下。

他這一拳用上了八成勁力，王小克若是閃避不及，登時被擊暈於地，然而，王小克這時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怎會被人猿這笨拙一拳擊中？他向後一躍閃了過去。

三名大漢見有可乘之機，不約而同踏前一步，剎那之間，拳頭飛脚一齊向王小克身上招呼過去。

王小克本來不是四人敵手，剛才只不過攻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這才畧佔上風，此時被四人定過神來，合力圍攻，身上，臉上立時中拳，登時烏腫一片。

人猿心中生氣王小克向自己施行偷襲，一脚向他下盤掃去，王小克凌空一跳避過了，但背脊上却吃了一拳，登時痛入心脾摔下地去。

另一名大漢乘勝追擊，一脚向王小克踢去，王小克閃避不及，被那一脚踢中，悶哼了一聲，仰天跌倒。

大漢歡呼了一聲，在王小克身上加上幾脚。

王小克「哇」地一聲，吐了一口鮮血，忽然伸手入袋，取出一件物事來，向大漢拋了過去，跟着着地一滾，滾到沙發下面。

轟然一聲巨响，大廳中烏烟瀰漫，原來王小克見情態危急，當下不及細想，用上了「霹靂彈」。

這「霹靂彈」其實虛有其表，除了聲音震耳欲聾之外，並無任何殺傷力，但那四人怎知箇中乾坤，登時臉上失色，抱頭鼠竄，四處找尋障碍物庇護。

王小克見這一着使得，又取了兩枚「霹靂彈」在手，向人猿藏身之處拋去，另一枚跟隨着拋到兩名大漢藏身餐枱下面。

火光一閃，跟着轟然大响，一個大漢叫了出來「媽呀！炸彈！」

人猿被那「霹靂彈」拋個正着，在面前爆炸了開來，一時間只以爲身上受了重創，雙手抱頭向大門衝了過去，一面叫道：「逃呀！」

三名大漢得到命令，爭先恐後向大門衝去，片刻間，全逃了出去。

丁芷心驚魂甫定，在大廳中的行李箱中隨便取了一件衣服披在身上，趨上前將大門關了。

這時屋內烏烟瀰漫，但並沒着火，丁芷心先將露台的玻璃門打開，這才奔上前扶起了丁濟仁。

「爸爸，你……你不碍事吧？」丁芷心問。

「我……我沒事，」丁濟仁向沙發底下的王小克指去，道：「你先去看他。」

丁芷心緩緩向沙發底下的王小克望去，只見他雙目緊閉，不知是否昏厥了過去，抑或閉着目養神。

她向王小克走了過去，蹲下地來，低聲問：「你……你怎麼了？」

王小克睜開眼睛，向丁芷心淺笑一下，又把眼睛閉了起來。

丁芷心見他臉上青腫一片，咀角還有血漬，受傷實在不輕，當下把他自沙發底下拉了出來。

王小克剛才奮起神勇拋擲「霹靂彈」已經用盡了氣力，此時大敵已退，週身百骸痛得要散開來一般，不由輕輕地呻吟了一聲。丁芷心輕輕將他抱了起來，放在沙發上，然後才轉身去看李守忠的情況。

李守忠剛才頭下脚上摔在地上昏了過去，這時已經幽幽轉醒，坐在地上用手按摩着腦頂。

丁芷心將輪椅推了過來，用力抱起他的身子坐在輪椅上，這才到厨房去取了暖水和布，替王小克抹拭咀角的凝血塊。

王小克望着她春葱也似的纖手，感激地向她笑了一笑。

「你……你剛才爲什麼要這樣做？」丁芷心低聲問。

王小克眨一眨眼，微笑不答。

丁芷心嘆了一口氣，道：「要不是你及時出現，我……我這時恐怕已經——」說到這裏，忽然把下面的話咽回。

「芷心，你先去把房間收拾一下，」丁濟仁顫巍巍地踏上前來，道：「我想我和這位小朋友都要躺下來休息一下。」

「是。」

丁芷心放下毛巾和水盆，起身回房去了。

丁濟仁在沙發坐了下來，感激地望住王小克道：「小朋友，剛才多虧了你。」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不要客氣，可惜那『霹靂彈』沒有殺傷力，否則，像

人猿他們那種卑鄙下流的歹徒，應該將他們炸個粉身碎骨！」

「人猿？」丁濟仁詫異地問。

「就是那個最高大的大漢，」王小克道：「他是尤國標的部下。」

「即是我們所偸來的第九具屍體？」

「不錯，」王小克憂形於色，道：「不單人猿，連尤國標的老婆和兒子，也千方百計地要尋回他的屍體。」

丁濟仁嗆咳了一下，並不做聲。

王小克忽然道：「丁老先生，爲什麼你不把尤國標的屍體還給他們？這不是可以省却日後無期無盡的煩惱嗎？」

丁濟仁沉吟了一下，語氣非常堅定，說道：「不行，我已經等了差不多二十年了！」

「難道便是等尤國標逝世？」王小克心中一動，道：「你和他有仇？」

「不，」丁濟仁搖着頭，道：「我以前根本不認識尤國標。」

「那你爲什麼一定要他的屍體？」

「因爲──」丁濟仁嘆了一口氣，沒有繼續說下去。

「丁老先生，他們絕對不是易與之輩，」王小克凝視着丁濟仁，道：「剛才你應該看得出。」

丁濟仁緩緩地點着頭。

「他們還會再來的。」

「我知道。」

「你打算怎樣應付？」

「──」丁濟仁又嘆了一口氣，道：「反正我這幾天便要搬了。」

「可是你逃不掉他們的五指山的，」王小克道：「他們仍然會尋上門來。」

丁濟仁站了起身，背負着手在大廳踱來踱去，臉上全是憂色。

半晌，他停住脚步，道：「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具這樣理想的屍體，怎能夠放棄，以致功虧一簣。」

王小克緘默着，他不知道其中究竟，因此無從插咀。丁濟仁又道：「再說，自從這一次之後，警方對殮房的防衞措施一定會加緊，日後再也沒有下手的機會。」

「丁老先生，你偸盜這許多屍體究竟來幹什麼？」王小克終於忍不住問。

丁濟仁望了王小克一眼，並不回答，丁芷心剛巧在這個時候走了出來，道：「爸爸，房間已經收拾好了，你去休息一會吧。」

丁濟仁朝王小克說道：「你走不走得動？」

王小克先撐着爬起身來，勉强地點點頭，丁芷心上前將他扶起向房間裏走去。

古堡被襲 機關抗暴

在舒適的乳膠墊躺下來後，王小克不禁吁了一口氣，只覺胸部隱隱作痛，丁芷心問道：「你覺得怎麼樣？」

王小克指指胸口道：「這裏好痛。」

「會不會是肋骨斷了？」丁芷心秀眉一蹙，担心地問。

「我看不會吧？」

「讓我檢查看看。」丁芷心說着動手解開王小克身上的衣服，露出青腫一片的胸口。

「那幾個賊子眞狠！」丁芷心狠狠地說。

王小克見她白得宛若凝脂的手指在自己胸前緩緩摸索，心中忽然一蕩。

丁芷心摸索了一會道：「痛不痛？」

「差不多。」

「什麼差不多？」丁芷心呆了一呆。

「我──」王小克臉上一紅，原來他只顧欣賞丁芷心春葱也似的纖指，剎那間竟是不知疼痛。

「看來只是皮表之傷，我去拿點跌打酒來替你搓搓。」丁芷心說着站起身來離房而去。不一會，她拿了一瓶藥酒和棉花，替王小克推揉着胸口，一面問：「對了，剛才你怎會突然間下來援手的？」

王小克得意地一笑，道：「你們設在天花板的小閣仔，只困得住死屍，可困不了我小鬼子。」

「可是……可是昨天晚上我將你搬上閣仔時，是用了雙份的痲醉劑，你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是沒有可能醒轉的啊！」

「丁小姐，其實當你拿出那個圓筒向我噴氣時，我早已屏住了氣息，」王小克得意地道：「我只不過假裝暈下地去，看看你們到底想怎樣對付我而已。」

「啊！」丁芷心瞪大了一雙美眸，訥訥道：「這樣說來，閣仔上的秘……秘密，全……全被你知道了？」

「不錯，」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你父親眞不愧是工程師和室內裝飾家，也只有他這樣的人材，才設計得出這樣隱秘，同時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來的地方──」他頓了一頓，詫異地問道：「丁小姐，閣仔的冷藏庫中，到底那一副屍體才是尤國標？」

「你全看過了？」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那麼，最完整的那一具便是大前天晚上偸來的屍體了。」丁芷心答。

「唔──」王小克又問：「爲什麼其他的幾具都不見了四肢，有的缺手，有的缺腳？」

「唉！你問這許多幹什麼？」

「丁小姐，難道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你還不肯告訴我嗎？」

「──好吧，」丁芷心說：「如果你眞想知道的話，我可以把大概的情形向你說一說。」

她把跌打酒的瓶蓋蓋好，又替王小克扣好了恤衫的鈕子，然後道：「大約在十九年前，那時我只有兩歲多，我媽媽突然發生了車禍，車禍發生時，由於我爸爸在新加坡公幹，因此，醫院找不到他。

「當時我媽媽的傷勢十分嚴重，如果不立即施行手術的話，她的雙腿和雙手將會永遠成爲殘廢，甚至因此喪失生命。

「可是，醫院找不到我爸爸來簽字，手術延遲了三個多小時，我媽媽的命是被救回來了，然而她的四肢却全不見了─」

丁芷心說到這裏，俏臉上現出一種恐懼的神色，道：「你試想想好了，一個缺少了四肢的人，到底是怎麼一副模樣，而我媽媽當時就是這個樣子！」

王小克想到一個人缺少了四肢的恐怖模樣，不由也是打了個寒顫。

只聽丁芷心繼續說下去：「我爸爸很愛我媽媽，他自從這件不幸的意外發生後，整天伴着我媽媽，儘量逗我媽媽開心。

「可是，我媽媽却爲自己是殘廢──而且是一個極其恐怖的殘廢而暗自傷心。

「爸爸是聰明人，他又非常富有，決定設法替媽媽裝一雙假脚，一對假手。

「可是在二十年前，醫學還沒有這樣發達，義手和義脚也不像今日這樣流行，爸爸問過有關這方面的人，他們都表示，沒有辦法替我媽媽安裝其中任何一樣。

「媽媽叫他不必再爲她操心，她已認了命，但爸爸却暗中在進行着一件事，他聽到人家說，身體的器官都可以移殖，爲什麼人的四肢不能呢？」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點着頭，插口道：「是呀，聽說已經有人發明了心臟和腎臟的移殖，而且還成功了哩！」

「我爸爸甚至爲了這件事，拋下所有的任務，隻身飛到美國和西德去，冀圖打聽一下到底這種手術有沒有可能，」丁芷心道：「如果有可能的話，即使要花光他所有的家財，他也不會皺一下眉頭。」

王小克聞言聳然動容，看不出雙鬢花白的丁濟仁，年輕時竟是至情至聖之人。

「然而，爸爸所得到的答案令他失望了，即使他寧願花一筆大錢，就算當時有這種手術，到什麼地方去找一雙腿和一對手呢？

「媽媽知道爸爸爲她的事煩憂，趁一次傭人揹她到浴室洗澡時，吹熄了用煤氣的熱水爐，自殺死了，」丁芷心黯然地道：「她此舉自然是希望一死了之，讓父親不必爲她身上的殘疾再花腦筋。

「可是，我爸爸並沒有因爲媽媽的死而打消了這個念頭，近十年來，他一直在暗中研究，怎樣成功地將人的四肢移殖成功，最近，總算有一點頭緒了。」

「所以你爸爸要借用殮房的屍體？」王小克問。

「對了，而且是要意外傷亡的，因交通失事喪生的更好。」

「爲什麼？」王小克詫異地問。

「因爲交通失事而喪生的死者，未必都是年老力衰之人，而且，由於死得突然身上生機蓬勃，比較那些因病而死的死者强了許多。」丁芷心問：「你明白嗎？」

王小克茫然地搖着頭。

「譬如說，一個因病而死的人，他的神經系統以至細胞組織，是不是都衰退了，甚至報廢了？」

王小克點點頭。

「而一個沒有病痛，猝然死去的人，他身上所有的器官，在他死前的一秒鐘，是不是活力充沛？」丁芷心又問。

「對啊。」

「那還不簡單嗎？正如眼球移殖和輸血一樣，好的眼球才可以移殖，而且要在死後廿四小時之內動手術，否則便會失去作用，肢體移殖也是一樣，所以我們專擇因交通意外喪生的屍體。」

王小克聽到這裏，腦中忽然一亮，失聲問道：「你那個表哥──」

「他其實並不是我表哥，只是一個自願充任『實驗品』的殘廢者而已，」丁芷心道：「我爸爸最近便想施行這個手術，將一雙生機蓬勃人腿，移殖在他身上！」

「所以，你們要找什麼摩利教授來幫忙？」

「你──你聽到我和我爸爸的對話？」丁芷心愕然地問。

「唔。」王小克笑道：「當那幾個狗……狗歹徒侮辱你時，我簡直急得要命，好不容易才撬開出口，跳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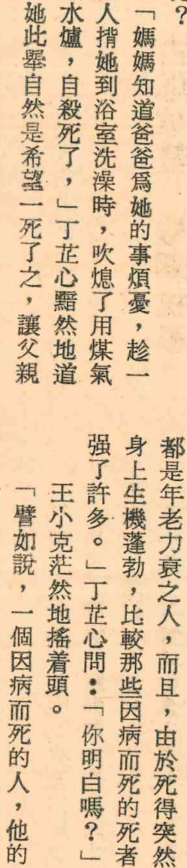
丁芷心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們將來還會遭受到他們的騷擾的。」

「其實你爸爸可以把這個研究公開，並且要求政府合作協助的！」

丁芷心苦笑了一下，道：「我爸爸和有關部門接洽過，你猜得到的是怎樣的一句回答？」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丁芷心，她道：「





王小克向二兇漢拋出霹靂彈。

一句話：異想天開！」

「他們爲什麼會說這種話？」

「因爲人體的器官移殖仍然未達到十全十美的成功，世界上所有的專家，都還克服不了體內產生的排斥作用，我爸爸所以要花了近十年的時間，問題便是着手在如何克服它。」

「現在他成功了？」

「理論上來說是成功了，不過還要經過臨床實驗，這是本市近幾個月來，一連發生了九宗盜屍案的原因，」丁芷心道：「這項研究的最後階段，便是施行移殖手術，看看它的後果。」

「以前那八具屍體四肢都不合用？」

「有的是骨斷了，有的是體積不合，」丁芷心說：「我們定要找到一雙適合李守忠的腿接上去，那才行啊，對不對？」

「手術是不是在摩利教授抵達此地後便立卽開始？」王小克問。

「我想是吧？」丁芷心站起身來，道：「你休息一會吧，我去看看我爸爸怎麼樣了。」

王小克望着她苗條的背影遠去，他腦中湧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到底站在那一邊？是偸偸將消息告訴尤禹領取那二萬元的獎金，抑或完成丁濟仁這種偉大的研究呢？

剎那之間，王小克實在拿不定生意。

× ×

丁芷心身上穿着一件皮褸，頭上用一塊頸巾包着頭髮，踏進房來。

王小望着她的一身裝扮，問：「搬家了。」

「是的，起來吧。」

「我——我也跟你們去？」

「當然，」丁芷心道：「在這種情形下，你只好跟着我們屈就一下了。」

「可是……可是我家裏的人不知道我在你們這裏，他們一定很焦急——」

丁芷心不待他說下去，便道：「這個你放心好了，搬到新地方後，我會派人去通知你的家人，讓他們知道你安然無恙，不必掛心。」

「可是——」王小克臉上露出了猶豫的神色。

「小克，」丁芷心在床畔坐了下來，道：「你現在身上有傷，如果回家去的話，那個『人猿』和尤禹一定會來騷擾你，我們要搬去的地方十分隱秘，沒有人找得到的，你一來可以靜靜地養傷，二來——也許我爸爸有事要你幇忙呢！」

「我……我幇得了什麼？」王小克逐漸被她說動了。

「這很難說，總之我希望你和我們在一起。」丁芷心說。

王小克是聰明人，他一呆之下，立時想到丁芷心眞正的用意了——她怕自己洩漏他們的秘密，因此在手術未成功前，不欲自己單獨離去。

他沉吟了一下，只得點了點頭，道：「好吧，可是如果你們這樣子搬屋的話，必定會被他們發覺，只要在後面跟着，便能查到你們的新址。」

「你放心，」丁芷心淡淡一笑，道：「我爸爸臨時下了決定，這裏的東西全不要了，總之人先離開這裏再說。」

「那——那閣仔上的——」

「只要摩利教授如期抵達，我們有辦法回來取的，」丁芷心道：「况且，我們要的只不過是雙腿而已，這事容易辦。」

「閣仔上的冷藏庫不怕被人發覺？」

「不會的，」丁芷心道：「我爸爸對他自己的設計，甚有信心，就算被人懷疑上面有蹊蹺，他們也找不到入口處洞悉秘密。」

王小克支撐着爬起身，只覺四肢百骸仍然痛得十分厲害，不由呻吟了一聲。

「我來扶你！」丁芷心急忙上前扶住他的胳膊。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我這個樣子，怎逃得掉他們的耳目？」

「剛才我曾經留意過了，街口沒有可疑的人，」丁芷心道：「也不見那四個大漢。」

「他們可能躲了起來，」王小克道：「如果暗中監視人而被對方發現的話，那也太過不濟事了。」

「你說他們會躲在什麼地方？」丁芷心秀眉微蹙，担心地問。

「這可很難說，」王小克道：「有時候一時間是看不出來的。」

「那……那怎麼辦？」

「你先扶我到大廳去再說。」

丁芷心扶着王小克來到客廳，丁濟仁急忙趨上前來，道：「我們可以走吧？」

「小克說，恐怕上午來過這裏的大漢會在街口監視我們，從而自後跟踪。」

「哦？」丁濟仁聞言臉色一變，道：

「剛才你將他們打得大敗而逃，這時候大概已經逃離此地了吧？」

「丁小姐，你扶我到露台去看看好嗎？」王小克向丁芷心說。

「好。」

她扶着王小克來到露台，這時是下午兩時多，陽光和煦，「哈里遜道」上有幾個外籍孩童正在街心踢球嬉戲。王小克放眼望去，見附近並無可疑人物，於是緩緩地點着頭，道：「也許他們逃回去將一切報告上頭了。」

「這不正是我們離開此地的機會嗎？」丁濟仁臉上露出喜色。

「可是爲了小心計，咱們最好先準備一下，」王小克道：「丁小姐，你先領李守忠下樓，到車房中去，我和你爸爸隨後便來。」

「是。」

王小克又向丁濟仁道：「丁老先生，你們不是有一種噴射麻醉劑嗎？」

「對！對！」丁濟仁轉身拉開抽屜，將一個圓筒取了出來交給王小克，道：「可是噴射之前，要先服用一種特製的解藥，否則自己也會暈倒的，早上我不敢用它來對付那四個歹徒，便是匆促間來不及先服解藥。」

「丁老先生，解藥呢？」

丁濟仁又轉身自抽屜中取出一個小瓶，倒了幾枚黃色小丸出來，王小克接了一顆，道：「等一下每人準備一顆，以備應用這種麻醉劑。」

「是。」

「好，現在我們下去吧。」

由於丁濟仁受傷畧輕，因此，王小克

反而在他扶持之下，緩緩地下着樓梯。

來到車房時，丁芷心早已將李守忠抱上了車廂，正打開車門等着他們。

丁濟仁坐上駕駛座後，王小克隨後坐到他身畔，道：「現在可以開車了，開慢一點，讓我看看，到底有沒有人在監視我們。」

「這——」丁濟仁詫異地道：「開快一點，在他們出其不意之下離去，不是更好？」

「丁老先生，你照我的話去做，是絕對沒有錯的。」王小克道：「他們可能有車子，如果自後跟踪的話，勢必和他們展開一場飛車賽，咱們身上都有傷，是鬥不過他們的。」

丁濟仁回心一想，覺得也有道理，於是將馬達發動，車子緩緩地駛出了車房。

王小克將那個圓筒握在手中，一雙精靈銳利的眼光，開始向四週搜索。

車子來到街口時，看更的升起了鐵馬，就在這個時候，王小克看到前面停泊着一輛小房車，車中有兩個大漢，正望着倒後鏡。

王小克雖然看不到他們的樣貌，却也知道絕對是「人猿」他們的人。

車子卽將經過那輛小房車時，王小克道：「丁老先生，你駛慢一點，在他們車旁停下來。」

丁濟仁先是一呆，隨卽明白了他的意思，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向前飛馳，在那小房車子旁戛然而止。

王小克已暗中將那顆藥丸含在口中，探出頭去，拍拍車身。

那兩個大漢聽到「彭彭」聲，愕然回顧。

王小克和他們照面之間，便知道兩人不是善男信女。

就在他們詫異之下，右手一擧，麻醉噴射劑朝車廂中射去。

兩人被噴射劑射了個正着，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時，已經倒了下去。

「快開車，」王小克叫道。

丁濟仁一踩油門車子如脫弦之箭向前飛馳。

王小克把圓筒收了起來，轉頭向後望去。

只見那兩個大漢已經昏迷不醒人事，不由得意地笑了出來。

他這一着攻其無備，立卽奏功，連自己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丁濟仁加快車速，不一會已來到大馬路。

王小克仍然一路留意着，他隱約間覺得自己已負起了丁氏父女和李守忠安全的責任，生怕得意忘形，被第二批人暗中跟踪也不自覺。

幸好除了「哈里遜道」附近那輛小房車之外，再無其他車輛跟踪，王小克說道：「丁老先生，你現在可以朝目的地駛去了。」

丁濟仁興奮地答應了一聲，車子如飛般向山頂公路駛去。

丁芷心又是感激，又是佩服地望着王小克，道：「小克，若不是你，看來我們卽使搬家，也是枉然，他們一樣來騷擾我們的。」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可是現在也不能担保杜絕他們的騷擾啊！」

「爲什麼？」丁芷心呆了一呆，道：

「剛才你不是弄暈了那兩個監視我們的人嗎？他們怎知道我們的行踪？」

王小克澀笑着，道：「丁小姐，像人猿和尤禹他們那種人，如果要追尋一個人的下落的話，有時候比警方更快！」

「哦？」丁芷心有點不置信地。

「照我看，那個尤國標說不定是黑社會的頭目——」王小克說到這裏，丁芷心立卽揷口道，「報章上登載着，他是本市黑社會大阿哥之一！」

「啊！那就更不妙了！」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他們會千方百計，不擇手段來搶奪尤國標的屍身的。」

丁濟仁側望了王小克一眼，道：「小克，我那個朋友設在山頂雲峯道的寓所，有若一座古堡一般安全異常，只要我們小心一點，他們是無可乘之機的，你放心好了。」

說話間，車子已經轉上了一條單程路，向斜度很高的山坡駛上去。

「這一條路就是雲峯道了，」丁濟仁道：「如果駕駛技術不好的話，簡直上不了。」

王小克向前望去，果然看見這單程路的路面很窄，而且又左彎右曲，要是對面有輛車駛過來，非塞住了交通不可。

車子的性能很好，走了一會，前面現出一個避車處，但跟着又是一條只容一架汽車通過的柏油路。

「我朋友的古堡就在山頂，這條路有五分鐘的車程，」丁濟仁道：「所以，如果有汽車接近的話，我們在五分鐘之前便知道了。」

「古堡中有電訊警告器的設備？」

「有的，那是一種隱蔽式的電眼，就裝在雲峯道的入口處，任何物體經過時，都會自動示警。」丁濟仁解釋道。

「包括人在內？」

「是的。」

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如此看來，絕對不怕被人暗算偸襲了！

這時，車子已經來到一道大鐵柵口，丁濟仁按一下喇叭，立時有個男僕奔上前來，打開鐵柵。

「丁老爺，你來了！」那男僕四十餘歲年紀，俯身向丁濟仁鞠了一躬。

「房間都打掃好了？」丁濟仁問。

「是的，早就打掃好了。」男僕必恭必敬地回答。

丁濟仁點了點頭，一踩油門，車子逕自駛進去，在屋前戛然而止。

男僕趨上前來，道：「丁老爺，行李讓小的拿好了。」

「我們沒有行李，」丁濟仁一面扶着王小克下車，一面向李守忠吩咐，道：

「你將他抱上樓去。」

「是！」

王小克仰首一望，見那古堡樓高三層，是一幢殘舊破落，十八世紀的建築物，不由皺起了眉頭來。

丁濟仁指着古堡後面的峭壁道：「這座古堡是切平了一半的山峯建成，後面是山，因此，只有前面的通路，安全倒是十分安全的。」

「從後面山不能通到古堡來？」王小克問。

「這個——」丁濟仁仰首想了一想，答道：「好像有一條小徑可通，不過也有鐵閘鎖着，絕少開放。」

丁芷心除下包在頭上的頸巾，過來扶住了王小克，道：「咱們進去吧。」

王小克一踏進古堡時，不由一怔，那古堡的外表殘舊破落，但裏面的裝修却是十分華麗，所有的傢俬都有八成新，地上的地氈，更好像是新近更換的。

「我們的房間在二樓，」丁濟仁道：「李守忠因爲要以輪椅代步，所以只好住在地下了。」

衆人一進了大廳，兩個身穿白衫黑褲的女傭迎了出來，丁濟仁每人賞了一百元，吩咐她們好好工作下去，並不會虧待她們。

女傭千恩萬謝地退開去，不一會冲了幾杯香茗出來。

王小克本來想四週看看古堡中的情形，無奈身上有傷，只得靠在沙發上閉目養神。

「小克，上樓去吧，」丁芷心向他走了過來：「我再替你搽點跌打酒。」

說着，丁芷心自銀包中取出那瓶跌打酒來。

王小克見她沒有忘記自己身上的傷勢，而且一直把跌打酒帶在身邊，不禁大爲感激。在丁芷心的扶持下，上了二樓。

二樓一共有五個寢室，女傭早已清理了其中三個，王小克所住的是間豪華套房，房中還有一個很別緻的酒吧，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名酒。

「這間恐怕是主人的睡房吧？」王小克問。

丁芷心扶着王小克在床畔坐下來，道：「不錯，我爸爸那個姓施的朋友是個酒鬼，所以連房間也設有酒吧。」

「丁小姐，你——替我倒杯酒好嗎？」王小克舐了舐咀唇。

「你喝酒的？」

「人家說受了內傷最好喝點酒，幫助血液循環，恢復健康。」

「好，我替你拿一瓶來。」

丁芷心從酒架上拿了一瓶酒和一隻酒杯過來，替王小克斟了一杯。

王小杯接過來呷了一口，只覺芳香撲鼻，竟是洋酒之中的極品。

「這是什麼酒？好飲得很。」

丁芷心望了望酒瓶上的招紙，低呼了一聲道：「啊，這是施先生用一百年白蘭地浸的參酒！」

王小克大喜過望，有這一種藥酒作助力，自己身上的傷勢三五日間便會痊癒。

這天晚上，丁芷心吩咐那男僕小心留意門戶，一發現有人接近別墅，便前來通報，那男僕爲了向新主人献殷勤，自是打醒十二分精神守更。

王小克在丁芷心的服侍下吃了一點東西，這時天色已黑，丁芷心收拾碗筷欲離去，王小克忽然道：「丁小姐，坐下來再聊一會吧。」

「你不疲倦？」丁芷心笑着問。

王小克搖了搖頭，丁芷心重新在床前的椅子坐了下來，道：「聊什麼？」

「丁小姐，你可以說服你爸爸，將尤國標的屍體交回給他們嗎？」

丁芷心詫異地望着王小克，道：「我爸爸很固執，他絕對不會聽的。」

「可是由於他的固執，你們卽將遭遇到許多難題，」王小克正色地道：「甚至有性命之憂哩。」

丁芷心幽幽地嘆了口氣，道：「這個我知道，可是我絕對說服不了我爸爸。」

王小克跟着她嘆了一口氣，這樣說來，自己那卽將入袋的兩萬元獎金，是沒有下落的了。

他忽然又問：「丁小姐，有一天晚上，你爸爸獨自駕車，帶着一袋物事出去消毀了，那是什麼東西？」

「哦！那是以前幾具屍體解剖下來的五臟而已，」丁芷心道：「我爸爸同時在進行一種研究，看看人體的各種器官，是否全部可以移殖。」

「他成功了？」

丁芷心苦笑着搖頭，道：「怎有可能成功？如果成功的話，那等於人可以永遠活着，長生不老了！」

王小克眨着眼，似乎聽不懂丁芷心的話。丁芷心又道：「你試想想好了，如果人體的每一種器官都可以移殖，那麼，任何一部份壞了，都可以換上一副好的，如此循環不息下去，豈非是可長生不老？」

王小克這才緩緩地點着頭。

「小克，這次如果不是你，我們早被那四個歹徒殺了，」丁芷心感激地望着王小克，道：「想不到那天在馬路上撞傷了你，却反而因禍得福。」

王小克淡淡一笑，如果不是撞傷了自己，也不會將人猿引來，他暗忖：丁芷心大概沒有想到這一點。

「小克，那天晚上這麼晚了，你還在街上幹什麼？」丁芷心問。

王小克臉上一紅，白小妹也問過他同樣的問題，然而他並沒有作答。

王小克自小便嗜賭，他最近因爲擦鞋的生意不好，又不好意思向白小妹和小辣椒兩女伸手討零用錢，於是偷了婆婆藏在枕頭下的二十塊錢，打算出去碰碰運氣，看看有沒有順手發財的機會。

那天晚上，他在橫街一個「大檔」玩了幾手大小，僥倖贏了幾十塊，本來想回家睡覺，可是經過十三張的賭枱時，忍不住又玩了幾手，把袋中的錢全輸光了！

丁芷心見王小克沒有回答，還以爲他有什麼難言的秘密，於是淡淡一笑，道：「我看你已經疲倦了，快點休息吧。」

丁芷心出房後，王小閉起眼睛，不一會已經睡了過去。

這一覺直睡至翌日早晨，才被强烈的陽光照射得醒了過來。

丁芷心捧着一個早餐盤進來，上面放着麥片，多士和兩個煎鷄蛋。

王小克起身到浴室盥洗完畢，出來時，見丁芷心正替自己整理着床鋪。

王小克忙道：「丁小姐，這些讓傭人來做就行了。」

「不必了，」丁芷心凝視着王小克，問道：「你今天的傷勢怎樣了？」

王小克伸了伸懶腰，笑道：「好多啦，大概是參酒的功效。」

「來，快吃早點吧，」丁芷心道：「等一下我陪你到古堡四處走走。」

王小克匆匆吃過早點，和丁芷心下樓，這時才想到丁濟仁道：「你爸爸呢？」

「他在房裏等長途電話，」丁芷心淺笑着答：「我看摩利教授這兩天便可以來了。」

兩人邊談着邊向古堡前的花園走去。

「丁小姐，你爸爸說有一條小徑通到後山，」王小克忽然問：「咱們過去看看好不好？」

「好。」

不一會，兩人來到古堡後園，果然有一條百步級蜿蜒而上，百步級前有個鐵閘，高約一丈，上面鋪滿了鐵蒺藜。

王小克望着那道鐵閘呆呆出怔，丁芷心道：「你担心有人自後門潛進古堡？」

「有這一道鐵閘，本來是沒有可能的，可是——」王小克踏上前，伸手撥撥扣在上面的鎖，皺起了眉頭，道：「要弄壞這個鎖，行家只要三十秒鐘時間。」

「這怎麼辦？」丁芷心臉色一變。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這只不過是我胡亂猜測而已，看來他們不會這麼快便尋上門來！」

王小克偶爾一瞥眼，見附近樹叢間人影一幌，跟着簌簌聲響，心下一懍，喝道：「誰？」

然而，他怎會得到回音？丁芷心俏臉上勃然變色，隨着王小克向樹叢間追去。

樹叢間的野花和野草被踐踏了一地，却沒有半個人影！

顯然地，剛才有人在旁窺伺，那人被發現後，立時逃走了！

「小克，你……你說是誰？」

「很難說，咱們進去看看！」

兩人匆匆跑回古堡衝上二樓，丁芷心見乃父平安地在房中，這才吁了一口氣。

「怎麼啦？」丁濟仁詫異地問。

「剛才我們在後山時，發現有人在暗中窺伺我們。」丁芷心說。

「哦？」丁濟仁先是一呆，隨卽道：「也許是這裏的傭人吧？」

「如果是傭人，爲什麼經我一喝問後便逃去？」王小克道：「這分明是作賊心虛！」

「難道已經有人偷潛了進來？」丁濟仁臉色微微一變，道：「這古堡面積太大，萬一有人偷潛了進來的話，一時間倒是不易查得出。」

王小克和丁芷心對望了一眼，均是緘口不言。

「剛才會不會只是眼花看錯了？」

「不，我也看到有人，」丁芷心道：「絕對不是看錯。」

丁濟仁雙眉緊蹙，站了起身，道：「這樣說來，古堡也非安全之地，可是我剛才已和摩利教授通過電話，他明天中午便要抵達此地了，這……這便如何是好？」

王小克道：「丁老先生，我們不妨問問那個男僕，看他有什麼發現。」

「好，」丁濟仁走到床畔，按下一個小掣，不久，房門「篤篤」地響了。

「進來。」

男僕推門而進，走向丁濟仁鞠了一躬，問道：「丁老爺有什麼吩咐？」

「昨天晚上你可曾留心門戶？」丁濟仁問。

「小的將示警器的聲量較大了幾倍才入睡，可是整個晚上都沒事。」男僕呆呆地問：「丁老爺，有什麼不對？」

「阿明，剛才你在那裏？」丁濟仁不動聲色問。

「我在房間內，」男僕答：「否則丁老爺按鈴喚我，我怎曉得立卽趕來？」

丁濟仁緩緩地點着頭，道：「那個女傭阿香阿好呢？」

「她們在客廳中拭抹傢俬。」

「剛才我們進來時，她們的確在廳中做活。」丁芷心插口說。

丁濟仁向男僕阿明揮了揮手，道：「你出去吧，以後小心一點，不要被壞人偷潛入來。」

「是。」

阿明答應着轉身而出，王小克問：「丁先生，你剛才說摩利教授明天中午抵達本市？」

「是的。」

「你打算去機場接他？」

「否則他是不懂得這條路的。」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如果你在外面露面，很容易被人猿他們發現，」王小克道：「這不是太不安全了嗎？」

「那……那我怎樣？」

「你有沒有摩利教授的照片？」

「有的。」

「這就好辦了，」王小克道：「你叫阿明拿着照片到機場接他回來，這不是安全得多嗎？」

丁濟仁一拍大腿，道：「對啊！我一直爲這個問題在傷腦筋，怎麼沒有想到這點呢？」

「不過，摩利教授來到之後，咱們又要爲去哈里遜道取尤國標的屍體傷腦筋了。」丁芷心道。

「總歸會有辦法的！」丁濟仁充滿了信心：「現在還是等摩利教授來再說！」

× ×

示警器「嗶！嗶！嗶！」地響了起來，一盞紅燈也閃個不停，王小克首先跳了起身，丁濟仁和丁芷心也神情緊張地向大門走去。

「丁老先生，爲了安全起見，你們不要出去，」王小克道：「讓我先去看看是不是阿明回來了。」

「好，你小心一點。」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古堡前的鐵柵奔了過去，埋伏在草叢間，探首向前窺伺。

不一會，只見一輛黑色「平治」房車緩緩地駛了過來，坐在駕駛座的正是阿明，後廂坐着一個滿頭白髮，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的外籍男子，正是照片中的摩利教授！

王小克又向後一望，見除了平治房車之外，並無任何車子跟着，這才現身將鐵柵打了開來。

丁濟仁父女也在這個時候從內走出來，阿明將車子駛到門口停住，下車替摩利教授打開車門。

「啊！摩利！」丁濟仁打着哈哈，展開雙臂，向摩利教授迎去。

兩人熱烈地擁抱着，半晌，丁濟仁才凝視着他，說道：「你沒有變，還是老樣子！」

「我老了！」摩利教授打着哈哈說。

「來來來，我替你介紹，這位是小女芷心。」丁濟仁親熱地拉着摩利教授的手，向丁芷心走過去。

「芷心！」摩利笑着說：「我十幾年前見你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小女孩！」

王小克默默地站在一旁，因爲三人說的都是英文，他一句也聽不懂。

「摩利，這位是我的好朋友，」丁濟仁拉着王小克，替兩人介紹：「你叫他『王』便行了。」

「你好，」摩利教授伸出手來，向王小克招呼了一句。

王小克赧然一笑，伸手和他相握。

「來，咱們進去喝杯酒再說。」丁濟仁搭住摩利教授的肩膊，向內走去。

丁芷心向王小克招招手，說道：「來吧。」

兩人隨後踏進大廳，丁濟仁已急不及待地拉着摩利教授上樓去了。

王小克望着他們的背影，呆呆出怔。

「小克，你怎麼了？」

王小克彷若未聞，仍然呆呆地站在當地，丁芷心伸手推了他一下，這才如夢初覺，道：「沒……沒什麼。」

那天晚上，丁濟仁特別爲摩利準備一頓手盛的中菜，王小克毫不客氣地據案大嚼，摩利教授的胃口却好像並不怎麼好，吃了幾筷便不再吃了。

吃過晚飯後，各人分別就寢，王小克躺在床上，輾轉翻側，不能入睡。

忽然，他爬了起身，披上外套，躡足上前打開房門，向甬道間一望，見沒有人影，這才閃身而出。

他來到一個房門之前，伸手向門柄按去。

門沒有上鎖，他猶豫了一下，閃身而入。

房間裏黑漆一片，王小克等眼睛習慣了黑暗之後，這才向房中心的四柱床上望去。

這一望之下，不由愕了一然，床上被褥凌亂，然而却沒有人！

「奶奶的，那摩利教授到什麼地方去了？」王小克喃喃地道，一面向房間中的浴室走去。

浴室中也沒有人，王小克又轉身向四柱床走去，伸手在被窩上一摸，觸手處猶有餘溫，摩利教授顯然離床不久。

他眼珠一轉，坐在沙發上，將手盤放在胸前，打算等摩利教授回來。

不一會，甬道間傳來一陣輕輕的腳步聲，若非王小克豎起了耳朵傾聽，根本聽不出來。

一聽到那陣腳步聲，王小克雙眉一揚，臉上露出喜色。

他仍然坐在沙發上，動也不動。

不久，房門輕輕地被推開，一個人影閃身進房，隨即把房門關上，還下了鎖。

跟着，那人「拍」地一聲將燈開了，王小克立即看到，進房的正是滿頭白髮，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的摩利教授。

摩利教授也立即看到了王小克，臉上微微變色，用英文問：「你……你在這裏幹什麼？」

「不要裝蒜了，」王小克冷冷地道：「尤先生。」

「摩利教授」先是一呆，隨即摘下金絲眼鏡，哈哈一笑，道：「原來早被你看出來！」說的竟然是極爲流利的中文。

「尤先生，你的本事很大啊！」

「是嗎？我說你的本事更大才眞，不但騙取了我的信任，還哄服了丁氏父女！」他跟着取下頭上假髮，正是尤國標的兒子尤禹！

尤禹凝視着王小克，道：「你究竟在打什麼主意快說！」

「尤先生，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王小克冷冷地說。

「什麼意思？」

「尤先生，我爲了你父親的遺體，被那個狗娘養的人猿打了一身，現在又和丁氏父女虛與委蛇，眼看即將成功，你的出現只會破壞我的計劃而已！」

「你——你所做的一切眞的都是爲了我？」尤禹愕然地望着王小克。

「難道我爲了那他媽的人猿不成？」

尤禹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樣說來，倒是我錯怪你了！」

「尤先生，你怎會冒充摩利教授來此的？」王小克好奇地問。

尤禹得意地笑着，道：「我早已查到丁氏父女要搬來雲峯道，而雲峯道只有這一幢古堡，沒有人住，其他的別墅都是本市名流的寓所，所以，他們的一舉一動，都由被我買通的人通知我。」

「阿明？」

「不錯，像他這種人，幾千塊便可以買得他服服貼貼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想起昨天下午在後面樹叢間見到的那個人影，必定是阿明無疑。

「眞的摩利教授呢？」

「他很平安地在我家裏！」尤禹道：「只不過沒有了眼鏡，衣服也被我借來穿了而已，對啦，我照着相片化妝，連丁濟仁也認不出來，你是怎樣認出我的？」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尤先生，你的化裝術還有進修的必要，若非丁濟仁老眼昏花，早就看得出你經過化妝。」

王小克頓了一頓，又說：「況且，你拿筷子的手勢也實在太好了，根本不像一個外國人，雖然你的英文呱呱叫！」

尤禹苦笑了一下，道：「唔，我看丁老頭也有點懷疑我，否則，他爲什麼不將我父親的屍體放在什麼地方告訴我？」

「你剛才到什麼地方去過？」

「我——我去問阿明，」尤禹失望地道：「可是他說你們搬來此地時，連一件簡單的行李也沒有。」

「尤先生，你少開點口，一切讓我來應付，這樣才不會功敗垂成。」

「可是，我一定要在洪二哥他們之前得到我父親的遺體！」

「洪二哥？」王小克依稀記得尤禹在自己面前提過這個人的名，却不知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他是我爸爸之下，坐第二把交椅的人。」尤禹說：「我爸爸死後，他接任了

我爸爸的地位。」

「他們極力想尋回你父親的遺體，到底有什麼作用？」

「唉！現在不是向你解釋這些事情的時候！」尤禹焦急地道：「只要你替我找到我父親遺體下落，我便感激不盡了！」

「如果你想得到你父親的遺體，首先要依我三個條件，」王小克說。

「那三個條件？」

「第一，你必須離開此地，第二，將眞正的摩利教授放回來，第三——」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道：「我的酬勞起價了，現在值四萬元，而且要先付一半定金。」

「這個——」尤禹沉吟良久，道：「第一，二個條件我可以答應你，只是這第三個條件……我身上並沒有帶現鈔。」

「這也行，寫張支票給我好了。」

尤禹苦笑了一下，道：「我匆匆忙離家，身上那裏帶有支票？」

王小克回心一想覺得他說得有理，正沉吟間，尤禹又道：「只要你眞能夠助我尋回先父遺體，我不會短給你一個仙。」

王小克凝視着尤禹，說道：「君子一言？」

尤禹接口道：「駟馬難追！」

「好，那你趕快離開此地吧！」王小克催促他道：「萬一被他們發現你眞正的身份的話，那便不妙了！」

尤禹猶豫了一下，終於向王小克點點頭，拿起假髮和眼鏡戴上，道：「現在我把一切交托給你了。」

「得了，你放心便是。」

兩人來到房門口，尤禹忽然問道：「喂，你不是在耍花槍吧？」

「怎麼會？」王小克道：「難道我看着花花綠綠的鈔票不要嗎？丁氏父女有什麼好處給我？」

尤禹這才打開房門，舉步欲向外走去，怎料房門一開，兩人登時呆木鷄，原來丁氏父女衣着整齊，正站在房外。

王小克和尤禹均是大出意料之外，看樣子丁氏父女在房門外已站了好一會，剛才的一切對話，都被他們聽在耳中了。

想到了這一點，兩人大是尷尬，丁氏父女却冷冷地望着兩人，半晌，丁濟仁才道：「尤先生，摩利教授如果受到什麼傷害，我絕對不會和你干休。」

尤禹赧然一笑，刹那間不知如何是好，王小克站在當地，也不知道怎樣措辭。

「尤先生，其實我只不過想借用令尊兩條腿而已！」丁濟仁道：「反正他人已死了，將來屍體也會成灰，何不捐出來給我，讓我完成這項研究？」

「你——你只想要一雙腿？」尤禹摘下了眼鏡，瞪大眼睛問。

「不錯，如果你肯的話，我在切下令尊一雙腿後會將屍體交回給你。」

「這……這好極了！」尤禹的聲音大爲興奮，道：「一雙腿絕對不成問題，絕對不成問題。」

丁濟仁聞言也是不禁大喜，道：「早知道尤先生思想這樣開通，也不會攪出這樣大的事情來了。」

「丁先生，先父的屍體究竟在那裏，你可以帶我去看看嗎？」

丁濟仁正想回答，忽聽一陣匆急的腳步聲自後傳來，跟着，阿明氣急敗壞地道：「老爺，有大批人接……接近古堡。」

「哦？」衆人聞言均是臉上變色，丁濟仁追問道：「是誰？」

「不知道，」阿明不斷喘着氣道：「大概有三輛以上的汽車，車中全是人。」

「古堡的鐵柵呢？」丁濟仁知道事情不妙，問道：「鎖上了沒有？」

「我得到老爺的吩咐，這兩天特別小心門戶，鐵柵已上了鎖，他們一時之間是沒法進入這裏的。」

「好，咱們下去看看！」丁濟仁說罷，逕自轉身向樓梯奔去。

王小克和尤禹對望了一眼，自後跟了上前，丁芷心走近王小克身畔，低聲問：「會不會是人猿他們？」

「尤大哥，你說呢？」王小克向尤禹望去。

「很有可能，」尤禹雙眉緊皺着，加快腳步向樓梯奔去：「說不定連洪老二也來了！」

王小克早知道那「洪二哥」是個厲害腳色，他這次率衆前來，倒是不易對付。

說話間，衆人已經來到地下，丁濟仁正站在大門前向外窺伺。

王小克放眼望去，只見古堡外面停着幾輛車子，十餘大漢站在鐵柵外叫囂着。

這時，有幾個大漢竟然爬上了鐵柵，打算從頂端翻身進入古堡。

「尤大哥，他們是什麼人？」

尤禹向左邊指道：「你看不到麼？」

王小克循他手勢望去，赫然看到身高將近七呎的「人猿」。不由低呼了一聲，道：「果然是他們！」

「哼！他們的消息倒也靈通！」尤禹咬了咬牙，恨恨地道：「一直不肯放過我爸爸的屍體！」

「尤大哥，你爸爸的屍體究竟有什麼秘密？」王小克乘機追問。

「他值一千萬元以上，可能還不止！」尤禹說着轉身向內走去。

「尤大哥！」王小克急忙追了上前，道：「你想去那兒？」

「找傢伙跟他們拚了！」

丁濟仁趨上前去，道：「尤先生，他們人多，這古堡又處於僻靜之地，我們不是敵手。」

「那便怎樣？難道坐以待斃？」尤禹臉上的神色十分緊張。

「我們可以報警呀！」王小克道。

「不錯！我們可以報警！」丁芷心也出聲附和。

尤禹苦笑了一下，道：「你們都不知道洪老二的爲人，他雖然是我爸爸之下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但若說到手段毒辣，辦事之審愼周密，我爸爸也未必是他的對手，你們儘管試試好了，看看電話可還打得通？」

丁芷心臉色一變，奔近電話几去，拿起了電話一聽，刹那間呆住了。

尤禹苦笑着，問道：「怎麼？」

「被……被割斷了綫，」丁芷心訥訥地答：「一點聲音也沒有。」

尤禹向前望去，只見三個大漢已經爬上了鐵柵的中間，眼看不一會便可縱身跳進古堡來。

「丁先生，洪老二一進古堡後，首先會叫你交出先父的屍體來，」尤禹正色道：「不管你交得出也好，交不出也罷，他都不會留下一個活口的！」

丁濟仁聞言身子微微一顫，不知所措半晌，才吩咐阿明去將李守忠抱上三樓。

「你們這裏有刀或者木棍嗎？」尤禹焦急地道：「早找出來作防身之用。」

丁濟仁沉吟半晌，忽然歡呼了一聲，道：「有了！」

衆人眼光一齊向他射去。丁濟仁向阿明道：「阿明，將鐵柵的電流接上了！」

「是！」阿明答應了一聲，轉身向發電房奔去。

「那道鐵柵可以通電的？」尤禹雙眉一揚，語氣間掩不住心底下的驚喜。

「不錯，我的朋友在古堡裏裝了不少機關防盜，」丁濟仁喜形於色，道：「鐵柵上可以通電，只不過是其中一項。」

好夢成空　惡徒遭報

這時，忽然聽見幾聲慘叫，衆人急忙向前望去，只見鐵柵處電光火閃，幾名大漢慘叫着摔下地去。

鐵柵外起了一陣騷動，可是立即有人將那幾個摔在地上的大漢抬了開去，跟着，另幾名大漢拿着工具，正在撬着鐵柵。

「丁先生，那道鐵柵安全嗎？」尤禹問。

丁濟仁雙眉又皺了起來道：「糟糕，他們戴着手套，看來鐵柵會被撬開的！」

「那要多少時間？」

「這個——大概半個小時以內，」丁濟仁說道：「那要看他們用什麼工具挖撬了。」

尤禹沉吟了一下，道：「他們一共是十四個人，剛才已經解決了三個，現在只剩下十一個了，咱們先想個什麼辦法，再除掉他們幾個。」

「咱們到二樓去！」丁濟仁眼中一亮，道：「樓梯間也有機關。」

「事不宜遲，快快去準備一切。」尤禹說着推了衆人一把，領先向二樓衝去。

丁氏父女，王小克，阿明和兩個女傭自後跟了上去，來到二樓後，尤禹吩咐傭人去將可資作爲武器的刀，棍和棒拿來以防萬一。

王小克自尤禹手中接過一把菜刀，右手伸了入袋，袋中尚有四枚「霹靂彈」，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霹靂彈」又起得了什麼作用？

忽然，他又想起了丁氏父女發明的那種噴射麻醉劑，急忙道：「丁先生，你們的麻醉劑這時可以大派用場啊！」

丁濟仁雙眼一亮，說道：「不錯！」向丁芷心道：「芷心，去把麻醉劑和解丸拿來。」

「是！」丁芷心答應了一聲，轉身入房。

衆人守在梯口，窺伺着大門的動靜。

尤禹緊揑着拳頭，雖是大寒天時，額上卻滲出了汗珠。

不一會，只聽外面起了一陣歡呼聲，顯然地，鐵柵被他們弄開了！

尤禹緊張地注視着大門入口處，道：「大家退後一點，小心他們有槍！」

阿明和兩個女傭急忙閃向三樓的樓梯奔去，尤禹望了丁濟仁一眼，道：「丁先生，你亦準備了！」

丁濟仁早已將牆壁上的一幅油畫除了下來，露出一個凹進去的四方框，框裏有幾個電掣。他微顫着手，放在其中一個紅色的小掣上面。

「姓丁的，快把我們尤大哥的遺體交出來，可以饒你一死！」有人提高了聲音大叫。

丁濟仁的手仍然放在那個紅色小掣上，却沒有按下去。

「姓丁的，你聽到了沒有？」聲音又自外傳來：「如果你再不識相的話，我們放一把火將這座古堡燒爲平地！」

尤禹向丁濟仁打了一個眼色，示意那只是恫嚇之辭，在他們屍體未曾得手前，是絕對不會放火燒屋的。

門外傳來幾聲呼哨聲，四個勁裝大漢先後竄進大廳，動作敏捷地，躲在沙發之後。

那幾個大漢在沙發後匐伏了一會，見外面沒有動靜，這才緩緩地探出頭來。

王小克看得清楚，四名大漢之中，其中有一人手中握着一把手槍，另外三人也各懷利器。

手中持槍的那個大漢見四下裏沒有半點動靜，鼓着勇氣站了起身。

另外那三名大漢也先後現身，一面向四週窺探戒備，一面向樓梯走來。

「喂，你們躲起來做烏龜麼？」持槍大漢朝着樓梯口呼叫。

那三名大漢迅速無倫地衝到內廂，打開房門搜查了一遍，半晌才回到大廳，道：「奶奶的，鬼影也不見一個！」

持槍的大漢急忙趨了上前，低聲道：「小心一點，這幢古堡有點邪門。」

三人不約而同點了點頭，領先的那個大漢已踏上第一級樓梯。

丁濟仁的手放在紅色小掣上面，身子微微地發着抖，顯然十分緊張。

當那四個大漢上了樓梯時，門外又竄進四個大漢，當先一人正是「人猿」。

「小心，樓梯可能有機關！」人猿話聲未畢，丁濟仁已按下了紅色小掣。

只聽轟然一聲巨響，梯面陷了下去，那四名大漢猝不及防，立時掉了進去，叫聲未斷，梯面又已合了上來，那四名大漢却已經不知去向了。

人猿一聽到異聲，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急忙着地一滾，滾到沙發底下，定眼向前望去時，不由叫了一聲苦，那四個同伴全不見了！

由他率領入來的其他三名大漢，這時也面面相睹，又驚又奇。

「你們到底在裏面幹什麼？」一個粗暴的聲音在外傳來：「還不快快替我將姓丁的抓下來審問。」

人猿咬了咬牙，緊緊握着短槍，起身向樓梯走去。

他向樓梯端詳半晌，已經看出箇中乾坤，向其中一個同伴使了個眼色，示意他走上去。

人猿在他耳畔低聲說了幾句話，那大漢不斷地點着頭，轉身奔了出去。

丁濟仁自一面小鏡的反射下，看到了大廳中的動靜，正不知他們到底有什麼意圖時，大廳口人影一幌，兩個大漢竄了進來。

那兩個大漢手中各自拿着一綑繩索，趨上前交給人猿。

人猿接了過來，先把手槍插在腰間，然後仰首打量着樓梯的扶手。

丁濟仁自小鏡中看到人猿的舉動，心中暗叫不妙道：「咱們快退上三樓，他們要用繩子爬上來了。」說罷拉着丁芷心向三樓奔去。

這時人猿已將繩子拋了上來。

尤禹靠在梯側，等人猿巨大的身軀將近爬上來時，忽然操起菜刀，往那條繩子斬了下去。

他這一斬用上了十分勁力，繩索應聲而斷，跟着彭地一聲巨響，人猿小山也似的軀體直摔了下去。

只聽人猿大聲咒駡着，尤禹和王小克相視一笑，大是得意。

王小克向尤禹打了個眼色，示意這次人猿若是再抛繩上來時，便輪到自己。

尤禹笑着退開，王小克趨上前去，準備照辦煮碗，也讓沿索爬上來的人跌了個狗吃屎。不久，繩子又飛了上來，王小克正想探首掄刀一斬，冷不防「砰」地一聲槍響，子彈從他鼻端呼嘯而過，急忙退後一步，背上嚇出一身冷汗。

「他媽的，快爬上去，由我來掩護你們，」是人猿的聲音：「他們若再在上面作怪，我便賞他一顆子彈！」

尤禹拍拍王小克肩膊，向三樓走去。

兩人一上了三樓，丁濟仁立即命阿明和兩個女傭將梯口處的一塊大鐵板放了下來，封住了入口。

尤禹見那大鐵板有五分多厚，咀角不由綻出笑意，道：「看來他們只好知難而退了！」

不久，「彭」地一响，有人大力地敲打着鐵板，尤禹站了上去抵住，一面問道：「丁先生，還有什麼機關可以懲治一下他們？」

丁濟仁沉吟半晌，道：「有了，用噴射麻醉劑！」說罷將圓筒遞了過去，道：「咱們先含住解丸，然後從空隙間噴射，他們這時正糾集在梯口，一定中計。」

「好極！」

尤禹先將解丸含在口中，然後拿着圓筒，朝鐵板空隙小縫間噴射。

半晌，忽聽下面「咕冬」幾聲，有人摔下了木梯，顯然是吸進了麻醉劑，昏迷過去不醒人事了。

尤禹見這一招使得，不斷地向下面噴着，過了一會，見下面一點動靜也沒有，好像人全走了一般。

他緩緩地站起身來，王小克也覺下面靜得出奇，心中忽然一亮，奔到露台去，只見六七個大漢正站在古堡前的草地上，正在指指點點。

人猿一眼瞥見了王小克，向身旁一位大漢道：「洪二哥，正是這個小子出賣了我們！」

那瘦削漢子正是洪老二，他仰首凝視着王小克，恨恨地道：「小小年紀，竟然敢來和我們作對，等一下攻了進去，首先將他宰了。」

「是！」

尤禹剛巧也在這個時候走出露台，被洪老二和人猿見了，不由一呆。

「姓尤的小子也在！」洪老二詫異地道：「他來幹什麼？」

「哼！還不是爲了死鬼尤老大的屍體！」人猿答道。

洪老二抓了抓勾鼻，道：「怎樣想個法子將他們逼出來？」

「洪二哥，樓梯的鐵板很厚，他們居高臨下，又有那種中人立暈的氣體，我看這件事難辦！」

洪老二又抓了抓鼻子，望一望腕表，道：「不行，我們必須在天亮之前攪妥一切。」

「洪二哥，這樣說來，只有用火攻了。」人猿提議道。

「可是如果老大的屍體在裏面呢？」洪老二皺起了雙眉：「咱們不是一場歡喜一場空？」

「洪二哥，如果尤老大的屍體在屋裏的話，他身上的物事，這會兒也早在姓尤的那小子身上了，」人猿道：「咱們用火將他逼出來，不是省了一番手脚？」

洪老二很欣賞地望了人猿一眼，道：「不錯，你說得有理，就照你辦法吧！」

王小克和尤禹見洪老二與人猿指指點點竊竊私語，知道他們正在想法對付己方，這時見人猿召集手下，向大廳裏操了進去，心下暗暗納罕。

「看他們那種胸有成竹的模樣，莫非想到對付我們的辦法？」尤禹担心地說。

「尤大哥，咱們也該想想辦法，總不能這樣子坐着任憑宰割啊！」

「小克，我父親的遺體可在這古堡之內？」尤禹忽然低聲問。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才說道：「不在。」

「那就好辦了！」尤禹道：「我聽阿明說過，這古堡有一條百步級通到後山，是不是？」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咱們既然不是敵手，那就趁他們不備時，從後面逃走！」

王小克心想這也是目前惟一的辦法了，道：「咱們和丁老先生商量一下。」

丁濟仁正感徬徨無策，經兩人一提，也認爲這是惟一逃生之法。

正在這時，女傭阿香忽然嚷了起來：「火！起火了！」

衆人聞言一懍，向梯口望去，只見一縷縷的黑烟，正自空隙小縫間冒了上來。

「他們果然用這一招！」尤禹咬牙恨恨地道：「咱們不逃也不行了。」

衆人在阿明的帶領下，來到後面一間儲物室，阿明打開窗門，下面正是古堡的後園，過去不遠便是通向後山的百步級。

「那鐵閘是鎖住了的，」阿明道：「鎖匙在樓下，這怎麼辦？」

「不怕，我們可以設法弄開它！」

王小克早已看過鐵門的鎖，心知要弄開它並不是難事，只是窗口離地面五六丈高，丁濟仁年老力衰，如何跳得下去？同時，跛足的李守忠又如何逃得了？

丁芷心也想到這一點，轉頭望着乃父

，道：「爸爸，你——」

「不怕！我可以找幾條床單聯接了攀爬下去。」丁濟仁道：「守忠則用床單吊下去。」

阿明聞言轉身到房間內找了幾條床單出來，大家合力撕作兩半，一一接上了，綁在窗框上。

「誰先下去？」丁芷心問。

「我！」尤禹首先跨出窗子，道：「我在下面接應你們。」

「小心！」

尤禹動作矯捷無倫，抓着床單下降，不一會已到了地面。

王小克接着跨出窗子，道：「我下去將鐵門弄開。」

丁芷心生怕他身上傷勢未癒，扶着他慢慢向下爬去，阿明已將李守忠孭了過來，丁濟仁道：「先將守忠吊下去再說。」

「爸爸，你先下去吧，」丁芷心催促着他，道：「守忠由我來負責。」

丁濟仁欲待拒絕，已被芷心推到了窗前，只好爬了出去。

丁芷心見父親安全地下了地，這才叫阿香和阿好兩個女傭下去。衆人安全落地之後，丁芷心和阿明合力將李守忠抱了起來放在窗檻上，用另一條床單綁住他的身子，吊了下去。

等李守忠落地後，丁芷心才伸手抓住了床單，跨出窗子。

當阿明最後一個落下地來時，只見廳中火光熊熊，燒得十分猛烈。

尤禹望了李守忠一眼，向丁濟仁道：「我們帶他一齊走嗎？」

「當然。」

「可是你應該知道，如果帶他一塊走的話，我們絕對逃不遠。」

「我——」丁濟仁沉吟了一下，說道：「可是怎能拋下他？我的手術絕對需要他！」

「丁先生，這時候不是顧念你的手術時候了，」尤禹正色說：「逃命要緊！」

丁芷心也知道如果帶着李守忠逃命的話，路上並不方便。

正感爲難，李守忠忽然向她大打手勢，示意自已要留下來。

「這怎麼行？」丁芷心秀眉一蹙。

「丁小姐，快走吧，等一下讓他們發現了，我們沒有人可以倖免！」尤禹道。

王小克弄開了那道鐵閘，奔了過來頓足道：「你們還站着幹什麼？快逃呀！」

丁芷心望了望李守忠一眼，正沒理會處，忽聽有人大聲叫了起來：「他們在這裏！」

衆人臉上勃然變色，尤禹領先向百步級奔去。

王小克拉了丁芷心一眼，道：「丁小姐，再遲一下便逃不成啦！」

丁芷心上前扶住丁濟仁，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放棄李守忠了，她想：反正洪老二他們未必會向一個殘廢者下毒手。

阿明，阿香和阿好不待催促，早已亡命價似地朝百步級奔去。

這時，只聽後面人聲喧嘩，洪老二率衆追了過來。

尤禹調頭一望，見衆人先後朝百步級逃來，但洪老二一班人却緊緊地追着，不由嘆了一口氣，加快脚步向上衝去。

洪老二見衆人上了百步級，霍地自腰間拔出手槍，一邊追趕着一邊向前瞄準。

「洪二哥，那個老的便是盜屍賊，」人猿向前一指，道：「尤老大的屍體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洪老二眼中一亮，一扣槍掣，「砰」地一聲，丁濟仁慘叫着仆倒下地，手按住左腿右側，顯然受了槍傷。

「爸爸，你怎麼啦？」

丁濟仁轉頭一望，見洪老二一班人已追近，道：「你別理我，快逃！」

「不，爸爸，你那裏受了傷？」丁芷心又驚又急地摟住了乃父。

丁濟仁向女兒澀笑一下，道：「不碍事的只不過腿上受傷而已，你快逃吧！」

丁芷心急得眼淚奪眶而出，正不知如何是好時，忽覺一隻強而有力的手臂拉住了自已，身不由主地向那人懷中倒去。

她定眼一看，原來正是尤禹，只見他滿面驚惶之色，道：「逃命要緊，他們不會加害令尊的。」

丁芷心欲待掙扎下地，却被尤禹抱着向前奔逃。

不一會轉過山坳處，後面的情形便看不到了。

尤禹加快了脚步，氣喘吁吁地奔逃着，一直來到百步級盡頭，眼見前面有三條小徑，猶豫了一下，向當中一條奔去。

「你放下我！」丁芷心搥打着尤禹，又急又氣地道：「我要去找我爸爸！」

尤禹一言不發，逕自向前疾奔。

他來到一個樹叢前，忽見人影一閃，有人現身阻住去勢，心下不由一懍。

「尤大哥，是我！」正是王小克的聲音。

尤禹認得王小克，這才鬆了一口氣，轉頭望去，見四下裏靜悄悄地一片，想來洪老二抓到丁濟仁後，不會繼續追殺過來了。

「尤大哥，丁老先生呢？」王小克問道。

尤禹還沒回答，丁芷心已經「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王小克立時恍然，顫聲問：「丁老先生他……他落在洪二手中？」

尤禹嘆了一口氣，緩緩地點着頭，把丁芷心放下地來。

丁芷心下地之後，立時要向原路奔去，尤禹已經料到她有此一着，急忙一把拉住了她道：「丁小姐，你要到那裏去？」

「不要理我！」丁芷心將手一甩，怒不可遏地喝道：「也不要碰我！」

然而，尤禹仍然緊緊地抓住了丁芷心的胳膊，道：「丁小姐，你這一去，只不過是送羊入虎口而已，於事何補？」

王小克也上前拉住丁芷心，道：「丁小姐，咱們不如想個辦法將丁老先生救出來更好。」

丁芷心嗚咽着道：「爸爸落在那種人的手中，有什麼辦法可以救得出來？」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那洪老二是尤大哥父親的下屬，我看尤大哥一定有辦法的。」

丁芷心抬頭向尤禹望去，眼色充滿了詫問之意。尤禹緩緩地點着頭，道：「是

的，我們可以慢慢想法將令尊救出來，現在還是先離開此地再說。」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道：「阿明和那兩個女傭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既然逃了出來，就會平安無事，」尤禹扶着丁芷心，道：「丁小姐，咱們走吧。」

三人辨明了方向，邁開大步走去，一路上果然平安無事，出到大馬路，已經是凌晨三時多。

尤禹左右望了一眼，道：「如果你們不反對的話，到舍下休息一會怎樣？」

王小克猶豫着，半晌才道：「尤大哥，那洪老二被你逃脫之後，會不會到你家中去找人？」

尤禹一經王小克提醒，這才拍了拍額頭道：「不錯，我怎麼想不到這點？」

三人站在馬路旁，一時間不能決定究竟到什麼地方去才好。

「尤大哥，丁小姐，我有一個提議，」王小克忽然說道：「不知道你們認爲怎樣？」

「說來聽聽。」尤禹說。

「到哈里遜道丁小姐的舊居去，」王小克道：「如果他們威脅着丁老先生來搬屍體的話咱們不是有機會將他救走嗎？」

丁芷心秀眉一揚，向尤禹望去，只見他臉上露出喜色，道：「不錯！咱們要在他們之前趕去，否則寶物便要落在他們手中了？」

「什麼寶物？」丁芷心詫異地問。

「我爸爸的遺體！」尤禹說着翹首四望，可是凌晨三時多，郊區地方那有車輛經過？

「尤大哥，這裏不會有車子經過的，」王小克道：「咱們還是走吧。」

「走？」尤禹瞪大了眼睛道：「從這裏走到市區，起碼要兩個多鐘頭。」

「可是除了徒步走之外，還有什麼辦法？」王小克苦笑着。

尤禹望了丁芷心一眼，問道：「你認爲怎樣？」

「小克說得對。」

「好，那麼我們走吧。」

三人並肩向前走，不一刻，忽然發現前面有火光，定眼一看原來是一座別墅。

尤禹大喜過望，催促王小克和丁芷心快步走近，王小克詫異問道：「尤大哥，你想幹什麼？」

「設法找架車子，」尤禹道：「我看別墅中的車房中一定有。」

「可是——」

「小克，這時候也不能理會這麼多了，」尤禹道：「我們一定要趕在洪老二之前去到哈里遜道，否則便會被他們先得了手。」

「尤大哥，你父親的屍體到底有什麼秘密？」王小克再也按捺不住，問道：「這時候還不能說出來聽聽嗎？」

「小克，當我們到了哈里遜道十二號三樓後，我便會告訴你，」尤禹道：「現在最重要的是先弄一架車子來。」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聳着肩，隨着他向不遠處那幢別墅奔去。

三人來到別墅門口，只見重門深鎖，尤禹望了王小克一眼，你可以設法打開它嗎？」

王小克將百合匙取了出來，插進匙孔中撥動一會，只聽「的」地一聲，鐵柵弄了開來。

尤禹領先閃身而入，看到車房就在前面，一輛豪華房車停泊在裏面。

這次王小克不待他吩咐，便上前將車門弄開，又設法打着了馬達，尤禹坐上駕駛座上，車子立時倒退了出來，向別墅外駛去。

別墅中的人被汽車引擎聲吵醒，開門出視，見原來有偷車賊，於是大聲叫了起來。

尤禹那裏理會，一踩油門，車子如飛般向前飛馳。

二十餘分鐘之後，車子已經來到哈里遜道，看更焦寶和凌坤聽到聲音，出來察看。

焦寶一眼便瞥見丁芷心，陪着笑趨上前來，道：「丁小姐，你回來啦。」

「把鐵馬升起來。」丁芷心冷冷地說道。

「是，是！」焦寶答應了一聲，向凌坤打了個手勢，示意可以升起鐵馬。

鐵馬升起來時，尤禹一踩油門，車子脫弦之箭向前駛去，在十二號門口戛然而止。

三人跳下車來，向樓梯奔了過去。

「尤大哥，要不要先看看有沒人在我們之前來此？」王小克道。

尤禹心中一動，登時放緩了脚步，慢慢地上着樓，到門口時，將耳朵貼在門扉上傾聽半晌，道：「裏面沒有人。」

丁芷心這才取出鎖匙將大門打開，扭亮了電燈，只見大廳中凌亂一片，看來洪老二在丁氏父女搬離之後，曾經來此大肆搜查。

丁芷心望着散亂滿地的衣物，不禁皺起了兩道秀眉。

「丁小姐，先父的遺體呢？」尤禹急不及待地問。

丁芷心猶豫了一下，道：「跟我來。」說罷逕向洗手間走去。

王小克和尤禹自後跟着，丁芷心將馬桶蓋揭了起來，只聽「軋軋」聲響，浴缸忽然向外移動，露出一個小洞。

「從這裏上去，」丁芷心道：「裏面有一道小梯，直通閣樓。」

尤禹沉吟一下，道：「小克，你跟我上去看看怎樣？」

「好。」

兩人先後攢進洞去，沿着小梯向上爬去，不一會來到了閣樓，王小克向尤禹招了招手，道：「你父親的屍體在這邊。」

尤禹在王小克的帶領下，來到一具雪櫃之前，從玻璃望進去，果然看到他父親尤國標的屍體躺在裏面。

他伸手推開了玻璃，望着乃父赤裸的屍體出怔。

「尤大哥，你怎樣搬動它？」王小克問。

尤禹並不答話，半晌，他扳翻了尤國標僵硬的屍身，使得它面朝下背向上。

王小克站在一旁，不知他到底想什麼，忽見尤禹伸手按住屍身雙臂，向外撐開，道：「小克，你幫我一個忙。」

「怎……怎幫？」王小克滿腹狐疑，訥訥地問。

「你試伸手到我父親的肛門裏，看看裏面有什麼東西。」

王小克渾身抖索了一下，站在當地沒有動彈。

「快點！」尤禹連聲催促。

王小克這才戰戰兢兢地伸出手去，然而在卽將接觸到屍體的肛門時，却覺得一陣嘔心，渾身都不自在。

「小克，你不是想賺那四萬元嗎？」尤禹甚爲焦急地說道：「這就是你的機會了。」

王小克想到四萬元的「奬金」，終於硬着頭皮，將手插進去，指上彷彿碰到一件堅硬的物體。

「有沒有東西？」

王小克道：「有，好像……好像是一個菲林筒。」

「好，將它拿出來！」尤禹的聲音透着無比的興奮。

王小依言取了出來，果然是一個小型的菲林筒，他遞前去，尤禹如獲至寶端詳一會，扭開它的蓋子，自內取了一卷菲林出來。朝着燈光看了一會。

王小克一直留意着尤禹面上的神情，此時見他彷若中了頭奬馬票一般，眉宇間

半晌，尤禹叫了一聲，道：「是這件寶貝了！」

「它……它是什麼東西？」

「咱們先離開這裏再說。」尤禹把那卷菲林放進筒中，小心翼翼地放在袋裏。

王小克不知他葫蘆裏在賣些什麼藥，懷着疑惑的心神，隨他下了閣樓。

丁芷心見了兩人，詫異問道：「屍體不見了嗎？」

「不，」尤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道：「我已經得到我想要的東西了！」說着又取出了那個菲林筒，緊緊揑在手中。

「尤大哥，這是不是間諜用的菲林？」王小克腦中一亮，失聲問道：「你父親是個特務！」

「不，」尤禹心情極其輕快，笑道：「我爸爸是本市黑社會的大哥之一，他還不用去幹這一行！」

「那麼，這筒菲林爲什麼會在他……他的屁股裏？」王小克訥訥地問。

尤禹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拍拍身畔的位子，示意王小克也坐下，道：「告訴你，這卷菲林可以替我賺到一千萬，甚至一千萬以上的金錢！」

「哦？」不但王小克大出意料，便是丁芷心也被他這話引得好奇心起，問道：「什麼原因？」

尤禹得意地揚着手中的菲林筒，道：「洪老二他們一直在尋找着我父親的遺體，你以爲他們眞的那樣好心嗎？他們也是爲了這卷菲林！」

王小克凝視着尤禹，他這樣緊張地急於尋找回他父親的遺體，不也是爲了這卷菲林，那裏有半點孝心？然而，王小克並沒有把這些話說出來。

「你們可知道這卷菲林上面是什麼東西？」尤禹望着兩人問。

王小克和丁芷心，不約而同地搖了搖頭。

「那是有關『太陽能』的秘密！」

王，丁兩人不由聳然動容，只聽尤禹繼續道：「在中東石油宣佈減產及加價後，由於這是對一切工業國家和現代都市的大打擊，很多人都希望科學家們能够找出其他能原來代替，其中爲人們期望較殷的，是對於使用『太陽能』發電的構想能否成爲事實。」

他頓了一頓，又接着說：「有些人說，以美國科學的進步，如果立下決心，集中一批高級科學研究，或以重賞方式，鼓勵科學家們從事此項研究工作，相信不出數年，終有成功的一日。

「人們在初次受到石油問題的困擾，而又不願放棄其享受慣了的舒適生活，這種心理是不難理解的。

「關於所謂『太陽能』的使用，其原理本來並不高深，例如，在相當强度的太陽光下，人們放置一個水晶眼鏡，那塊鏡片經過太陽光的輻射，就會凝結成爲一點『强光』，再把一張紙放在那點强光下面，沒有多久，這張紙就會自燃，這就是『太陽能』產生的原因，你們明白嗎？」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點着頭，他偶然也試過這種「實驗」，不過那只是基於好玩的心理，絕沒有想到這是「太陽能」的原理。

只聽尤禹滔滔不絕地說下去：「所謂『太陽能』，簡單的解釋，也不過是把分散的太陽『熱力』，設法加以集中使用，但這種能原的實際用途究竟有多大，則很值得研究了。

一最先提出太陽能可以使用的是美國，美國太空總署且計劃在不久的將來展開太陽能的實驗，利用太陽來供給一家新的工程大厦的冷熱濕度的調節。

「那幢大厦是世界第一間規模如此龐大的太陽能大厦。這間大厦有五萬三千平方呎，將使用一萬五千方呎的玻璃或金屬板來吸收輻射，將水變熱，然後把這些熱水輸送到大厦內的冷暖系統的小管去。

「而設在大厦附近的太陽系統，將使用一些大缸來儲存蒸熱了的水，以便在太陽不照耀的日子使用。

「在太陽不充足的日子，該大厦將與另一家的中央蒸氣系統連接，該中心使用化石燃料，有關該太陽大厦的工程估計，須設置若干個二萬二千平方呎的太陽光收集器，估計一平方呎的太陽能收集器，將可以供應該大厦一平方呎的冷暖調節。

「但是，太陽能收集器仍須研究發展，以求能將每一方呎的費用降低，如果設計成功，目標是使用十五年。

「於是，世人大致上明白到幾點，第一，太陽能的用途，目前估計僅能蒸發熱水，至於能否發電，尙在未知之數。

「第二，吸收太陽能需有一座數萬平方面積的大厦，並須裝上許多吸收器，而費用却不廉。

「第三，必須要有充足陽光始能吸收能原，像倫敦冬季多霧，經常不見陽光的地方，便毫無辦法。

「第四，太陽能是一種『熱力』，不是一種物質，不能用之於開動飛機，汽車或其他的機械。

「第五，太陽能不管能否發電，也無法替代石油，因爲石油有許多副產品，而太陽能除熱力外卽一無所有，是不是？」

王小克一知半解地點着頭，丁芷心却忽然插口道：「你對太陽能倒是素有研究啊！」

尤禹赧然一笑，道：「我也只不過從報章雜誌看來的而已，眞正有關『太陽能』使用的方法和種種問題，就在這卷菲林上面。」

「你的意思是，已經有科學家研究出來了？」丁芷心問。

「不錯，而且不是美國的科學家，而是世界上最需要能原，而又最缺乏能原的國家的科學家！」

「——日本？」

「不錯！」尤禹望着丁芷心，向她點點頭，說道：「是日本某大財團屬下的實驗室，一個主任研究出來的，可惜在他研究成功後，便忽然死了，而方程式也同告失踪！」

「他一定是被謀殺的！」

「不錯，據警方推測，謀殺那個科學家的是另外一個財團派出去的職業兇手，」尤禹道：「日本商家不但在國際上競爭市場，卽使在國內，財團與財團之間的競爭和勾心鬥角，也已呈白熱化，他們爲了本身的利益，不惜用明爭暗搶的手段，來爭取這個成果。」

「可是爲什麼我們在電訊上讀不到有關『太陽能』研究成功的消息？」

「所謂家醜不可外揚，他們自然不會把這件事宣揚出來。而且千方百計地把它掩蓋起來。」

「方程式又怎會落在令尊的手中？」丁芷心問。

「事情是這樣的，兇手殺人之後，將方程式攝下來，同時立卽將它毀滅，他忽然改變了主意，不欲將方程式交出來，而想私自將它賣給西方國家，他的如意算盤倒是打得很响，富有的西方國家，必定會出重資來購買這個方程式的。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兩個財團都派出大批人馬緝捕兇手，他根本沒有出國的機會，也無法將它正式拍賣，最後只好向當地黑社會求助，但求換一筆巨欵，便將方程式獻出來。

「我爸爸得到消息和洪老二他們商量過後，決定赴日競投這個方程式。

「在一個極其秘密的地點，我爸爸終於見到了那個匿藏起來不敢見人的兇手，爸爸交給他一筆巨欵，輕易地將方程式的菲林取到手。

「可是，當地的黑社會風聞方程式落入我爸爸手中，都紛紛上門找他，在那種情形之下，他只得將菲林放置在肛門之內，離開日本，黑社會搜不到菲林，便放他離日。」

尤禹嘆了一口氣，又道：「可是我爸爸返抵本市後，也不知道合該有事，抑或心情過份緊張，竟然在橫過馬路時被車撞斃。」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難怪洪老二他們這樣緊張想得到尤國標的遺體了！

尤禹感慨萬千地望着那個菲林筒，道：「如果我將它拿到美國，西德或者其他的國家去，你們說，它起碼可以值一千萬吧？」

丁芷心却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可憐我不知就裏，誤打誤撞盜了令尊的遺體，才發生了這些不幸的事！」

尤禹凝視着丁芷心楚楚可憐的神態，柔聲說：「丁小姐，你放心，我一定會設法將你父親安全救回來的。」

丁芷心仰首望了尤禹一眼，口唇掀動了一下，却沒出聲。

「丁小姐，你說丁老先生會在他們的威逼之下，帶他們來此領屍嗎？」王小克忽然問。

丁芷心聲音哽咽，道：「我……我不知道。」

「現在菲林已經在我們手中，」尤禹道：「卽使洪老二威逼丁先生來此，也得不到什麼東西。」

「可是……可是他們會怎樣對付我爸爸？」丁芷心低聲啜泣着。

「尤大哥，既然我們已經得到了想要的東西，爲什麼還要留在這裏？」王小克忽然道。

尤禹先是一呆，隨卽一拍大腿，道：「對了，我們不如到外面去探一探。」

三人向窗外望去，天色尙未全亮，四下裏仍然是黑沉沉的一片。

「丁小姐，你怎麼說？」尤禹問。

「你……你們拿主意好了。」

「好，那麼我們走吧，」尤禹道：「先將這筒菲林藏好，然後再去找洪老二交涉。」

丁芷心聞言精神一振，站起身來。

三人打開大門拾級而下，剛來到樓下，忽見前面街口車頭燈大亮，幾輛汽車風馳電掣而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定眼望去，依稀認得是剛才在古堡出現的車子。

尤禹急忙地拉了兩人想向車房奔去躲避，然而已經被車中的人發覺了，只見有人跳下車，叱喝着向前追了過來。

三人大驚失色，尤禹遲疑了一下，道：「向後山逃！」

王小克拉着丁芷心，向前面一條山徑奔去。

「他們就在前面，這次不要放走了他們！」後面有人大聲叫道。

尤禹領着王小克和丁芷心向小徑奔去，忽聽後面有狗吠之聲，兩個大漢各自牽着一條狼狗自後追來，不由叫了一聲苦。

原來洪老二抓到丁濟仁之後，在他口中套不到什麼口風，又在古堡中搜不到屍體，決定再到「哈里遜道」的丁濟仁寓所搜一次，還帶了狼狗前來協助。

那種狼狗對於人屍的味道最爲敏感，而洪老二一直深信尤國標的屍體必定在丁濟仁的寓所中，只不過藏在一個十分隱秘的地方，憑人的視覺搜不出來，或許可以藉狗的嗅覺找出來。

一行人浩浩蕩蕩來到哈里遜道，料不到竟然發現三人行踪，洪老二立卽下令追捕。

尤禹心知如果此時落入洪老二的手中，懷中菲林被搜出來後，他再無忌憚，自已定無倖理，於是，亡命價地向後山奔了過去。

這時天色未亮，山徑又崎嶇曲折，尤禹摔了幾交，却立即爬了起身逃命。

王小克和丁芷心的想法也和尤禹一樣，暗忖只要保得菲林，自然不怕洪老二不將丁濟仁釋放，然而要是此時被他逮住了的話，說不定衆人都要喪命。

兩人緊隨着尤禹，見路便逃。只聽後面狗吠聲越來越近，心下更急。

王小克側頭一望，見丁芷心氣喘吁吁，額上香汗淋漓，便道：「丁小姐，你行嗎？」

丁芷心咬牙點着頭，尤禹忽然放緩脚步，道：「丁小姐，這一帶的地形你比較熟，你看應該向那裏逃？」

丁芷心辨認着方向，手向左方一條小徑指去，說道：「前面可以通到馬路，咱們如能及時截到一輛車子，或許有脫身的機會。」

「好！」尤禹說着向那條小徑奔去。

不一會來到一個斜坡，王小克扶着丁芷心爬上斜坡，後面的狼狗却已經追近。

眼看爲首那條狼狗便要向丁芷心撲去，王小克情急之下，自袋中摸出一枚「霹靂彈」，往地下一擲。

轟然一聲巨响，「霹靂彈」着地爆炸，把那條狼狗嚇得狂吠着倒跳了開去。

王小克拉了丁芷心一把，尤禹也轉身過來相助，將丁芷心拉了上去。

「小克，繼續用炸彈對付他們！」尤禹道。

「是！」王小克答應了一聲，「霹靂彈」一枚一枚抛了出去，爆炸聲震天價响了起來。

那兩隻狼狗被爆炸聲嚇得狂吠着，却不敢再向前踏出一步。

「小克，够了！」

王小克這才轉身向前奔去，一直來到馬路，見狼狗並沒有追來，這才放心。

三人站在馬路旁希望有車經過，然而天色未亮，怎會有車經過，這時後面隱約又傳來狗吠聲，尤禹道：「咱們不能站在這裏，快逃！」

於是，三人又繼續向前奔，過了半個小時，來到一個樹林之前，王小克向前一望，見前面有一間茅屋，道：「尤大哥，咱們過去……過去休息一下怎樣？」竟是氣喘個不停。

尤禹見丁芷心也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緩緩地點着頭道：「好！」

三人奔進茅屋，原來是一間被荒置已久的空屋，裏面堆積了不少乾草枯枝。

王小克身子尚未完全康復，經過兩番奔逃之後，只覺胸口隱隱作痛，當下在草上坐了下來，連連喘着氣。

尤禹和丁芷心也分別坐下來，仰首喘着氣。

不久，三人剛透過一口氣來，忽聽外面又傳來狗吠聲，臉色均是一變。

「糟糕，狼狗的嗅覺十分敏銳，牠們憑着我們的氣味追來了！」尤禹道。

「這……這便如何是好？」丁芷心俏臉上已無半點血色。

王小克眼珠一轉，忽然問道：「尤大哥，你抽不抽烟？」

尤禹呆了一呆，說道：「抽的，怎麼了？」

「把火柴或者打火機給我！」王小克說着起身拾了一束乾草，堆放到門口。

「不錯，用烟破壞狼狗的嗅覺！」尤禹低聲叫了出來。當下拿出打火機，又帮手替王小克收拾地上的乾草和枯枝，推到門外！

丁芷心聽說有辦法防止狼狗繼續追踪起身帮手。

三人合力將乾草和枯枝堆在門口，尤禹「卡察」一聲，劃着了打火機，燃上乾草。

風高物燥，乾草枯枝最易着火，不一會已經燃燒了起來。

「好了，咱們從後門逃走！」王小克道。

尤禹扶着丁芷心，用脚踢開了後門，又劃着了打火機，燃着屋頂茅草，然後朝樹林奔去。

王小克回頭一看，見火勢越來越大，黑烟四冒，暗叫一聲「抱歉」，隨着兩人奔進了樹林……。

×　　×

門「篤篤」地响起來，房中的王小克，尤禹和丁芷心臉色一變，尤禹趨上前去，問道：「誰？」

「送東西來的。」

尤禹這才把房門打開，只見伙記托着一個餐盤，踏進房來。

伙記把餐盤放在房中的茶几上，站着沒有離去意思。

尤禹會意，急忙自袋中抽出一張鈔票，塞到他的手中，伙記稱謝轉身欲走，尤禹却一把拉住了他，道：「喂，怎麼你們的公寓房中沒有電話的？」

「先生，我們是小公寓，和大酒店不同，怎可能每間房都裝電話？」

「如果我想打電話呢？」尤禹問。

「可以到外面櫃枱上。」

尤禹緩緩點着頭，這樣才把伙記放開了。

伙記離去時，尤禹又把門上了閂，丁芷心早已將食物拿出來，王小克餓了一晚，這時見到香味撲鼻的食物，自然狼吞虎嚥起來。

丁芷心和尤禹却好像滿腹心事，只吃了幾口便停下筷子。

「尤大哥，咱們等一下還要辦很多事，如不先醫飽了肚，等一下怎有精神氣力辦事？」王小克說。

「是，是！」尤禹說着挾了一筷干炒牛河放入口中咀嚼。

「尤……尤先生，你打算怎樣營救我爸爸？」丁芷心問。

「很簡單，打個電話給洪老二，告訴他菲林已經在我手中，」尤禹道：「這樣一來，他便不敢對你父親不利了。」

「可是如果他要你將菲林交給他來換取我父親的自由呢？」

「這個我有辦法對付的，」尤禹笑了一笑，說道：「畢竟，我是尤國標的兒子啊！」

「尤大哥，既然你有這樣的決定，事不宜遲，何不立即就去打電話？」王小克說。

尤禹放下了筷子，抹了抹咀，起身離房。

他來到公寓的櫃枱，見伙記坐在櫃枱，他沉吟了一下，取出一張鈔票，道：「兄弟，下去替我買包香烟。」

「這個——」伙記猶豫着。

「剩下來的錢賞給你，快去吧！」尤禹說着拿起了電話。

伙記聽說有賞，當下接過那張鈔票，離開櫃面下樓買烟去了。

尤禹撥了一個電話號碼，電話鈴才响了一下，立時有人接聽。

「我是尤禹，請洪老二聽電話。」尤禹開門見山地說。

「——」對方先是呆了一呆，隨即答道：「是，是，你等等！」

不一會，對方傳來洪老二的聲音：「阿禹嗎？你現在究竟在那裏？」

「洪世伯，不，洪二哥，你關心的大概是那卷『太陽能』的方程式菲林吧？」尤禹冷冷地說。

「那又怎樣？即使你父親未死之前，我也有份的。」洪老二道。

「洪二哥，閒話休提，我現在是來和你談一件正經事的。」

「什麼正經事？」

「丁濟仁先生在你那裏？」

「不錯。」

「我求你把他放了，」尤禹道：「他正在做着一種研究，如果成功後，對人類有很大的裨益和貢獻。」

「那關我什麼事？」洪老二冷冷地道：「正如你剛才所說，我現在最關心的是那卷菲林的下落。」

「它在我的手中，」尤禹笑道：「如果你答應將丁先生釋放的話，我會晒一份給你。」

「眞的？」

「不信可以一手交人，一手交貨。」尤禹說。

「好，什麼時候，什麼地點？」

尤禹仰首想了一想，道：「今天晚上，炮台山的小花園，怎麼樣？」

「好，我一定恭候大駕。」

「不敢當！」尤禹哈哈一笑，道：「洪二哥，你單獨一人來好了，而且不要耍花樣，否則，我有辦法將菲林立即毀去的，那時候大家都見財化水，反爲不美，知道嗎？」

「知道了。」

尤禹掛下電話時，伙記也將香烟買了上來，尤禹回房之後，丁芷心急不及待地向他問道：「尤先生，他們……他們怎麼說？」

「答應了，」尤禹道：「今晚在炮台山小花園中交易。」

「你……你眞的要將菲林獻給他們？」丁芷心疑惑地問。

「不，我會晒一份給他們，」尤禹道：「這樣一來，就看誰行快一步先接到買主了！」

尤禹頓了一頓，又笑道：「洪老二有案底不能出埠，而我却有護照，可以不必簽証，便赴世界各國去，他們是快不過我的。」

丁芷心這才吁了一口氣，倘若要尤禹以菲林交換自己父親的安全，畢竟有點過意不去，如今聽他這樣說，才放了心。

尤禹燃上了一口烟，閉起眼睛，沉入思維之中，半晌，他起身到洗手間去，關上了門。

不一會，尤禹打開洗手間的門出來，王小克和丁芷心看了，不禁一呆，原來尤禹已經化了妝，上唇的牙哨了出來，臉上東一塊西一塊的全是橫肉，模樣簡直醜陋不堪。

尤禹向王小克和丁芷心揮了揮手，道：「你們別出去，我到照相館去晒一份菲林，立即回來。」

「尤大哥，你小心！」王小克關切地說。

「得了，」尤禹得意地指着自己面上的化妝，道：「我這副樣子，他們怎會認得出。」

臨出門時，尤禹忽然停足想了一會，才道：「如果我八點鐘之前還不回來的話，即是逕往炮台山花園去了，你們認得路嗎？」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炮台山花園是他經常地和白小妹、小辣椒二人去遊玩的地方。

「很好，咱們便在那裏相見。」

尤禹向王小克和丁芷心打了個眼色，隨手掩上了房門。

王小克趨前將房門上了閂，吁了一口氣。

丁芷心勞頓了一晚，這時見乃父有機會脫離險境，也靠在沙發上，閉起眼睛養神。

這天下午，兩人一直待在房間內等尤禹回來，然而眼見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外面天色已經逐漸暗了，還不見尤禹的影子。

「小克，你說尤先生會回來嗎？」

王小克望一望腕表，道：「他既然吩咐我們在炮台山的花園相等，大概不會回來的了。」

「那麼，我們走吧。」

王小克知道丁芷心此時的心情十分緊張，只得點了點頭，道：「好吧。」

兩人下樓截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道：「炮台山花園。」

司機答應了一聲，車子如飛向前面馳去。

當車子抵達一個街口時，王小克忽然叫道：「先生，請在前面停車。」

丁芷心愕了一然，不解地望住王小克半晌。

「我下去打個電話。」

王小克說着逕自跳下車去，走往附近一間士多。

丁芷心焦急地望着腕表，已經快八點了！不知道洪老二和尤禹到了沒有。

不久，王小克打好電話，又跳上車來，丁芷心好奇地問：「你打電話給誰？」

王小克並不立即回答，先吩咐司機開車，然後才道：「打給一個朋友。」

丁芷心疑惑地望了王小克一眼，心下暗暗奇怪，爲什麼偏要在這個時候打？但見王小克沒有徹底回答自己問題的意思，只好緘口不言。

十餘分鐘後，車子轉上一道斜坡，再行三兩分鐘便可抵達炮台山公園，王小克忽然叫道：「就在這裏停車吧！」

車子在路旁戛然而止，丁芷心又是好奇，又是焦急道：「小克，你——」

王小克不待她把話說下去，便道：「咱們徒步走上去，比較安全，怎知道那洪老二會不會出爾反爾，帶了大批人馬伏着等我們上鈎？」

丁芷心覺得也是有理，這才不再說話了。兩人邁開大步，向前走去，不一會炮台山花園已經在望，王小克和丁芷心不由自主地放緩了腳步。

來到花園外時，王小克拉着丁芷心，向一處花卉奔了過去，躲在花叢之後，探首向外窺看。

只見夜涼如水，花園中寂靜如死，沒有半個人影。

「他們還沒有來——」丁芷心的話沒有說下去，便被王小克掩住了咀。

「小聲一點，這裏附近有可能全埋伏着人。」王小克低聲說。

就在這時，兩人一瞥眼間，見前面不遠處的花叢動了一動，依稀看到有個人躲在花叢後面。

丁芷心伸了伸舐頭，不敢再說話了。

四下裏虫聲唧唧，却沒有半個人影，王小克暗暗奇怪，洪老二在玩弄些什麼玄虛？忽然，花園外傳來汽車的馬達聲，王，丁兩人探首望去，只見一輛豪華房車在花園口戛然而止，自車中走出兩個人來。

丁芷心一見了那兩個人，差點便要叫出聲來，原來爲首的正是她的父親丁濟仁，跟在後面的瘦削漢子，却是洪老二！

丁芷心焦急地向四週望去，怎麼還不見尤禹的人出現？

王小克看到洪老二果然帶着丁濟仁來赴約，先是一喜，跟着暗暗爲尤禹的安危担憂，看來四週花叢之間都埋伏着洪老二的爪牙。洪老二押着丁濟仁，向花園中走去，見不到尤禹的影子俯首望了望腕表。

「尤先生怎麼還沒有來？」丁芷心在王小克耳畔低聲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也許他已經來了，只不過生怕洪老二有詐，所以不肯立即現身。」

丁芷心緩緩地點着頭，只見洪老二拉着丁濟仁，在一張長櫈上坐了下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躲在花叢後的王小克和丁芷心大氣也不敢透一口，靜窺着外面的動靜。半個小時後，洪老二已經顯得不耐煩了，站起身來踱着步。

「小克，你說尤先生會不會出賣了我們和我爸爸，帶着那卷菲林遠走高飛了？」丁芷心忽然問。

王小克心中一懍，他腦際間也正盤念着同樣的問題，經丁芷心一提醒，不由又確定了幾分。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是絕對不能現身，只見洪老二頻頻望着腕表，忽然走了一個花叢之前，蹲下地來。

就在這個時候，一架電單車風馳電掣地衝進了花園，王小克和丁芷心一喜，還以爲是尤禹前來赴約了，怎知定眼一看，電單車上坐的是一個勁裝大漢。

那大漢跳下車來，向洪老二奔過去，叫道：「洪二哥，那小子溜了！」

不單洪老二吃了一驚，便是王小克和丁芷心聽到這個消息，心底下也是一震。

「怎麼被他溜了？」

「機場的手足發現的，」那大漢一邊喘着氣，一邊道：「他化着妝，所以一時沒有發覺出來。」

「現在他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小子坐的是三一七班機，飛往意大利羅馬的。」大漢道。

「他媽的！」洪老二連連頓着足，道：「這小子耍我！」

「洪二哥，班機一起飛後，我立卽飛來報訊，」大漢道：「那小子是不會來赴約的了。」

「拍！」地一聲，大漢面頰上吃了一巴掌，呆呆地望着洪老二。

「他媽的，你們既然發現那小子上了飛機，爲什麼不跟踪而去？」洪老二怒不可遏地指着那大漢，大聲罵道：「混帳，飯桶！」

大漢撫着面頰俯下首來而不敢出聲。

洪老二急得不斷搓着手，道：「你們全出來吧，那小子不會來！」

花叢後出現了無數大漢，向花園中的洪老二走了過去。

王小克正作沒理會處，忽覺背脊上被一件硬物頂住，跟着，人猿「嘿嘿」的怪笑聲自後響起來：「奶奶的，起來吧！」

王小克利那間如陷冰窖，原來自己躲在這裏早就被他們發現，只不過他們正在安排陷阱釣尤禹，剛才暫時不對自己採取行動而已。

人猿一邊拉起了丁芷心，道：「現在你們父女可以團圓啦！」

兩人在人猿手槍指嚇下，只得站了起身。

人猿用力一推喝道：「快走過去！」

洪老二倒料不到王小克和丁芷心會在此處，一呆之下，咬牙恨恨地道：「若不是你們兩父女盜屍，怎會攪到這種地步！」說罷趨上前來，一巴掌向王小克和丁芷心摑去。

王小克俯首避過了，丁芷心反應沒有王小克之快，俏臉上吃了一巴掌，登時紅腫了起來。

「你們站着幹什麼？」洪老二對着手下咆哮：「還不收隊回去？」

衆人正欲轉身離去，忽聽有擴音器的聲音响起：「你們全被包圍了，別動！」

跟着，幾處强烈燈光照了過來，衆人大吃一驚，向前望去，只見花園四週不知什麼時候來了許多軍裝警員，手中的卡賓槍正指着自己身上。

王小克一聽擴音器的聲音响起，倏然摟住丁芷心，向地上一滾。

洪老二和一羣手下正感手足無措，被王小克和丁芷心逃到花叢之後。警方陣地之後奔了兩個人出來，道：「小鬼子，小鬼子！」正是白小妹和小辣椒。

王小克坐直起身，向花園中望去，只見十餘個大漢正東奔西跑，紛紛尋找障碍物，打算和警方火併。

這時，丁芷心忽然尖聲叫了起來，王小克急忙定眼望去，只見洪老二手扼住了丁濟仁頸脖，另一手拿着短槍，槍咀指在丁濟仁腦門。

「你們聽住了！」洪老二叫道：「如果不放我們走的話，這老頭兒便要立時腦漿迸裂！」

王小克大吃一驚，向站在不遠處的周探長奔了過去，一面叫道：「周探長，不要亂來！」

周探長轉頭白了王小克一眼，不悅地道：「還用得着你教我嗎？」

王小克緊皺着雙眉，道：「我只想到打電話通知你來此以防萬一，却料不到洪老二會出此一招，這……這怎麼辦？」

洪老二要脅着丁濟仁走上前來，道：「你們快退下！」

「探長，這也不是法子。」王小克焦急地道：「丁先生落在他們的手中，一樣不安全。」

「可是你說我該怎辦？」

王小克眼珠一轉，低聲道：「他們只得一輛車子，裝不下這許多人的——」

「你想突起發難？」周探長搖了搖頭，道：「那洪老二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吃虧的將會是丁先生！」

這時，丁芷心也走上前來，低聲央求道：「探長，你們就放他們走吧！」

「可是他會將你父親押去爲人質。」

「這……這……」丁芷心一時間也沒有主意道：「慢慢再想法救我父親吧。」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吩咐警員不要隨便開槍，放洪老二一羣人離去。

洪老二向手下使着眼色，衆人一哄向那輛房車奔去，匆匆上了車子。

另幾個大漢奔到附近停泊的兩架車子去，打開車門，跳上車去，原來那輛車子正是他們先前乘坐而來的。

王小克望着洪老二押了丁濟仁上車，不由暗暗焦急，可是在那種情形之下，却又有什麼法子可施？

汽車怒吼一聲，掉頭向斜坡下駛去。

周探長恨恨地道：「我們一直沒有証據拘捕洪老二，今天晚上他總算有把柄被我抓到了，哼哼！僅是非法藏有武器，也够他受的了！」

「探長，你一定要設法將我父親救回來！」丁芷心焦急地道。

「我會盡力的，丁小姐，」周探長道：「現在你承認盜屍的罪名嗎？」

丁芷心緩緩地點着頭，低首啜泣着。

「那麼，請你隨我到警局去吧。」

× ×

「我要找你們的探長！」老婦一踏進警署，便聲勢洶洶地向值日警官道。

「請問你是——」

「我是尤國標的妻子！」老婦道：「我想問他，爲什麼這樣久還找不到我丈夫的遺體！」

「對不起，探長不在。」值日警官苦笑着答。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周探長剛巧從辦公室匆匆走了出來，背後還跟着王小克和丁芷心。

老婦一見了周探長，一個箭步奔上前去，道：「探長，好哇，你——」

周探長不待她說下去，便道：「尤老太，對不起，請你以後不要再行來騷擾我嗎，我實在是不勝其煩了！」

「你說什麼！」老婦咆哮了起來，道：「你敢對我這樣說話，你——」

周探長逕自向停車場走去，打開車門，坐上駕駛座去，王小克和丁芷心也跟着上了車，當老婦奔上前去時，車子已經向前駛出了。不一會，車子來到東區殮房，三人一聲不响地向冷藏庫走去，早有人員將一具屍體推了出來。

周探長揭起了白色的布，道：「丁小姐，你看看清楚。」

丁芷心只向那屍體望了一眼，便掩面痛哭了起來。

周探長黯然將白布放下，嘆一口氣。

「他們……太狠心了，探長，你一定要將兇手抓回來，爲……我父親報仇。」

周探長凝重地點着頭，道：「丁小姐，你放心，洪老二够胆殺了你父親，我發誓非將他送上電椅不成！」

三人黯然地離開殮房，周探長道：「我要到發現屍體的現場去調查一下，你們去嗎？」

丁芷心啜泣着搖搖頭，王小克道：「探長，我送丁小姐回去吧。」

「也好，」周探長柔聲道：「你放心，我們一定會抓到洪老二的，至於你盜屍的罪名，將來上庭審訊時，我會向法官求情從輕發落。」

丁芷心在王小克的扶持下離開殮房。

王小克將丁芷心送回家後，才沿着哈里遜道走到大馬路，截了一輛的士回家。

一踏進家門，小辣椒便趨上前來，問道：「小鬼子，西郊發現的那具屍體是不是丁先生？」

王小克黯然地點着頭。

「哼，若不是那姓尤的小子出賣了他，丁先生不會被害的！」

「惡人有惡報，那姓尤的未必會有好結果，」白小妹插口道：「只可惜丁先生那種偉大的發明和研究不能成功了！」

「尤禹那小子究竟去了那裏？」小辣椒道。

「他帶着那卷菲林去外國，想發一筆橫財。」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他欠我的四萬元，總有一天要向他追回來。」

「小鬼子，看來你那四萬元追不回來了！」白小妹忽然指着報紙，道：「阿游份子在羅馬機場拋擲炸彈，炸死了機艙中的三十餘個乘客，其中有中國人在內。」

「哦？」王小克雙眉一揚，他在電視新聞報導中也聽到這個消息，當時並無留意，這時聽白小妹提醒，不由失聲叫道：「莫非尤禹是其中一個？」

「我看絕對不會錯。」

王小克苦笑着聳聳肩，道：「這叫惡人自有惡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尤禹出賣了丁先生到頭來自己也難逃一死。」

「只可惜你的四萬元追不回來，對不對？」白小妹笑問。

「我無所謂，反正將來還有很多發財的機會的，」王小克道：「是不是？」

「可惜你每一次的發財計劃都像一場夢般！」白小妹說。

王小克聳着肩，因爲白小妹說的是事實！

（全文完）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劍氣鎮雙環（上）

單拳殲鷹犬　雙刀却寇仇

乾隆初葉，國內邊陲之地仍未大定，但清廷在中原之地位已漸鞏固，有識之士都看得出明已無復興之望了，這是由於明室王朝腐敗，無法再扶得上墻，滿人以新生力量入主中原，一是方興，一是垂死，勝敗已成定局，故不少人都遁跡泉林，以保殘生。但是，清廷對某些人物有畏忌，仍欲得之爲安心，故有部份人士雖欲歸隱泉林也不可能，迫得四處奔逃躲避鷹爪耳目，熊擎天就是不容於清廷的人士之一。

熊擎天已四十足歲，妻子二十八歲，兒子只有八個月大，他們已離開家鄉許久，暫時已無法回去，他爲了避人耳目，已經改了名姓，自稱爲洪一柱，熊與洪諧音，一柱擎天，擎天一柱都是大家熟悉的詞句，他改過個名，倒是化了一些心機的。

熊大娘變了洪大娘之後，把本來的姓氏也湮沒了。她原來的姓名是樓起鳳，女中豪傑也。

新年，他們是在一個姓郭的朋友家中過的，但到了年初三，突然傳來一個消息，說有武林高手在附近被發現，有人認得其中一人爲京中武士林大鵬。另幾個是什麼人則不知道，但由他們的身型看，不會是等閒之輩，而和林大鵬在一起的，又決不會是好人！郭子杰在沙灣居住，但他在洪江市開有一間鏢局，叫做揚威鏢局，雖然一年不會做多少生意，却也不致虧本，他也樂得借這個地方會見朋友和接待朋友。鏢局是一個相當雜的地方，各地消息都有交流，什麼人物都有往來，所以官面上的消息也能知得不少。

他聽得林大鵬和幾個陌生人在市面出現便通知洪一柱小心，不可隨便出去走動。洪一柱和妻子商量之後，認爲郭子杰待他們雖好，人也有義氣，但郭家有家財產業，妻子兒女，家庭比自己龐大複雜，自己實不該連累他，因此，他們在郭家過了年初三，年初四便堅持上路。他們不是說怕連累郭家，是說怕給鷹犬發現，此地無法應付敵人，郭子杰雖不惜以性命相搏，保衞洪氏一家，但拚了命仍保不了，那又如何？這却非郭氏能力範圍以內的事了。郭子杰想到這一點，不敢强留了。

洪一柱一行三人，準備由水路沅江經安江，新路河，龍頭庵、仙人灣、大江口、辰溪、浦市、瀘溪、轉武水，再經潭溪而至吉省的。吉省之西是矮寨，再過是衞城，便到貴州交界，再向北走不遠是茶洞，那已經是雲南、貴州與四川三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帶了。洪一柱有朋友住在茶洞，曾告訴他，說那是三不管之地最爲安全。

新年由外地趕回家鄉與家人團叙的都是心急的，洪氏雖然大異其趣，但他身處危境，心情比別人更爲焦急，祗是他怕洩心聲，惹麻煩，一路上都甚少開口，別人問到，也只是畧爲應酬而已！

但是，他們夫妻兩個少開口，不惹人，他們那個小寶貝，長得又肥又白，手瓜脚瓜一節節都是肉，更加以整天都是笑，

不管是什麼人，見了就咧開咀笑，還舞動小手去挑逗人家，以致小孩也好，大人也好，老的，少的見人他都要逗他一下，不少人還肉緊的揑他一下，和他說幾句話。

有了孩子的人都有一個相同的心理，人家稱讚他的孩子他就覺得開心，甚至比人家稱讚自己更開心。洪氏夫妻也不能例外，一樣爲孩子受讚賞而開心。不過，洪一柱却說了一句讖語式的話。他說：「起鳳，這小傢伙太受人注意了，將來會給我們惹來不少麻煩！」

樓起鳳不以爲意地說：「這有什麼辦法？誰叫你是他的爹，我是他的娘！做爹做娘，總得要爲孩子操心呀！是不是？」

「我看你呀，將來一定會把他寵縱壞了！」

「你說你自己吧，整晚抱着他不睡覺，還好意思說我呢！」

兩個在旅程中，倒讓孩子替他們解除不少寂寞，添了不少樂趣。

那一天，他們到了仙人灣，天色還早，船家却已不肯走，說要趁早泊岸，第二天再走。客人們都是心急的，自然有人提出質問，更多人附和，把船家吵得無法安寧，但船家無論如何不肯走。

船家不開船，又說不出原因，自然引起鼓噪。但船家決定不起程，客人也沒辦法，祗是吵吵嚷嚷之聲，一時不易停止。

「船家，你是決定今天不開船了，那麼，讓我們上岸去走走，總可以吧？」有客人這樣提出。

「上岸可以，不過，我有話說在前頭，這附近一帶，不少禁忌，你們上岸之後，千萬別多手多脚去觸動，也別風言風語亂說話，要是你們不聽我的勸告，招來麻煩，甚至招致殺身之禍，那是你們自己的事，可別怨我不早通知！」

「船家，上面到底有什麼禁忌？你給我們說說好不好？免得我們碰到了也一無所知！」

「老大，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怎麼我全不知道有這種事？」

「對了！半年前我由這兒經過，也沒有這種事發生，是幾時起有的？」

「你們信與不信，全是你們的事，不要問我，我能說的全說了。我長年長月要由這兒經過，我不同你們，請你們別叫我難做！我現在泊船，明天早上開航，各位要上岸去，我不敢阻，各位碰上什麼事，我也不負責任！我有話在先，請各位多多原諒！」

船家雖如此說，各人還是不怕，在船一泊定之後，便紛紛搶先離船登岸。

「起鳳，你想上去走走不？」洪一柱體貼地問。

「不了！我們最好是少走動！」

「你這話也對！你歇一會吧，晚上可能會有什麼事發生！」

「晚上有事發生？你怎知道？」

「我是這樣猜！」

「你怎會這樣猜？」

「起鳳，剛才船老大不是說得很明白了？要不是晚上有人來，他爲什麼要把船停下來？」

「嗯，你說得也有道理，但不知是些什麼人？」

「土匪、山賊！」

「你怎知道？」

「只有土匪、山賊這類人物才不敢白天出動，如果是官兵，就不用等到晚上才來了！」

「對！你打算怎樣？」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這也好，我就怕你會受不了！」

「爲了這小傢伙，我還敢妄動嗎！這小傢伙把我收伏了！」他點一下孩子的鼻尖，兩個人都忍不住笑起來了。

這是一隻不大不小的貨船，除了貨物以外，搭客有廿五人，另有四名押貨，和兩名護航的，還有船主，牽夫等，一隻船塞得滿滿的，連大小便也十分不便，更不必說走動了，既然船停了下來，小孩子，年青人都忙不迭的上岸去了，有不放心的，便跟着孩子上岸，那些婦女們大都留在船上。

洪一柱是一個小商人打扮，他陪着妻子在船上，同船不少婦女都對口對面讚洪大娘好福氣。

天快黑了，各人都回到船上了。船上比平時更加熱鬧。

上過岸的人都各有所見，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你說你的，他說他的，鬧哄哄的，想早點睡覺也不可以。有個小孩子解開一個布包，赫然有個骷髏頭滾出來。船上的燈光很暗，骷髏頭帶有燐質，閃出綠光，嚇得他身邊的那個女人，「嘩」然驚叫。

船家看一眼，長長嘆了一口氣。孩子的母親聽到了，知道必然有事，再想起早間船家曾說過的話，尤其胆寒，一面責罵孩子，一面請教船家，船家說是命中註定，他也沒有辦法，因爲事前他已警告過大家，盡了責任，即使有事發生，也與他無關！他把責任推卸得乾乾淨淨，各人都感不滿，可是他事前確是說得很清楚，且他經常經過這地方，實在得罪不起惡人，爲自身設想，他也情有可原，問題是這個孩子只有十二三歲，還不懂事，幹了出來，若要傷他性命，未免太慘。所以各人都同情他。

這一夜天色倒是不壞，雖然天空有雲，却很高，流動得也快，星星的閃光，仍然能透過薄雲射向大地，但月亮上得很遲，初更還沒有出現，遠處却出現了火光，一點，兩點，三、四、五……共有十幾點火光，由遠而近，達成一串，恍如一條無頭的火龍。

火光蜿蜒而來，出現在早先大家上岸走動的地方，往來穿插，似在檢查什麼，然後，幾道火光集中在一處過了好一些時間。

突然，十多廿道火光抄近江邊，迫向洪一柱搭的那一隻船，另一些人，也迫近另一隻船。當時，江面上有三隻船，以洪一柱搭的這一隻最大，搭客也最多，船上那些婦女已經嚇得叩頭求神保祐了。

驀然，前頭那一隻船傳出一聲大喝，兩個大漢由船上跳了上岸，一個說：「朋友，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做人，何必太認眞，人家又不是有心的，你抬抬手，不就過去了？何必小題大做，定要一個

小孩子填命抵償，你不覺得這做法太以殘忍？」

「廢話，你這算是架樑，還是教訓我們？朋友，做人要知自量，先稱稱自己有多少斤兩，然後再開口也不遲！你這算是什麼意思？報個名上來吧！」一個手執火把的漢子回答得十分無情，似乎不把對方放在眼內。

船上出來的大漢胸膛一挺，道：「我自己有多少斤兩，倒眞是未曾秤過，無法奉告！至於姓名嘛，東方遠就是我了！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司馬森！你還要知道些什麼，問吧！」

「嗯，原來你就是東方遠，他是司馬森，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失敬！失敬！」執火把的客氣地說：「東方遠，自古道，寃有頭債有主！你多少也混出一點名堂了，你欠我們的債，總不好意思永遠賴着不還吧？」

「什麼？我欠你們的債？什麼？」東方遠忿然大聲反問。

「血債！」

「胡說！我幾時欠下你們的血債？」

「你要抵賴？」

「我不撒賴，我實在記不起來！你說吧！只要你說得清楚，我決不賴！要是你無中生有，想誣陷我，辦不到！」

「我有眞憑實據，你狡賴不了！」

「什麼眞憑實據，你拿出來吧！」

「好，你聽着，兩年前你在大龍頭殺死了三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的人！」

「嗯，我記起來了！就是在大龍頭夜闖尼姑庵，要污辱尼姑，尼姑叫救命，恰巧我由那兒經過，瞧不過眼，把三個賤種全殺了，想不到其中就有一個是你們的人，這麼說，你們想必也和他的行徑差不多，我實在毋須替那小孩子求情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對牛彈琴，與虎謀皮，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你還是爽快點說吧，你想怎樣？」

「很簡單，血債血償！」

「那你就請派人出來收債吧！只要他有本事，必然可以放得了債！」

「誰去把這狂徒擒上來！」一個手中沒有火把，却握着一柄單刀的漢子發出了命令。

「我去！」

「我去！」

「我也去！」

「我們都去！對付這種人，犯不着跟他說什麼江湖道義！」

於是，四個人一起搶了出去，第五個雖然遲了一步到底還是出去了。

「你們以五個人來對付我一個？這樣瞧得起我，却貶低自己？」東方遠挖苦對方一句，激怒了對方，立卽有人動手了！

司馬森站在一旁監視着，戒備着。

五個人一齊進攻，東方遠雖然武藝高强，也感到威脅甚大，憑一柄刀不易取得勝利。但他還能應付得來，所以幷不向司馬森求援。但司馬森却另有想法，他認爲對方決不止限於五個人，五個不過是先頭部份，隨後必然還有不少，假如給他們的人到齊了，那倒是個難以應付的局面。他有此想法，便決定先助東方遠一臂，不再顧及什麼規矩了。

「好傢伙，想以多取勝，沒有這麼容易！」司馬森用的也是厚背刀，身影一閃，刀鋒已到，首當其衝的一個封閉不住，慘叫一聲，已經身首異處，給踢到江中去了。

四個對付兩個，顯然是捉襟見肘，難以支持了。其中一個連聲怪嘯，甚爲凄愴，司馬森道：「加勁！敵援快來了！」話聲未截，遠處嘯聲已經回答了。

「敵援果然快來了！我們先毀了這幾個再說！」東方遠也說。於是，兩個立卽配合起來，展開攻勢，實行以少勝多，採用個別擊破，司馬森負責防守，保衞東方遠，使東方遠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力攻敵。四個敵人被隔離，東方遠很快就擊斃了一個，再擊斃了第二個，當他正向第三個施殺手時，一道勁風隨着一道人影閃入他眼簾，他本能地撤招，回刀自保，防備對方進攻。

「三舵主，這兩個……」他話未說完，司馬森的厚背刀已經夾風劈到，他無暇再說，「哎呀」一聲，斜裏滾出去了。

「少在我面前猖狂！」來人一抖手，一鞭就朝司馬森手腕纏去。他不用攔擊，却以攻退敵，用招確是一流手法。司馬森是個識貨之人，見了這一招，已知來人身手不凡了，不待軟鞭攻到，沉腕撤招，一個旋身，反手就是一招「野馬躍澗」，刀尖挑向來人腰眼，身法好快。

「好刀法，可是陝北的司馬森？」來人好眼力，只一招已喝破司馬森身份。司馬森心頭一凜，驀然想起了一個人，冷然道：「王大人好眼力，司馬森佩服得很！」口說佩服，手中刀却沒有停下來。

三舵主王標也聽得心頭一凜，暗暗嘀咕，他剛才只使出了一招，就給對方看了出來，對方這份眼力，他倒眞是無限震駭呢！

東方遠這時也回過來了，冷冷地說：「王大人放着好端端一個京官不做，有福不享，却老遠走到這窮鄉僻壤落草爲寇，到底是爲了什麼？總不會僅僅是爲了要打刼一點買路錢吧？」

「司馬森，東方遠，你們既然知道我不會爲打刼而來，你還不給我快滾遠一點，還想怎樣？眞要我動手？」

「王大人，我們自然會走，只是那個小孩子怎樣？你如何處置他？」

「什麼小孩子？是怎麼回事？」王標愕然。

「三舵主，他們殺了我們兩個，傷了一個！這個仇，我們……」

「少廢話，我自有分數！他們說一個小孩子，是怎麼回事？」王標追問眞相，然後着令一筆勾銷。東方遠剛說得一個好字，突然人影閃動，勁風刺耳，急忙運刀相擋，怎料碰到的是軟鞭，陡然繞過刀背，反刺東方遠虎口，東方遠中招之後，虎口頓感疼麻，手一鬆，刀已出手。他心中一急，急出一個搶救的辦法，身子一側，左手支地，足尖一勾一挑，把刀挑出幾尺，他人也搶了過去，恰巧抓住刀柄，王標的軟鞭又來了，他趁勢一砍一拖，要把王標的軟鞭削斷，可惜他的意圖瞞不過王標，被他抖開了鞭，避開了。

王標偷襲未能成功，就知道必有一場惡戰，立卽做好心理準備，展開祖傳鞭法，力鬥兩位使刀高手，打得旁人爲之揑一把汗。

王標的鞭法眞個了得，打到七八十招之後，他已漸居上風，忽攻東方遠，忽攻司馬森，打得他們無法照應，陷於各自爲戰境地。這是失敗象徵，處境甚危險了。他想，只要加一把勁，再作兩三次撲擊，便可大功告成，結束這一場惡戰了。

東方遠也看到這一點，奮力纏住王標不放，身中兩鞭，衣破血流了，也不退縮，只催司馬森快走，但司馬森不但不走，反而搶救東方遠，硬接王標攻勢，催促東方遠走。

他們兩個人互相推讓不肯逃走，便宜了王標。他哈哈大笑道：「你們都不用走了，留下來作個伴吧！着！」一抖手，疾掃東方遠。東方遠已是强弩之末，無力接招了，刀鋒一轉，只待來招一到，若果逃不開便自刎，以免被辱了。

怎料耳邊聽到「嗤」的一聲響，王標的軟鞭突然轉了方向，射了回頭，這一來，不僅東方遠喜出望外，連王標也吃一大驚，知道有絕世高手，隱伏在側，不敢如先前的猖狂了。

「是那一位朋友跟我王標開玩笑，何不請出來見見面。」

聲音傳出之後，沒有回音，反而遠處有人問道：「王三弟，你碰上了扎手人物了？」

王標道：「二哥，你快來！有扎手的在這裏！」

「好，你守着他，讓我看看是什麼奢遮人物！」一個身型壯碩，一臉虬鬚的中年漢子如飛趕了來。

「嗯，怎麼是莫堃？」東方遠詫然地說。

「別叫破，看他怎樣！」司馬森說。

「對！看他怎樣！」東方遠說。

莫堃手提鐵棒又粗又長，看來有七八十斤重，但在他手中却輕飄飄的，十分趁手。他在王標身邊一站，縱目四望，然後問：「人呢？跑了？」

「不知道，剛才還在這裏！」

「怎樣一個人？老的？少的？高的？矮的？」

「也不知道，我沒見着他！」

「什麼？你沒見着，怎麼？」

「沒有見着，他躲在黑處，我沒有看到他！」

「你沒有見到，怎麼是高手？三弟，你……」

「二哥，你聽我說就明白了！剛才—！」王標述說早先他的軟鞭被暗器射得轉了回頭的經過，莫堃聽來也神色肅然了。

「三弟，眞有這回事？」

「二哥，我怎麼敢騙你？也沒有必要呀？」

「對！你沒有必要騙我！」莫堃沉思着斷然說：「搜！先由第一隻船開始！」

莫堃一聲下令搜船，立卽有六七個人登船搜查。東方遠與司馬森兩個已經上了岸，而且露了身份，倒可以不必再查問。

「船上沒有可疑人物！」上船搜查的在船上大聲回報，等待莫堃指示！

「再搜第二艘！」莫堃向洪一柱那艘船一指。

「二哥，不如叫船上的人都上岸來，逐個搜查。」

「好！叫他們一個一個的上岸！」

「船上的聽着了，一個一個的上岸來，留在船上的當奸細論罪，殺無赦！」

「開始，由船老大開始，等大家都上岸之後，我們再上船搜查，查出有人在船上的就是奸細！聽到了沒有！」

船老大開始帶頭上岸了，一個又一個都上岸去了，只是不見洪一柱夫妻和兒子，各人都感到奇怪，也替他們担心，但誰都怕惹事上身，不敢說出。王標在各人上岸之後，帶了幾個人到船上去搜查，岸上那些人都屏息靜氣，惴惴不安，直至王標幾個人滿載而退，每個人都提了一個大包袱上岸，各人才透了一口氣，放下了心頭石，同時也奇怪洪一柱夫妻到底躲到了什麼地方，或者和王標他們根本就是一黨！

三艘船都搜過了，一無所獲，王標大不甘心，莫堃也滿腹懷疑，想起早間中間那隻大船上的人都似有心事，莫堃突然想到一個主意，要與王標親自再去查看一遍。這是突然的決定，自然無人預知。

不過，他的決定雖然無人預知，却早已在洪一柱夫婦意料之內，他們在王莫等人離去之後，也悄然離開了大船，各人更相信他們是王莫一黨，預先，在船上做內應的了。因此，他們一走，各人便破口咒罵。

王標和莫堃兩個悄然來了，上船了，岸上突然傳出一聲尖銳刺耳的冷笑。聲音傳到王莫二人耳中，也傳到船上其他人耳中，王莫兩個只聽出了女聲，船中不少人已聽出是王大娘的聲音，都爲之一怔。好事的已伏在船舷外望了。

岸上一個嬌俏俏的女人身型，那不是洪大娘還有誰？船上的人又低聲的咒罵。

但是，洪大娘的聲音却令他們大吃一驚，改變了他們對她的看法。猜測不透她是什麼身份。

洪大娘冷冷地說：「你們就是淸廷的狗爪子，滿人的奴才王標與莫堃了？過來吧，老娘已等你多時了！不必猶豫了，都過來吧！」

「你是……」莫堃說不下去！

「剛才用暗器……」王標也沒有把話說完。

「少廢話，今晚你們碰在老娘手中，一個也別想活！」

「臭婆娘，你憑什麼說這種話！」王標抖鞭欲打，但才一揚手，已覺寒光耀眼，急忙先向後退了。

「就憑這個，行了吧！」雙刀展得飛快，就在她說那麼幾句話時，已經攻出了十招過外，快得連王標看也看不清，避也避不及，莫堃揮棒援救還是慢了一步，無法救得了王標受一刀之苦，左耳給削了下來。

「你，你是鴛鴦刀樓起鳳？」王標中招之後，終於想起了一個人，叫了出來。

「你還記得老娘！」洪大娘一個轉身，雙刀貼着莫堃的鐵棒削過去，眼看他的手指就要給削斷了。

莫堃當然知道江湖上有鴛鴦刀樓起鳳

這號人物，但想不到竟是如此厲害，實過其名，幾年來已聽不到她的消息，以爲她給仇家殺了，沒料到她不僅還活着，功力也比前更勝，這一來不由他不驚了。他在驚惶中急忙抖手一拍鐵棒，棒身一震，果然震開了樓起鳳的雙刀，避過了十指被削之苦。但樓起鳳身形之快，變招之快，還是出他意外，他的十指剛剛避過被削之災，肩頭與肋間又陷入險境了。

莫堃心寒了，急忙以棒拄地，翻起身子，拖棒疾退，再避一招。

王標心神稍定，見莫堃遇險，便揮鞭攔擊，他一鞭打出，遇硬便轉，因此，把洪大娘的長刀纏上了。他心中大爲高興，沉手一扯，喝道：「撤手！」

「你還不配！」洪大娘並沒有撤手丟刀，身子一側，面對軟鞭，短刀已沿着鞭身反削過去。快如星火，銳不可擋。王標的軟鞭已纏在洪大娘另一刀上，無法再用，這一驚嚇得王標自己抖解長鞭不迭了。

王標與莫堃兩個聯手仍然打不過洪大娘，又是羞慚，又是不忿，想打下去沒有胆，想逃走又丟不下臉，處境十分尷尬，不過，生命是自己的，考慮結果，還是不顧丟臉，大叫「風緊了！」

「你還想逃？遲了！」洪大娘冷笑地說了一句隨即叫道：「當家的，人家要走啦，你還不趕快留客，不怕人家笑話！」

「你放心，他們不會走的！」人隨聲現，一個中年漢子右手抱着嬰兒，空着左手，他就是洪一柱。

王標不認識洪一柱，欺他沒有兵器，搶先一鞭就掃向洪一柱手中的嬰兒，料他必然迴避，這樣，他就有機會可以逃出去了。怎知道洪一柱藝高胆大，根本不把他這一鞭看在眼內，祇把嬰兒抱高了少許，便伸手抓住了來鞭，左手同時發出一掌，王標捨不得丟開長鞭，迴避不及對方一掌，竟給一掌打倒在地，爬不起來。

莫堃隨後也到了，揮棒狂掃，洪一柱就以奪回去的軟鞭纏住鐵棒，沉手一扯，莫堃已抓不住鐵棒，人也給扯近了兩步，正駭然間，洪一柱一抖軟鞭，鐵棒便向莫堃壓過去。莫堃伸手去接，給排山倒海的內勁擊得向後連退，終於跌倒，被鐵棒壓在胸部，壓得胸骨盡折，慘叫而死。死時還噴出一大口血，死得甚慘。

「當家的，我給他們補上一刀！」

「不必了，這傢伙不配污你的刀！還是由我來吧！」一脚挑起王標，再加上一記劈空掌，把他打在江裏。天寒地凍，自然活不成了。

「船家，開船！」洪一柱夫妻上船之後，馬上叫開船，船家雖然不願意，也不敢反抗。

洪大娘說：「船家，你要靠這一條水找生活，你的困難我知道，但賊人是無性的，滿人的爪牙更壞！我們殺了他們兩個，等一會必然再有人來！不是我夫婦誇口，任他再來三二十人，也未必奈得我夫婦何，就怕他們人多，我們照應不來，傷了大家，於心不忍！

「船家，你不用怕，我能殺得了他們兩個頭兒，就有辦法迫得你開船，他們找到你，你就把一切推到我夫婦身上好了！你明白我這意思？」

「大娘，你是叫我說，你迫着要我開船？」

「是呀，這樣他們就不能怪你了！」

船家其實也恨王標那一班人的，不過無力反抗，不得不忍氣吞聲受其魚肉，此刻既然洪氏夫婦做護符，他們也樂於和賊人對抗一下了。

船航行了，乘夜開航。一艘開航，另外兩艘同樣也開航了，他們怕賊人追來，找不到洪氏夫妻，其他人便要遭殃了！

船走得不快，遠比不上各人的心情。各人都恨不得一下子返到家中，才能算是安全，才能算是透一口氣！

小船追上了大船，司馬森和東方遠由小船到了大船，向洪氏夫妻納頭便拜，道：「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幾乎錯過機會，說眞的，我該謝謝王標莫堃兩廝的幫忙！可是他死了，聽不到我的話了！」

司馬森說得甚爲誠懇，但洪一柱雙手一伸，把他們都架了起來，說：「難得兩位如此看重，不要客氣！兩位此行有目的地？」

「沒有！我們過慣了閒雲野鶴的日子，倒沒有什麼目的地！你……」

「嗯，國破家亡，棲身無地，只好四處流浪了！」洪一柱看了兒子一眼，又道：「爲了這小傢伙，做什麼都不方便，也不放心！」

「那當然，我們辛辛苦苦，本來就是爲了他們呀！要不是爲了他們，又何必打生打死！」東方遠說。

「一點不錯，還是東方兄說得對，以後，我不會再怨這小傢伙碍手碍脚了！」

「這小傢伙有時是佻皮一些，却有一個好處，他整天都是笑，很少聽到他的哭，也不知道他有什麼開心的事，這麼的好笑！」

「洪大娘，他有這樣奢遮的父母，當然開心啦！我要是有這樣的父母，我也會笑呀！」

「司馬大俠，你太會說笑了，你看，孩子也笑啦！」洪大娘抱着兒子，不自禁的親了他一下，自發的母愛，是難以遏制的。

司馬森把孩子接過去，問：「他叫什麼名字？」

「中堅！」

「中堅！中堅！好呀！又响亮，又有意思！好！這名字眞好！」

「有什麼好不好的！人總得有個名，就是這麼回事！」

「這可不一樣，中堅這名字眞是好！我最討厭那些長壽呀，金呀，福呀，光宗耀祖那一套！太俗了，一點也不好聽！」

「想不出你司馬兄對於起名還有研究呢！司馬兄，當今之世，咬文嚼字都非我輩所長，還是研究武功來得實際！」

「我以爲可以並重，並不相悖的，武固要研究，文一樣要研究，偏廢不得！」

「別談這些了，起鳳，我們不是還有半瓶酒？拿來和司馬兄東方兄喝了吧！」

「天未黑之前，是有的，現在，沒有了！」

「怎麼沒有了？我記得沒喝……」

「你沒喝，別人可喝了呀！」

「誰？」

「誰知道？總之，是狗爪子！他們早先上了船，我們看到他們大包小包的拿着走……」

「算了！他喝了我們的酒，我們要了他們的命！算是拉平了！」

「他們以命換酒，這個賭注，下得倒是不小呢！」

「不！他們佔便宜了，他們的命，在我眼中，還抵不上半瓶酒呢！」

「兩條人命，抵不上半瓶酒？哈哈！他們的命也實在太賤了！」

「司馬兄，你弄錯了！兩條人命當然不止值半瓶酒，一瓶，十瓶也不止！人命是不能拿酒去比較的。但他們有的不是人命，是狗命！他們是滿人的鷹犬，是畜牲，不是人，他們的行爲也是，所以他們的命，不值半瓶酒！」

「好！駡得好！洪大俠，你駡得好，我眞想喝酒眞想敬你一杯！」東方遠說。

「洪大俠？那一位是洪大俠？是那一位洪大俠？」船家突然插進一句。原來他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站在那裏，聽着他們談話了。

「這一位就是洪大俠，他是名滿天下的熊擎天大俠，你聽說過了？」東方遠激動地說。

「啊！」船家急急退去！衆人愕然。

「東方兄，你可能給我惹禍了，我已改名洪一柱，洪是洪武的洪，水共洪！一柱兩字，不用我說啦！以後，爲了方便，我們還是叙齒論交吧！我四十歲，內子二十八歲！」

「我三十八，司馬森三十五！你是大哥，嫂子我們均以大嫂稱呼，是不計較年歲的！」

「那好吧，我就大哥好了！」

「你年老啦，想不做也不行！」洪大娘笑說。

「各位！我給你們兩罈酒！算是我孝敬你們，我是衷心的！我買了兩罈，本是準備送給親家的，現在，請你們喝，下次再買給親家也行！」

船家這舉動，大出洪一柱等人意外，其他同船的客人也感意外。但他們早先日睹東方遠與司馬森兩人用盡全力都打不過一個王標，洪大娘却把王標打得落荒而逃，連莫堃也給擊退。

後來，洪一柱更輕鬆地把他們收拾了，可見他們的功夫，比之東方遠與莫堃是勝多了。

早先，各人曾懷疑他們是奸細，是王標的黨羽，在背後咒駡過他們，此刻都有點歉意，見船家不惜獻上兩罈好酒，便也紛紛把一些準備帶回家去新年享用的熟食小點，都拿出來給洪一柱佐酒！洪一柱怎麼推辭也推辭不掉。

「這樣吧，這是大家一番心意，我看你不吃一點也對不起人家，可是吃嘛，又實在太多，怎能吃得了？不如每人都留下少許，其餘的就給大家，新年頭，誰家的孩子都在倚門等候親人的，我們不能叫小孩子失望呀！」

「好！還是大嫂子心細，想得周全！這事，只好勞你了！」司馬森說。

洪大娘這一招果然使得，皆大歡喜，洪一柱本擬只受船家一罈酒的，但船家說，好事成雙，他總不能只送一罈給親家的，洪一柱一聽，也不再客氣，邀他一起喝，還有同船的好些男人，都湊在一起喝酒聊天，倒也十分快樂，另有興緻！

這一夜，分成上下兩個不同的景況，上半夜，他們都心情緊張，一肚子氣，下半夜則開懷暢飲，高興異常。他們直鬧到星移斗轉，天快亮了才睡覺。

「起鳳，這一回鬧大了，我担心很快就會傳了出去，你看怎辦？」洪一柱在各人興盡睡覺之後，悄悄對妻子說話。

「這一回確是鬧太了！我看，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行，而且要快！」

「你是說，我們悄悄離開？」

「難道還有更好的辦法？」

「這樣做，會使他們吃大虧的！」

「爲什麼？」

「我可以肯定，敵人一定會追蹤而來的！」

「你是說，那些狗爪子？」

「不錯！就是他們！」

「那我們就更應該走！」

「你打算不理他們？」

「對，不理他們！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洗脫關係，才能救得他們！」

「我不明白！」

「你會明白的！再想想，只要你再想想，你就會明白的！再想想吧！」

「哦，我明白了！你說得對！我離開之後，他們就不用動武，最多是刼財，決不會殺人，起鳳，你這話眞對，我們馬上就走！」

「叫不叫司馬森與東方遠？」

「叫吧，他們留下來也沒有用處！」

於是，洪大娘畧爲執拾一下，洪一柱已經把東方遠與司馬森叫醒，在天色放亮之前，悄然上岸去了。

第二天，船上發現少了洪一柱等四大一小五個人，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也就算了。

幾個人走了一程，司馬森道：「現在怎辦？前面是河後面有追兵，我們……」

「你這張咀眞靈，果然是有追兵來了！」洪一柱說。

「眞有追兵來了？怎麼我聽不到？」

「你留神聽聽，就可以聽到了！」

「好，我試一下！」司馬森說着，果然停下來諦聽。經過片刻，他興奮地說：「大哥果然耳靈，我現在才聽到！」

「大哥，我們怎辦？」洪大娘說。

「你先躲起來，能不露面就最好別露面，司馬森，東方遠，你們分別埋伏，要盡量忍住，千萬不能僨事！」

「我們會的！」

「我守第三位，你們聽到我的叫聲，或者敵人的慘叫聲，才好動手！」

「好！我等你的消息！」

「敵人快到了，我們快躲起來！還有，等一會盡量奪馬代步！」

「知道！」

幾個人都忍住氣，各自躲了起來，誰也不知道對方躲在那裏！

來人的火把恍如一條長火龍，舞着而來，却來得很慢。不過，在火龍前面，另外有幾個武功特別高强，悄悄地先到了。

「舵主，我看剛才那消息不確吧。怎

麼全無動靜？」

「探子說得那麼肯定，不該是假！叫大家仔細搜一下，或者會有收穫！」

「好，我們馬上開始！」

火龍分散了，來來往往，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在黑夜時光，特別顯得好看，另成奇景。

「舵主，那邊發現了一條頭巾，似是女人之物，甚爲清鮮，看得出是掉下未久的！」因此，他才敢驚動舵主！

「舵主，你看！」有人把一條頭巾遞給舵主過目。

「不錯，這頭巾是剛才才掉下來的，看來人決未跑遠，搜！」

火光聚後又散開，再一次展開大規模的搜查，似乎不達目的不肯收兵！

東方遠躲着，目覷對方在身邊走來走去，粗言穢語，十分刺耳。他三番四次要出手了，都在最後一刹那間忍住了。

司馬森和東方遠一樣，也曾幾番想動手，都在最後關頭忍住了。

「舵主，沒有！什麼也沒有！」

舵主聽了這樣報告，也皺眉頭，沉着地說：「再搜！」

這已經是第三次搜了。各人都覺得苦悶，討厭敷衍了事，但這一次却失事了。

當各人敷衍着搜查時，突然，有人傳出一下慘叫，嚇了所有的人一跳。

夜靜，慘叫聲來得特別刺耳。

慘叫聲來自最東邊，人便朝東邊撲去，另一下慘叫又响自北面，各人一窒，轉身北面。

東面的死者被發現了，額心中了暗器，暗器是一枚石子，破額而入，一石斃命；北面的死者也找到了，傷在眉心，石子破開眉心，一半仍尚在外邊，却染紅了血，各人找到時血仍在流，却已無法開聲。

兩個死者無法開聲，第三個死者却開聲了，那是一下慘叫！叫聲又是來自東方。跟着，東，南，西，北四方面都先後傳出慘叫，一聲比一聲凄厲，一聲比一聲撼心動魄。楚項羽有四面楚歌之嘆，舵主此時也有四面慘叫之厄了。

四面的慘叫接踵而來，却是不見敵人影子，恍如鬼魅作祟，這情況，眞是使人心寒！

「大家聽着，我們立到一起，面向外，背向內，提防敵人偷襲！」舵主的呼喝，驚醒了各人，果然大家都背裏面外，注意敵人動向了。

「果然不錯，臨危不亂，十分難得！只可惜遲了一步，死傷不少了！」洪一柱緩步自外走來，悠然舉步，如和朋友聊天，全無半點緊張。他的鎭定，嚇壞了對方，急急喝道：「站住，你再過來，我要不客氣了。」

「站住！站住！如果我由一數到五你還不止步，我就要動手了！現在開始數：一，二……」

「你數呀，怎麼後退了？」

「三，四……」

「數下去呀，怎麼不數了？」

「好！我數！五！」舵主終於數出了一個五字。同時，他身子一閃，疾撲洪一柱。他還沒有用實招式，手中劍剛剛一揚，兩下慘叫傳自背後，精神爲之一震，手中劍也不自禁的受到影响，失了準頭。

洪一柱眞是藝高胆大，他一看對方出手，就知不是庸手，但亦不賴，只把左袖一拍一捲，身形已變，繞出了幾步，再由舵主背後發招，攻其中路。

洪一柱早年以劍術超卓著稱，後來又以快刀見稱，及至失蹤之後他已少用武器，只憑雙手雙袖就去對付敵人，此刻他也如此，只運用一雙玉掌和兩隻衣袖，便和舵主過招了。

舵主的劍法十分到家，每發一招都有三個變化，可左可右，亦可居中，至於決定用那一招，可以臨時取決，使對方難於應付，端的是精妙招數。但他只使了三招，洪一柱已經冷冷地說：「我以爲什麼人，原來是太原的三分劍！瞧你這身手，如果不是范天堡，就必是姜玉書。但姜玉書素有俠名，不齒於太原，却享譽於江湖，看來你不會是姜玉書。

「范天堡曾投靠淸廷，甘爲滿人鷹犬，喪盡天良，背祖忘宗，你這行徑，見不得天，亦見不得朋友，必是范天堡無疑！怎樣？我沒有猜錯吧？」

舵主正是范天堡，給洪一柱道破身份已够慚了，偏偏還要如此辱罵，更叫他難以忍受索性抓破面皮，揮劍再攻，要想仗着武器上佔便宜，擊敗對方。可是他想得太天眞了。他沒有想到，他能想到的，對方一樣會想得到，所以他要佔洪一柱的便宜，眞是談何容易？

洪一柱的一雙衣袖，本極軟柔，刀劍難傷，可是當他運足內勁，袖子却硬如鋼刀，亦鋒如鋼刀，他就用這雙可軟可硬的衣袖和范天堡交手，把范天堡的三分劍尅得無法施展，處處處於被動。

范天堡經過一段短時間之後，知道碰上勁敵了。但已勢成騎虎，要避也來不及了，所以只好硬着頭皮繼續搏鬥。

范天堡帶來二十多人，其中不少都是有高强武藝的，但因早先不斷有人被殺，影响心理，及至正式交鋒，勇氣已經消減，再加上東方遠與司馬森的武藝都高出他們許多，一交上手已先後傷了幾個敵人，更使對方銳氣全消，無心戀戰，更無求勝信心。

一方面是同仇敵愾，一方面是精神渙散，勝負早已先定了。范天堡越打越覺得不是味道，自己先已胆怯，準備溜走了。他要勝過對方固甚困難，但是，要逃走却還是辦得到的。他在一輪狂攻之下，便盡集全力於一劍，振臂狂刺，洒出千萬點寒光，饒是洪一柱藝高胆大，又知他必然想逃，還是無法截攔得住，給他衝了出去。

「東方遠，不要追了！他比我們更熟地形，我們無法追得到他的！」洪一柱見東方遠去追趕，急急把他攔住，不讓他去追趕。

「我眞是氣他不過！這傢伙，太氣人了！」

「算了吧，如果在白天，我也不會放過他，但現在是黑夜，稍一不愼，着了他的道兒，受他暗算，才不值呢！」

「我們走吧！別拖磨了！」洪大娘催促大家起程，各人便匆匆離開鬥場，上馬走了。

洪一柱他們的坐騎，都是奪自敵人手中的，馬鞍也現成，各人都精騎術，所以跑得甚快。天色漸漸亮了，各人才放慢了馬。洪一柱對妻子道：「你抱了半夜，該歇歇啦，讓我抱吧！」

「我們出死入生，冒了多大危險，他却一點也不知情，睡得像隻小貓！」洪一柱疼愛地親了孩子一下。

「做孩子眞好，什麼也不知道，也不用管！」洪一柱大有所感觸。

「大哥，這其實是十分公平的，任誰都有過做孩子的機會，一代照顧一代，一代保護一代，這是很合理的，要是大家都不理後一代，人類很快就要絕種了！」

「別說大道理了，趁天未全亮，我們就在這裏歇一會吧！」洪一柱把孩子抱在懷中，就在樹下席地先坐了。各人見狀，也相繼效樣。

天色大亮了，各人都已清醒，東方遠站起來，伸伸手，踢踢腿，把骨節弄得的的得得响。洪大娘笑說：「東方大俠，你這是什麼功？怎會骨頭格格响的？要是我不知你，我眞替你担心呢！」

「哈哈！哈哈！這叫做格格功！很好用呢！周身格格一响之後，便渾身舒服，勝過被人按摩過呢！」東方遠也笑起來。

幾個都是江湖兒女，不拘泥於世俗禮節，男女間一樣有說有笑。幾個成年人只有一個小孩子，最吃香當然是小的一個了。加以這個洪中堅甚爲逗人歡喜，東方遠與司馬森兩個都抱着他愛不釋手。他也眞是很怪，什麼人抱他都一樣笑口常開，咿咿呀呀的十分高興，絕無怕生哭喊毛病。

有了司馬與東方同行，洪大娘倒清閒得多了。只有在晚上，孩子才要找她，白天他是不找娘的。

平平靜靜的走了兩天，第三天便出現怪事了。這一天是上弦日子，月色甚微，星光倒是明亮的，但星光總比不上月亮。

這一天，因爲貪趕路，錯過了宿頭，在一間寺裏過夜。寺裏的和尚最初是再三婉拒借宿，及後，東方遠與司馬森露械强住，和尚只好答允，並且在帶他們進房時悄悄對他們說：「施主，你一定以爲我出家人有意爲難了，其實，我這麼做，是爲你們着想，爲你們好，但你們一定要留下，這也許是前定！我不敢過於峻拒。」

「大和尚，你直說吧，到底是爲了什麼？直說好啦，何必囉囉唆唆！」

「事情是這樣的，三天前，有兩個法師到小寺借宿，聲言要住三天，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這又怎樣？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施主別打岔，請聽我說下去，這兩位法師說得十分清楚，他要借小寺後面的柴房藏屍三天，今夜初更鼓响之後便離去。他說，在這三日之內，千萬別讓人到柴房去，否則，觸了禁忌，不但觸禁的人必死，小寺也有奇禍，因此，我才不敢答允你們，希望大家平安，現在，已經無法挽回了，我只好請求你們，等一會，不管聽到什麼聲响，你們都不要理會，這樣，或許可以免過一場災劫！」

「大和尚，你說的藏屍，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這樣的！我們湘西有一種法師專門法術，他們可以作法使死人屍體自己走路，不用裝棺抬運。但必須在晚上，白天是不能作法的，因此只有在晚上才能起程。他們現在已經整裝待發了，你們千萬別出去，免得冲撞了死神，大家不便！」

「大和尚，你放心吧！我們不知道是沒法子，知道了，當然不會出去，你快給我們弄點吃的吧，我們都餓了！」

「是！是！施主請待後，我馬上去燒！」和尚告退了。

「大哥，這和尚的話，你覺得可信？」洪大娘問。

「怎麼？你看出破綻？」

「破綻倒沒有，我只是奇怪，這趕屍傳說，我聽得多了，就是沒親眼見過！你相信眞有其事？」

「大嫂，別的事我不敢說，趕屍却是眞有其事的，我見過，」司馬森插咀說。

「什麼？你見過了？」洪大娘問。

「我確實見過，那一次，距現在有六年多了，也是在湘西，我住在一家客棧，客棧的掌櫃也像剛才和尚勸告我們一樣，叫我們不可亂走動，聽到聲响，也別驚怕叫嚷！我好奇，口頭答允了，心中却另有打算，趁掌櫃的不覺，我溜了出去，躲起來。過了不久，果然看到一個法師說着一些聽不懂的咒語，手中揮舞着一枝樹枝樣的木枝，一揚一揚的幌動着，他前面那八具屍體便像雀跳一般，一下一下的向前跳動，一跳一跳的，很是恐怖！看之前，我不相信，看了之後，我不能不相信了。」

「湘西馴屍，我早有所聞，一直都以爲傳說，原來眞有其事。」洪大娘好奇地問。

「確有其事！」司馬森說。「不過，不容易見到，而且，也有眞有假的。」

「怎麼，還有眞有假？這樣奇怪？」

「所謂眞假，是指那些屍體！」

「怎麼屍體也有假的？」

「怎會沒有？」

「是木頭，還是蠟製的？」東方遠也感到興趣，挿上一把咀。

「不是，都不是，是人扮的！」

「不，是人變的！你說錯了！」洪大娘說。

「不，大嫂，這一趟是你猜錯了！眞屍自然是人變的，假屍却是人扮的！其實，他們是人，不是屍，人死了才變屍，他們是活人，未死的！」

「我不明白，好端端的一個人，爲什麼要扮成死屍？貪吉利乎？」

「他們當然有其道理，一是走私謀利，二是逃避仇人耳目，三是進行陰謀活動，目的也是掩人耳目，當然還有其他，但主要的還這三種了！」

「他們也眞是，爲了錢，什麼事都敢做！」

「扮死屍，總好過做滿人鷹犬殘殺自己同胞！如果有人問我那一種人可殺，我會說，滿人的鷹犬更可殺！因爲我最恨的是這種人！」

「別說那麼多了，言歸正傳，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說其無，吃過飯後，我們還是早點睡，養足精神明天趕路要緊！」

「大嫂，你和大哥先睡吧我想……」

「東方大俠，別你想我想了，吃飽了之後，大家一起睡，明天一早上路就是！」

」洪大娘一邊說一邊向東方遠打眼色，東方遠也是一個精明的人，他一看就明白洪大娘的心意，便順着她的口吻接下去。

和尚送齋菜來了，東方遠等吃了一個飽，抹抹咀，便打坐養神，直等到初更鼓响，東方遠才悄悄地離開房間，摸到後門去偷看法師作法趕屍的實情。

「小心！別給人發現了，麻煩可就多了！」

「大嫂請放心吧！司馬大俠，你也去吧？」

「我陪他去走一遭吧！他路不熟，好奇心又大，讓他一個人去，我不放心！怕他忍不住會闖出事來！」

「那也好，萬事有個商量，只要你們記住，我們不是去遊山玩水就行了！」

「我會的，大嫂放心！」司馬森心頭一凜，覺得洪大娘這話說的很重，心中頗有悔意，但話已說了出來，再難改口說些其他話了，所以滿口答允小心。

湘西的趕屍，實是神秘的事，相傳過去，這是傳徒不傳友的秘訣，因爲凡練這種趕屍的法師，都會跪對祖師立下千斤毒誓，終生不能反悔，亦不能成親，否則，會遭神譴，一如其所立之毒誓。因此，做法師的不但爲徒學法時艱苦萬分，且必屬貧窮難活之人，富家子是不會有人當法師的。所以法師的行徑雖然古怪，都多是被迫而成，値得同情，至於他們當了法師之後，受到毒化，爲非作歹，不容饒恕，又是另一件事了。

司馬森和東方遠兩個躲在樹上偷看，覺得其中一個法師的手法生硬，不似久操此業，大感奇怪，便竊竊私語，不料他們的語音給對方聽到了，微一抬頭，已經看到有人偷看，而司馬森亦已一瞥之下，認出對方是個武林敗類，急忙通知東方遠。

「眞是他？你不會看錯？」

「怎會呢？他化了灰……」

司馬森一語未了，已發覺對方打出暗器，急忙一扯東方遠道：「他也發覺了，快跑！」

東方遠對他這麼慌張，心中甚不高興，大小陣仗也不知打過多少了，就不曾如此狼狽的，心中不快，便說了出來：「你怕他，你跑吧！」

「胡說！誰怕他！我是要引開他，別給大哥惹上麻煩！」

司馬森如此一說，東方遠想起早先洪大娘曾提醒他，千萬別給大哥招惹麻煩的話，心也平了。

東方遠與司馬森兩個狂奔，對方五個人急急追趕，展開兜截包圍。

「追，活的，死的都要，絕不能够放走！」

「我們知道！他們逃不了！」

「唐六，你到寺裏去搜一下，看看可有他們黨羽？」

「是，我馬上就去！」

又有兩三個人去搜寺了。

東方遠聽得有人去搜寺，心中一急，道：「遲了，我們回頭去！」

「不要上他們的當！」

「你不去，我去！」

「東方遠！你……」司馬森一把沒抓着，東方遠已經衝回頭了。

東方遠已回頭，司馬森當然不會獨自留下，也急急往回走，結果碰上了敵人，打了起來。

東方與司馬兩個已經武功不弱了，碰上的兩個對手，武功一樣十分了得，他們只好拚出全力進攻。

東方遠使鋼刀，刀勁十足，每一招都帶勁夾風，其聲呼呼，司馬森的厚背刀，使開來似不用力，但對方碰上了，却「哎喲」大叫，虎口也裂了。

「司馬森，不宜久磨！」東方遠說。

「我知道！」司馬森在回答時飛身一掠，避開對手的敵人，攻向東方遠的敵人，因爲他出意外，厚背刀又重，一刀斬下，連肩頭也給削下來，當堂倒地慘死了。

「我們聯手鬥他們！」司馬森斷然說道。

「好！聯手更好！」雙刀一展，各無後顧之憂，却有互相照顧之便，打來更見精彩，更見勇猛，轉眼之間，已經斃傷了三個敵人，先後共計是三死一傷，消滅了敵人四個戰鬥力頗强的人，威脅已經少了許多，再打下去，遠勝先前了。

但是，就在他們正可以透一口氣之際，寺那邊却黑烟怒湧，火光冲天，寺院已經着火燒燃，不可收拾了。東方遠與司馬森明知洪一柱夫婦都是非常人，決不會有危險，在未看見他們之前，還是提心吊胆，甚爲不安的，因此，他們都避開敵人，疾向寺院方面撲去，希望弄個明白！

「還不快走，大哥在那邊！」洪大娘的聲音在他們耳邊响起來，他們循聲一望，只見人影一閃，已消失在二十丈外，兩個不加思索，追了過去，果然不久就見到洪一柱抱着兒子在那兒等他們了！

「我們走吧！」洪一柱說。

「大嫂呢？她還沒回來！」

「她找黎元超要賬去了！」

「黎元超？我去帮她！」

「不必了，她會應付得了的！」

「多一個人照應……」

「不，你看，她不是回來了。」

不錯，洪大娘是回來了，但却一臉羞憤，可見仍未得手，因此，洪一柱問：「給他跑了？」

「嗯！下流胚！」

「怎麼？黎元超怎麼了？」洪一柱焦急地問。

洪大娘忽地「咭」一聲笑說：「這狗賊，眞不是人！我追着他，快給追上了，忽地自己一拉褲子，光着屁股跌到糞坑去，臭得我不敢走近！」

洪大娘這話，聽得各人都笑了。

黎元超在江湖上也是一個成名人物了，誰會想到他竟如此無賴，跌到糞坑中逃生？

各人笑了一會，便上路去，黎元超如何，再無人理會了。

不過，洪一柱他們雖然不再理會黎元超，但黎元超却認爲是奇恥大辱，回去之後，急急飛報上司，告以一切，清廷早已發下詔書，昭告天下，要緝拿洪一柱夫妻歸案，今既有此消息，正是升官發財的大好機會，做官的誰肯放過機會？於是，兩湖總督得到消息之後，馬上通令兩湖下屬派出幹探名捕追捕。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虎子串同莫大嫂等擄刼富家子李春生，在他們勒索得手，鄔老大要把人質殺以滅口之際，丐帮崔福生突率數弟子現身，把莫大嫂等一網成擒，送交官府，小虎子却被崔福生帶返丐帮分舵，分舵主白健，原擬命小虎子往學木匠求生，小虎子不願，邵文瑛遂贈予金銀，並良言向他規勸一番後，縱之而去。小虎子原擬返黃崗探視莫大嫂，李鵬飛告訴他莫大嫂已被下獄，她的四個乾女兒已爲李鵬飛安置在一友人家中小虎子遂隨李鵬飛往黃崗，抵埗後，李鵬飛命一白髮老人帶小虎子往見四位乾姊妹——

劍底倖逃生　荒山逢怪客

院子裏人影閃動，首先奔了出來的便是第一次和小虎子洗澡的茜茜。

茜茜歡呼一聲，就把小虎子拖到院子裏面去了。

小虎子見了四位乾姐妹，心裏有着說不出的高興，話匣子一打開，就忘了等在大廳上的李大叔了。

直到院子外面，响起莫大嫂的聲音叫道：「小虎子，娘回來了。」

小虎子又一次大喜，從屋內衝了出來，抱着莫大嫂雀躍不已。

要知，小虎子自從懂得人事以來，就沒人對他有過好顏色，他與莫大嫂相處的這些日子，莫大嫂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使小虎子體會了親情的幸福，而對莫大嫂有了誠摯的感情。

所以，小虎子在丐帮九江分舵，甚麼事都不要做，心裏只惦念着莫大嫂。

小虎子抱着莫大嫂雙腿，關切的問道：「娘，他們沒有爲難你吧？」

莫大嫂臉上掠過一道淒然的慘笑，道：「落到了他們手裏，還好得了麼……」

「大嫂，你們有話，到路上去說好不，要被他們發現了，你們就走不了哩！」

小虎子一抬頭，才發現莫大嫂身旁還有一位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人。

那人穿着件緞子長袍，顯得儀容氣質都很不俗。

莫大嫂並沒替他們介紹，手拉着小虎子，然後再大聲招呼道：「丫頭們，快隨我離開這裏吧！」

莉莉叫道：「娘，我們還有東西沒有收拾哩！」

那中年人道：「不用收拾了，以後我再派人替你們送去好了。」

莫大嫂一面牽着小虎子回身向外走去，一面道：「還要甚麼東西，大家逃命要緊，快走吧！」

巷子裏，有人備好了一輛快車，大小六個人擠在車子裏面，拉下簾子，趕車的一聲吆喝，他們就這樣匆匆忙忙的離開了黃岡城。

車子離開黃岡城之後，莫大嫂才放下一顆懸心，吁了一口氣，道：「小虎子，你是怎樣找到我們的？」

小虎子顯然緊張得忘記了李鵬飛，聞言之下，才想起走的時候沒有和李大叔打招呼，「啊！」了一聲，道：「是李五叔送我來的，眞糊塗，孩兒也忘了向他打招呼，就這樣走了。」

莫大嫂道：「原來是李五俠送你來的，這次要不是他，娘眞還逃不出來哩！」

小虎子望着莫大嫂迷惑地道：「是李五叔救你出來的麼？」

莫大嫂道：「除了他，還有誰！」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他安排爲娘這次逃走，足足花了四五千兩銀子哩！小虎子，你將來可不要忘了人家對我們的這片恩情。」

小虎子道：「娘你從前認識他麼？」

莫大嫂搖着頭道：「不認識他，是姚員外告訴我的。」

小虎子道：「誰是姚員外？」

莫大嫂「啊！」的一聲，道：「就是那個穿緞子長袍的人呀！我眞糊塗，竟然忘了替你引見他。」

小虎子道：「奇怪，李五叔爲甚麼要救你呢？」

莫大嫂道：「還不是看你的面子，聽姚員外所說，李五俠非常喜歡你，所以愛屋及烏，連帶我們都沾光了。」

小虎子雙眉一凝，自言自語地道：「奇怪！他……」

下面的話，他本來想說，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話到口邊，才想到這句話是不能說出口的，馬上又忍住了。

莫大嫂微微一怔道：「你說甚麼？」

小虎子搖頭道：「沒有甚麼。」

莫大嫂微微一笑，便不加追問。

快車像飛一般在官道上急駛着。

一口氣急駛下來，已離開黃岡四五十里地。

外面天色早就黑了，因爲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所以不能停下來休息。

驀地，外面有人大喝一聲，道：「停車！」

接着，只聽曳車的馬匹唏聿了一聲，車子被强迫着停了下來。

隨後，只聽趕車的喝道：「你們是些甚麼人！攔住我們的車子做甚麼？」

「少廢話，下車來！」

「唉喲！」

那是趕車人的叫聲，顯是被攔車的人拉下車去了。

夜暗裏，只見車子外面站了七八個幪面人，把他們的車子團團圍住。

車門口，站着一個身裁高大的漢子，伸着一隻黑忽忽的大手，向車內抓來。

莫大嫂橫身擋住門口，大叫道：「你們要幹甚麼？……」

話聲未了，那幪面大漢的一隻手已搭在莫大嫂肩頭處，內力一吐，回手一帶，便把莫大嫂拉得從車上向地上栽去。

那漢子用力又猛又大，莫大嫂收勢不住，被帶得轟的一聲，跌在地上。

莫大嫂跌倒地上之後，那漢子意猶未足，搶步向前，忽然一脚踩在莫大嫂背心穴上，大聲吼道：「你是不是人稱掃把星的莫大嫂？」

莫大嫂嘶叫着道：「是！是！是！我就是莫大嫂，大爺有甚麼事，好言好語，總有個商量，請先放我起來。」

那漢子口裏發生一陣桀桀獰笑，道：「你想起來，沒這麼容易……。」

這時，車上的茵茵等四個女孩子，早已嚇得面無人色，擠在一團。

只有小虎子還相當的清醒，一見莫大嫂被那漢子用脚踩在地上不讓她起來，當下不由得大叫一聲道：「放我娘起來！」

他也不知那來的勇氣，口裏叫着，人也一個虎撲向着那漢子撞去。

那漢子不意小虎子如此胆大包天，竟被小虎子一把撲個正着。

小虎子抱住那漢子一條大腿，狠狠的向他腿上咬了一口。

小虎子力氣不大，搖不動那漢子的大腿，但那一口咬了下去，無異是神奇妙絕的一招。

只痛得那漢子大叫一聲，抬腿向小虎子甩了出去。

可是，這樣一來，莫大嫂背上的壓力消失了，她一個懶驢打滾，滾出一丈開外，挺身站了起來。

莫大嫂是起來了，可是小虎子却躺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因爲那漢子抬腿之下，不但把他甩了出去，而且還踢了他一脚，踢得他幾乎昏死過去。

莫大嫂雖站了起來，一見小虎子又倒下去了，大叫一聲，跑過去抱起小虎子，道：「小虎子！小虎子！你怎樣了……」

莫大嫂對小虎子似乎已經有了眞的母子之情，這時反而忘記了自己，而一顆心全放在小虎子身上了。

小虎子强忍着痛苦，抬目向莫大嫂望去，見了莫大嫂那種溢於言表的情急之狀，一股孺慕之情油然而生，張口叫了一聲：「娘！……。」

瞥眼間，只見莫大嫂身後，刀光一閃，正有一條漢子，揚起手中大刀，向莫大嫂頭上砍來……

小虎子改口叫道：「小心背後！」

小虎子的叫聲再快，也沒有那漢子的刀光來得快，莫大嫂又在失神無備之下，看來這一刀，莫大嫂是難逃一死了。

小虎子人本聰明絕頂，近來又經過了不少事故，本身雖然不會武功，但却有着非凡的急智，立時身子一沉，抱着莫大嫂一扭。

莫大嫂開聲知警，借着小虎子身子一沉一扭之勢，把身子讓了開去。

莫大嫂讓是讓開了，可是畢竟還是慢了一片刻，她雖然逃過了一刀喪命之危，却沒有全身而退，那漢子刀光下落之際，削落了她手臂上一大片肌肉。

只痛得她大叫一聲，雙手一鬆，把小虎子掉在地上。

莫大嫂一陣劇痛過後，人反而鎭靜了下來，再次用另一條手臂拉着小虎子，雙目一瞪，喝聲道：「你們到底是羣甚麼東西，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也該說個明白，像你們這樣動手就殺，算是那門子英雄好漢。」

這不是甚麼大道理，但在江湖黑道上

，却擲地有聲，令人問心有愧。

那動手刺殺莫大嫂的漢子，更是訕訕的退向一旁。

那把莫大嫂拉出車外的漢子，似是這一羣人的首腦，這時，他忽然乾笑了二聲，道：「莫大嫂，算你說得有理，好吧，老子就給你一個明白，叫你做鬼也做個明白鬼。」

莫大嫂道：「請問，我們到底有何仇恨？」

那爲首漢子道：「沒有。」

莫大嫂接着又問道：「那你們爲甚麼要截殺我們？」

那爲首漢子道：「有人出了我們一萬兩銀子買你們六條命，這就是我們找你們的理由。」

莫大嫂「啊！」了一聲，道：「那是甚麼人？」

那爲首漢子道：「莫大嫂，你這句話就問得不在行了。」

莫大嫂訕訕的道：「我們反正是要死的人了，你說說又有何妨。」

那漢子搖了一搖頭，道：「其實我就是想告訴你，我也不知道那出銀子的人是誰？」

小虎子插咀道：「你們連是誰出銀子都不知道，就替人辦事……。」

那爲首漢子道：「沒有知道的必要，因爲我們已經先收足銀子了。」

小虎子道：「我就不懂，那出銀子的人，怎會這樣放心你們？」

那爲首的人一笑道：「因爲我們有信用。」

莫大嫂娥眉一皺，目光閃閃的道：「你們是『七星帮』的！」

那爲首的人微微一震道：「眞看不出你莫大嫂還知道得不少。」這句話，等於一口承認了他們的身份來歷。

莫大嫂眼中泛起一片希冀之色，道：「貴帮七爺……。」

那爲首漢子冷笑一聲，截口道：「行有行規，你就是我們七爺的親娘，也不能循私。」

莫大嫂眼色一暗，絕望的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莫大嫂只有認命了。」

那爲首漢子道：「不過我們看在你認識我們七爺的份上，我們可以給你留一個全屍。」

莫大嫂慘笑一聲，道：「既然是死路一條，怎樣死都是一樣，不過在未死之前，我想再看看我那四個女兒一眼，不知你大爺能否看在七爺面上，給我通融一二。」

那爲首漢子猶豫了一下，一揮手道：「把她四個女兒帶下車來。」

一個漢子跑到車前，把茵茵等四女叫了下來，帶到莫大嫂身前。

茵茵等四女原本嚇得面無人色，到得莫大嫂面前，都異口同聲的叫了一聲：「娘……。」團團的圍住莫大嫂。

莫大嫂舉目望了她們四人一陣，忽然一搖頭道：「我怎麼看不清啦！……大爺，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火光，也叫我們娘女臨死之前彼此看個清楚。」

那爲首漢子再次揮手道：「給她們點上一隻火把。」

一隻火把點燃了，熊熊的火光，照在莫大嫂和她四個女兒臉上。

茵茵等四女，原本長得美貌非常，這時哭哭啼啼，更似朵朵帶雨梨花，惹人憐愛。

忽然，那些幪面人之中，有人輕輕的嘆息了一聲。

莫大嫂心中暗暗一喜，發現了一綫生機，鎖着眉頭一嘆，道：「茵茵，你們空自來人間走了一遭，就這樣年輕輕的橫遭夭折，這都是娘連累了你們……」

悲悲凄凄的，忽然轉向那爲首漢子，叫了一聲，道：「大爺，我是年老珠黃不值錢認了，但這四個孩子就這樣年輕輕的死了，實在太可惜了，你大爺何不發發善心，放過他們，讓四個孩子跟你們吧！」

那爲首漢子冷僵着面色，看不出他心裏的想法，但是他們夥伴之中，却有人「咕！」的一聲，吞了一口口水。

莫大嫂向茵茵等四人揮了一揮手，又道：「孩子，現在就看你們的造化了。」

茵茵等四女，那一個不是聰明人裏面選出來的，眉高眼低，早已明白了莫大嫂的用心。

茵茵首先發動，口中哀怨動人的叫了一聲：「大爺，我願服侍你一輩子，請你饒了我吧！」

身子一撲，就抱住了那爲首漢子的大腿，苦苦哀求不已。

接着，莉莉，菲菲，茜茜依樣畫葫蘆，一人抱住了一個漢子的大腿，又搖又幌的哀告起來。

其中那動手殺傷莫大嫂的漢子，便是被茜茜抱着。

那批幪面人，一共不過七個人，四人動手之下，便抱住了四個人。

而那四個人顯然是七人之中比較身份要高一點的，因爲他們處處表現得超出那另外三人。

莫大嫂眼睛何等厲害，暗中早對四女有了指示。

常言道：「英雄難過美人關」，別看那批人凶神惡煞一般，可是這樣一來，也鬧了個手忙脚亂，不知如何是好。

這樣漂亮年輕的姑娘，如果抱住你，你能下得了手麼？

另外那三個落空的人，神情顯得有點苦澀，可是，沒有一個人表示任何意見。

莫大嫂趁着他們心旌搖曳不定之際，又在一旁帮着央求道：「只要你們饒了她們，她們不但以後永遠是你們的人，而且，她們每人身上所帶的上萬銀子的珠寶，也是你們的了。」

「財迷心竅」，「色胆如天」，最是使人忘記厲害，不計後果。

一個天仙般的美女，再加上一萬兩銀子，其誘惑力，似乎令人不敢想像，那四個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雖然口裏沒有說話，心裏却早已軟化了。

莫大嫂接着又道：「有一件事各位只怕還不知道，我這個乾兒子小虎子，和九嶺南坪橋有着非常不平凡的關係，你們只要去到九嶺南坪橋，七星帮便再也沒有人找你們了。」

有了女人，有了銀子，還有安全的避難所，天下那有這樣的好事，現在既然有了這樣的好事，那還有甚麼猶豫的，……

首先那持刀殺傷莫大嫂的漢子，便忍不住叫了一聲，道：「老大，我們現在就看你的了。」

那爲首的老大低頭看了一眼抱住他雙腿的茵茵，只見茵茵也舉着點漆般的一雙眸子，含着淚水向他望來，同時，又輕輕的搖曳着他的雙腿，口裏直呼：「大爺！大爺……！」不已。

那爲首漢子咬着咀唇，嘆了一口長氣，伸手拉起了茵茵。

其他三個人見那爲首漢子拉起了茵茵，齊皆哈哈一笑，拉起了自己膝前的人。

可是這時候那爲首的漢子，忽然悶哼了一聲，他的身子和茵茵的身子，同時向着地上倒去。

大家一楞之下，只見其他三個漢子和站在他們身前的女孩子，都一個一個步着那爲首漢子的後塵，向着地上倒去。

小虎子驚「咦！」了一聲，道：「娘！他們怎樣了？」

莫大嫂忽然叫了一聲：「不好！」不顧手臂傷勢的拉着小虎子向地上滾出去。

莫大嫂見機得眞快，就在她身子倒地的同時，只聽「嗤！」的一聲，一隻無羽箭，正落在小虎子站身的地方，他要不是那莫大嫂拉得滾了出去，那一箭可能就要了小虎子和莫大嫂的命。

由此可見那八個人的倒地，便是中了那沒羽箭。

夜暗之中，箭無虛發，那發箭的人的那份腕力，簡直神乎其技了。

莫大嫂這時也似是變了一個人，只見她在地上滾動的身手，竟是出奇的快，不過片刻之間，就滾出四五丈外。

而且，她手裏還拉着小虎子，甚至小虎子在滾動之間，都沒有受到損傷。

當然，現在的小虎子是不明白和看不出來的。

莫大嫂滾着！滾着！忽然滾到了一個人的脚旁，她的頭正碰在那人軟靴之上。

莫大嫂心中猛然一震，就待挺身站了起來，面對現實……。

忽然，只聽他人輕喝一聲，道：「不要動，孩子給我！」

莫大嫂料想這人可能就是救星，身子伏在地上寂然不動了。

那人伸手一把扶起小虎子，雙足一點，展開「八步趕蟬」絕頂輕功，飛身向外逃去。

那人身形一動，隨之引起了一陣吆喝，當然暗影中便有好幾條人影向着那人追去。

莫大嫂寂然伏在地上，不敢稍動絲毫，由於那人的現身引開强敵，强敵以爲那飛身而逃的人就是她，也就沒有再作嚴密的搜查了。

莫大嫂便因此檢回了一條老命。

現場紛擾了一陣，拉她們來的那輛快車，拉着地上的屍體走了，接着，大地又歸於沉寂了。

莫大嫂眞沉得住氣，依然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這樣大約又過了將近半個時辰，證實附近確實再沒有守望的人，她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從地上坐了起來，開始包紮自己的創傷。

她的傷勢不輕，左肩頭削去了一大塊肌肉，可是她也眞狠，竟然哼都沒有哼一聲。

她咬着牙包好了傷勢，恨恨的向地上吐了一口口水，暗罵一聲道：「哼！我九花娘要是這樣好欺負，也就不是九花娘了，好！咱們走着瞧吧……。」

一陣衣袂飄風之聲，掠空而來，莫大嫂臉色一變，要想再伏到地上去，已經來不及了。

她暗中一咬銀牙，右手向懷中一探，扣了一把她獨門暗器「消魂針」在掌中。

然後，杏目一瞪向着來人望去。

來人落地身形一定，敢情是李五爺李鵬飛。

莫大嫂雙目皆赤，嬌喝一聲，道：「五爺，你好狠毒的心腸，我替你辦事，竟然連我也下起毒手來。」

李鵬飛愕然道：「九娘，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莫大嫂恨恨的道：「甚麼意思，你應該心裏明白。」

李鵬飛現出一臉迷惑之色道：「我自己心裏明白？……」

日光落在莫大嫂受傷的手臂上，臉色一變，道：「你受了傷！出了甚麼事？小虎子人呢？」

莫大嫂暗暗一皺眉頭忖道：「難道不是他主使的？」

她對自己原來的想法，有些猶豫了，不過語氣還是一成不變的冷笑一聲，道：「五爺，我九花娘可不是吃草長大的，你這一套少來！」

李鵬飛搖着雙手道：「九娘，你可千萬不要誤會，我眞的甚麼都不知道，你想想，我要對付你們，會把小辮子抓在別人手裏麼？」

莫大嫂回心一想，道：「對呀！憑他一身功力，他暗算我們還不容易得很，何必假手於人，授人以柄。」

李鵬飛接着又追問道：「九娘，到底出了甚麼事？」

莫大嫂一嘆道：「我們在這裏遇上了『七星帮』的人，有人出了一萬兩銀子，要他們來追殺我們。」

李鵬飛道：「你一個人逃出來了？」

莫大嫂道：「小虎子也被人救走。」

李鵬飛暗中一蹙眉峯道：「那救走小虎子的是甚麼人？」

莫大嫂道：「我也不知道。」

李鵬飛一怔道：「你怎會不知道？」

莫大嫂道：「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接着，便將整個的經過情形告訴了李鵬飛。

李鵬飛沉思了一陣道：「會是誰出一萬兩銀子要你們的命？」

莫大嫂道：「如不是你，還有誰？」

李鵬飛道：「當眞不是我，我沒有要你們命的理由。」

莫大嫂道：「那我問你，你爲甚麼要我設計帶壞小虎子？」

李鵬飛一笑道：「你要朝這個上面去想，那你就完全錯了，其實，我並不是要你帶壞他，不過是藉此攷驗他的心性爲人吧了。」

莫大嫂將信將疑的說道：「藉此攷驗他？」

李鵬飛點頭道：「你不知道，小虎子這孩子，天生異稟，將來成就極大，杜老爺子有心造就他，所以要先磨練他的志節，攷查他的心性，我所請你帮忙的目的便是在此，現在可好，小虎子丟了，我也無法交差了。」

莫大嫂心裏相不相信李鵬飛的話，不得而知，但她的面色却已和緩了下來，緊鎖着娥眉道：「你丟了小虎子，我的損失比你更大，我好容易培植了四個丫頭，現在一片心血可完全付給了流水。」

李鵬飛道：「只要能找回小虎子，你還怕將來沒有福享麼？」

莫大嫂道：「小虎子將來既然是你們九嶺南坪橋的人，他怎麼會認我這樣的乾娘。」

李鵬飛道：「我是九嶺南坪橋的人，還不一樣和你交上了朋友……。」

莫大嫂一笑道：「你不同！」

李鵬飛道：「我那裏不同？」

莫大嫂笑了一笑，沒有再說下去了。

李鵬飛道：「人心總是肉做的，只要你向小虎子身上下工夫，將來小虎子能不認你這個乾娘麼？」

莫大嫂苦笑一聲道：「但願如此。」話聲頓了一頓，忽然一揚頭道：「我們先不談小虎子的事，我們先找『七星帮』出這口氣去。」

李鵬飛一搖頭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目前你身受重傷，我看還是暫時忍一忍吧！」

莫大嫂杏目圓睜道：「老娘嚥不下這口氣。」

李鵬飛道：「這不是嚥不嚥得下這口氣的問題，就你我兩個人，只怕沒有法子鬥過他們。」

莫大嫂道：「你不會把你們的師兄弟搬出來麼？」

李鵬飛道：「九嶺南坪橋有九嶺南坪橋的規矩，這點點小事，怎樣可以去驚動老爺子。」

莫大嫂恨恨的道：「你們南坪橋偏有那麼多臭規矩。」

李鵬飛好言好語的慰藉着莫大嫂道：「九娘，不要心急，咱們慢慢來，總有以牙還牙的一天，目前最要緊的還是你的傷勢，咱們先離開這裏，給你找一處養傷的地方，至於其他的事，待你養好傷再計議吧！」

莫大嫂心不甘情不願的嘆息了一聲，只好隨着李鵬飛離開了這傷心之地。

話說小虎子被那突然現身出來的人，像捉小鷄似的提着飛身而逃，起初雖然引起了一陣呼喝追逐之聲，但是那人身形奇快無比，不過片刻之間，就把那些隨後追來的人拋在老遠了。

那人甩脫追兵之後，身子一折，換了一個方向，接着又一連翻過三座小山頭，然後在羣山之中的一座平頂山頭上把他放落地上。

小虎子在那人一陣急馳飛奔之下，已被弄得頭昏眼花，莫辨東西南北，身子落地之後，才從天旋地轉中解脫出來。

小虎子揉了一下眼睛，定神向着那人望去，只見那人年紀並不太大，白面無鬚，身上穿着一襲藍色長衫。

小虎子當時雙眼一直，心頭猛然急跳了起來。暗叫了一聲，忖道：「這不是李大叔要我胡言亂語咬他一口的那人麼？這可麻煩了，如果他追究起來，我該怎樣辦呢？」

小虎子望着那人想着自己的心事，竟然忘了向那人道謝。

那人微微一笑，拍了一拍小虎子的頭道：「你就是小虎子麼？」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口裏「嗯！」了一聲。

他的態度顯得痴痴呆呆和沒有禮貌。

那人顯然有話想和小虎子說，因見小虎子神不守舍，忽然改變了主意，道：「你先在這裏等一等，我再回去看看你乾娘逃過了他們的毒手沒有。」

小虎子機械似的點了一點頭，當他點頭下去再把頭抬起來時，那人已經走得不知去向。

小虎子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忖道：「這人如此厲害，如果查出了我在別人面前造他的謠，追究起來，我可吃不消，不如現在就此開溜爲是。」

他越想越覺得有理，於是便在那人離開不久之後，朝着另一個方向下了那座平頂山。

他也不辨東西南北，只是盲目的走去，這時他心中唯一的念頭就是要避開那藍衫人，因此，只選擇樹木多的地方走去。

走着！走着！他也不知走了多久，更不知走到了什麼地方，只覺得自己疲倦得再也走不動了。

於是，他找到一棵大樹，半坐半睡的靠着那棵大樹休息起來。

眼睛一閉，他便不知不覺的睡着了。

這一覺睡得眞舒服眞香甜，一覺醒來已是日正當中，滿眼光明了。

他這時忽然覺得腹中甚是飢餓，挺着身子站了起來，想去找些野生果實充飢，向前走了幾步……。

但覺微風中送來一股烤肉的奇香，他迎着風向深深的吸了一口長氣，伸長着鼻子，一路找去。

走出十來步，就在一塊突出的山岩下面，他發現了一個人，坐在一堆柴火面前，全心全意的在烤着一隻山鷄。

小虎子伸着舌頭舐了一下自己的咀唇，嚥了一口口水，走了過去。

小虎子向人伸手乞食慣了，所以心理上沒有絲毫難爲情的感覺，他走到那人身後，輕輕的叫了一聲：「老爺！……。」

那人似乎早已聽出他來到身後，而且，也早已知道了他的來意，就在小虎子叫聲出口之際，右手一抬，頭也不回的從肩頭上遞過來半隻烤鷄。

小虎子接過那隻烤鷄，說了一聲：「多謝！」便站在那人身後享用起來。

這時，那人也開始食用他自己手中的另外那半隻烤鷄，兩人各吃各的，誰也沒有發話交談。

小虎子很快的把自己那半隻山鷄吃完了，又說了一聲：「多謝！」轉過身子，就待離開……。

忽然，那人叫了一聲，道：「你就空口說白話，這樣走了麼？」

小虎子一回身，正好那人也把身子轉了過來，兩人四目相對之下，小虎子大叫了一聲，抹頭就跑。

敢情，那人的面貌太嚇人了，整個的頭腦，平得像一塊木板，咀巴沒有咀唇，露出二排白森森的牙齒，鼻子沒有鼻子，只有二個烏黑的洞孔，兩隻耳朵也不見了，除了一對眼睛是完好的外，整個的頭，不！簡直就不像是人的頭了。

小虎子轉身跑出去，沒有跑得兩步，只聽那人怪叫了一聲，自己就被人一把抓住衣領，提了回去。

那人提回小虎子向地上一摔，接着又從地上把他提了起來，罵道：「小鬼，你吃了老夫的烤鷄，一聲『多謝』，就了事了麼？」

小虎子人被提在半空之中，手劃脚動的道：「你放我下來，我給你錢就是。」

那人怪笑一聲道：「誰要你的錢。」

小虎子道：「你不要錢，要什麼？」

那人道：「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

小虎子道：「好！好！好！你要做什麼事，我替你去做就是，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那人桀桀地笑着，道：「那你是答應了。」

小虎子不加思索地答道：「當然答應了。」

那人又道：「不能後悔啊！」

小虎子道：「你放心，我絕不會後悔的！」

那人這才把小虎子放落地上，接着從懷中取出一具面具戴在臉上。

他戴上面具之後，使人看了舒服得多，小虎子害怕的心理消除了之後，道：「請問你貴姓。」

那人道：「沒有姓名。」

小虎子道：「總有個稱呼吧！」

那人道：「那你就叫我『恨海遊魂』好了。」

小虎子沒有讀過書，根本就不懂「恨海遊魂」是什麼意思，默默的念了一聲「恨海遊魂」覺得很是順口，點了一點頭，道：「『恨海遊魂』，你有什麼事情要我替你做，你說吧！」

恨海遊魂道：「你跟我去吧，到了地頭我再告訴你。」

恨海遊魂走在前面，小虎子隨在後面，兩人向着山脊後面繞去。

路上，恨海遊魂忽然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小虎子道：「小虎子。」

恨海遊魂又道：「你的胆子倒不小，爲什麼一個人在這深山裏亂闖？」

小虎子道：「我也是沒有辦法，因爲有人要追殺我。」

恨海遊魂一怔，說道：「看你小小年紀，有什麼人，會容不得你……啊！一定是你父母的仇人，要殺了你，以除後患，是不是？」

小虎子道：「我沒有父母，我只是一個小叫化子。」

恨海遊魂回過身來，瞪眼望着小虎子道：「你是丐幫弟子？」

小虎子搖着頭道：「丐幫沒有我這一號，我只是一個不入流的花子。」

恨海遊魂仔細打量了小虎子一陣，哈哈一笑道：「小鬼！你眞會騙人。」

小虎子道：「我說的是眞話。」

恨海遊魂道：「看你這身衣服，就不是小花子的樣子。」

小虎子苦笑一聲道：「這是我乾媽送給我的。」

恨海遊魂一笑道：「看你這身衣服很不壞，你乾媽一定是很有錢了，奇怪，一個有錢的人，怎麼會收一個小花子做乾兒子？」

小虎子道：「其中當然另有理由。」

恨海遊魂道：「什麼理由？」

小虎子與恨海遊魂一路談話下來。已不覺得他可怕了，於是將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告訴了他。

不過，其中李鵬飛替他編的那篇假話，他也當着眞話告訴了恨海遊魂。

恨海遊魂聽了小虎子的叙述之後，同情的嘆息一聲，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就遭遇到這樣多的不幸。」

小虎子淡淡的一笑道：「這倒沒有什麼，我覺得這些遭遇比我當小花子有趣得多。」

恨海遊魂乾笑了一聲，道：「有趣得多！等到你覺得沒有趣的時候，你就哭都來不及了。」

談話之間，不知不覺已經來到一處斷岩前面。

恨海遊魂忽然沉思起來，不再和小虎子說話。

小虎子走到岩邊，伸頭向着岩下望去，只見斷岩之下，一片白茫茫的霧氣遮蓋着，深不見底。

同時，還有一股寒冷之氣，從斷岩之下捲了上來。

小虎子被那股寒氣吹得打了一個冷噤，趕忙退了回來。

這時，恨海遊魂忽然嘆了一口氣，從沉思中解脫出來，說道：「我送你出山去吧！」

小虎子一怔道：「你不是有事要我替你做麼？」

恨海遊魂道：「我看你也是一個可憐人，那件事情不要你做了。」

小虎子眨動着雙眼道：「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恨海遊魂道：「因爲我不願害你。」

小虎子愕然道：「你原來要害我呀！我和你無冤無仇，你爲什麼平白無故的要害我？」

恨海遊魂訕訕地笑着道：「現在我已經改變了主意，那就不必再提了，我送你出山去就是。」

小虎子忽然興起一種好奇之感，斜着眼睛望着恨海遊魂道：「你這人也是一個好人。」

恨海遊魂哈哈大笑道：「好人，不錯，我是一個好人，好人裏面挑出來的！」

小虎子道：「你要我替你做的那件事，眞是害人的事麼？」

恨海遊魂道：「可以這樣說，不過你如果運氣好的話，也不一定會被害。」

小虎子沉吟了一陣道：「我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如果有人自願去替你做那件事，你是希望那人被害呢？還是希望他安

全全？」

恨海遊魂一笑道：「當然希望他能安安全全回來，如果他被害了，我的好處也就落空了。」

小虎子道：「那件事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恨海遊魂道：「好處大啦！第一，我可以發一筆大財，第二，我的武功可以更上一層樓，成爲天下第一人。」

小虎子一聽有財可發，當時兩隻眼睛一亮道：「什麼？可以發大財？」

恨海遊魂道：「你也想發財？」

小虎子道：「誰不想發財！」

恨海遊魂道：「我的最大希望倒不是想發財，而是成爲天下第一人。」

小虎子一笑道：「咱們碰碰運氣如何？事情做成功了，我發大財，你做天下第一人怎樣？」

恨海遊魂搖了一搖頭道：「成功機會不大，算了吧！」

小虎子道：「近來我的運氣很好，說不定這件事情就該由我來完成，到底什麼事，你先說出來聽一聽。」

恨海遊魂暗暗忖道：「看這孩子不過八九歲左右，怎樣說起話來好像大人一樣，莫非眞該應在他身上。」

心念閃動之下，不由得又仔細的把小虎子打量起來。

小虎子最怕人用那種目光相覷，立時通身不舒服地道：「你到底說不說，這樣看着我是什麼意思呀！」

恨海遊魂道：「我也有一個問題，請你先回答我。」

小虎子道：「什麼問題？」

恨海遊魂問道：「你到底有多大的年紀？」

小虎子雙眉一皺道：「我如果說我已經十六歲了，你相不相信？」

恨海遊魂道：「看你的言談擧止，應該有十五六歲才對，可是看你的身材容貌，應該不超過十歲。」

小虎子一嘆道：「不瞞你說，四五年以前，我就有這樣高這樣大了，這幾年就是不長，眞氣死人。」

恨海遊魂一笑道：「這樣說來，那你有了十五六歲了。」

小虎子點頭道：「我正是十六歲。」

恨海遊魂道：「你既然有了十六歲，那我們可以好好的談一談了。」

小虎子道：「你快請說吧！」

恨海遊魂指着那雲霧蒸騰的懸岩下面道：「在那下面，有一個小洞……。」

話鋒忽然一頓，道：「我們還是到下面去說吧！」

小虎子眉頭一皺道：「能下去麼？」

恨海遊魂道：「當然可以下去，你看我的。」

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一捲香籤粗細的繩子，綁在一棵大樹上，然後要小虎子伏在他背上，抱住他的脖子，身子一躍，放開繩索，便向着下面跳去。

小虎子伏在恨海遊魂身上，只覺身子猛沉而下，嚇得閉起眼睛，不敢觀看。

恨海遊魂飛落之勢奇快，小虎子也不知下落了多深，忽然下落之勢一頓而止。

隨之但聽恨海遊魂道：「小虎子，你可以下來了。」

小虎子睜開眼來，只見四週一片白茫茫的濃霧，自己和恨海遊魂已停身在一個蔓籐佈滿了的洞口前面。

小虎子落身下地，走進洞內。

這是一個相當寬大的石洞，石洞裏面竟然還有不少日用傢俱，小虎子驚叫一聲，道：「這是誰，怎會住在這樣一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

恨海遊魂一笑道：「就是我。」

小虎子面色一紅，訕訕的道：「原來是你呀！」

恨海遊魂遞給小虎子一隻蒲團，自己坐了一隻蒲團，接着告訴小虎子道：「再向下去，另外還有一個山洞，那個山洞裏，藏有無數奇珍財寶，我住在這裏的目的，就是爲了那批奇珍財寶，可是我費了四五年的心血，依然無法將那批奇珍財寶弄到手……。」

一言未了，小虎子深以爲奇的問道：「怎樣弄不到？是不是有人看守？」

恨海遊魂道：「看守的人倒沒有，可是山洞裏面的種種安排，比用人看守更厲害，第一，那開啓寶庫的鑰匙就不容易到手。」

小虎子道：「鑰匙放在什麼地方？」

恨海遊魂道：「放在一個奇寒蝕骨的陰風洞裏，那陰風洞洞口又小，平常人根本就走不進去，我曾經費盡心機，訓練了好幾隻小靈猿，進入陰風洞去替我去取那鑰匙，結果完全失敗了。」

小虎子道：「那些小靈猿都死了？」

恨海遊魂搖了一搖頭：「沒有都死，有兩隻是活着出來的，可是牠們找不到那鑰匙。」

小虎子道：「一次找不到，可以要牠們再去找一次呀！」

恨海遊魂道：「可是第二次打死牠們也不肯進去了。」

小虎子道：「於是你見到我時，就想要我去替你取那鑰匙，是不是？」

恨海遊魂老實地點頭道：「我想那些小靈猿的失敗，是因爲沒有人的智慧高，有些意想不到的情況，無法應付，所以，見到你之後，想威脅你替我去冒險。」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一搖頭道：「我話是告訴你了，可是，這件事不是好玩的，你最好打消原意。」

小虎子道：「那麼多財寶，人家幾十輩子都想不到，如今有了這機會，我爲什麼要放過它，你就讓我去吧。」

恨海遊魂被小虎子央求不過，只好勉強一點頭道：「這樣吧，我們到現場去看一看，你如果認爲有把握，那你就試一試，否則，就作罷論好不好？」

小虎子點頭道：「好！」

恨海遊魂再次把小虎子揹在背上，沿着繩索又沉下了四五十丈，進了另一座山洞。

在外面上看，這一座山洞與恨海遊魂所住的那座山洞幾乎完全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這一座山洞，出奇的冷，冷得小虎子臉色都青了。

恨海遊魂笑了一笑道：「冷不冷？」

小虎子倔強咬着牙齒道：「還好，我還受得了。」

（未完）

侠情新派長篇連載故事

流浪兩匹狼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浪、裘方被熱河郡王鐵崇琦招接回王府，待以上賓，一日，江浪早起賞雪，遇七王妃，接談之下，七王妃突向江浪展露絶技，並暗示江浪要愼防鐵王爺，江浪雖想探討原因，但恐此爲鐵王爺示意王妃向他試探忠心，是以不敢出口相詢，支吾以應。數日後，江浪與裘方靜極思動，雙雙往謁王爺，懇請賜予工作，王爺沉吟一番後，終於說出要他二人往殺盛京將軍良弼，並說出良弼除本身具備武功外，手下更有數高手，其中遼東一怪索雲形更爲高明，江浪由此聯想起遭受獨眼金睛諸天戈禍害——

酬恩肩重任　虎穴遇奇人

「獨眼金睛」諸天戈固是罪大惡極，然而細一推敲起來，罪惡的根源却是來自遼東。

遼省是滿人的發源地——駐防的「盛京將軍」無異算得上是罪魁禍首。

把往事與眼前的一番聽聞揉合在一起，江浪忍不住一番熱血沸騰！

他一向遇事够沉着，此刻亦不禁臉上現出了一片顯著的殺機！

鐵崇琦的一雙眸子可是沒有放過他。

他自信這兩個人，已被自己說服了！

江浪飲下了一口茶，面上又回復了平靜。

放下了茶碗，他冷冷的道：「王爺剛才還提到了一件東西！」

鐵崇琦點頭道：「是有一樣東西——說起這件事來，可又不禁牽扯到良弼的另一項罪狀了！」

他冷笑着，道：「也許這件事，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如果能爲死者申冤，倒也是功德一件！」

江，裘二人都悶不吭聲。

——怒到了極點的一種表情！

鐵崇琦冷笑了一聲，道：「多年以前，蒙古瓦剌郡王失竊了一件寶物——翡翠塔，這件事曾經一度轟動朝野，你們可曾聽說過？」

江浪搖了頭！

裘方也搖了頭！

鐵崇琦道：「這位瓦剌王爺當時上奏皇上說，這件寶物他是預備進貢於皇上作爲壽禮的——事情也就因此而起！」

冷笑了一聲，他接下去道：「奇在就在瓦剌王宣佈這個消息不久，遂即遇刺身亡！聖上因而大怒，責令由我負責破案，並且追回失寶翡翠塔！」

裘方一怔道：「這位蒙古王爺是怎麼死的！」

「遇刺！」鐵崇琦道：「午夜三更，被人取去項上人頭，這件事情發生時，曾有人證！

「——目睹者，是瓦剌親王的一個愛妾丹魯紅，事發時她因爲躱在屏風後而未被刺客看見！」

江浪道：「王爺就該傳這個女人詳問經過，並且保護她的生命安全！」

鐵崇琦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只可惜，我當時竟疏忽了，丹魯紅曾經據實透露，說是刺客是來自盛京將軍府的，據她形容那人模樣，與我事後印證的結果，證明刺客就是良弼手下的那個索雲形！」

「然而——」他沉重的嘆息了一聲，道：「就在我正預備批發一份公文至將軍府，傳索雲形到案對質時，出乎意料之外那個蒙古王妃丹魯紅居然也被刺身死！」

兩個人俱都吃了一驚！

「這麼一來，可就失去了有利的證人了——」

江浪道：「莫非就這麼算了不成？」

「不算有什麼辦法！」

鐵崇琦忿忿的接着又道：「當時我極爲忿恨，曾傳良弼來府問話，那良弼極其鬼詐，居然推說盛京事急，不克分身，裝做一派不知！」

「王爺就該將此事原原本本稟告皇上，請求聖上裁決這件事！」

「我何嘗沒有這麼想過——」

說到這裏，他長長嘆了一聲，又道：「你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件事發展的結果！」



說到這裏，鐵王爺站起來轉了一圈，又回到原來座位上，坐下來沉重的嘆息了一聲。

「良弼——混蛋的東西！」

刹時他臉色脹得赤紅，頻頻冷笑道：「你們怎麼也想不到吧，這個混賬東西居然反倒先告了我一狀，說是我維護不力，那位蒙古王妃死在我的府內，聖上大怒，着實的給了我一個難差，爲恐我含恨向良弼報復，竟然下旨使今後盛京將軍，不再受我節制，如此一來良弼那個奴才，眼中也就更沒有我這個王爺了！」

裘方怒聲道：「王爺可曾把良弼的所作所爲奏知皇上？」

「沒有用的……」鐵崇琦苦笑着搖搖頭道：「這件事之後，我反覆思索過，他如今聖眷正隆，很難把他拿下來，再說皇上已有先入爲主的觀念，即使我說得再眞切，却是沒有憑證，皇上豈能平白的相信？那麼一來，只怕畫虎不成反類犬，受害的反倒是我自己！」

想到了這件事，他的心似乎再也難以平靜下來。

頻頻的苦笑着，他接下去道：「事情並沒有完，這次聖上來熱河狩獵，又爲你二人驚了駕，這件事又怪了我頭上……」

江，裘二人，俱都面有慚色，垂下了頭。

鐵崇琦微微一笑道：「你們也不必介意——我這個郡王是世襲的，還担待得住……良弼雖然趁機又在皇上面前影射我許多壞話，據說皇上也沒十分聽信他，只是皇上心裏還一直牽掛那個翡翠塔，倒是問了我好幾次，倒不能不想想辦法！」

江浪道：「這麼看來，翡翠塔必然是在良弼那個贓官手裏！」

鐵崇琦道：「當然在他手裏……」

江浪霍然站起來道：「王爺放心，請賜與我兄弟快馬兩匹，十天的時間，十天以後必將翡翠塔與良弼的人頭帶來面交王爺！」

「這——」

鐵崇琦睜大了眼，關懷的道：「這件事可是十分的危險，那個索雲形——」

江浪一笑道：「王爺放心，索雲形即使有金鋼不毀的身子，也擋不住我的『一元指』力——」

說到一元指時，他不經意的把一根手指向着紫檀木的桌案上點了一下，頓時間，桌面上形成了一個窟窿！

須知紫檀木爲木中最爲堅實的一種，其剛硬程度絲毫不下於金石，而其韌度，却又較金石强過數倍！

然而，在江浪的手指之下，看上去却像是在點戳一塊豆腐般的方便！

鐵崇琦多年來也正在潛習這一手功夫，然而他的功力私下裏拿來與江浪一比較之下，在成就上，可就有了顯著的差別，自信決難望其背項。

在一陣驚愕之後，才自綻出了一片笑容。

「好指力——」他拍着江浪的肩道：「索雲形絕不是你的對手，好吧，你們就去吧，只是有一樣——」

他看着兩個人道：「可要謹愼行事，千萬不能道出是我的指使！」

江浪道：「王爺放心！這件事，我們一定辦到！」

裘方恨聲道：「一定把良弼那顆人頭送交給王爺，才能消除我心中之恨！」

鐵崇琦一聲朗笑道：「好——這件事做成了，非但爲地方上去了一個大害，也算是出了我多年來的一口怨氣，好！我太高興了！」

說到這裏，雙手一拍，高聲道：「來人！」

即見檀木門開，走進一個穿着青布長衣聽差的，上前打扦道：「王爺吩咐！」

鐵崇琦道：「去關照馬房準備兩匹好馬，再去關照厨房準備上好酒席一桌，到賬房去支兩百銀子來！」

差人道：「喳！」請安退出！

鐵崇琦樣子高興極了。

他親熱的拍着二人的肩膀，說道：「今天給你們送行，回來以後再給你們接風，這件事要是辦成了，你們兩個論功行賞，不啻是大功一件，我可以保薦你們一份功名！」

裘方大喜，躬身說道：「謝謝王爺恩典！」

× × ×

兩騎快馬，在奉天城裏最繁華的「西馬路」上徜徉着，蹄口鐵印打着地面上整塊的大青石，發出清脆而响亮的「得得！」聲音！

江浪，裘方，打扮成一雙紈袴子弟模樣！

他二人身上穿着駝絨裏子織錦緞子面的長袍，外罩一件小坎肩，江浪是天青色，裘方是鵝黃，再加上兩匹駿馬，分外的顯眼與招搖，惹得路人不時駐足來看望！

時間不過剛剛是掌燈時分！

兩匹馬圍着鼓樓繞了個圈子，可就來到了將軍府的正面。

好大的一爿院宅子——

論氣派可不比熱河郡王的府邸差。

兩扇黑底印着白銅花的大鐵門，足有兩丈高下大小，左右各襯着一扇側門，自此向兩下裏拉開，足足有里許光景的高大的院牆！

大門緊緊閉着，有一方黃銅大匾，大大書寫着「將軍府」三個大字！

六名抱刀的兵弁，捉對兒面對面的走着，頭頂上是一溜子十二盞氣死風燈。

燈光映着兵勇手裏的刀，發出一片閃閃白光！

一個穿着緊身黑衣，頭戴便帽，袴着腰刀的差人揹着兩隻手，在六名兵弁之間邁着方步！

風嗖嗖——

把一層枯黃的落葉吹得掠過了高高的石階，在門前那一片水磨方磚的地面上，滴滴溜溜的打着轉兒。

那一面青色鑲有杏黃緞子邊的將軍旗，被吹得獵獵作响！

正門前搭出來有三丈來寬的一座天棚，棚下面停放着將軍的那面青呢轎頂的八抬大轎！

八名轎伕左右各四，身上都穿着號衣，規規矩矩的抱着腿坐在地上，看情形，大概是將軍要出門的樣子！

江浪，裘方對看了一眼！

哥兒倆個來的還正是時候！

遠遠的把馬策慢了，向後繞了半個圈子，來到了鼓樓門口，翻身下馬！

裘方把兩匹馬接過來，拴在樓前的矮樹上！

他們兩個人，負着手，作出一副悠閒無所事事的樣子！

一會的工夫——

就只見有兩小隊子親兵，由將軍府的側門裏快步奔出，足足有四五十名之多，每人一桿紅纓長槍，沿着將軍府前的石階，一直排出去！

一個府裏的小厮，拉着一匹蒙古馬，由大門裏走出來，黃馬上鞍轡齊備。

那個小厮一直把馬拉到了轎子旁邊站定，大概是沒睡好，不時仰天打着呵欠！

空氣好像一下子緊張了下來！

老百姓自動的遠遠站着，誰也不敢向前偎近一步。

江浪、裘方相視冷笑了一下！

裘方說道：「這老小子好大派頭！」

江浪道：「記住，今天只是認認臉，可不是下手的時候！」

裘方點點頭道：「我知道，你怎麼老是把我當成小孩子一樣！」

說話的這一會子工夫，就只見將軍府的兩扇大鐵門已經咕咕嚕嚕的推了開來。

由門外向裏面看進去，兩行冬青樹綠油油的衍生着，更不知有多少個親兵侍衞列隊站崗！

只看着這份子排場，就可想像出這位盛京將軍，平素該是多麼作威作福了。

兩個聽差的掌着斗大的燈籠，領前帶着路——

可就看見了那位官拜一品，大紅頂子，黃馬褂子的滿清大員「盛京將軍」良弼，一路邁着快步，向着門外步出。

他身邊跟着一個體面的小聽差的，手上拿着一件黑呢面子大斗篷！

一直走到了門口——

這位將軍站住腳咳嗽一聲，身後的兩名侍衞走上前，由小聽差的手上接過斗篷來，給他披在身上！

雖然間隔甚遠，可是江浪裘方兩個人，却也看清了對方那張臉——

稱得上是面如滿月，黃焦焦的兩道禿眉毛，眼睛裏是一對杏仁眼珠子！

臉是異常的紅，像是敷了一層粉似的，一條辮子多半邊都白了！

那個體面的聽差的躬下身子來，手膀子却打着扶手。

青呢大轎的軟簾子都已經撩了開來，他却還賴着不上去，瞪着兩隻眼睛，像是在說些什麼！

就有聽差的拱着腰，趕緊向着門裏頭跑！

聽差的剛跑進門，就見一個穿着月白緞袍子，又乾又瘦的小老頭，由門裏面跨出來！

兩個人差一點撞在了一塊！

小老頭兒身子骨敢情是稱得上俐落，只是一閃，已飄出了丈許以外。

倒是那個行動慌張的聽差的急慌閃躲之下，摔了個大馬扒！

良弼看見小老頭出來以後，這才俯下身來，跨進了轎子，那個身穿月白緞袍的乾瘦老頭兒，這時才匆匆趕過來，由小厮手上接過馬韁，翻身上馬！

兩小隊子親兵左右開道，將軍的大轎在八名轎伕熟練的抬動之下，開始下了石階！

江，裘二人自從那個穿着月白色緞袍的乾瘦老人一出現以後，全份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人身上。

裘方低聲說道：「這個人，莫非就是索雲彤？」

「大概是吧！」

說話的時候，開道的兩列子親兵，已由面前趨了過去，兩個人不得不向後面退了一些！

大轎子過去了老半天，那個乾瘦的小老頭，才策着馬由後面跟過去！

兩個人特別的打量了他一番——

這個人大概有六十好幾了，黃卡卡的一張瘦臉，一雙眸子深深的窪在目眶子裏，臉上皺紋很多。

他頭上戴着同色的一頂小緞子帽，這麼冷的天，他穿得却是很單薄，後腦瓜上，垂着一根小辮，大概只有小指頭這麼粗細，其色如霜！

這樣的一個人，要是走在街上，誰看着他也都會躲着他遠遠的，生怕一下子就把他碰倒了。

可是江浪，裘方兩個人眼中，却不敢對他絲毫輕視！

江浪注意到這人有如鳥爪般的一雙瘦手，似乎較一般人要長出許多！

也許別人不會看得那麼仔細，而江浪却是看見了——

他的那雙手上，每個指上的關節，看上去都是黑色的，原本又白又瘦的一雙死人手，加上這些黑色的圓點，看上去更形恐怖！

江浪只看了一眼，心裏已有數！

他頓時可以斷定出，對方這個瘦老人雙手之上，必然練過「大力鷹爪」功夫。

而且，他由瘦老人惺忪的睡眼，以及此刻那種懶洋洋的表情上判斷出，對方必是一個勤於夜裏練功，白日就寢的怪人！

大凡一個勤於夜裏練功者，武功必然是不可輕視，這類人物多半練有一種屬於本身獨特的氣功——

是以在這門氣功不曾施展發作之時，看上去不分日夜永遠像是犯了烟癮一樣的沒精打采，然而如果一旦運施出這門功夫時，那可就精神百倍，看上去如狼似虎，神威不可一世！

是以武林中，對於這門練夜功的人，最是心存忌諱，對於這類人，稱之爲「鷹客」。

因爲這種人的習性完全同於一隻獵鷹，未出擊之前，看上去永遠是不帶勁，只要一上了架子，可就精力飽滿，待到一撒出手，遇見了獵物之後，就更是勁發十倍，翅猛啄堅，神威不可一世！

是以江湖上把習以練夜者，都稱之爲「鷹客」，蓋取意於鷹欲成爲一隻獵鷹時，必須經過「夜熬」之一艱苦階段，比之於人，當可想知這類人物不可輕視！

江浪既然有了這番見地，對於這位將軍府的清客——昔日的湖海大盜「遼東一怪」索雲彤，自然是心存警惕，他確切的知道，這個人將是一個大敵！

這時將軍良弼的大轎已抬過了對街，循着一條直暢的黃土道路直奔下去，八名轎伕，都像似受過特殊的訓練，步伐，肩式全然一致，一平如水，二八一十六條腿走開了，當眞是健步如飛！使得兩側護轎的親兵，不得不小跑着步子，才能跟上！

如果不是想着要追回那個翡翠塔，江，裘二人可就會攷慮到此刻出手，只是有了以上的顧慮，也只得掩按着內心的激動，眼睜睜的看着此大好時機爲之喪失了！

×　×

離着天明大概還有一個時辰！

冬季時光，天原本就亮得晚，這時候外面如同墨染得一般的黑，夜風吹着窗戶紙，這正二月的天，可眞有股子冷勁兒！

江浪用力的把裘方從熱被窩裏給搖醒了。

後者嚇了一跳，一下子坐起來道：「什麼事？」

「是時候了！」

一面說着，江浪把桌子上的油燈引子撥亮了一些，他身子早已收拾俐落了，坐下來，用兩根牛皮絞筋，緊緊紮着一雙小腿的腿肚子！

裘方由熱炕上跳下來，含糊的道：「上那去？」

江浪白了他一眼，他意思像是在說：這還要問？

裘方頓時明白過來！

他慌忙的找着衣服往身上穿——

「現在就去？」

「現在是最好的時候——」

裘方沒响聲，只管趕快穿衣服，把一條油亮亮的大髮辮緊緊的盤在頦上，辮梢咬在嘴裏，然後用一根紅綫繩緊緊繞着！

這小子，從小就是這個樣子，一說打架就先纏辮子，說不出一股子興奮勁兒！

江浪已經把身上弄俐落了。

「兄弟，可得小心着點兒——」

「錯不了！」

裘方也找出兩根老牛筋，緊緊的在足踝以上纏紮着。

這麼做顯得全身有力，竄高縱矮都不碍事！

一切都裝置好了。

裘方背上了他的那口「斬馬刀」，一壺茶水，早就凍成了冰子了。

裘方倒了一些在地上，然後用鞋底去踏踩了一下，這樣使鞋底不太乾燥，上了房，卽使在滑溜溜的琉璃瓦上穿行，也不至於滑倒。

他都弄好了，却見江浪在炕頭火灶上弄着什麼——

江浪是在弄着兩大塊牛皮——

「這是幹什麼？」裘方奇怪的道：「從那裏弄來的？」

「巷口皮靴號裏買的！」

「幹什麼用？」

「當然有用！」

江浪站起來，用手抖着兩大塊皮子，嘩啦嘩啦直响，眞像鐵皮子般一樣結實！

——是他昨天夜裏臨時動的念頭，在「皮靴號」裏買回皮子來，然後用桐油前後洗刷一回，就在灶頭烘了太半夜，現在已經乾了。

這玩意敲起來「碰！碰！」响，就算是火藥槍的鐵砂子兒也打不透它！

江浪拋過一塊給裘方，說道：「穿上它吧！」

皮子當中間弄了個窟窿，往頭上一套就穿上了。

江浪示範的穿在身上，外面再罩一件衣服，裘方學着樣子穿好了。

「怎麼，是怕火槍？」

「那倒不是！」江浪道：「半夜三更他們臨時抽調火槍那裏還來得及？」

裘方怔道：「那是防什麼？」

江浪一面揹好了劍，把燈引子撥成了一個小火頭。

「你還不知道？——」江浪冷笑着道：「索雲彤那個老小子是練鷹爪功的，給他招呼上可不好受！」

裘方頓時大悟，心裏暗暗佩服這位拜兄的遇事仔細，心思靈敏！

江浪一向出手，最不喜歡用暗器，可是今夜却也破例，帶上了鏢囊。

裘方探頭出去看了幾眼，回過臉來點點頭——

他身子一個鷹翻之勢，已掠出了窗子外。

窗扇再啓開，江浪緊跟着掠身而出！

一天繁星，萬里無雲，只是那股子冷勁兒，却眞叫人挺受不住！

爲了怕動手碍事，兩個人身上衣服穿得很少，倒虧了前後心上那塊牛皮，擋住了刺身而來的風箭，否則還要更冷！

江浪轉身把窗戶帶上，向着裘方打了個手式，兩個人移動身子，一路兔起鶻落的直向着牆外撲出！

二人下榻的客棧，原本就離着將軍府不遠，這時運功一陣疾馳，不消一刻工夫，已然看見了將軍府的巍峨正門！

六名清兵，各人抱着一口刀，一如初夜所見情形一般模樣，捉對兒臉對臉的走着，一溜子白紙紅字的大燈籠在寒風裏搖幌着——

大街上黑漆漆一片，不見一個行人！

這時候江，裘二人如果冒然現身，必然會被門前的官兵所警覺！

他二人商量了一下，轉了個方向，來到了將軍府左面院牆的一條偏道！彼此展開身法，直向將軍府外撲近到將軍府的院牆外，才猝然的會在了一塊！

好高的院牆——

兩個人抬頭打量了一下，足足有兩丈來高，牆頭上還加着一道鐵絲網子，網子上翻着倒刺。

連牆帶着鐵絲網子，足足有三丈來高的！

這種高度，非但可以防止宵小的窺伺，甚至於對一些輕功有相當造詣的人來說，也不易攀登，卽使縱身其上，手足不易攀附，也是够狼狽的！

裘方抖手打出了一枚小石子！

石子落向牆內，只是輕輕的發出了一點點聲音！

由石子落地的聲音上判來，證明裏面多半是草地！

微停一會，江浪比了個手勢。

裘方已騰身而起——

他身子縱起來並不很高，僅僅達到頭

與鐵絲網平齊的地步，然後左手突起，五指在最上的一根鐵絲網上搭了一下手。

就只是借着這麼一搭手的力道，身子鷹翻兔滾般的已翻進了牆裏！

所能聽見的，只是他衣衫上帶出來的一陣子風聲。

江浪正想隨着他身後翻身而入，猝然看見兩名持燈官兵，由院牆一邊，向着這邊繞過來！

那兩名官兵猝然發覺到江浪這個人，不禁大吃一驚，想係事出突然，一時竟忘了喊叫！

其中之一反手抽刀——

他的刀剛抽出來，江浪早已如同一陣風似的飄到了眼前——

這當口，兩個官兵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其中之一剛剛張開了大嘴，還沒有叫出聲來，江浪形同五把短劍的五根手指頭已然飛快的插向在他的喉頭！

這一招看來勢兇，想像中這名官兵非死不可。

其實江浪却無意傷他性命，勁道收發由心，就在指尖瀕臨對方喉頭的一刹間，他陡地收回了七成力！

儘管如此，那名官兵，亦仍是挺受不住！

只見他身子一跨，喉中微微「咚！」出了一聲，當場向後倒下，閉過了氣去！

江浪右手一橫，架住了他倒下身子。同時之間，他的左足尖已飛快的踢了出去！

這一腳看來比他的手更快，「噗」一聲，踢在了那名兵勇前腹「中注穴」上！

這名清兵也和他同伴一樣身子向後就倒——

江浪反手一把，抓住了他的前衣，同時巧妙的搶過了他手裏的刀！

前一個手裏的紙燈籠，已墮在地上，呼！一下子燒了起來。

風又大，這枚被火燃燒的紙燈籠，就像一個火球似的，順着風勢，在地上滾動着。

江浪縱過去一腳踏住，快速的把火踏滅！

這一切動作，他作得快速無比，連同懲制兩名官兵在內，不過是一閃眼的時間而已！

他巧快的把兩個人僵硬的身子，拉到了一棵大樹下。

樹下形成的一塊陰影其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江浪就把二人拉到樹下藏好，預計着卽使被人發現，最早也得一兩個時辰以後！

這段時間裏，他自信事情也差不多可以辦成了。

他匆匆的再次翻身，縱入院牆內，裘方忙竄過來，耳語道：「怎麼，出了什麼事？」

江浪道：「兩個鷹爪子，已被我擺平了！」

他一面說，一面打量着院牆裏面的地勢——

南面，也就是靠着大門那一邊，燈光通明的照着，有一掛子靠着牆邊搭建的平頂矮屋，有的亮着燈，不時有人出出進進！可能是些守衛的親兵衞士所居住地方！

北面，有一座假山，魚池，花架，天棚——

江浪右手把被他點倒的清兵架住，左足把另一名清兵踢倒。

江浪裘方自己二人所站立的地方是西面，全是一些子大樹，松樹，柏樹都有。

東面却是一個大月亮洞門，通向側院裏！這麼大的一片地方，要想去找到良弼下榻之處，却是不易——

不過也不會太難！

因爲像良弼這樣一個人，住的地方自然比別處都講究，防守也一定比別處都要嚴謹！有了這兩項因素，找他自然也並非太難！

經過一番打量之後，江浪就率先向樹叢外面趨出去！

外面建築着一幢高樓，樓下是大廳，插着四盞高挑明燈，兩名兵士站在燈籠前面——

燈光反映着廳前的一塊大匾，匾上有字寫着：「會議廳」三個大字！

忖思着良弼絕不會住在這個地方。

兩個人仍是「分而後合」的繞過了這幢樓房，在一條畢直的甬道上會合！

這條排列着花岡石的甬道修建得十分雅緻，道旁兩側種着麥冬草，水仙花，以及一些灌木矮樹！

甬道是有十丈出頭，一端通着這幢樓，另一端却連接着一座大大的月亮洞門！

門前面插着一桿高挑燈——

一個內着勁服，外披大氅的漢子，正自低着頭，來回的踱蹀着。

大氅內顯然佩帶着兵刃，把一件黑披風前後頂得鼓出一大塊來！

月亮洞門正中，配着一塊大理石板，上面抹以翠綠，寫着兩個什麼字，可是看

不大清楚！

二人畧一打量之下，就知道那位作威福作的「盛京將軍」必定是住在這個院子裏面了！

月亮門兩側，各自排出有三四丈寬長短的兩列院牆，牆倒是不高，只是因爲門前面站着有這麼一個人，可就大大的感覺着不方便！

因爲無論你怎麼個輕巧法兒，却必然都會驚動站在門前面的這個人。

兩個人交換一下眼光，比了個暗號。

那人來回的在門前走動着，只管低着頭，却是怎麼也不會想到要命煞星」來到面前！

像是一陣風般的快捷——

那人陡然由撲身而近的疾風裏有所驚覺，方自一抬頭的當兒，江浪，裘方已自兩個不同的方向，向着他左右兩側同時撲到！

「啊——「他驚叫了一聲，方自一動身上大驚，裘方一隻有力的鐵掌，已然擊在了他左面脇上！

這人身子向外一幌——

江浪正好在這一面截住了他！右手中食二指駢着已飛快的遞出，快而準的點在了這人左面「章門穴」上！

很可能這個人身上有功夫，只可惜遇見眼前這兩個人，使得他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

他身子一斜，倒在了地上。

二人低頭看時，只見他已昏了過去！只是喉頭頻頻動着，却有一口鮮血，由他嘴頭湧了出來！

想是裘方那一掌用力過重，擊中之處，又是這人身上要害地方。

這個人是活是死，可就不清楚了。

裘方很快的把他拖到了一旁！

兩條人影，先後的掠進了院內！

沒錯——這就是良弼住的地方！

一座精心設計的八角小樓，碧綠碧綠的琉璃瓦，在稀疏的月光之下，閃耀出點點星光！

院子裏有彎曲的畫廊，有紅漆柱子的石頭亭子，這時候樓上黑沉沉的，僅僅有一扇窗戶裏，透着微弱的燈光！

八角樓的前面，大概十數丈以外，在一片修竹之下，另有一幢竹建的小樓。

那幢小竹樓和八角大樓之間，有一道小廊子通着。

這時候那竹樓之內，竟然還亮着燈，顯然住在樓上的人還沒有睡！

裘方正要提吸着眞力，向着正中主樓撲去，却被江浪一把抓住。

江浪示意他應該留意那幢小竹樓——

裘方搖搖頭道：「那個狗官豈會住在這裏？」

江浪冷笑道：「他當然不會住在這裏，我是說那個姓索的老頭，必然是住在這裏，要先去查看一下才行！」

裘方呆了一下道：「對了——我老是忘了這個人！」

江浪道：「你先在這裏把着風，有什麼風驚草動，用制錢招呼我！」

裘方怔道：「我幫着你一塊下手，先把那個老兒給剪了不好麼？」

江浪輕聲道：「不行，這麼一來，豈不打草驚蛇！我先去看看去，你注意我的手勢，見機行事！」

說完不等着裘方回話，已飛身縱出！

他身法輕快，那消幾個起落，已撲近到竹摟附近。

竹樓是隱在百十桿修竹叢中，夜風裏，那些竹子彼此傾軋着，發出了吱吱啞啞聲音的，却見一片燈光自竹舍內傳出來！

江浪因爲事先設想那個「遼東一怪」索雲彤是住在這幢樓房之內，是以一上來可就存了幾分仔細。

那片燈光，是由樓下傳出來的！

江浪提吸着一口眞力，足尖輕點，已把身子向着竹樓偎近——

兩扇窗戶緊緊的關閉着，燈光正是由這窗戶內傳出來的！

江浪把身子向前欺近了——

窗戶上是糊得很結實的桑皮紙，江浪伸出手指來，輕輕扎了一個小洞，然後畧候片刻，才把眼睛貼近，向着裏面窺看！

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使得他心裏大吃了一驚！

只見屋子裏絕非是自己所想的那般模樣，擺設着桌椅板櫈！

事實上屋子裏甚麼也沒有！

空中吊着一盞燈，燈光昏暗得很。

一個赤着上身，露出疊疊排骨的瘦高人，正在運用着一雙瘦長的手爪，在地上刨着！

儘管是對方側面向着窗戶，室內燈光又暗，可是江浪却一眼就看出了這個人正是自己初夜時在鼓樓所見的那個騎馬的老人——

直到現在，江浪還不知道他的名字，不過他猜想這個人就是索雲彤，可能不會錯！

這麼冷的寒冬夜裏，這個老頭兒竟然只穿着一條單褲子，整個上身赤裸着。

他大概是在練習一門獨特的功夫。

只見他運展着一雙瘦手，就像農夫揮出的鋤頭一樣，兩隻手來回掄動着，刨向地面，隨着他的兩手翻處，一塊塊的泥土挖起來，堆向一邊——

由是在屋角一邊，堆起了大片的泥土，像個小山般的堆起了高高！

江浪注視了一會工夫，已斷定早先自己認定他是練鷹爪功，這判斷可能錯了。

由他的動作上看來，江浪斷定對方所練的功力，是一種失傳武林甚久的「鶴咀功」。顯然的，這門功力，較諸鷹爪功又自不同。

鷹爪功的功力全在十指上，而這種「鶴咀功」的功力，却見諸於整個指掌——

昔日，他曾留心聽師父焦先生談論過這門功夫，故而知道。

這門功力厲害的地方是，一旦功夫練成之後，可以以掌代替兵刃，無論抓砍拿切，俱見功力——

正如眼前所見，眼前這個瘦老人那般如意的揮舞着一雙手掌，指掌下處，看來眞比鋤頭更要鋒利，所挖出的泥土切縫處有如刀刻一般的平齊！

好像已經練習很久了，只見對方黃瘦的軀體之上，沁滿了一層汗珠，再加上泥沙的污染，看上去眞像個鬼般的猙獰！

江浪內心起了一陣衝動——（未完）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二

高臯·文
盧令·圖

九臯鶴唳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石楓僞冒雷霖身份，往晤公治異人，擬騙取解藥，詎反爲公治異人所賺，致使幾乎命喪山頭，幸得月兒力退追殺者，始克安返客寓，爲了水紅蓮身負毒傷，功力全失，他們便連夜離開金陵，那晚在楳水投宿，水紅蓮偶觸靈機，在三國演義上找到半壁山河圖的謎語，參悟出有關人物隱居揚州，石楓等一行便逕往揚州，時適排教、三合舘及青龍幫武會之期，石楓等化裝前往觀看，首場三合舘路超勝排教龔啓明，次局，路超再贏了青龍幫的陳震南，第一局，三合舘大獲全勝，稍歇，第二局便告開始——

神功顯功力　雙劍鬪劍堡

這一局的獲勝者是排教，三合武舘一勝一負，前途還大有可爲。

第三局首先出場的是青龍會，但一上來就敗在三合武舘之手，不幸的是三合武舘又敗給排教，這一局排教是篤定可以滿載而歸了。

但天下之事，往往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那名三合武舘的手下敗將，竟在與排教對敵時扳回一城。

那麼這第三局勝負不分，成了一個和的局面。

按規定，每日只能比賽三局，武會共舉行三天，一共比賽九局。

勝利者不僅可以取得比賽的花紅，還有若干地方的規費，都由勝利者全年收取，因此，這每年一度的武會不止是爲了名，更重要的是一個利字。

排教實力雄厚，此項勝利，每五年中經常可以保持三年，餘下的二年大都屬於三合武舘，青龍會只是一個陪襯而已。

不過青龍會也不可輕侮，他們時常能够給予排教及三合武舘嚴重的威脅，適才排教未能取得第三局的勝利，就是青龍會的傑作。

本日的比賽，排教與三合武舘平分秋色，現在曲終人散，暫時宣告停息戰火。

當人們四散之時，石楓等由小南門到達圓木橋，他們找了一個酒樓，準備在這裏午餐。

他們剛剛坐定，樓下忽然掀起一片噪雜之聲，接着樓梯亂响，奔上來一羣勁裝疾服的人物。

水紅蓮首先啊了聲道：「是他……」

石楓道：「不要管這些，咱們吃了飯還要去三合武舘。」

秋兒噘着嘴道：「怕什麼？我倒要鬥鬥他，瞧瞧雪鶴雷霖憑什麼如此囂張！」

適才上樓的一羣大漢，正是排教的門下弟子，雪鶴雷霖也是其中的一個。

秋兒說雪鶴囂張，是有點寃枉他了，只不過他那目無餘子驕狂神態，令人有點瞧不順眼而已。

其實石楓何嘗不是個性落拓，不同流俗。如果不是幾位嬌妻美妾的柔情滋潤，他的神態並不比雪鶴高明多少。

現在他變了，似乎有點怕事起來。

這種轉變，固然與水紅蓮失去武功有關，最大的原因，他是想及早取得半壁山河的財富，以便聯絡幫會及有志之士，從事還我河山的偉大工作。

因而他咳了一聲道：「雪鶴雷霖的賬以後再算，咱們還有重要的事要做。」

石楓既如此決定，秋兒自然不便再說什麼，他們也就要來酒菜，慢慢飲食着。

飯後他們相偕離開酒樓，但剛剛走到梯口，身後忽然响起一聲叱喝：「站住。」

石楓一怔，回頭向叱喝之人瞧去，敢情他不想惹事，別人却偏偏找上門來。

這位找碴的自然是雪鶴雷霖了，只是石楓有點奇怪，他是怎樣找出破綻來的？

因爲他現在是扮作一個文士裝束的中年書生，水紅蓮雖是沒有裝扮，但她臉蒙輕紗，相信雪鶴雷霖也不易瞧出。

要不，姓雷的可能對水紅蓮的身材感到懷疑，想查證一下而已。

石楓在思忖之際，雪鶴雷霖已迅速的走了過來，他先向水紅蓮深深的瞧了一眼，再對石楓道：「你是誰？」

石楓冷冷道：「你是在問我麼？」

雪鶴雷霖道：「不錯。」

石楓道：「閣下不嫌管的太多？」

雪鶴雷霖道：「我自有管的理由。」

石楓道：「閣下是地保？」

雪鶴雷霖雙眉一揚道：「我雖然不是地保，問你你也得說！」

石楓道：「憑什麼？」

雪鶴雷霖道：「憑雷某的字號。」

石楓道：「閣下的字號一定十分驚人的了，說說看。」

雪鶴雷霖道：「雪鶴雷霖，朋友可能有過耳聞。」

石楓淡淡道：「沒聽說過。」

雪鶴雷霖怒叱道：「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快說。」

石楓道：「閣下如此盛氣凌人，總該有一個理由，何不說出來讓咱們聽聽。」

雪鶴雷霖道：「雷某的未婚妻子被拐走，這位姑娘與她十分相似，所以雷某不得不詢問一個明白。」

石楓哼了一聲道：「就憑十分相似四個字，閣下就敢這麼飛揚跋扈？哼，揚州地面可是有王法的，閣下當衆侮辱在下的妻子，咱們到講理的地方去評評。」

雪鶴雷霖的身後，立着十餘名排教門下，其中一個年約四旬，面頰削瘦的青衣中年接口道：「對不起，朋友，敝師弟的未婚妻子被人拐走，心情上自然難免煩躁不安，言語上不週之處，請朋友多担待幾分。」

石楓道：「尊駕既這麼說，在下不追究就是，咱們走。」

青衣中年道：「朋友請留步。」

石楓道：「尊駕還有什麼指教？」

青衣中年道：「兄弟有一不情之請，希望朋友能够屈從。」

石楓道：「什麼事？」

青衣中年道：「敝師弟認爲這位姑娘就是他的未婚妻子，朋友縱然告到官裏，也須依照正當的手續才能解決。」

石楓道：「什麼正當的手續？」

青衣中年道：「自然是由敝師弟認一認了，朋友何不請這位姑娘取下面紗讓敝師弟瞧瞧。」

秋兒忍不住怒叱道：「如果你帶着你的妻子，也會要她摘下面紗，讓別人瞧瞧麼？」

青衣中年說道：「在下是就事論事，除了這樣之外，還有什麼是解決爭端的好辦法？」

石楓道：「尊駕說的雖有道理，但是在下又怎知道令師弟不是意在輕薄，別有用心？」

雪鶴雷霖怒聲道：「我能指出她面部的特徵，如若特徵不合，你們就可以自由離去。」

石楓仰天一陣狂笑，道：「就這麼簡單？」

雪鶴雷霖道：「你要怎樣？」

石楓道：「如若特徵相合，你除了將她帶去，在下並可承担拐誘的罪名，要是特徵不合，閣下必須向咱們夫婦當衆三叩首以謝侮辱之罪。」

雪鶴雷霖大怒道：「放屁，你將雷某當作何等之人？」

石楓冷冷道：「閣下像是一個頗有教養的人，爲什麼說話這般粗魯。」

青衣中年見石楓如此說法，他倒覺得雪鶴雷霖太過魯莽，因而傳音相勸道：「師弟：這樁事兒魯莽不得，如果這位姑娘不是你的未婚妻子，咱們怎能走下這個樓梯？依小兄之見，倒不如任他離去，再派人查出他落脚之處，以後不用說那位姑娘了，就是要這小子的命也不困難。」

雪鶴雷霖縱然滿腹不願，但在這等情形之下，也只得聽從他師兄的安排。

於是，青衣中年雙拳一抱道：「這件事咱們以後再說，朋友可以走了。」

石楓哼了一聲，逕自帶着水紅蓮等下樓而去。

秋兒仍憤憤不平的道：「姓雷的太狂了，咱們應該給他一點教訓才對。」

石楓道：「不要急，待見到路舘主再作計議。」

水紅蓮說道：「咱們現在就去三合武舘？」

石楓道：「是的。」

三合武舘在教場附近的多子街，此時正是門庭若市，熱鬧非凡。

石楓剛到門前，已有一位勁裝大漢迎了上來道：「朋友找誰？」

石楓道：「找貴舘的路舘主。」

勁裝大漢道：「朋友怎樣稱呼？找敝舘主有什麼事？」

石楓道：「在下姓石，與路舘主是老朋友，你只要告訴他他就會知道的。」

勁裝大漢道：「朋友請稍待，我這就去稟報舘主。」

他返身奔進武舘，片刻之後，那位虬髯繞腮的路舘主，果然領着一羣人迎了出來。

石楓遙遙抱拳一禮，說道：「潼關一別，寒暑幾易，近日偶遊揚州，不意巧逢故人。」

路舘主走來之時，早已向他們流目打量一遍，他還記得秋兒，但水紅蓮面蒙輕紗，他無從辨認，石楓經過易容，更是十分陌生，因而微現遲疑之色道：「當日多承相救，在下日日都在想念石大俠的援手之德，只是石大俠的形貌，似乎改變得太多。」

石楓道：「舘主果然心細如髮，在下是經過易容的。」

路舘主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石大俠請進。」

他將石楓夫婦領進密室，獻茶之後，再關切的詢問道：「石大俠是否有什麼困難？」

石楓道：「有。」

路舘主道：「石大俠請說，無論怎樣困難，路某都願一力承担。」

石楓說道：「舘主果然肝胆照人，不過，下只是想請舘主代爲查訪一個友人而

已。」

路舘主道：「魯友是揚州人氏？」

石楓道：「可能是的。」

路舘主一怔道：「石大俠對那位友人不太熟識？」

石楓道：「是的。」

路舘主道：「他是誰？」

石楓道：「魯靖。」

路舘主默思半晌道：「魯靖可是武林中人？」

石楓忽然長長一吁道：「也許是的，唉，天下武林，都要對付在下，舘主可知道爲了什麼？」

路舘主不明白石楓何以語氣一轉，由查訪魯靖一下轉到他自己的身上來了。

但仍誠懇的道：「人爲財死，鳥爲死亡，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毀在一個利字之上，這般人也實在太過愚蠢了，今後如若再有向石大俠找碴之人，三合武舘願以全力作石大俠的後盾。」

石楓道：「多謝舘主，其實石楓雖是擁有那張寶圖，並不想將那筆財富作爲石某私有之物。」

路舘主道：「錢財原是身外之物，我想石大俠也不會過份重視那筆財富的。」

石楓道：「舘主說的是，只要能够運用得當，在下願意將它全部捐獻出來。」

路舘主道：「石大俠如此存心，胸襟果然超乎常人。」

石楓一嘆道：「這筆財富原是忠王李秀成用以驅逐滿虜，恢復我大漢子孫舊有河山之用的，咱們如若將它據爲己有，怎能對得起忠王在天之靈！」

路舘主奮然道：「洪門的宗旨，就是反清復明，推行民族革命。現在本門之中，仍有不少忠王的部屬，石大俠如有繼承忠王遺志之意，路敬德第一個願意追隨石大俠的左右。」

石楓高興的握着路舘主的雙手道：「舘主果然是一個血性男兒，石某總算不虛此行。」

路舘主道：「不敢當石大俠的謬讚，兄弟只是想盡盡匹夫的責任而已。」

一頓接道：「石大俠是剛到揚州麼？希望賢夫婦能住到這兒，讓兄弟盡一點地主之誼。」

石楓道：「咱們到了幾天了，已經租好了房子。」

路舘主道：「這樣石大俠就太見外了，無論怎樣，要請你賞兄弟一個薄面。」

石楓道：「舘主言重了，那麼在下搬來就是。」

路舘主立卽問明住處，派人將石楓夫婦的行李搬來，並撥了一座精緻的別院，讓他們夫婦居住。

同時他派出大批人手，向各階層去尋找魯靖。

交待完畢之後，他令人擺上一桌酒席，石楓夫婦雖然已經用過午餐，在禮貌上這頓接風宴是不可少的。

席間談起武會之事，路舘主一嘆道：「排教橫行黃河兩岸及大江南北，做出很多令人髮指之事，可惜敝舘人單勢孤，對他們無可奈何，在揚州，三合武舘及青龍分堂是他們的眼中之釘，每年一次的武會，就是想將咱們撵出揚州的手法之一。」

秋兒道：「排教人數雖多，武功並不見得怎樣高明。」

路舘主道：「不，他們眞正的高手還沒有出場，敝舘能够應戰的就只有犬子路超及小徒司馬襄而已。」

秋兒道：「請問舘主，外人可不可以參加武會？」

路舘主道：「可以，但必須以揚州三派的名義才能參加。」

秋兒道：「那麼明兒咱們就以三合武舘的身份出場，給他們一點教訓。」

路舘主道：「爲敝舘之事，怎敢勞動石夫人。」

石楓道：「咱們之間勿須客套，問題是有沒有困難。」

路舘主道：「如果石大俠能參加三合會就沒有困難了。」

石楓說道：「好的，咱們夫婦一起參加。」

路舘主面色一整，道：「石大俠決定了？」

石楓道：「是的。」

路舘主道：「好。」

他立卽指揮擺設香堂，並由石楓夫婦按洪門入帮規定塡寫「紅單」，再以「一步登天」的辦法，任石楓爲外八堂的「心腹大爺」，水紅蓮爲「獨占四大爺」，秋兒爲「金鳳四大爺」，月兒爲「銀鳳七大爺」。

洪門的「規章」，「規律」，「暗號」，「隱語」等，「海底」均有記載，路舘主命司馬襄協助石楓夫婦，使他們瞭解怎樣才能做一個洪門的弟兄。

入帮儀式隆重而繁複，待一切就緒，已佔去整個午後的時間。

然後他們安排了明後天出場的人選，由月兒石楓分別担任。

翌晨，路舘主率領石楓，月兒，路超，司馬襄四人赴會。

這是一個堅强的陣容，堅强得像一座雄山。

山也會倒塌的，所以他們並不打算輕估敵人的實力。

到達會場，排教教主第一個感到詫異，他發覺石楓月兒是一副陌生的面孔，而又懍於他們那精光逼人的眼神。

一扭頭，衝着路舘主雙拳一抱道：「這兩位……」

路舘主道：「洪門弟兄，也是敝舘的客座。」

胡慕天道：「路舘主請來生力軍了，好像對這場武會勢在必得？只可惜……」

路舘主冷冷道：「不必浪費心機，把可惜留給你自己。」

胡慕天道：「好，霖兒，你去向三合武舘討教討教。」

雪鶴雷霖，是排教年靑一代中的第一高手，胡慕天要他出場挑戰，是具有必勝的信念的。

雪鶴雷霖出了場，月兒也從座中迎了出來，雷霖抱拳一拱道：「姑娘是……」

月兒冷冷道：「三合武舘的門下鈕月兒。」

雷霖一呆道：「是石夫人？」

月兒道：「不錯。」

雪鶴雷霖向石楓打量一眼道：「在下

久慕石大俠之名，只可惜緣慳一面。」

月兒道：「拙夫浪得虛名，怎比得雪鶴二字名滿江湖，雷大俠請。」

雪鶴雷霖道：「石夫人請。」

一向目無餘子，狂妄自大的雪鶴雷霖，在知道月兒的身份之後，神色立卽凝重了起來。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石楓力敗五聖的往事，已使石瘋子的名頭盛傳江湖，雪鶴雷霖無論怎樣狂妄，還不致連石楓也不放在眼裏。

他原想由月兒的口中套問一點虛實的，但月兒不說，他只好打起精神來應付目前的戰鬥了。

月兒也知道雪鶴雷霖不是一個等閒之人，口中一聲嬌叱，一記煉魂手已抓向雷霖的肩頭。

雪鶴雷霖見月兒這纖掌一抓，幾乎籠罩他胸腹每一處穴道，無論他使用何種招式，都無法脫出她那纖纖五指籠罩範圍。

一招擊出，就落得這般狼狽，雪鶴雷霖的冷汗像黃豆似的暴了出來。

所幸他功力頗高，臨敵經驗也極爲豐富，一連變換幾次身法，總算脫出月兒的指影之外。

月兒並未跟踪追擊，又是淡淡一笑道：「這次不算，你先請。」

雪鶴雷霖雙眉一挑道：「恭敬不如從命，石夫人注意了。」

他領教過月兒的手法，知道憑招式的變化，必會落於下乘，因而暗吸一口眞氣，抖掌拍了出去。

這一掌使出了八成眞力，掌帶勁風，暗勁如潮，以巨浪撞山之勢，擊向月兒的肩頭。

月兒冷冷一哼，纖掌一翻，緩緩吐出一掌。

論氣勢，月兒這一掌必非雷霖之敵，但轟的一聲巨响，他們肩頭微微一幌，各自後退了一步，這一掌竟是銖両悉稱，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其實適才一抓一掌，月兒都有幾分保留，雪鶴雷霖久經戰陣，他自然能够瞧看出來。

不過武林中人好名重於惜命，要他血流五步容易，叫他就此認敗服輸，他是不會甘心的。

因此，他提足全身功力，再度揮出一掌，而且第三掌，第四掌，也以密雷似的速度連珠而發。

他的打算是對的，女人限於天賦，長力必然輸於男子，他集中全力發動快攻，最後的勝利將唯他是屬。

這一着他走對了，幾掌力拚之後，月兒的鬢角已出現了汗珠。

只不過雪鶴雷霖好景不常，在月兒一聲嬌叱之後，整個戰局立卽扭轉過來。

原因很簡單，月兒不是普通的高手，她身具武林失傳已久的幾項奇功。

這一聲嬌叱，破折神刀的功力已隨手發出，一線比鋒刄還要凌厲的力道，迎上了雪鶴雷霖的掌力。

武林奇功果然不同凡响，雷霖那雄渾無比的掌力，竟像鋼刀切豆腐，被它居中劃了開來。

雪鶴雷霖心頭一震，急忙身形後仰，倒竄五丈，再也顧不得什麼叫丟人現眼。

月兒似未跟踪追擊，只是微微一笑道：「承讓。」

雪鶴雷霖雙拳一抱道：「多謝石夫人手下留情。」身形一轉，逕自退了回去。

月兒先聲奪人，一上來就給排教一個下馬威，青龍會揚州分堂自認不敵，放棄了這一場比賽。

按武會規定，一日比賽三場，三合武舘贏了第一場，還有兩場應該繼續下去。

但排教教主胡慕天忽然立起身形道：「小弟有一個建議，希望路舘主鄧堂主考慮考慮。」

路舘主道：「胡教主有什麼高明的建議，兄弟正洗耳恭聽。」

青龍會揚州分堂的堂主鄧又村道：「教主有話但請吩咐。」

胡慕天道：「揚州地面，只有咱們三派鼎足而立，按紅蓮白藕之義，咱們應該互爲聲援，守望相助才對。」

路舘主道：「胡兄心胸過人，兄弟十分佩服。」

胡慕天微微一笑道：「近年來咱們爲了區區一點規費，竟弄得同室操戈，實在有違武林道義，因此，兄弟建議自本年爲始，由三合武舘，青龍分堂，及敝教輪流收取，每年一度的武會也同時取消，今後咱們就不再傷和氣了。」

路舘主略作沉吟道：「這實在是一個化干戈爲玉帛的好辦法，鄧堂主，你認爲怎樣？」

鄧又村道：「只要路兄贊同，兄弟決無異議。」

路舘主說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胡慕天哈哈一笑道：「一言爲定，路兄鄧兄如肯賞光，請到寒舍喝一杯，今日之事，咱們應該慶祝一下。」

路舘主道：「府上這頓酒兄弟一定會喝，但請稍延幾日，因爲兄弟還有很多俗事急待處理。」

胡慕天道：「好吧，路兄既是無暇分身，咱們就另外挑個日子。」

路舘主道：「如此，兄弟就先行告退了。」

胡慕天道：「路兄請便。」

×　　×

三合武舘賀客盈門，慕名求見石楓夫婦的也十分之多，但都被路超師兄弟擋了駕，原因是石楓夫婦無暇見客。

這是眞的，石楓確實無暇作這些無謂的應酬。

其次是因爲武會的結束太過突然了，對胡慕天的用心，三合武舘不能不作一番研究。

在後堂的密室之中，路舘主及石楓夫婦正在密談。

首先路舘主微咳一聲道：「石兄弟：你說胡慕天是什麼存心？」

石楓道：「此人忽然如此大方，決不會是懾於寒荆的武技，依小弟猜想，可能是一件重大的陰謀。」

路舘主道：「不錯，胡慕天陰狠毒辣，睚眦必報，他竟能忍下雪鶴當衆挫敗之辱，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月兒道：「那麼他究竟爲了什麼？」

路館主道：「也許他要給咱們一個明鎗易躲，暗箭難防吧。」

秋兒道：「此等江湖敗類，咱們何不乾脆將他們作一個澈底的剷除。」

路館主道：「排教的勢力遍佈黃河兩岸及大江南北，該教擁有高手也十分之多，本館實力有限，此項工作，只怕難以完成。」

水紅蓮忽然面色一整道：「路大哥：小妹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你不要見怪。」

路館主道：「說吧，弟妹，我不會怪妳的。」

水紅蓮道：「路大哥的三合武館不能再開了，最好趁早離開揚州是非之地！」

路館主愕然道：「爲什麼？」

水紅蓮一嘆道：「路大哥應該深知胡慕天的爲人，武會當衆受辱，他豈能就此罷休！」

路館主道：「這個我知道，只要咱們小心一點，量他還不敢對咱們怎樣。」

水紅蓮道：「路大哥要是這般想法，三合武館就當眞危如纍卵了。」

石楓心想水紅蓮智慧極高，她既然說得如此嚴重，必是有她獨到的看法及理由因而詢問道：「究竟爲了什麼？妳說。」

水紅蓮說道：「爲了你，這還不明白麼？」

石楓一呆道：「不錯，半壁山河，是胡慕天夢寐以求，他既知我已到達揚州，自然要積極圖謀於我了。」

秋兒道：「怕什麼？我不相信憑排教那般牛鬼蛇神能對咱們怎樣。」

石楓道：「不要太過自負，秋兒，排教有些邪門法兒，是令人防不勝防的。」

水紅蓮道：「還有，咱們出現揚州之事，不出三日必會轟傳江湖，那時天下武林都集中揚州，以三合武館的這點實力，只怕難以應付。」

石楓道：「不會吧？胡慕天既想染指半壁山河，他怎肯使消息傳之江湖？」

水紅蓮道：「這就難說了，如果胡慕天認爲無法將咱們收拾下來，他就不得不借重外力了，何況觀看武會的人數十分之多，他縱然想封鎖消息也不可能。」

石楓道：「如果眞是這樣，胡慕天必會搶在別人的前面向咱們下手。」

水紅蓮道：「這也並不盡然，如若胡慕天利用地頭蛇的優勢，未嘗不可使用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手法。」

石楓略作沉吟道：「依妳說咱們應該如何應付未來？」

水紅蓮道：「儘快找到魯靖，將財寶換作銀兩存入錢莊。」

路館主道：「不錯，這確是釜底抽薪的最好辦法。」

石楓道：「大哥不是已派人尋找魯靖麼？是否有了眉目？」

路館主道：「這幾天爲了武會之事，我幾乎將此事忘了，你們等一等，我叫一個人來問問。」

他叫守在門外的弟子，將派往尋找魯靖的人找來。

片刻之後，一名短小精幹，年約四旬的中年漢子來到密室。

路館主道：「我叫你找的人呢？有沒有着落？」

中年漢子道：「稟師父，弟子找遍了整個揚州，並沒有發現名叫魯靖的人，叫魯靖的廟宇倒有一個，師父要不要前去瞧瞧？」

石楓道：「哦，廟在那兒？」

中年漢子道：「在北門外三十里，原是一個姓魯的宗祠。魯靖是他們的始祖，姓魯的後人替他塑有一座銅像，所以一般人又稱它爲魯公祠，或魯靖祠。」

石楓道：「好，咱們去瞧瞧，但行動務須秘密，決不能引起排教或青龍會的懷疑。」

水紅蓮道：「我想排教可能已經對咱們採取監視了，要瞞過他們的耳目，你們最好四更起程，天亮時到達魯靖祠就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了。」

石楓道：「好，咱們就這麼辦。」

路館主見水紅蓮對事理分析入微，智慧之高，可以說無人能及，只是她身中奇毒，無法凝聚眞氣，實在是一件令人惋惜之事。

因而咳了一聲道：「兄弟！紅蓮弟妹中毒未解，你可曾有什麼打算？」

石楓道：「小弟待將半壁山河處理之後，將帶她走遍天涯海角，以尋找解毒的藥物。」

路館主道：「兄弟知道妙手回春年神醫麼？」

石楓道：「知道，此人住在武昌的曇華林。」

路館主道：「據小兄所知，妙手回春不僅醫道通神，更善於解毒，無論何種怪異的毒藥，他都可以設法解除，此間事了之後，兄弟何不帶弟妹前去試試？」

石楓道：「大哥說的是，小弟正是這般想法。」

路館主道：「那麼咱們現在歇息吧，四更之前我會派人通知你的。」

石楓點頭道：「既然如此，小弟暫時告退。」

× × ×

四更剛起，石楓帶着秋兒與路館主師徒會合，月兒留了下來以便照顧水紅蓮。

他們這一行人共只五個，除了石楓秋兒，還有路館主父子，及帶路的中年漢子趙教仁。

出城北三十里，河汊縱橫，水道極多，魯靖祠就在「邵伯湖」的附近。

此時天剛破曉，他們雖是找到了魯靖祠，却無法進入祠內，因爲管祠堂的還在夢鄉，他們不便擾人睡眠。

在祠外守候頓飯時間，一名睡眼惺忪的老者，才緩緩打開祠門。

路館主上前雙拳一抱，說道：「老人家早。」

老者向他們瞥了一眼，問道：「你們是……」

路館主道：「咱們是遊客，因慕魯靖公之名，到這兒來瞻仰的，如果方便的話，咱們想到裏面瞧瞧。」

老者道：「可以，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你們隨便瞧好了。」

路館主謝了一聲，領先走進祠門。

祠分三進，第一進是儲存祭品及作起居之用。

第二進是魯氏歷代有功名之人的史蹟及著作。

第三進正中爲一神殿，供的正是魯氏本支始祖魯靖的塑像。

兩側左昭右穆，供的是魯氏歷代祖先的牌位。

壁間懸掛着各朝名人的墨寶，有對聯，也有山水人物。

最使石楓注意的是一幅山水，落欵地爲「桂秀山人」。

這幅畫筆力奔放，令人覺得那高山流水之間，暗含着雄渾無比的氣魄。

石楓對魯姓老人道：「老人家，這位桂林山人是誰？」

魯姓老者道：「本祠所懸墨寶，都是歷代文人的手筆，這位桂秀山人的眞實姓名，老漢就無從查考了。」

路館主傳音對石楓道：「兄弟！你瞧出什麼來了？」

石楓也傳音道：「這幅題名爲桂秀山人的山水，可能是忠王的手筆，但畫中景物與小弟收藏的寶圖似乎毫無關連，實在有點令人費解。」

路館主道：「那邊還有幾幅山水，你瞧過了麼？」

石楓道：「瞧過了，那些山水更是南轅北轍，一點也含接不上。」

路館主道：「你再瞧別的，看看還有沒有岔眼之處。」

石楓道：「我全都仔細的瞧過，只有這幅山水有一點可疑。」

路館主道：「不錯，忠王是廣西人，廣西簡稱桂省，那桂秀山人豈不是廣西李秀成的縮影？」

石楓道：「所以小弟認爲這幅畫必有蹊蹺，這樣吧，不管它與藏寶有無關連，咱們不妨與魯姓老者情商，花點錢將它買去慢慢研究。」

路館主道：「如此甚好。」

於是他回頭對魯姓老者道：「老人家！咱們想跟你打個商量。」

魯姓老者道：「什麼事？」

路館主指着落欵「桂秀山人」的山水畫道：「老人家！咱們很喜愛這幅山水，不知道你肯不肯割愛？」

魯姓老者道：「老漢只是照顧宗祠，對祠內任何一件物品，老漢都沒有處理的權限。」

路館主道：「誰有權處理？」

魯姓老者道：「七爺，也就是我們的族長。」

路館主道：「貴姓族長住在那兒？」

魯姓老者道：「在魯家溝子，你們到那裏一問便知。」

路館主道：「魯家溝子離這兒有多遠？怎樣走法？」

魯姓老者道：「由這裏向西，五里不到就是魯家溝子。」

路館主道：「多謝老人家，兄弟，咱們到魯家溝子去試試。」

石楓道：「好的。」

他們順着魯姓老者指示的道路走，很快就找到了魯家溝子。

魯姓子弟在此處聚族而居的約莫有三百多家戶口，族長是一位六十出頭，身材魁梧的老者，他名叫魯鳴珂，但一般都尊稱他一聲七爺。

魯家溝子的形勢，儼然像一座城堡，四週有護墻，墻外有寬約三丈的濠溝，只要拉起吊橋，就可以抵擋大批敵人攻擊。

在明代末年，揚州人隨着史可法抵抗清軍，奮戰得十分激烈，當城破之日，死難者極多，歷史上有名的揚州十日，就是滿人屠殺漢人的一個殘酷事蹟。

由這一點也可看出揚州民風强悍，一般人的愛國之心都極爲强烈，忠王李秀成如若當眞將寶藏秘密放在揚州魯靖祠，對這一點不無關係。

石楓等走過吊橋，立有兩名大漢攔着去路，其中一人道：「各位是那兒來？」

路館主道：「在下路敬德，是揚州三合武館的館主，有事想面謁貴族族長魯七爺，請老兄代爲通報一下。」

大漢向他們打量一陣道：「好，請跟我來。」

他們跟着那名大漢走，只見房屋鱗次櫛比，井然有序，還有很多商店，日用貨物一應俱全。在一幢高大門前，那名大漢停了下來道：「七爺就住在這兒，各位等一等，我去稟告一聲。」

路館主道：「老兄請。」

大漢進入門樓，片刻之後，一名面貌威嚴的青袍老者緩步而出，他向路館主等雙拳一抱道：「老朽魯鳴珂，那位是路館主？」

路敬德拱手一禮道：「在下路敬德，見過七爺。」

魯鳴珂道：「不敢當，館主請。」

路館主等被讓至客廳，献茶之後，魯鳴珂道：「館主俠駕寵臨，不知有什麼指教？」

路館主道：「在下兄弟偶過貴姓宗祠，見到一幅山水畫，在下兄弟十分喜愛，想跟七爺打個商量。」

魯鳴珂道：「哦，是那一幅？」

路館主道：「是署名桂秀山人的。」

魯鳴珂面色微微一變，迅則哈哈一笑道：「路館主好眼力，這幅畫果然算得是一件珍品，只是它是敝姓祖傳之物，老朽只怕會使館主失望。」

路館主道：「這不要緊，既是七爺祖傳之物，咱們自然不便强人所難。不過，貴宗祠所存墨寶頗多，少一幅也算不了什麼，如若七爺願意割愛，只要開一個價在下兄弟一定遵辦。」

魯鳴珂淡淡道：「魯氏子弟還能維持溫飽，再說老朽縱然不成材料，也不能做魯氏的不肖子孫。」

這位老族長話已說完，路館主不由面色尷尬的向石楓瞧去。

石楓冷冷道：「咱們只要盡其在我，做到無愧漢族子孫就算了，成與不成，大哥不必放在心上。」

石楓長像威武，神態間自然流露出一股懾人的威儀，魯鳴珂雖是只與路館主交談，却時時在注意石楓的舉動。

此時忽然打了一個哈哈道：「這位好豪壯的語氣，請問貴上下怎樣稱呼？」

石楓道：「在下姓石名楓，是一個浪跡江湖的武林末學。」

魯鳴珂一怔道：「你就是力敗潼關五聖的石瘋子？啊，眞對不起，請恕老朽失言。」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刀客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天星獲悉黑牡丹辛文姬隱居在楊大瘤子的茅房中後，他把這消息秘密賣給靈飛公子長孫弘，另一面，白天星又着洪四往告知獨眼龍，說是有客人僱用他的馬車，載送女眷，因對方行踪鬼祟，忖料必是偷送辛文姬出鎮。長孫弘依照白天星的說話，帶二武師到楊大瘤子茅房中，果見辛文姬正在房中午睡，遂道明來意，用蔴袋將辛文姬載走。楊大瘤子俟辛文姬走後，依着洪四的安排放火燒茅房，鎮人一見火光，咸往趨救，天山四醜之首烏光聞知失火地點後，立偕另三醜搶在人羣之前，向鎮上跑去——

美人成禍水　粉蝶作寃魂

今天因爲天氣好，風並不大。

楊大瘤子的兩間草屋在巷子最末端，所以尚不致波及左右鄰戶。

不過，楊大瘤子本身的那兩間茅草屋，無疑是報銷定了。

衆人愛莫能助，只有搖頭嘆息。

楊家小兩口子，已被洪四嫂一手一個拉走了，只剩下楊大瘤子還在繞着火場呼天搶地。

四醜趕到，黑心客烏光朝老二反復客居笑仁一使眼色，大聲道：「這位老人家好可憐，來來，老二，我們過去想法勸勸他。」

居笑仁大聲接着道：「是的，我們過去勸勸他老人家！這麼一把年紀，急壞了身子，可不是玩的。」

兩兄弟奔過去，一邊一個，將楊大瘤子緊緊抄住，不由分說，拖着便往河邊空處跑。

楊大瘤子的呼天搶地，本來是做作出來的，他一邊嘶聲乾嚎，一邊其實已在暗暗盤算那一百兩銀子的用途。

正當他喊得起勁之際，冷不防突然冒出這麼兩名兇神惡煞般的人物，頓使他心頭一涼，暗感大事不妙。

黑心客烏光附着他耳根子道：「老傢伙，你聽清楚：大爺只問你一件事，回答得老實，大爺們有賞，回答得不老實，大爺們馬上送你去見閻王！」

楊大瘤子喘着氣道：「好，好……」

居笑仁接着道：「快告訴大爺們，那個姓辛的娘們去了那裏！」

楊大瘤子道：「不，不……」

他本想說不知道，心中一凛，忙又接着道：「噢……不……是被……一位公子……跟，跟……兩位壯士……帶走了。」

居笑仁一怔，望着烏光道：「一位公子？」

烏光低喝道：「說清楚點！一位什麼樣的公子？」

楊大瘤子又咳又喘道：「文質彬彬的……人……很……咳……咳……很帥。」

居笑仁眼中一亮道：「長孫公子？」

楊大瘤子連忙接着道：「不錯！長，長……咳咳……」

烏光打斷他的話頭道：「你還聽他們說了些什麼？」

楊大瘤子道：「小老兒……只聽他們……咳咳……好像……好像……提過一輛什麼馬車，別的沒聽清楚……」

烏光眼珠一轉，忽然點頭道：「行了，既坐馬車，必走官道，我們馬上分兩頭追下去，大概還來得及。」

居笑仁道：「這老傢伙我們要不要賞他一兩銀子？」

烏光面露獰笑道：「我來賞他——」

就在這位黑心客伸手摸向腰帶上那把匕首時，身後忽然有人奔過來，高聲道：「楊大爺，您放寬心，房子燒了，我們替你想辦法，千萬不要想不開。」

烏光一楞，急忙改口喝道：「大爺們賞你，記住不許洩露一個字！」

話說之間，居然在楊大瘤子手裏塞了一錠銀子。

楊大瘤子喜出望外，一疊聲道：「是，是！謝謝兩位大爺。謝謝，謝謝！」

兩兄弟鬆開手，後面那人也趕到了，趕來的正是白天星。

白天星看到楊大瘤子手上拿着一錠銀子，知道是兩兄弟所贈送，於是也向兩人拱手道：「兩位壯士義伸援手，令人感激不盡！」

烏光換上一副笑臉道：「一點小意思，不算什麼。」

他不等白天星再說什麼，轉向居笑仁

一甩頭道：「沒事了，老二，我們喝酒去吧！」

×　　×

長孫弘領着那兩名武師，由小徑轉入官道時，也發現到了鎮上那一股冲天而起的濃烟。

抗蔴袋的那名武師一咦道：「鎮上燒起來了？」

長孫弘望着那股濃烟，忽然點頭微笑道：「燒得好，好火！」

另外那名武師不覺一怔道：「公子說什麼？」

長孫弘微笑道：「我說這一把火燒得好。」

那武師露出不信之色道：「隔這麼遠，公子竟能看得出燒的是那一家？」

長孫弘微笑道：「我意思是說，這把火燒得正是時候。燒的是那一家，誰去管它。」

那武師眼光一轉，似有所悟，跟着點頭道：「懂了。」

抗蔴袋的那名武師搶着道：「我也懂了，公子意思是說，有了這一場火，大家注意力分散，一時就不會有人留心到我們的行踪。對嗎？公子。」

長孫弘望了兩人一眼，含笑點頭道：「很好，只要你們的腦筋，經常都能轉得這麼快，我咸陽那片產業，就不愁你們管理不好了。」

兩名武師欣然色喜，雙雙躬身道：「謝謝公子栽培！」

長孫弘揮揮手道：「別躭擱時間，我們上路起程吧！」

×　　×

一輛破舊的馬車，停在路邊一株大槐樹底下。

洪四坐在車上吸菸。

槐樹上另外拴着兩匹馬，正在那裏悠閒地低着頭啃草。

這三四老馬，一輛老爺車，正是洪四的全部家當。

長孫弘走過去問道：「你在這裏等了多久了？」

洪四道：「有一會兒了。」

長孫弘道：「有沒有人看到你駕車出鎮？」

洪四道：「沒有。」

長孫弘滿意地點點頭，接着轉向抗蔴袋的那名武師道：「你跟辛姑娘上車先動身，我跟老孫隨後就來，傍晚時分在上次的老地方見面。」

那武師點點頭，繞向車後走去。

長孫弘正待跟那名孫姓武師去解馬韁時，後面車廂中忽然傳來通的一聲，就像那名武師不勝負荷，一下將背上那口蔴袋，過肩扔入了車廂似的。

長孫弘臉色一變，怒喝道：「老胡，你手腳能不能輕一點？」

老胡沒有答話，却傳來一聲用力關上車門的聲音。

長孫弘更怒了，他轉向孫姓武師道：「你去看看老胡他那裏不痛快！」

孫姓武師頭一點，脚下剛剛移動，忽又站定下來。

因爲他已經用不着去看了。

×　　×

馬車後面，人影一閃，突然走出一名滿臉殺氣的大漢。

長孫弘和孫姓武師看清楚這名大漢的面貌，均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同時向後倒退了一步。

原來這名大漢不是別人，正是獨眼龍賀雄！

獨眼龍賀雄一步步邁過來，獨眼中閃迸着懾人的光芒，嘿嘿冷笑道：「好一位靈飛劍客！好一個長孫公子！」

姓孫的武師切齒道：「那姓白的小子，果然不是東西。」

口中說着，伸手便待拔劍。

長孫弘手一攔道：「且慢！」

他接着轉向賀雄道：「能不能容我長孫弘說兩句話？」

賀雄冷笑道：「你還要說話？你還有話說？」

長孫弘從容不迫地道：「是的，只有兩句。」

賀雄目光如刀鋒般盯在他臉上道：「好！那兩句？你說。」

長孫弘緩緩道：「請相信長孫弘只是因人成事，引誘令正離叛的另有其人！」

賀雄沉聲道：「那人是誰？」

長孫弘道：「這一點你可以問令正，也可以去問那個姓白的浪子。」

賀雄獨目閃動，道：「你說是鎮上那個姓白的浪子幹的好事？」

長孫弘忽然指着洪四道：「其實你也可以先問問這位洪老四。」

賀雄道：「這種事跟他一個趕車的有什麼關係？」

長孫弘冷笑道：「因爲他們在這件事情上，使的都是同一手法。閣下在這位洪老四身上花了多少銀子我不清楚，我只知道白浪子從我那裏拿走的銀子，是不折不扣的三千兩正！」

賀雄道：「你說他們是一黨？」

長孫弘道：「只可惜你朋友昨天沒有去熱窩。」

賀雄道：「去了怎樣？」

長孫弘道：「去了你便會清楚他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如果你朋友清楚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你便會明白我們其實都中了別人的圈套。」

洪四臉色大變，忽於車上跪下，合掌高聲哀求道：「公子爺，您可要做做好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您消受了美人兒，却找個趕車的人頂罪，也未免太說不過去……」

賀雄本來就很難看的臉色，現在更難看了。

長孫弘的話雖然極具煽惑力，但顯然還抵不上洪四淡淡一句：「您消受了美人兒……」

長孫弘就是再說上三天三夜，恐怕也經不起這一悶棍。

這一句話是完成式。

而且話中有畫。

消受了美人兒？如何消受的？

聽了這樣一句話，只要畧加品味，誰也不難於腦際馬上浮起一幅活色生香的景象。

而這一點正是這位獨眼龍那最不能忍受的。

孫姓武師勃然大怒，嗆的一聲，拔出長劍，厲聲喝道：「待我來割下這廝的舌頭！」

賀雄沉喝道：「你敢！」

這一聲沉喝，宛若雷鳴，直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

孫姓武師一呆，果然沒敢再動。

賀雄接着轉向長孫弘頭一點道：「好，我會向他們查清楚這件事的，不過，現在我得先宰了你！」

他最後一個你字，是從牙縫裏迸出來的。

誰也不難聽出，他爲了說出這個字，是花了多大的氣力，以及在這個字裏蘊含了多少怨毒之意！

然後，他整個龐大的身軀，便像一個驚嘆號似的，朝長孫弘撲了過去。

這位獨眼龍使用的兵刄，是一把三股叉，他朝長孫弘撲過去時，那把三股叉仍然插在他的腰帶上。

這說明他單是殺了長孫弘還不算，一定還得親手劈爛長孫弘那張英俊的面孔，才能出盡他胸中一口惡氣！

長孫弘也沒有拔劍。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他還有可用之兵，當然不必忙着親自出手。

他容得賀雄一把迎面抓至，身形微微一扭，便如游魚似的，一下閃去孫姓武師的身後。

身法之瀟洒，飄逸，果然不負靈飛劍客之美稱。

賀雄大吼一聲，又轉向孫姓武師撲了過去。

孫姓武師嘿嘿一笑，長劍挽花，一招金鷄點頭，只見銀星如幕，頓將賀雄罩入一片劍光之中。

現在是他賣力的時候了。

長孫公子家財億萬，根本不在乎什麼大悲寶藏，這位世家公子感興趣的，只有一樣東西：女人！

那種有名氣而又風騷入骨的女人！

他們這次來到七星鎭，看上的第一個女人本來是消魂娘子楊燕，後來由於楊燕交遊太廣，而且行踪詭秘，身份曖昧不清，一時失去對象，便又把目標移去莫青青那小妞兒身上。

莫青青天眞無邪，有如一塊渾金璞玉，當然要比消魂娘子楊燕可愛得多。

不過，這全是孫，胡兩人的主意，長孫弘本人對這件事並不太熱心。

他歡喜的是風騷的名女人，並不是情竇初開的少女。

同時這位長孫公子看出小妞兒已鍾情於張弟，他深知一個已有意中人的少女，卽使强奪到手，亦無情趣可言。

就在這時候，黑牡丹辛文姬來了。

一個十足的尤物——一個各方面都合這位長孫公子胃口的女人！

於是，長孫弘打定主意，別的女人統統不要，只要這支黑牡丹。

他答應孫，胡兩人的條件是，如果能將這女人弄到手，他便委兩人爲咸陽山莊的總管事！

咸陽山莊名下的產業，除了廣大的田莊不計，在關洛道上，單是糧行和銀號，便有四十六處之多。

這樣一個大肥缺，自是令人垂涎。

如今，胡姓武師已遭暗算，只要能除去這個獨眼龍，所有的好處就都是他一個人的了！

孫姓武師心中這樣一想，登時爲之精神大振。

他出身華山門下，在劍法的造詣，原就不同凡俗，如今心情受到鼓舞，一支長劍更是使得出神入化。

賀雄妒火攻心，勢如瘋虎，本來是個相當難纏的人物。

如今這位獨眼龍吃虧的是，一時失算，未拔兵刄。

敵我雙方如果功力相差有限，一方使用兵刄，一方赤手空拳，使兵刄的一方自然要比赤拳的一方大佔便宜。

結果，三個照面不到，只聽嗤的一聲，獨眼龍左肩上已經出現一道血溝。孫姓武師一招得手，精神益發抖擻起來。

長孫弘見孫姓武師着着佔先，毫無落敗之象，心中大爲高興。

他目光閃動，心底下暗暗盤算。

現在，有兩條路擺在他面前，可以任他自由選擇：他可以拔劍上前夾攻，合力置賀雄於死命。他也可以趁賀雄分身不開，先將黑牡丹帶離現場。

走那一條路，比較合算呢？

他決定走第二條路。

因爲賀雄雖然暫時處於下風，但顯然尚未敗定，這位獨眼龍是江南黑道上有名的一條狠漢，他如上前夾攻，很可能激起這位獨眼龍的兇性。

俗云：一人拚命，萬夫莫當。

到時候如果這位獨眼龍捨孫姓武師不顧，專找他拚命，不惜來個玉石俱焚。以他的身份，犯得着嗎？

因此，他腳下慢慢移動。

移向馬車。

只要洪四悄悄掉轉車頭，他也上了車，就不愁摔不脫這位獨眼龍了。

獨眼龍怪吼連發，一轉眼之間，身上又多了好幾處創傷。

孫姓武師也是個老江湖，他雖然一起手便佔盡上風，却始終不敢稍存大意。

他懂得驕兵必敗的道理，他也曾有過因驕落敗的經驗。

所以，他絕不貪近功，目前的形勢，已够他滿意的了。

他知道只須保持目前這種局面，不予敵人可趁之機，要使這位獨眼龍倒下去，無疑只是時間上的早晚之分……

長孫弘漸漸攏近馬車，洪四臉色大變。這位靈飛公子是不是爲了他剛才那句「消受了美人兒」，來向他請教「美人兒」是如何「消受」的呢？

就在洪四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要繼續咬牙裝下去，還是及早見機開溜之際，長孫弘神色一動，突然停下腳步。

原來這時從七星鎭方面，突然如飛一般奔來兩條人影。

來的這兩人，正是天山四醜中的第二撥人馬老二反復客居笑仁和老四金槍客熊飛。

賀雄和孫姓武師已由官道打進了道旁的麥田，兩人都沒有發覺這兩位新來的不速之客。

長孫弘是認識四醜的，正因爲他清楚四醜的爲人，所以這時也顯得特別緊張。

他跟四醜一向沒有交情，這兩兄弟突然現身，當然不是爲他助拳來的。

那麼這兩兄弟是不是賀雄的一黨呢？

居笑仁和熊飛雙雙刹住身形，兩人目光四下一掃，不禁同時吐出一口長氣。

他們來得還不算太遲。

長孫弘含笑抱拳道：「兩位好！」

他想先試探一下，看看這兩兄弟究竟站在那一邊？

熊飛眼珠子一轉，故意露出迷惑之色道：「這裏出了什麼事？」

長孫弘放心了，因爲兩兄弟若是賀雄的同黨，根本就不會如此發問。

他爲了進一步試探兩兄弟的意向，於是接着指指賀雄道：「兩位認不認識那位朋友是誰？」

熊飛搖頭道：「沒有見過。」

長孫弘心中微微一動，當下湊上一步，低聲道：「使劍的那一位，是小弟的朋友，兩位如果願意帮個小忙，小弟絕不會讓兩位白辛苦。」

熊飛轉臉望着居笑仁，似乎徵求後者的同意。

居笑仁乾咳了一聲道：「帮忙當然可以——」

他拖長了尾音，沒說下去。

長孫弘聞絃歌而知雅意，忙從懷中掏出一叠銀票，遞了過去，道：「一點小意思，尚望兩位笑納。」

熊飛接下，很快的點了一遍數目。

居笑仁道：「多少？」

熊飛道：「四千五百両。」

居笑仁點點頭道：「値得咱們兄弟活動一下筋骨了！」

熊飛奮然道：「不須勞動三哥，有我一個就行了。」

他將銀票交給居笑仁，一面從腰間摸出一支特製的小銀鏢。

長孫弘微笑道：「熊兄只發一鏢，可不要失了準頭才好。」

熊飛也笑了笑道：「不會的。」

事實上果然一點不假，他話才說完，那支小銀鏢便告脫手飛出。

飛向長孫弘的咽喉。

長孫弘猝不及防，要想閃避，已經慢了一步。

銀光一閃，穿喉而沒！

長孫弘喉頭發出卜的一聲，像吞下了一塊熾熱的火炭。

居笑仁趁勢飛起一脚，長孫弘連哼也沒有來得及哼一聲，便如斷綫風箏似的，悠悠飛落麥田。

長孫弘屍首落下去的地方，就在孫姓武師身旁不遠。

孫姓武師見了，心中一慌，手中長劍彷彿突然加重了八十斤。

賀雄當然不肯放過機會，斜斜一足踢出，孫姓武師長劍應聲脫手，賀雄搶撲過去，一掌如刀劈下。

孫姓武師踉蹌着向後倒下去，噴血如雨。

賀雄雖然又結果了一名敵人，自己也是遍身帶傷，幾乎變成一個血人。

他氣喘吁吁的走上官道，朝居笑仁和熊飛兩兄弟抱拳一拱，算是向兩兄弟表示謝意。

熊飛微笑道：「賀兄大概還不認識我們兄弟兩個是誰吧？」

賀雄果然一怔道：「兩位——」

居笑仁微笑接口道：「我們是吳公子派來的。」

賀雄一聽兩人是小孟嘗吳才派來的，似乎深受感動，呆了好一陣子，才輕輕嘆了口氣，道：「兩位既是吳公子派來的，大家都是自己人，小弟就不必跟兩位客套什麼了。」

居笑仁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賀兄身上的傷，不碍事吧？」

賀雄一咬牙，一股被遺忘了的怒火，不禁又於胸中熊熊燃燒起來。

他重重哼了一聲，朝兩兄弟道：「兩位請在這裏等一下，待小弟先去撕了那個臭婊子。」

熊飛忙道：「這件事我們也聽吳公子提過了，嫂夫人也許是身不由己，賀兄何必動火？」

賀雄恨恨地道：「兩位有所不知，這臭婊子淫賤成性，如果留她下來，小弟遲早總會被她活活氣死。」

熊飛和居笑仁對望了一眼，知道勸說無益，便沒有再說什麼。

賀雄轉身向馬車走去。

熊飛忽然進上一步，叫道：「賀兄且慢！」

賀雄止步回頭道：「兩位——」

他只說出兩個字，突然僵住。然後，只見他雙手護住咽喉，慢慢彎下腰去。

居笑仁作勢欲撲，熊飛伸手一攔，笑道：「沒有關係，雖然偏了兩分，結果還是一樣的。」

他又說對了。

賀雄慢慢蹲下去，血從指縫中不斷的泛湧出來，眨眼之間便將領口染紅了一大片。

他狠狠的瞪着兩兄弟，僅有的那隻獨眼，幾乎是從眼眶裏突出來，但眼神却在慢慢渙散。

熊飛又走上一步，微笑道：「我們確是吳公子派來的，派來要你的命——現在你伙計該瞑目了吧？」

賀雄終於倒下去了，但那隻獨眼却瞪得更大更圓。

他怎能瞑目呢？

小孟嘗吳才一直是他所最敬佩的人，而吳才也一直視他爲心腹，如今吳才竟派出兩個陌生的人，前來暗算他，到底爲了什麼？

假如他想追問，熊飛說不定會給他一點暗示。

而現在，熊飛就是想告訴他爲什麼，他也聽不到了。

洪四又在車上跪下，牙齒打戰道：「兩位好漢爺饒命。」

居笑仁笑笑道：「要你的命？嘿嘿，你伙計倒眞會自抬身份。」

熊飛喝道：「快起來趕車。」

× ×

小孟嘗吳才靜靜聽完那青衣漢子的報告，一雙眉頭不禁深深的皺了起來。

青衣漢子露出惴惴不安之色，低聲道

：「公子是不是覺得，他們幾兄弟處理這件事，有什麼不得當的地方？」

吳才輕輕嘆了口氣，道：「這件事他們辦得好是很好，只可惜還是忽略了一處細節。」

青衣漢子道：「什麼細節？」

吳才道：「他們不該放了那個趕車的洪四，那個傢伙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青衣漢子一怔，忍不住頓足道：「是啊！這幾個眞胡塗。」

吳才淡淡一笑道：「不過也沒有什麼大關係，事到如今，就是想瞞人，也瞞不住了。好在品刀大會後天就結束，這正如道家所說的天刼一樣，凡是名登鬼榜的朋友，充其量也不過多活幾天而已！」

青衣漢子眼光一轉，忽又低聲道：「辛姑娘好像受的驚嚇不輕，公子要不要過去安慰安慰她？」

吳才沉吟道：「我另外還得安排幾件事，你過去告訴他們，我恐怕要晚一點才能過去。」

青衣漢子道：「好的——」

吳才若有所思，又道：「你叫那邊的人口風緊一點，暫時最好別讓宮老兒知道這件事。」

青衣漢子微微一怔道：「為什麼？」

吳才輕輕咳了一聲道：「少奇雖然不是文姬殺死的，但事情總是由文姬所引起，這老兒可能對文姬還不大諒解。」

青衣漢子點頭道：「這話也是，我過去吩咐他們謹愼一點就是了。」

× ×

洪四太太平平的回來了。

三匹老爺馬，一輛老爺車，一樣不少。如果一定要說與出門時有何不同，也許便是車板上多了幾灘血漬。

看到洪四安然返回，張弟一顆心才算放落下來。

洪四嫂已經備好酒菜。

洪四一邊喝酒，一邊說出適才那一段驚險的經過。

白天星聽完之後，點點頭道：「現在這件事看起來就比較合理了。」

張弟道：「什麼事合理不合理？」

白天星道：「你難道聽不出，勾引辛文姬的男人，就是吳才那小子？」

張弟道：「這個我當然知道。」

白天星道：「我說合理，正是指這個。因為只有勾搭上的男人是吳才，那女人才有背叛獨眼龍私奔的勇氣，同樣的理由，也可以說明那女人雖然悄悄出走，為什麼卻沒有馬上離開七星鎮。若是換了別的男人，這一點就說不通了。」

張弟道：「如果是別的男人，應該立即遠走高飛？」

白天星道：「是的。」

張弟道：「為什麼？」

白天星道：「因為獨眼龍的一舉一動，姓吳的完全清楚，根本不用担心這樁醜事會被獨眼龍於無意中撞破。」

他笑了笑，又道：「這也正是我等姓吳的上了貴賓席，才叫老洪去向獨眼龍告密的原因。」

張弟道：「你既然覺得只有一個吳才才合乎這些條件，何以你事先却想不出這個人是誰呢？」

白天星聳聳肩膀道：「在沒有獲得確證之前，誰又敢斷定一代名公子，竟然會做出這種卑污事？」

張弟思索了片刻，忽然點頭道：「我知道了，除此而外，還有一個原因，也使你無法懷疑這個姓吳的。」

白天星道：「還有什麼原因？」

張弟道：「你一定誤以為消魂娘子楊燕跟這姓吳的有一手。」

白天星微笑道：「誰說以為？難道姓吳的有了一個楊燕，就不能再有一個辛文姬？」

張弟一楞道：「他難道就不怕楊燕吃醋？」

白天星笑笑道：「女人碰上這種事，吃醋當然難免。」

聽語氣似乎還有下文，但白天星只說到這裏，就沒有再說下去。

他喝乾一杯酒，忽然放下杯子道：「時間不早了，我們還是買點酒菜，回去恭候我們那位烏八爺吧！」

× ×

走出洪四住處之後，張弟忍不住悄聲道：「洪四如今愈陷愈深，你難道一點也不替他的安全担心？」

白天星道：「這一點你儘管放心好了。」

張弟道：「你認為他們夫婦倆的武功，足够自保？」

白天星笑道：「談武功那可差得太遠了。」

張弟道：「否則仗恃什麼？」

白天星笑道：「倚仗大家現在都知道他是『一品刀』和『旋風刀』的朋友，只要這兩兄弟還有一口氣在，就不會有人願惹這種麻煩。」

張弟道：「你覺得你這塊招牌很响亮，誰也惹你不起？」

白天星笑道：「目前好像是如此，再發展下去就很難說了。」

× ×

天剛黑下不久，烏八果然如約而至。

烏八剛跨進門，白天星就迎上去，將一張三百两的銀票，雙手奉上道：「不成敬意，烏兄請先收下。只是小張真能獲得那把七星刀，白某人說話算話，除了這三百两，小弟一定另外再送你烏兄七百两，湊個整數！」

烏八雙掌並豎，擋着道：「這，這，這——這什麼話？自家兄弟，怎麼談這個？唉唉，不行，不行。」

白天星面孔一扳道：「你烏兄不收，就是瞧不起小弟，那我們今天就什麼也別談！」

烏八長長嘆了口氣，只好帶着一臉無奈之色，勉強接了過去。

接着，三人圍桌坐下，白天星親自執壺斟酒。

張弟雖然知道白天星這樣做必然另具深意，心中仍然不太痛快。

因為他自始至終就沒有要獲那把七星刀的意思，既然他們沒有意思要爭取那把七星刀，如今曲意敷衍這個姓烏的，豈非多此一舉？

所以，他坐在那裏，就像個木頭一樣，既不喝酒，也不說一句話。

烏八喝了口酒，清清喉嚨，開始說道：「如今大勢至爲明顯，十八刀客，已去掉了十一位，仍活着的刀客，僅剩七位，而這七人之中，有資格問鼎的人，實際上也只有一個將刀郭威。」

簡明握要，大勢的確如此。

白天星點點頭。

烏八接下去道：「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張兄弟秉權，那把七星刀，將刀郭威就得定了。」

白天星點頭。

其實，這幾句說話，根本就是廢話。

烏八喝了口酒道：「同樣的道理，張兄弟明天若是能擊敗那位將刀，那把七星刀，即可垂手而得！」

這更是廢話中的廢話。

白天星也喝了一口酒。

烏八掃了兩人一眼道：「要擊敗那位將刀難不難呢？別人也許覺得很難，我則認為一點不難。」

白天星露出傾聽的神氣。

烏八微笑道：「因為將刀的那一些說詞，聽起來雖然動人，其實却有着一項很大的缺點。」

白天星道：「什麼缺點？」

烏八笑道：「離題太遠！」

白天星又點頭，這一次是由衷產生佩服。

對於將刀郭威那天說的話，人人讚不絕口，似乎每個人都忽略了那些話的文不對題，其實這一點可說比什麼都重要。

烏八微笑着接下去道：「他那番話，如當作做人處世的道理，確可視為金科玉律，但就品刀而言，實嫌過份流於空洞浮泛。」

白天星道：「那麼，依烏兄之意，究竟要怎麼樣說，才算得當？」

烏八又喝了口酒道：「很簡單！直接回答問題。」

白天星道：「如何回答？」

烏八道：「不瞞兩位說，對於刀法，我是一竅不通，所以我根本就不清楚一個使刀的人，究竟要特別注意那幾件事。」

他笑了笑，又道：「不過，空口說白話，吹吹牛皮，我還是可以對付的。」

白天星替他斟滿了酒。

烏八喝了口酒道：「如果換了我上台，我就會這樣說：除了意外事件不談，一個使刀的人，至少要特別注意三件事。」

白天星道：「那三事件？」

烏八道：「第一：使刀的人，必須能因對敵情況之不同，而能隨時調整刀法之運用。那就是說，單打獨鬥，是一種使法，以寡敵衆，又是一種使法，甚至對兩名敵人和三名敵人之間，在刀法運用上，都必須有所區別！」

白天星不禁一拍桌子道：「高論，高論！」

張弟也不禁暗暗驚奇，這個傢伙連刀也不會使，居然能說出這番在行而中肯的話來，倒眞有點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烏八吃了一口菜，又喝了口酒，緩緩接着道：「第二：使刀的人，必須特別留心對手所使用的兵刃。人人知道，十八般兵刃，均具相生相尅之微妙作用，敵人兵刃不同，你的刀法，就要跟着改變。對重兵刃，刀法要走輕靈，對輕兵刃，刀法要壯氣勢，對一些不入兵刃譜的奇門兵刃，更不可掉以輕心大意。」

白天星仰杯一吸而盡，長長吐了口氣道：「妙啊！太妙太妙了！幸虧你烏兄沒有去幫別人，否則眞是不堪設想。」

張弟簡直聽呆了！

馬老先生也曾跟他說過這番話，可是，烏八算什麼東西？又怎能跟馬老先生相提並論？

烏八這些話是怎想得出來呢？

烏八面露得色，接下去道：「第三：請注意，這是一般人經常忽略了的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一個使刀的人，必須要培養出一種判斷敵人性格的能力。」

這一下連白天星也聽呆了。

烏八掃了兩人一眼道：「知道降龍伏虎刀岳人豪是怎麼死的嗎？死於技不如人？錯了！死於他的性格，那種目空一切的狂妄性格！」

他頓了一下，又道：「人屠刁横，病書生獨孤洪也是一樣。人屠死於不明大勢，病書生死於欠缺見聞。換言之，一個人武功不論多高，在性格上，都必然有他的弱點。若能在交手之前，先找出敵人這一方面的弱點，雖不能說憑這一點，即可穩操勝券，但至少可以攻彼之短，先佔三分便宜！」

白天星舉起杯子，長長嘆了口氣，道：「來來來，喝酒！」

烏八微笑道：「小弟這三點小牛皮，兩位還滿意嗎？」

白天星馬上以行動表示了他的態度。

他又取出一張銀票道：「這裏是七百两，我看還是一次付清算了。」

這一次烏八沒有推辭。

白天星又舉杯道：「喝酒！」

烏八舉起酒杯，忽又放下道：「等大會結束，咱們兄弟再好好的喝個痛快，今天不陪了，小弟在熱窩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約會。」

白天星點點頭，沒有挽留。

烏八匆匆走了。

張弟喃喃道：「眞是人不可以貌相，想不到這個傢伙，居然能說出這樣一番大道理來。」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我只希望這位仁兄在大會結束之前，趕快找機會開溜，溜得愈遠愈好！」

張弟一呆道：「為什麼？」

白天星淡淡一笑道：「你以為他剛才這一番話，眞是他仁兄自己想出來的？」

張弟眨着眼皮道：「難道是出於別人授意？」

白天星喝了口酒，沒有開口。

張弟又道：「正如你當初說的，是因為有人希望我們獲得七星刀？」

白天星仍然沒有開口。

但張弟並不生氣，因為他問的這幾個問題，其實並不需要回答。

他想了想，又道：「你希望他在大會結束之前開溜，是什麼意思？難道大會沒有結束，他就沒有危險？」

白天星點頭。

張弟道：「什麼原因？」（未完）

新穎俠情長篇故事

朱唇令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倪小娟留書出走，朱唇令主胡貞貞與兩位太上護法陶陵、倪素貞密室研商倪素娟出走原因，及為誰所誘，倪素貞遂將當年公孫煜如何假冒陶陵，佔有倪素娟，及倪素娟當年的傷情史說將出來，由此而證實了倪小娟確是公孫煜的親骨肉，因而首先推測誘使倪小娟留書出走者或是公孫煜，陶陵接着詢問當年在倪素娟下嫁金達夫後，公孫煜的態度如何？倪素貞答稱，當時公孫煜因見倪素娟誓死不願嫁他，直到生下小娟倪素娟鬱鬱寡歡病逝之後，似也良心發現，突然神祕失踪，二十年中誰也不知他的下落——

含恨拚生死　洩秘化干戈

胡貞貞道：「公孫煜既然沒有見過小娟，昨夜如果是他來此暗探的話，如何會分辨出誰是小娟？」

倪素貞道：「剛才我沒有詳細說清楚，事情是這樣的，小娟在襁褓之中，公孫煜曾經向我要求見過一次，以後，據說每當小娟生日，那斯均易容潛回西天目山小住幾天，伺機偷看小娟一次，直到小娟十歲生日之前三天，那斯突然央人帶信，要將孩子帶走，却又不肯露面跟我正式談判，我也就毫不客氣的加以拒絕了。

「從此以後，公孫煜亦未採取任何行動再來寒舍騷擾，而且，也從未聽人提起他的下落，不過，這些年來，我却總是担心有一天他會出面將小娟帶走，果不出所料，他終於在昨天晚上來此暗探，唉！這真像一場惡夢，可憐小娟這孩子，現在不曉得被他帶到甚麼地方受罪去了。」

胡貞貞接口道：「依妳之見，公孫煜那斯之所以要帶走小娟，難道說真是單純的由於『舐犢情深』之故？」

倪素貞禁不住發出一聲長嘆道：「這很難說，不過，從事情的表面上看倒的確是，因為人到中年以後，就會逐漸興起難耐寂寞之感，而思親情切……」

陶陵此時截口道：「妳們有沒有想過，公孫煜這些年來，究竟呆在何處？他是否就是天魔教門中之人？」

對於陶陵所提兩點疑問，胡貞貞跟倪素貞却有不同的看法，倪素貞認為公孫煜失踪以後，很可能為報陶陵當年奪愛之恨，搭上綫加入了天魔教苦練武功，目前已成為該教的頂尖高手。

而且很可能在富陽那位經過易容改扮，自稱獨孤豪的灰衣老者就是他，這由富陽客棧與昨夜兩次點穴手法的雷同足以佐證。

但是胡貞貞的觀點却正好相反，她認為公孫煜那斯的先天稟賦不高，加上後天的懶散好逸惡勞性格與其淫邪不良的素行，絕非練武的好材料，不可能成為天魔教中的頂尖高手。可是却又無法反證昨夜來此暗探之人並非公孫煜本人。

陶陵對於胡貞貞與倪素貞兩人不同的見解，沒有表示他自己的意見，他似已陷入沉思之中，為另外兩個重要問題思索答案，那就是倪小娟被誘出走之後是否屬於天魔教安排的陰謀，使她逕奔富陽陷入魔穴之中？還有三天之後在富陽由天魔教出面主持的「武林盟主改選」大會，魔頭們葫蘆裏究竟賣的甚麼藥？本門中人有無赴會的必要？

他一直為找不到正確答案感到困擾。

× ×

這是羣俠們離開普陀山的半月之後，地點仍然是富陽城。

由於天魔教的兩位公主，與陶陵所訂的三日後在富陽改選武林盟主的大會日期過於迫促，不得不延期一月，以便各地的武林人物能準時趕來。

因此，目前的富陽城，除了一些路程較近的武林人物，已提前趕到，給市面上增添一些繁榮之外，外表上，富陽城仍然顯得一片平靜。

最使人矚目，也最使人感到有一場精彩好戲可瞧的，是在離城里許的江邊沙灘上，新建了一座戲台，不！那應該叫作擂台才對，就是半月後的改選武林盟主大會上，給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的豪傑們大顯身手時使用的。

擂台還沒竣工，但由這粗具規模的輪廓上，不難想見其氣勢之宏偉。

擂台的左右前方，還分別搭了一座可以容納百來個人的涼棚，與擂台成鼎足之勢，可以想見，那是於大會時，分別給予正邪雙方的首腦人物們，作為休息之用。

時為午後的未申之交，沙灘上，熙來攘往的工人們，正在忙得汗流浹背地，辛勤的工作着，但與這畫面成强烈對比的，是江面上的一艘烏篷小艇上，兩位顯得極為悠閒的人物。

那是一老一少兩人，老的兩鬢斑白，穿一件灰色長衫，臉上顯然戴着人皮面具，顯得一片青滲。

年輕的一個，穿一件白色長衫，外表看來，約莫二十三四的年紀，皮膚黝黑，目光憂鬱，正呆望着江面上微泛的水波光，默然出神。

小艇是以極徐緩的速度，逆流而上。

灰衫老者雙目中充滿着慈祥，雙手緩慢地搖動着雙槳，那神情，也像是正陷入沉思之中。

半晌之後，灰衫老者才輕輕一嘆道：「孩子，你多麼像你娘啊！」

白衫青年苦笑道：「我這個樣子，也像我娘？」

「是的。」灰衫老者點首接道：「雖然你已易釵而弁，但臉部的輪廓並沒改變，尤其是這一雙眼睛，更是跟你娘長得一模一樣。」

白衫少年幽幽地，嘆了一聲，沒有接腔。

灰衫老者蹙眉接道：「孩子，你是不是還在想念方仁傑那小子？」

白衫少年淒然一笑道：「沒有呀！」

由這一段對話中，已可知道，灰衫老者就是那位可能是公孫煜的神秘人物，而白衫少年却是倪小娟所喬裝。

灰衫老者苦笑道：「孩子，爹看得出來，這半個月來，妳消瘦多了。」

倪小娟仍然沒答話，但那一雙「星」目中，却已湧現出一片淚光。

灰衫老者喟然長嘆道：「孩子，別難過了，爹知道妳心中的痛苦，以往，爹沒有盡到作父親的責任，從今之後，爹一定好好照拂妳，以彌補以往的過失。」

一頓話鋒，又娓娓地接道：「至於方仁傑那小子，也不用想他了，爹一定給妳找一個比方仁傑各方面都要强得很多的如意郎君……」

倪小娟蹙眉截口說道：「爹，您別說了！」

灰衫老者苦笑道：「好，好，我們談點別的。」

沉寂了少頃之後，倪小娟才幽幽地一嘆道：「爹，您為什麼一直到現在才來找我？」

灰衫老者仍然是苦笑道：「孩子，這些年來，爹一直在埋頭苦練功夫，在武功沒有精進之前，我沒法將妳由他們身邊搶過來，縱然搶過來了，也沒法保護妳……孩子，妳能諒解爹的苦衷麼？」

倪小娟點點頭道：「我能諒解您，可是，却不同意您替天魔教効力！」

「可是，」灰衫老者接道：「沒有天魔教，爹不會有現在的成就，而妳也就沒法回到爹身邊來了。」

倪小娟注目問道：「這是說，爹替天魔教効力，完全是基於一種感恩圖報的心情？」

灰衫老者點頭道：「可以這麼說。」

倪小娟神色一整道：「爹，你願不願意聽我的話？」

灰衫老者笑道：「乖女兒所說的話，爹怎能不聽哩……爹闖蕩了一輩子江湖，一事無成，如今，有了妳這個乖女兒，就等於是我的命根子呀……」

倪小娟聲容俱莊地接道：「那麼，我要您立即脫離天魔教，也立即退出這個烏烟瘴氣的江湖。」

灰衫老者沒想到她會提出這個要求，不由為之一怔道：「這……可不容易！」

倪小娟注目接道：「爹，方才您才說過，要聽我的話的。」

灰衫老者苦笑道：「孩子，別的話爹都可以聽妳的，唯獨這一件事爹有不能答應妳的苦衷……」

倪小娟急切地截口問道：「爹！您到底有什麼說不出口的困難嘛？」

灰衫老者道：「因爹曾經對一位武林前輩有過承諾，在沒有得到他老人家首肯之前，決不輕言退出武林，所以爹必須言而有信。重言諾是武林中人最重視的基本信條，關於這個道理，孩子，妳一定知道得比爹還要深刻，何況，那老前輩對爹又有授業的深恩。」

「爹，您說的這些道理女兒都懂得，」倪小娟面現迷惘之色接口道：「不過，您說的那位武林前輩是誰嘛？是不是也天魔教的人？」

灰衫老者沒有立刻答腔，沉思少頃之後，微笑着道：「此人來歷身世，關係着目前武林一場浩刼，他的名姓，爹因為沒有得他老人家的允許，暫時還不能說出來，將來爹一定會告訴妳的。」

倪小娟嘟着小嘴，面現不悅之色道：「爹，人家問您兩件事，您都是吞吞吐吐地不答應，既然您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肯相信，那還有什麼好說的。」說着說着，美目中湧出了兩行清淚。

灰衫老者連忙安慰道：「孩子，妳怎麼又生爹的氣啦，好！好！爹答應妳，等這次武林盟主改選大會之後，全部都告訴妳，總可以了吧。」

倪小娟仍是不依地撒嬌追問道：「我不要嘛，我要您現在就告訴我。」

灰衫老者苦笑道：「唉！妳這孩子，都這麼大了，還是這樣任性……」

話未說完，兩人身軀同時一震向前傾斜，原來他們所駕小艇，已在不覺之間靠上了碼頭。

時近黃昏，正是一般人辛勞工作一天之後，須要鬆弛一下精神與體力的時候。

碼頭邊一家名為「一品香」的茶館前，灰衫老者與身着白色長衫，易釵而弁的倪小娟，不，她現在已經易名為公孫娟，兩人停立了下來。

灰衫老者清嗽了一聲之後，扭頭向白衫青年說道：「娟兒到裏面瞧瞧，看大駙馬，二駙馬來了沒有。」

公孫娟方自恭應了一聲，「一品香」的二樓窗口，却探出一張白皙的中年面孔，俯身向外招呼道：「公孫少俠，快扶着你爹到樓上來。」

灰衫老者搶先說道：「不了！就在這兒吧。」

樓上的中年文士苦笑道：「大叔，碼頭邊江風太大，還是上樓來吧，今宵，這兒的雅座特別清靜。」

灰衫老者這才勉强點了點頭，在白衫青年陪侍下，緩步入內，登上二樓。

二樓的雅座，委實是清靜得很，尤其是他們這個座位，不但面臨窗口，碼頭上與富春江中夜色，可以一覽無遺，而且隣座也沒有其他茶客，生似這整個樓座，被他們包下了似地。

那個原先向灰衫老者招呼的，就是身着青衫的天魔教大駙馬白振宇，當灰衫老者父女二人入座之後，另一個身着黃衫的中年文士也匆匆趕到樓上，向着灰衫老者恭敬一禮，顯得頗爲拘謹地坐在一旁。他就是二駙馬戈大年。

灰衫老者端起面前茶碗，淺淺地飲過一口之後，目光一掃兩位中年文士，低聲問道：「情況如何？」

戈大年不待白振宇開口，搶先低聲應道：「啓禀太上，……」

灰衫老者截口沉聲叱道：「用不着這麼一套！」

「是！」戈大年低聲接道：「點子在富陽踩盤，是絕對錯不了！」

灰衫老者不耐地注目問道：「是在富陽城中，還是藏在郊外。」

戈大年囁嚅地道：「這個……」

灰衫老者截口冷笑道：「還沒查出來，是不是？」

戈大年低聲應道：「因爲對方功力實在太高，屬下深恐打草驚蛇，所以未便過份接近。」

灰衫老者冷然一哂道：「不要找理由，照實說，是否爲了怕死？」

戈大年有如喪家之犬，惶惶然離座垂首恭應道：「屬下絕對不敢。」

灰衫老者壓低語聲沉叱道：「戈大年，你雖然貴爲本教駙馬，老夫仍得提醒你，別忘了到目前爲止，你仍是戴罪立功之身，你懂得老夫的意思吧？」

戈大年臉色慘白地，一連應了好幾個「是」字。

灰衫老者話一說完，接着目光移注白振宇，又繼續沉聲問道：「振宇，現在說出你的偵查結果。」

白振宇立即知趣地起身恭應道：「回太上，屬下雖沒查出陶……」他「陶」字剛一出口，立刻警覺地停住了話頭，朝改名爲公孫娟的白衫青年打量了一下，再以目光向灰衫老者請示，下面的人名，應否再說出來。

灰衫老者視若無睹地向白振宇指示道：「振宇，把情況簡要的說出來，不要拖泥帶水，告訴老夫，他們一共來了幾個人？落脚的地點到底查出來沒有，別的廢話少講。」

白振宇跟着應了個「是」字，同時點了點頭，似已完全了解灰衫老者的言外之意，然後徐徐接口道：「他們一共來了四個人，確實的落脚的地點還沒有查出，不過，却已獲知他們今晚在這兒有所行動，所以才恭請太上您來坐鎮。」

灰衫老者正容接道：「是什麼樣的情況？」

白振宇道：「他們準備今晚暗探本教樓船，刼回人質。」

灰衫老者不動聲色的「嗯」了一聲道：「你怎能知道，他們這帮人，今晚要探船？」

白振宇道：「屬下在城裏，一家飯館曾經竊聽到他們彼此之間的密談，」說到此處，又把話頓住沒往下繼續講。

灰衫老者會意地向在旁一直靜坐的公孫娟道：「娟兒，妳在這兒坐着怪悶得慌，參要妳戈二叔陪妳到擂台那邊看看，等我與妳白大叔商量一下今晚的事，再來找你們一齊回船晚餐，妳說好不好。」

公孫娟很不情願地點了點頭，沒有說話，戈大年立即起身，向公孫娟擺手作了個請的姿式，隨即跟在公孫娟之後下樓去了。

灰衫老者見他們二人下樓之後，蹙眉催促道：「把剛才竊聽的情況說下去。」

白振宇連忙接口道：「當時，聽方仁傑說，要古文英先來碼頭包租一艘烏篷快艇，以備今晚探船之用……」

灰衫老者截口道：「且慢！還有其他兩個是什麼人？」

白振宇道：「只知道是朱唇令十二金釵之中的兩個丫頭，名字弄不清楚，看樣子，似乎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

灰衫老者仍不放心地追問道：「你怎能確定就只有他們四人？難道陶陵與朱唇令主胡貞貞，還有原配夫人倪素貞等三人一個都沒有來？或者是隱藏在郊外其他地點尚未露面？」

白振宇接口道：「從他們四人的談話之中，曾經透露過朱唇令主，陶陵等三人已經分道前往武林各大門派遊說合作參加『武林盟主』改選之事而去的，大概不會有假，因爲，他們決不可能够發覺有人竊聽。」

灰衣老者一怔，隨即冷笑着自語道：「哦！會有這等事。」

接着，又注目問道：「他們有沒有說到，朱唇令主胡貞貞本人，去了那一個門派？」

白振宇道：「這個，他們當時並沒提起。」

灰衣老者沉思少頃，又接口問道：「嗯，當時你聽到方仁傑說要包租快艇的事，那小子有沒有指定快艇停靠的時間和地點？」

白振宇點點頭道：「地點就是在這碼頭，時間是今夜二更之前。」

此時，戈大年忽又匆匆趕回，神色緊張地向灰衣老者一拱手道：「太上，你瞧下面！」

他邊說邊搶前幾步，挨近灰衣老者身傍，用手指着下邊碼頭方向。

灰衣老者隨着轉頭，倚着窗口向碼頭眺望，只見一艘烏篷快艇，剛剛到達岸邊，艇上站着兩男兩女隨即輕捷地飄然上岸，正快步朝這家茶樓走來。

並肩走在最前面的，竟赫然是「雙絕郎中」方仁傑，古文英夫婦，其次是朱唇令門下十二金釵之中，排行第九釵的李含春，最後一位，却是一個兩鬢已畧現斑白，身着青衫的中年文士，這兩男兩女之中，也只有這青衫中年文士，是從來不曾見到過的陌生人。

灰衣老者一聲冷哼道：「好大的膽子！這幾個不知死活的小輩，居然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招搖！」

戈大年諂笑道：「太上，他們可能是自恃有一個剛剛潛修『四象九龍杯』絕藝，功成出關的高手方仁傑……」

白振宇却低聲截口道：「太上，武林中人時下都已知道，目前的『富陽』地區，已成爲本教禁地，他們敢於如此招搖，恐怕別有用心？」

「有道理。」灰衣老者蹙眉接着問道：「大年！振宇，你們知道那青衫中年文士是甚麼人？」

戈大年，白振宇同聲應道：「屬下從沒見過。」

戈大年跟着有意討好的補充說道：「既然跟朱唇令的人走在一起，當非無名之輩。」

灰衣老者面露不快之色輕叱，道：「廢話！我問你們兩個，這一陣子明查暗訪了那麼久，結果連朱唇令中到底來了幾個人都沒弄清楚，你們究竟在外面攪些甚麼鬼？」

話聲一頓，又目注白振宇道：「振宇，你一向爲人老成穩重，這一次怎麼也糊塗得看走了眼，剛才明明聽你說朱唇令來的是一男三女，現在爲何變成了兩男兩女？你該對我解釋其中的原因。」

白振宇垂首而立，面帶慚色的低聲應道：「太上，屬下一時失察，罪該萬死，甘受教規嚴罰。」

灰衣老者哈哈一笑道：「你坐下聽我說，並非老夫有意責難你們兩位，要知道本教教主多年苦心孤詣，好不容易闖出今天稱霸武林的場面，朱唇令爲本教當前大敵，目前『武林盟主』改選在卽，兵法上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可是咱們連朱唇令門中來人的底細都摸不清，這種情形，如果教主知道，怪罪下來如何承當，再說……」

他的話沒說完，只聽樓下傳出「雙絕郎中」方仁傑的清亮語聲道：「……怎麼，樓上雅座全都給人家包了？」

另一個恭謹的語聲答道：「是的，全給包了。」

方仁傑的語聲又道：「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那恭謹的語聲接口道：「一共來了四位，其中一位年輕少爺剛才有事下樓先走了，現在只有三位……」

方仁傑語聲中滿含怒氣地截口道：「怎麼？三個人要佔用樓上的全部雅座。」

只聽另一嬌弱女聲接口道：「仁傑，咱們少管閒事，就在樓下將就一點吧！」

從說話者的聲音和語氣判斷，顯然是方仁傑愛妻古文英在向乃夫勸說。果然不錯，立刻又聽到方仁傑的語聲笑道：「文英，妳放心，我不會鬧事的，我只是去找他們商量商量。」

隨着話聲，「咚！咚！咚！」地，一陣樓梯震响過處，方仁傑已當先登上二樓來，但跟在他後面的，却不是他的愛妻古文英，而是那位不知道來歷的青衫中年文士。

方仁傑身裁高大，着一襲白色長衫，顯得非常英俊飄逸，他向梯口當中一站，雙目烱烱有神地四下打量，不怒而威，那神態至爲令人震懾。

他精目凝住臨窗座位的灰衣老者抱拳一拱道：「這位老人家，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天魔教二駙馬戈大年却搶先反問道：「打甚麼商量？」

方仁傑毫不動氣地微笑道：「店家剛才說，這樓上雅座，已被你們幾位貴客全部給包下來了？」

戈大年點頭笑道：「不錯！」

方仁傑仍然笑道：「在下想跟貴方打個商量，可否情讓九個座位給咱們，租金由咱們負担一半，如何？」

「這個。」戈大年有意爲難地歉然一笑：「抱歉得很，你我彼此素昧生平，在下碍難從命。」

方仁傑想不到會碰釘子，不覺臉色一變冷哼一聲接口道：「閣下，在下已經說過，這是向你情商。」

戈大年竟也冷冷地應道：「俺也說過，歉難從命。」

這時，古文英與李含春二人也已相繼登上二樓，緊伴着方仁傑的左右。

方仁傑見對方如此不給面子斷然回絕，氣得雙眉一挑，目中精光暴射地連聲冷笑，正要發作之時，古文英在一傍却柔聲勸阻道：「仁傑，人家既然不答應就算了吧！咱們到樓下去坐還不一樣。」

柔聲細語，顯得多麼嬌慵體貼，古文英的幾句話，聽在方仁傑的耳中，似有着莫大的威力，頓然使他怒容爲之收斂，輕輕一嘆道：「好！咱們下樓去。」

「慢着！」灰衣老者此時突然笑容滿面地發話攔阻，道：「各位就這麼走了，那不是等於雖入寶山，却徒勞空手而回了麼？」

方仁傑聞言一怔，隨即含笑反問道：「老人家此話怎講？」

灰衣老者頷首道：「俗語說得好，既來之，則安之，坐坐再走又何妨？」

方仁傑笑道：「咱方某人本有此意，才特別上樓向貴方情商，毋如老人家手下的狗腿子不肯通融……」

戈大年不等對方說完，霍然起身戟指着方仁傑怒叱道：「方仁傑，你……你小子不要欺人太甚！也不打聽打聽本座是幹甚麼的！」

方仁傑仰頭敞聲大笑道：「戈大年，你當本公子眞不知道你的底細？飛虎寨的叛逆，靠女人吃飯在天魔教混到個『二駙馬』虛名，還好意思，朝自己臉上搽粉，別臭美了。」

話聲一頓，又冷嘲熱諷的接口道：「告訴你，本公子罵你是狗腿子，眞是太抬舉了，其實，誰不曉得你在天魔教門下，連狗爪子都不如。」

方仁傑這一頓臭罵，使戈大年氣得鬚髮怒張，渾身顫抖不已，一時之間，竟然答不上腔。

灰衣老者却不以爲然地沉聲喝道：「大年！你先坐下。」

接着，目注方仁傑冷笑一聲道：「方老弟，你既然能將戈大年的底細全部給抖露出來，當也知道老夫的來歷吧？」

方仁傑微微一笑道：「本來我以爲你閣下是那賣主求榮，外號『三日天尊』的獨孤豪，但從閣下剛才的談話擧止，我立刻就修正了自己所作錯誤判斷。」

灰衣老者雙眉一軒，似是很感興趣的又問道：「那你現在以爲我是誰呢？」

方仁傑應道：「現在我雖然猜想閣下就是那武林異人東方逸的傳人，目前身居『天魔教』太上護法要職的公孫煜老前輩，但是仔細一想，不覺得仍然有些地方不對。」

他這幾句對答的話可說非常得體，很明顯地是在給對方戴高帽子，有意捧對方的場，但令人不解的是，爲甚麼最後那句話又拖着個尾巴，似是存心捉弄對方呢？

灰衣老者一時不解對方話中含意，毫不攷慮的又追問道：「你倒說說看，是那一點不對？」

「我說出來老人家你可別生氣。」方仁傑面帶笑容，恭謹地解釋道：「想那公孫前輩仙風道骨，氣度恢宏，算得上是當今武林泰斗，怎會像閣下生成這副使人不敢恭維的瑣猥面目。」

方仁傑雖早已發覺灰衣老者戴着人皮面具，但不願當面拆穿對方秘密，却很有技巧地運用「激將之法」，用言語來調侃對方。

灰衣老者弄得有點啼笑皆非地接口說道：「聽你這麼說，似乎與公孫煜本人相識。」

方仁傑畧一猶豫，神秘地一笑道：「豈止相識，在下與公孫前輩令媛小娟姑娘現已論及嫁娶。」

這小子眞够聰敏，也實在太精了，兜了半天圈子，到現在才吐露眞情，還是爲了倪小娟（不！該改稱爲公孫娟）失踪的事，在套對方的話。其實方仁傑根本連公孫煜的面都從未見過，可是爲了對小娟的愛，竟毫不攷慮後果向對方撒了個彌天大謊。

灰衣老者居然中了方仁傑的激將之計，立刻徐伸雙手，揭下臉上的人皮面具，向方仁傑注目笑問道：「你現在瞧瞧老夫是誰？」

方仁傑跟着驚「哦」了一聲，似乎有點楞住了，因爲對方露出的眞面目，對自己來說，的確完全陌生，他迅速而仔細的端詳着對方面部輪廓，還好，剛才的幾句戲言，說得並不離譜。

灰衣老者本來面目，的確長得非常端正，雙目神彩奕奕，也許由於年歲已長，臉部顯着清癯，但却一副慈祥表情，一點不像方仁傑早先想像中的那副「歹徒猙獰面貌」，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情況，難怪使得素以精明見稱的「變絕郎中」方仁傑發楞。幸好站在方仁傑身側的青衫中年文士發現情形不對，卽時以一聲乾「咳」爲號，暗示着方仁傑該如何應對。

方仁傑馬上會意地臉色一變，堆滿了笑容，抱拳向灰衣老者一揖：「果然是公孫老前輩，俗語道：『不知者不罪』，敢請前輩當面恕過。」

公孫煜突然翻臉冷笑道：「方仁傑，你小子好大膽子，居然敢來捉弄老夫！」

方仁傑一見對方翻面，知道剛才不經意間露出的破綻，已被公孫煜識破，立刻提高警覺，硬着頭皮接口道：「前輩此話怎講？」

公孫煜步步緊迫道：「我來問你，你小子連唬帶騙，剛才說與老夫曾經相識，你到底在那裏見過我？」

方仁傑暗想，自己與對方的確從未謀面，更不用說相識，但是人家既已開口迫問，總得有個搪塞的答覆才行。

而且這個答覆既不能胡扯，又要非常得體，絕對不能再去刺傷對方感情，因爲對方武功之高，據令主胡貞貞相告，已至深不可測，萬一動起手來，眞要栽在人家手底下，不但有辱「朱唇令」本門聲譽，而且壞了此行搭救倪小娟的大事。

方仁傑心念電轉之下，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那晚在普陀古寺倪小娟失踪的事，不覺發出會心的微笑，徐徐應道：「在普陀古寺之中，前輩與娟妹晤談之際，爲在下無意之間撞着，當時因爲不便相擾，只在暗中瞻仰，想前輩不致健忘。」

公孫煜似已爲方仁傑所作的恭維答話動容，不覺頷首道：「算你小子會說話，我再問你，你說與小女現已論婚之事，可是實情？老夫因毫無所悉，倒非知道是誰作的主？」

方仁傑面有難色地看了看身傍的青衫中年文士瞧瞧愛妻古文英一眼道：「這個……這個……」支吾了半天，竟然一時語塞說不出話來。

他這副尷尬的表情，使一傍的古文英非常着急，爲了愛夫心切，竟情急得搶着回答道：「小娟與仁傑論婚之事，一點也不假，當時是小娟母親倪素貞前輩作的主，你不信……」

公孫煜面露不快之色截口道：「好了！不要再說下去。」

古文英的回答，似乎使他感到非常難堪與痛苦，沉默少頃之後忽又自言自語道：「這個女人，簡直是可惡透了，她姐姐害了我這一生，難道她還放不過小娟這可憐的孩子。」

公孫煜這幾句話，顯然是不滿倪素貞作主將小娟許配給方仁傑作小星。

方仁傑此時情緒已恢復正常，聽到公孫煜所發的牢騷，覺得應由自己挺身向他解釋的必要，因此微笑着道：「前輩，關於倪前輩作主將小娟許配在下之事，容在下將經過畧作解釋。」

公孫煜仍然怒氣未息地阻止道：「不要解釋！老夫不想聽任何說詞。」

方仁傑覺得非常難堪，已經有點冒火，但一想到心上人小娟尚在對方掌握之中，才强忍住心中無名之火沒有發作，反而低聲下氣地滿臉堆着笑容納納地道：「前輩請息雷霆，關于小娟與在下之事，千萬不要錯怪倪前輩，她……」

公孫煜不等他話說完，沉聲截口道：「怎麼！我說錯了？」

「前輩，在下不是這意思，請容在下把話說完。」方仁傑仍勉强按捺着脾氣。

公孫煜反而怒目相向道：「那是甚麼意思，哦！難道說倪素貞那賤人帮着你小子騙走了老夫女兒，都算是錯怪了她，這麼說該怪老夫自己囉。」

方仁傑見公孫煜毫不講理，反而一再辱罵，實在忍無可忍，不覺勃然大怒道：「公孫煜，你心裏放明白點，少爺我是尊敬你才叫你一聲前輩，你不要給臉不要臉，以後對我說話，咀吧得放乾凈。」

公孫煜挨罵的反應，竟又出人意料，並未立刻發作，只冷笑一聲道：「方仁傑，你小子好放肆，胆敢當面辱罵老夫。」

話聲突然一頓，目光掃視着方仁傑身後的青衫中年文士，冷哼一聲又接口道：「你說，是誰在給你小子撐腰？」

「撐腰？」方仁傑震聲大笑道：「老不死！我告訴你，我這腰幹，縱然是天魔教主，恐怕也撐不直。」



公孫煜披唇一哂道：「你以爲仗着你身邊的這位不敢以本來面目見人的朋友可以保護你？」

這冷不防的一句逼問，使方仁傑爲之一怔，隨卽哈哈一笑道：「也可以這樣說，你滿意了吧。」

公孫煜冷笑道：「哦！眞有這等事，那老夫倒要請教請教你這位神秘朋友的尊姓大名？」

不等方仁傑開口，青衣中年文士却已搶先自動答道：「你我素昧生平，在下名姓，說出來你也未必聽過，何況，閣下與方大俠之間只是個人糾葛，如果我是你的話，絕不會疑神見鬼地牽扯局外之人。」

公孫煜又冷笑道：「好一個局外之人，不過，老夫仍然不解，既云局外，又爲何鬼鬼祟祟，躲躲藏藏而不敢以眞面目見人，看來，你這『素昧生平』的話，怕是言不由衷吧。」

這幾句話，可說有意與青衫中年文士剛才所說的針鋒相對，也可說是帶有挑戰的意味。

青衫中年文士面部看不出一絲表情，冷冷應道：「隨你怎麼說，我都沒有興趣管你們之間的閑事，不過，有句話我要奉勸閣下，偌大年紀，以後說話，最好留點口德，否則，到頭來恐怕會吃大虧。」

公孫煜沉聲接口道：「你這是在教訓老夫？」

中年文士微笑道：「豈敢，我說過只是奉勸，聽不聽由你。」

「好大口氣！」公孫煜在存心諷刺。

中年文士毫不相讓，有意挖苦道：「在下爲人，一向潔身自愛，尤其說話口氣，更有分寸，决不會弄錯對象，從來都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公孫煜氣得精目中寒芒一閃，沉聲叱責道：「好一張利咀，反穿皮襖裝什麼羊，告訴你，老夫並未老眼昏花，你以爲我眞不知道你的底子？」

話鋒一頓，面有得色地又接口道：「明明是個娘兒們，却穿上褲子裝男人，不三不四，陰陽怪氣的像甚麼玩意，胡貞貞，妳身爲朱唇令令主，怎麼好意思？還不跟我現出原形來讓大家瞧瞧。」

青衫中年文士冷哼一聲，道：「公孫煜！你睜開狗眼看清楚，你姑奶奶到底是誰？」

話聲一落，就地一陣急旋，少頃之間，呈現在公孫煜眼前的竟是一位面容秀麗，髮可鑑人的中年女俠。

公孫煜入目之下，不禁脫口輕「哦」了一聲：「倪素貞，我早就懷疑是妳。」

倪素貞冷笑接口道：「你早知道？少跟我放馬後炮，老鬼，我問你，剛才爲什麼隨便張咀罵人，還有，你把小娟藏在甚麼地方？趕快交出來，否則的話……」

「妳想怎麼樣？」公孫煜毫不示弱的截口反問。

倪素貞徐徐欺身向前，恨恨地道：「今天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公孫煜道：「哦！有那麼嚴重？」

倪素貞冷聲接口道：「我懶得跟你這種不知廉恥的人門咀，且先稱稱你的斤兩再說！」

話聲一落，突然揚指，凌空向公孫煜胸前點來，指風一出之後，才冷笑一聲：「你跟我躺下。」

「有那麼簡單，學了一點雕虫小技，居然胆敢在老夫面前賣狂。」

公孫煜就在說話同時之間，擧袖輕輕一拂，竟立將倪素貞的指力化解於無形。

倪素貞這一驚非同小可，暗自尋思，以自己多年苦練的身手，用了八成以上的功力，而公孫煜却能在談笑之間，以袍袖一拂之勢，輕易地化解自己的指力，眞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難道公孫煜這魔頭所習的「化力神功」，眞如令主胡貞貞所說，已經深入化境，能夠心隨意動地任意施爲？

她驟然之間臉色大變，隨着一聲嬌叱：「好功夫！你再接我一指試試！」

話聲之中，那凌空點出的指風，有如一陣狂飆，破空生嘯地朝公孫煜所站方向而去。這一指風的威力，毫無疑問地，倪素貞確已用上了十成功夫，恨不得將對方立斃指下。

奇怪的是公孫煜仍是如先前一般談笑自如，輕輕鬆鬆地擧袖一拂，而將倪素貞那令人震慴指力，再度化解得渺無踪影。

倪素貞氣急敗壞的怒聲道：「公孫煜，你這兩下功夫還眞不賴，你再接本座一掌。」

掌隨話出，而且用了十二成功力，完全是拚命的打法。

此時公孫煜亦隨着以閃電之勢，揚起左手曲指虛空一彈。

一刹那間，雙方掌指罡風相接，發出「蓬」的一聲巨響。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傑把受傷昏迷的白雲飛救返家中，經呂老太賜予療毒聖藥，霍然而癒，呂老太對白雲飛說出他的身世及其母被囚劍堡之事，白雲飛在傷癒後，立偕呂傑往尋劍堡，依照呂老太的指示，這日兩人來到劍門關，關門只一座大理石座，當地人尊爲劍神寶座，白雲飛一時好玩，坐上劍神寶座，惹起當地土人反感，一老農向白雲飛責問，呂傑急代爲解釋，老農臉色稍爲和緩過來，但却要白雲飛及呂傑解下配劍，朝寶座磕三個頭賠罪，白雲飛正想發作呂傑忙向他一施眼色，那眼神具有種奇異之色——

神功顯功力　雙劍闖劍堡

呂傑向前一跨步，道：「這就難了，我兄弟身上寶劍都是父母所賜，不敢輕易解下，先生這種要求，未免使我兄弟爲難而已……」

這老農怒沖沖地道：「這樣總比你倆丟掉性命要好，不論你倆身上的寶劍是誰所賜，今天是留定了，還有磕頭道歉這兩樣少了一樣都不行……」他忿忿地道：「這樣對你已經很客氣了，要是換了別人，恐怕早就橫屍在地，血濺七尺了……」

呂傑搖搖頭道：「這眞使我兄弟難住了，留劍磕頭在我兄弟說起是難事，我兄弟上跪天下跪地，在家跪父母，出外要我們跪塊不懂事的石頭，那就太說不過去了吧……」

這老農人見這兩個年青的少年咀裏雖然說得誠懇，臉上確沒有絲毫的畏懼之色，不禁楞了楞，道：「這總比要你倆人的生命要輕鬆多了……」

呂傑淡淡地道：「我們還是想別的辦法解決吧，這兩樁俱免……」

「不行，」這農夫堅決的道：「除非你倆露兩手，看看有沒有資格沾那寶座一下？」他臉上殺機一湧，登時失去和善的神情。

白雲飛斜睨了他一眼，道：「怎樣才算是有資格？怎麼樣沒有資格？」

這老農目光一閃，詭秘的道：「很簡單，這裏會施劍的人很多，二位只要將這裏中人一一打發掉，這事就沒有人向二位追究！……」他詫異的望着冷面劍客白雲飛，又說道：「看你的樣子，好像還有兩下子的……」

白雲飛神情一冷，道：「至於學劍在下還學過兩天，只是尋常的花招，好看不好用，如果你一定要看，在下只好請先生指教……」

呂傑唯恐冷血劍客白雲飛將身份露出來，惹上一身無謂的麻煩，他心中另外有打算，身形一晃道：「弟弟，我們是出來玩的，不是來打架的，憑我們這點功夫那敢在這位先生面前要，我看還是免了……」

隨着此一巨震，倪素貞竟拿不住樁，登登登地朝後連退了三步，同時忍不住張咀吐出了一口鮮血，臉色慘白地怔立着。

而公孫煜却在原地挺立不動，目不轉睛地瞪着倪素貞，咀角得意地浮起一絲殘酷笑意，顯然他已獲得絕對優勢的勝利。

方仁傑見狀，不由大驚失色，但仍强持鎮定地微笑道：「公孫煜，別太得意，你如果有意賜教的話，咱們不妨到碼頭上去痛痛快快來上十招八招，這地方實在太小，簡直無法施展，不知閣下是否有意承教？」他居然敢向公孫煜公開挑戰，就憑公孫煜剛才所露的那招出神入化的「彈指神功」，方仁傑亦未必能討得到便宜，這簡直是等于向太歲頭上動土。

公孫煜精目一轉，扭頭向一傍發愣的白振宇及戈大年，以眞氣傳音交待着。

方仁傑又含笑催促道：「閣下，是否準備調兵遣將來對付咱們四個？」

公孫煜冷笑道：「對付你們幾個，還要我幫手，那豈不令天下人恥笑，別說你們四個，就是加上你那老鬼師父陶陵，與朱唇令主胡貞貞一齊上，以老夫一人之力，也照樣可以收拾得一乾二淨。」

「廢話少說，手底下見眞章，請！」方仁傑一掃古文英等三人，沉聲接道：「文英，妳領着含春先下樓在前開道，我與倪護法殿後，我們走！」話一說完，也不等公孫煜的答覆，立即魚貫向樓下走去。

更妙的是倪素貞似乎受傷不重，已經完全調息妥當，臨走時，還在樓梯口扭頭向公孫煜輕鬆的一笑道：「公孫煜，你剛才說過的話要算數，不要臨陣退却啊！」

公孫煜冷哼一聲道：「笑話！」同時向白振宇，戈大年招呼道：「咱們走！」

的確不錯，這時碼頭上已經渺無人踪，僅見江上點綴着明滅不定的燈火，顯得份外寂靜，也頗有詩情畫意。

當公孫煜等三人到達碼頭上時，方仁傑他們四個男女，早已安詳地在等候着。

方仁傑首先正容發話道：「你這麼大把年紀，何苦還要爲了當年感情遭到刺激的舊事而走極端，爲了小娟妹妹的一生幸福，我再奉勸閣下一次，立刻放下屠刀，不要繼續做出倒行逆施……」

「住咀！」公孫煜截口怒叱道：「不知死活的東西，憑你也配教訓老夫。」

方仁傑故意長嘆一聲道：「忠言逆耳，奈何！奈何！」

公孫煜冷笑道：「小子！老夫沒有工夫跟你窮磨，你要有種的話，咱們馬上開始比劃，否則你們四個通通給我滾，老夫決不留難你們。」

方仁傑若無其事的笑着接口道：「滾？你要我們滾到那裏去，別太自信，你眞以爲你的武功天下無敵？依在下觀察結果，你剛才露的那兩手，好像並不比我方某人高明多少，就是比劃，也不見得就能贏得了我。」

公孫煜怒目相向道：「小子，你別的本領沒有學會，這吹牛耍貧咀的功夫，倒比你那賭鬼師父更高，這倒也算得上『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死到臨頭了還咀硬，有種的話就上，我等你一句話！」

方仁傑不以爲意地笑道：「你眞那麼狠心，非要在下性命不可？難道說你眞忍心叫自己的閨女守望門寡？」方仁傑這幾句話，根本是故意在逗弄對方發火，不知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難道是別有打算？

公孫煜盛怒道：「小輩找死！」跟着閃電手法，屈指虛空朝方仁傑胸前彈去。

方仁傑面對破空生嘯而來的强勁指風，毫無緊張之色，亦如公孫煜在茶樓所露身手，輕輕舉袖一拂，指風隨之化解得渺無踪跡。

「慢來！慢來！我有話還沒說完。」方仁傑漫不經意地笑着。

公孫煜眼見對方身手的確不凡，無形中生出警覺之念，心意電轉追問道：「有話快說，老夫可不耐久等。」

方仁傑點點頭道：「方才我已說過，儘管你的武功很高，至少今宵你是奈何不了我的，何況，咱們此行只是尋找小娟，對你閣下並無惡意。」

話鋒一頓，又接口道：「現在我有一個對閣下不利的消息要奉告，如何之處，你得自己斟酌。」

公孫煜道：「別想在老夫面前玩什麼花槍！」

方仁傑神色一整接口道：「人格保證，决對是善意，當然，信不信由你。」

接着，故意神秘地以眞氣傳音：「公孫煜，你一意與我等爲敵，可曾想到，你在天魔教中的『太上』寶座，已經搖搖欲墜，即將爲黃聖仁父子取代呢？」

「胡說八道！」公孫煜冷笑邊：「你少在老夫面前造謠生事，你不覺得自己那套挑撥手段太過幼稚？」

方仁傑仍然以傳音方式接口道：「我知道閣下城府太深不會相信，但爲了小娟，我仍然願意提醒閣下，黃聖仁跟貴教二公主已經勾搭上了却是鐵的事實，不信，你可以立刻採取行動查證。」

公孫煜半信半疑的追問道：「有何根據？」

方仁傑繼續傳音道：「黃聖仁之妻卜婉兒口中傳出的消息……」

公孫煜截口道：「那賤人消息又從何而來？」

方仁傑道：「黃聖仁親口相告。」

公孫煜冷笑道：「你怎麼會知道？」

方仁傑神秘地一笑道：「關于這點，歉難奉告。」

公孫煜對於這個消息，似乎越來越感興趣，又緊跟着問道：「消息來源，你不肯說老夫也不勉强，不過，事實的經過，你該有個交代。」

方仁傑正容傳音道：「約莫在我潛修出關前三四天，黃聖仁藉口歸隱立功，遊說二公主與其聯袂至普陀山活捉在下與敝門令主，在雙宿雙飛之下，二公主會面允黃某，擢升爲貴教『唯一』太上護法。」

公孫煜不禁「哦」了一聲訝問道：「居然會有這等事。」

「不錯！」方仁傑傳音笑道：「閣下仔細想想，這兩個狗男女一經勾搭上手，自然戀奸情熱，在此種情況之下，還會對你有好處麼？」

公孫煜輕輕一嘆，竟也以眞氣傳音發話道：「方仁傑，不管你告訴我這消息的存心如何，這份情老夫心領了，今宵，咱們就此拉倒，後會有期。」（下期續完）

「嘿！」這老農夫嘿地一笑道：「你說的眞輕鬆，這麼簡單就行了，小兄弟，劍門關可不同於在你家，要想輕輕鬆鬆的過去可不簡單！」

呂傑一拱手道：「這位先生如何稱呼？聽你口氣好像是武林前輩！」

「那倒不敢當。」這老農嘿嘿地道：「我這種田的只不過練過幾天莊稼把式，在這裏他們都叫我樵子李，偶而在此做點小生意……」

呂傑心神劇烈的一顫，腦海中立時憶起一個人來，他在樵子李身上暗暗打量一番，暗暗地奇怪，道：「前輩連身份都改了，我常聽家父說武林中有個李二農，雖然一身樵子打扮，確是一個劍術名家。」

樵子李神情一變，道：「令尊是誰？可否告我！」

呂傑搖搖頭道：「子忌父諱，還是不提罷了！」

樵子李冷冷地道：「你不說我也有辦法知道你是誰？小兄弟，我樵子李確實就是李二農，現在你拔劍吧，三招之內我要你顯出原形……」

呂傑急得一搖手道：「這不行，小的確實不會劍術！」

「混蛋！」樵子李出口叱道：「信口胡說，你不會劍術幹嗎要將長劍掛在身上，這簡直是欺騙我老樵子，小兄弟，我不願以大壓小，你還是先動手……」

白雲飛氣得神情一變，道：「大哥，這個老東西太氣人了，我來教訓他！」

「叟！」一縷寒光自他手中抖顫而出，在空中輕輕一晃，劍影繚空顫起，嗆地一聲，長劍一閃，又歸回劍鞘之中，凜然的望着樵子李。

「嘿！」樵子李嘿地一笑道：「你怎麼不動手！」

冷血劍客白雲飛不屑的道：「你還要我動手麼！朋友，你已經在我劍底下逃過一命，如果不是念在我們沒有怨仇的份上，你可能早就躺下了！……」

樵子李神色一驚，只覺眼前有東西飄下來，他伸手一按，登時大駭，只見一綹眉毛根根掉在地上，他嚇得連着倒退七八步，全身居然冒出一身冷汗，對方出手太快了，快得連他都沒看出所以然，正如對方所說，若不是對方手下留情，此時可能早就躺下了。

他顫聲的道：「你……」

白雲飛冷冷地道：「閣下還要將我的長劍留下麼？我看你沒有這個本事吧。」

他冷漠地笑了笑，回身和呂傑向前行去。

樵子李做夢也沒料到，自己還沒有出手，便栽在對方的手裏，他像是忍不下這口氣一樣，大喝一聲，說道：「朋友，請站住。」

白雲飛回身冷冷地道：「怎麼閣下還要較量。」

樵子李將身上衣衫一撕，在裏面露出一柄銀色的小劍，那劍上所繡的樣子，呂傑手中所有的一樣，樵子李冷冷地道：「朋友，你先看清我是甚麼人再撒野……」

「哼！」一聲冷哼自酒樓裏傳出來了，一個冷漠的黑髯老人面寒如鐵的走了出來，怒沖沖地瞪着樵子李，道：「老李，你的胆子好大！」

樵子李一楞，道：「周兄……」

黑髯老人冷冰冰地道：「誰叫你將身份露出來的，嗯！堡主是怎麼交待的，你的職務是看守劍門關，有沒有人要你見人就表明身份！」

樵子李嚇得全身大顫，道：「周兄，我錯了！」

黑髯老人冷笑道：「錯了也不行，你還是回去和堡主解釋吧，我無法替你作主，現在身份已表明了，這兩個該怎麼發落，你心裏大概很明白吧！」

樵子李顫聲的道：「我知道，周兄，請你多說好話。」

他恨死了冷血劍客白雲飛，手臂輕輕一抬，將那地鋤揚起手中，向身後幾個漢子一施眼色，道：「給我擒下他們！」

呂傑冷冷地道：「朋友，你們似乎不需要動用這麼多人吧！」

他一見有幾個漢子揮劍向自己這邊撲來，登時有一股殺氣湧現在眉梢，揮手一掌擊倒三個。

「呃！」

這三個漢子身子在地上一滾，同時發出一聲慘呃之聲，幾個翻滾俱口吐鮮血而死，樵子李和那黑髯老人神情同時大變，沒有料到呂傑也是這麼難以對付，僅是一招出手，便連殺三個高手，這樣下去，此地的高手豈不是俱要敗在這兩個不知來歷小子的手中。

黑髯老人沉聲道：「朋友，以閣下這種身子，不會是無名之輩，我們劍門關的人輕易不和武林人物來往，你們來這裏充英雄要身手，不會是沒有原因，如果是道上的朋友，不妨露露身份，我周大鯨必會好好接待，不會慢待二位！」

呂傑哈哈一笑道：「周兄說那裏話，我兄弟只是路過這裏，無意和閣下的好朋友起衝突，如果周兄肯放過我兄弟，在下感激不盡……。」

周大鯨嘿嘿地一笑道：「朋友已然不願意透露身份，區區自然不敢相强，至於這事麼？嘿嘿，倒也不算甚麼大事，不過二位擊斃我三位朋友，在下也不好回去交待，如果二位若肯留下姓名，我姓周的只要回去交待一聲，便請二位上路！」

呂傑冷冷地道：「閣下只要記住在下姓呂就行了，至於你們放不放行，我相信周兄也是聰明人，說句狂話，憑貴朋友這點道行，還難不倒我兄弟們，你認為是對麼？」

「當然，當然。」周大鯨連聲的道：「不過江湖上講究的眞才實學，以二位這種身手，我等自然是攔截不住，不過我得先告訴二位一聲，我等只不過是馬前小卒，以我們這種身手，連敝主的門檻都跨不進去，二位要想一走了之，恐怕沒有這麼容易！」

白雲飛冷冷笑道：「我兄弟並不想一走了之，閣下可以再去邀請幫手不過要找一些像樣一點的，可不能再這樣洩氣！」

周大鯨眉頭皺，冷哼道：「好，二位可以請了，我相信二位還沒走出劍門關之外，我們的人就會在前途等着二位！」

呂傑哈哈地道：「好！那我們在前面見了！」

他和冷血劍客白雲飛剛剛回過身去，

只見在自己坐騎旁邊，坐着一個濃眉獅鼻的道人，這道人身插長劍，雙手合什，低垂雙目，不言不動，好像在坐禪一樣。

呂傑和白雲飛同時一楞，暗中驚詫這個道人的功力，以兩人目前的身手，居然會不知道這個道人何時來到身後，不但使他們一驚，就是周大鯨等也沒有發現這個道人甚麼時候出現的，看他那種閒閒散散的樣子，可知這個道人不是個簡單的人物呢。

呂傑向白雲飛表示了一下意思，兩人同時向前一跨步，伸手去抓自己的坐騎，那知那兩匹健壯的驃騎恍如是釘在地上似的，動都不動一下，咀裏只是不住的吐白沫起來。

呂傑哈哈地道：「道長，你這一手可眞够漂亮！」

那道人依然是緊閉雙目，恍若沒有聽見似的，呂傑冷冷地一笑，伸手在馬背上一拍，那馬突然悲鳴一聲，揚起四蹄向前奔去了。

「嘭！」那揚起的後蹄一腳踢在這道人的身上，發出「嘭」地一聲大响，這個道人身子動都不動，沒有受到絲毫損傷，而那個奔馳的巨馬却翻出一丈之外，寂然不動。

呂傑神情大變，道：「道長好精湛的神功！」

那道人淡淡地一笑，緩緩將雙目啓開，拍了拍身上的塵土，身形自地上斜躍而起，咀唇輕啓，怪笑道：「那裏，那裏，你們兩個人也不錯……」

呂傑寒着臉，道：「道長是那一位？攔着我兄弟有何事見教？」

這道人嘿嘿乾笑道：「本道人姓尤稱尤道長，二位朋友在劍門關大露神技，使本道看得技癢，想和二位討教幾手。」

呂傑忿忿地道：「我們和道長素不相識，根本無怨可結，道長這樣蓄意刁難，莫不是看我兄弟好欺，嘻，道長，你可看錯人了。」

尤道長冷冷地道：「二位在這裏連着殺死三個無辜的人，這又如何解釋，難道二位自認為神功天下第一，便可以隨便的殺人嗎！」

冷血劍客白雲飛叱道：「你是存心找碴子來了。」

尤道長哼了一聲道：「不錯，二位準備接着吧！」

呂傑身形斜躍，伸手拔出腰中長劍，道：「好，道長，在下倒要討教討教！」

尤道長一見呂傑掣出一柄寒光四射的長劍，又擺出一個斜屈長劍的式子，頓知這個年青人雖然年紀青青，却在劍道上下過一番功夫，僅是對方的那沉穩的式子上，已知遇上了勁敵。

他目中一寒，道：「你是那一派的弟子？」

呂傑冷冷地道：「我們兄弟都是家傳武學，不屬於任何一派，道長劍中高手，不會看不出我們的來歷……」

「嘿！」尤道長低嘿一聲，道：「小子，倒是狂妄的很！」

呂傑冷冷地道：「你也不含糊呀，能在舉手之間將我弟兄的坐騎點倒，這份功力也够驚人的了，道長，你說是麼？」

尤道長臉上一紅，忿憤的大喝一聲，一縷劍影脫鞘顫出，身形向前一躍，揮劍照着呂傑的身上劈來。

尤道長的劍法甚是精奇，出手的招式頗像出自武當派。

呂傑和他動手，一時之間還很難佔有絲毫便宜，兩人身形如風，出手如電，俱是狠辣的招式。

呂傑見他劍法愈來愈像是武當派的家數，心中念頭陡轉，身形斜斜一躍，閃身退了出來，他詫異的道：「尤道長，你是武當派的……」

尤道長身形一停，道：「不錯，閣下那對照子倒是挺亮的……」

呂傑和武當派的藍風聖手是結義兄弟，一見尤道長是武當弟子，唯恐傷了雙方的和氣，遂客氣的道：「道長可知貴派有個藍風聖手……」

藍風聖手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在武當後起之秀中可算是出類拔萃，最得正道所讚賞的一個年青高手。

尤道長一怔，道：「你認識藍風！」

呂傑客氣的一拱手，道：「那是在下結義兄長……」

尤道長神情略異，目光朝樵子李和周大鯨瞥了一眼，他輕輕一揮長劍，身形向前連跨數步，道：「若在私交方面，本道長可看在藍風師弟的份上饒過你們一次，可是在公事方面，本道長却無法賣這個交情了！」

呂傑一楞，說道：「道長，這又何苦呢？」

尤道長這時有苦難言，他本身已非自由身，一切還得小心應付周圍的劍堡高手，此事萬一落在劍堡堡主耳中，說他和外敵勾結，這個罪名實在承當不起，他雖然有心放過白雲飛和呂傑，無奈樵子李和周大鯨隨侍在側，他只得一寒臉色，冷冷地道：「沒有甚麼好說的，你們在這裏連斃本道之友三人，此事萬難干休，現在你還是準備動手吧！」

呂傑冷冷地道：「這麼說道長也是劍堡中人了……」

要知武當派鼻祖張三丰創派至今，能有赫赫之名而歷久不衰，在武功方面固然有其獨到之處，可是歷代所傳下來的門規尤能約束門中弟子，而使武當弟子精神一致，同心協力，才使武當派武學發揚光大，所以武當派弟子已入武當之門，絕無再改投別派之事發生，尤道長身為武當弟子，現却在劍堡之中出力，若讓武當派得悉，則尤道長便算叛派違規，將遭武當弟子大大追捕反派，以正法令……。

尤道長深知此事之嚴重後果，他神情在一刹那連變數變，一時駭得全身直顫，咀唇啓動，艱澀的道：「不是！」

劍堡的人雖然不准輕易在江湖上暴露身份，但也不准輕易否認自己是劍堡中的人。

尤道長在左右為難的情形下公然否認不是，可見此人尚未忘本，只是如此一來却給他增加了不少的麻煩。

呂傑冷笑道：「道長已不是劍堡中人，何以替劍堡出頭……」

尤道長大吼道：「這是貧道的事，與你沒有關係……」

冷血劍客白雲飛見尤道長口氣不善，心裏登時大怒，他有意在這裏露一手，將這些劍堡囉嘍嚇退，伸手一顫長劍，上前道：「窮道人，你神氣甚麼？」

尤道長正感左右爲難，全身怒氣沒有地方發洩的時候，一見冷血劍客白雲飛向自己身前行來，大喝道：「小子，我要你死！」

他在武當中也算是一把好手，抖劍一揚，一縷寒光捲起道道斑駁的光影，斜斜地罩向白雲飛的身上。

這時雖然滿肚子怒氣，尤道長却是沒有殺死白雲飛的意思，只不過是讓他畧受點傷，自己好回去交待，那知他這一着可算錯了，白雲飛現已得劍道眞髓，那身功夫已非普通一般高手，所以尤道長的劍勢才發，白雲飛身形已動。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沒有那麼容易的呀！」

他將長劍在空中兜一大弧，劍刃陡地一翻，一股劍風帶着一片寒光捲了過去，這招變化極快，快得使尤道長目亂神迷，幾乎忘了攻擊敵人。

「嗆」地一聲清脆响聲，流閃的劍影突然一歛。

尤道長面若死灰，呆呆的凝立在地上，手中的長劍這時僅剩下半截，另一截已不知落向何處。

他嚇得全身直顫道：「閣下這種身手不會無名之輩！」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猜錯了，像我這點道行在我們家裏還不算一回事，說句不好聽的，我們家的守門童子都比我高明得多……」

這只是隨口唬唬尤道長，可是尤道長却認眞了，他心中一凜，腦海中念頭直轉，在思索着白雲飛是屬於那一家的弟子，不然口氣怎會大的使人心寒，可是江湖上那一家有這樣高的武功呢？這倒是一件極爲費解的事。

尤道長哦了一聲，道：「閣下難道是傳聞中的安太夫人的公子……」

他也是聽派中幾個長老提起流傳武林的神秘宗派「密宗門劍神射」一派，見白雲飛出手如電，頗像那個派中首領安太夫人的絕技，故誤以爲對方是安太夫人的公子。

白雲飛揚聲搖搖頭，道：「你如果從我出手的招式上去琢磨一下，也許你就會知道我是誰了！」

尤道長這時可留上神了，他仔細的朝對方手中的長劍上望去，心裏陡地湧上一股冷氣，顫聲的道：「射日神劍，射日神劍！」他全身顫抖的問道：「閣下是冷血劍客白雲飛……」

眞是樹的影，人的名，尤道長的話聲甫出，周圍的那些高手同時詫異的啊了一聲，俱不自覺的倒退了二步。

白雲飛淡淡地笑道：「你還不錯，居然能夠認出在下，道長，憑你這份眼力不愧是出自武當的高手，這樣看來，你這幾年來，在江湖上還沒有白混……」

雙頰一紅，尤道長尷尬的苦笑了一下，臉上立時浮現出一絲由衷的敬意，凝重的一拱手，道：「貧道失敬了，白少俠，請恕貧道有眼無珠……」

兩人這雖是第一次見面，但是尤道長心裏那份敬意可說是打從心起，絕無半絲虛偽，這也許是因爲白雲飛是個傳奇性的神秘人物，本身的那些英勇事跡被一些誇大其辭的人神化了，所以江湖上沒有一個不知道冷血劍客白雲飛的大名，很多的人將他渲染的成爲一個偶像，一個眞正天地間的奇男子。

呂傑哈哈一笑道：「道長，我們可以走了麼？」

尤道長愼重的道：「二位的神功都是貧道所敬佩的，不過二位一定要走，貧道自然攔截不住，可是貧道說句放肆的話，以二位這樣的身手，在這裏很難走出十里之外……」

他語聲畧畧一頓，道：「據貧道側面觀察，二位可能是冲着劍堡來的……。」

呂傑頷首道：「道長果然好眼力，在下正是要去劍堡。」

尤道長神情一變道：「二位可知劍堡在什麼地方？」

呂傑冷冷地道：「這全要看道長的指示了，傳聞劍堡就在這附近，如果我兄弟不跑寃枉路的話，我相信，很快就能够找到了……」

尤道長雖然不知這兩個年青高手爲何要到劍堡去，心裏却料到白雲飛必是要去劍堡探測劍堡中的秘密，他腦海之中意念一閃，問道：「二位千里迢迢趕來這裏，找尋劍堡的方位，不知有何事……。」這個尤道長不愧是老江湖，嘴裏說得輕鬆，兩隻眼睛却緊緊的注定在白雲飛和呂傑的臉上，想從兩人的神色上追尋出一絲端倪，看看到底是爲了何事？

「傳聞劍堡堡主是四方之英傑，天下英傑之首，我兄弟心裏傾羨的緊，很想藉這次拜識一下他的風采……」

「哦！」尤道長哦了一聲道：「那倒是件難辦的事，我等雖然對劍堡較爲接近，却並不是眞正劍堡中人，至於堡主是誰，連貧道都沒見過……。」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好狡猾的嘴臉呀……」

尤道長臉上神情一變，說道：「你說什麼？」

白雲飛沒有理會，轉身向呂傑道：「大哥，我們走吧……」

尤道長連着遭受兩三次侮辱，心裏着實十分惱火，但他是個極有涵養的人，心念一動，立時忍住了，他見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向前行去，心裏一急，道：「二位，請慢走一步……」

呂傑回身道：「道長，還有意要留難在下麼？」

尤道長急忙搖搖手，說道：「不！不！二位請不要誤會，貧道實在是有事奉告的。」

呂傑冷冷地道：「請說，我兄弟洗耳恭聽……」

尤道長神色畧畧一變，道：「貧道雖然對劍堡堡主不甚了解，但却認識幾個劍堡中人，二位請稍等一下，貧道和那幾位朋友連絡一下……」

他向周大鯨和樵子李一揮手，說道：「放傳命信號吧，這兩位朋友我們得罪不起……」

周大鯨猶疑了一會，道：「道長，這事可非同小可！」

尤道長冷冷地道：「這個你不要管，我自然會作主！」

周大鯨不敢多說，自懷中拿出一個黑色小管，抖手向空中拋去，只聽嘭地一聲大响，在空中冒起一股青烟，七彩的火燄直升空中，騰空閃爍，各種的色彩在空中蔚成奇觀，雖然是在白天，却也是耀目生花……

散射的火燄逐漸的消逝，穹空又恢復了原樣的靜謐，空蕩蕩的大道上，這時突然响起一連串密集的蹄聲，只見三個黑衣騎士風掣電閃的奔馳而至。

尤道長對呂傑一笑道：「這是劍堡三友，專管接待各方來的英雄豪傑……」

話音甫落，那三個黑衣漢子身子已自馬上飄落下來，首先走過來的是一個文質彬彬的中年文士，尤道長一見他走過來，急忙迎了上去。

尤道長拱手道：「常兄……。」

這中年文士冷冷地瞥了場中一眼，樵子李和周大鯨等俱恭身的垂下了頭，俱不敢多說一句話，他嘿嘿地笑了笑，轉頭問尤道長，道：「什麼事值得施用傳命信號？嗯！你可知道這種信號發時容易，收時難，沒有特別的事……」

尤道長正容的道：「常兄，今日的情形不同，有二位朋友必須接待……」

那個中年文士淡淡的瞄了白雲飛和呂傑一眼，道：「什麼人？你也未免小題大作了……」

言下之意大有不屑之意，這也難怪，以這個出名的江湖高手迴旋風常德三在江湖上的地位，確實不會將普通江湖人物放進眼裏，尤其是白雲飛和呂傑都是那麼年青，年青的近乎小孩子，所以迴旋風常德三生出輕視之心，根本沒有將他們兩個人放在眼裏。

呂傑只是冷笑，是一種沉默的抗議，而白雲飛則是抬頭望着空中的浮雲，兩個人那種高傲與倔强，使迴旋風常德三有些受不了，他氣得面上一冷，問道：「他們是什麼人？」

尤道長艱澀的道：「他們是……」

冷血劍客白雲飛突然狠狠的盯了他一眼，冷漠的道：「在下姓白……」

說着又將目光投落在遙遠的空中，那份高傲與冷漠，恍如沒有將世上任何人放在眼中，大有唯我獨尊的豪壯魄力，這種表情與口吻使所有的人神情都隨之一變，可是却沒有人敢表示出自己的不滿，因爲他們已知道他是誰。

迴旋風常德三可忍受不了這樣的傲慢與狂妄，他心中在暗暗地推想着這個姓白的青年，可是搜盡枯腸也想不出江湖上那一派有這樣的弟子，當然，以他那份身手，是不會想到這個倨傲的青年人便是名傾天下的冷血劍客。

他嘿嘿一笑道：「你姓白，沒有聽過這姓字……」

白雲飛望着碧藍的空中，淡淡地一哂，說道：「那是因爲你孤聞寡陋，見聞太少了……」

迴旋風常德三雙眉一鎖，道：「也許是的，看閣下這副德性還當像個人的，不過江湖上盡多是裝扮成個人，而其實滿肚子都是草包，白朋友我相信你不會是那一種人吧！……」那種不屑隱含譏笑的口吻，當眞不是一個人所能忍受得了的，可是冷血劍客白雲飛在這一方面却顯示出自己與衆不同的性格，他沒有氣得臉色大變，也沒有憤怒得揚聲大吼，只是用那慣有的微笑嘲迴旋風常德三笑了笑，可是這嘴角上閃現出來的笑意却有種冰冷的寒意，冷的使所有的人全身泛起冷顫……。

因爲這種瀟洒的一笑，所含蓄的冷酷，比那寒冷的冰渣還要凍冷，看起來却像是一枝劍穿進迴旋風常德三的心裏，使得他面上陡然罩上了一層陰影。

迴旋風常德三不自覺的退了幾步，退到和他同來的那兩個同伴身旁，似乎他的手已觸摸到自己的劍柄上，那是含有防衞的意思存在裏面，因爲這個青年人所表現要狠的方式太令人寒心了，也太使人畏懼了……。

白雲飛僅是淡雅的笑了笑，道：「草包，哈哈，常朋友，你難道會是那種人麼？我相信你更不會是，至少你還有點勇氣，因爲你還敢抓着你的劍柄，也許你不知道，有許多人在我面前連伸手作勢的勇氣都沒有，他們只要見了我，會情不自禁的跪下去。」

他好似開玩笑的一掀嘴角，又道：「我還相信你不會，對嗎？你不會是看我到就跪下去！」

迴旋風常德三的臉上像是在變幻着，因爲他那劇烈抽搐的臉上表情，很快就讓人察覺出他的心中的驚顫，誰都知道他的胆子已逐漸的瓦解了！

他故意的嘿地一聲，藉此壯壯自己的胆子，然後以一種非常有種的姿態向前走了一步，低沉的哼了一聲，道：「白朋友，這話說的不怕閃了舌頭……」

白雲飛漠然的道：「目前還不會，以後那得看說什麼話了！」他長長的吸了口氣，臉上自始至終都含有笑意，淡然的道：「常朋友，你的威風要够了麼？」

無疑的，雙方含有敵意的態度愈來愈濃了，這是個很難解說的場面，尤道長只得在旁邊暗暗着急，却插不進一句話，不時想過去解說一番，可惜這三個到來的高手沒有人理會他，因爲他們並不需要徵求他的意見。

「大哥！」在迴旋風常德三右邊的那個漢子可開了腔，他滿臉憤憤的大步而出，一臉精悍陰冷的神色，他嘿嘿地道：「大哥，這小子太不給我們面子了，我梅冬海可不信這個邪，今天倒要看看是那方的朋友這樣神氣……」

他朝白雲飛一瞪眼，道：「嘿！你是那個娘肚子爬出來的？」

白雲飛回瞪他一眼，道：「衝着你這一句話，我就得打你一個嘴巴子！」

「叭——」

清脆的响聲陡地响起，梅冬海只覺身子一晃，臉上火辣辣的生疼，他氣得張口噴出一口鮮血，當中還吐出兩顆大門牙，那個惱火可眞將這個不可一世的小子給氣死了。

但是有一宗令人驚駭的，就是誰也沒有看清冷血劍客是怎麼出手的，僅見掌影

一晃，梅冬海挨掌暴退，那份快速，簡直不是可以思議的。

梅冬海一顫道：「你！」

白雲飛冷冷地道：「這是教訓你嘴裏的不乾淨，以後小爺再聽見你隨口罵人，嘿，那個後果可要你自己負担，我相信再也不會有這麼輕的懲罰……」

梅冬海在劍堡中雖然談不上什麼地位，比起劍門關這些人那又不知高明到什麼程度，剛才由於一時大意，而糊裏糊塗的挨了一掌，那個難受比殺了他還要痛苦，他自覺自己無法丟得起這個人，總得想辦法找回這個面子……」

他恨恨地大吼道：「你……你眞有種，小子，我們後面可有得瞧了！」

他正待出口大罵，突然想起冷血劍客白雲飛剛才那幻化的一掌，也許白雲飛那一掌表現得太漂亮，將這個剛要罵人的小子駭得急忙收住了嘴，恐怕自己再受這種侮辱……

梅冬海伸手掣出了長劍，狠狠的在空中劈了一劍，這只是向白雲飛示威一下，讓對方知道自己並不是好惹的。

白雲飛輕鬆的一笑道：「只要有可瞧的玩意，我姓白的必定要看看，梅大英雄，你這手劈劍還眞不錯，可惜還沒有四两花生重……」

梅冬海氣得大吼道：「放屁，大爺不信劈不死你……」

白雲飛的眉頭一皺，道：「不信你可去問問那位道長，他會告訴你……」

「什麼？」梅冬海大聲的道：「你叫我去問尤道長，他是什麼東西，難道他還會比我高明，呸！我才不相信這個邪……」他終於沉不住心裏的悶葫蘆，回身向尤道長問道：「老尤，是你叫這小子對付我嗎！」

這種不禮貌的口吻，只要是有三分人性的人都會忍受不住，尤道長的臉色雖然一變，却有獨到的涵養高深功夫，他恍如對這三個人非常畏懼，忍氣吐聲的道：「沒有，你不要聽人家胡扯……」

梅冬海嗯了一聲，返身持着劍向白雲飛逼來，沉喝道：「白小子，你太可惡極了！」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呢？我看你更可惡，可惡的連狗都不會理你！」

「嘿！」那沉悶的一聲低嘿，隨着閃起的劍影傳來，梅冬海的身子向前一進，抖手將長劍擊出一個浪花。

這浪花共分十幾點劍光聚集而成，嗤嗤的劍氣刺耳怖起，以裂山碎石的威勢，攻向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上。

不要看他在盛怒當頭，那手劍法却比武當派的尤道長不知高明多少，雖僅一招已顯露出功力的深厚了。

白雲飛冷笑道：「你這是找死，沒有人會同情你……」

他的身軀陡地化作一縷輕烟，自對方顫起的鋒刃之邊緣穿射而過，貼着對方的長劍掠身而落。

他輕輕抽出射日神劍，大笑道：「你也看看我的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那身功夫，在江湖上已是頂尖尖的高手，他身形輕靈的躍起，手腕一翻擊揮劍出。

梅冬海眼前一花，對方身形已失，等自己正在尋找之時，對方的長劍已斜斜洒了過來，他心中一寒，劇烈的顫了一顫，急忙揚劍迎了過去。

叮地一聲輕響，空中閃起數縷迸濺的星火，梅冬海嚇得尖銳的大叫了一聲，神情惶悚的退了七八步。

他顫聲的道：「你是誰？」

白雲飛冷冷地道：「這與事情有什麼關係呢？梅朋友，你是否還要動手？在下隨時都奉陪……」聲音之冷，使梅冬海一句話也不敢再說。

迴旋風常德三嘿嘿地一笑道：「朋友，你們來這裏是向劍堡撒野……」

白雲飛冷冷地道：「那倒不敢，只是想去見識見識聞名天下第一大堡，常朋友，我們能有這個榮幸麼？」

旋迴風常德三臉上劇烈的一變，道：「白朋友，劍堡之門常開，隨時歡迎天下英雄進去，只是要進此堡必須有三個條件，閣下可曾聽過……」

濃濃的雙眉一舒，白雲飛笑道：「這個我倒是沒有聽過……」

迴旋風常德三嘿嘿地道：「劍堡中大門雖然常開，却是有進無出，進去的人至少要給堡中做事三年才能離開，白朋友若是願意在劍堡中停留三年，在下可以領你走進劍堡……」

白雲飛搖搖頭，說道：「這太難了，在下生性好動，不喜歡在任何一個地方，停留太長的日子，這第一個條件，我就辦不到……」

迴旋風常德三冷冷地道：「另一個條件就是敝堡中請來的朋友，這一點在下已知道你不是敝堡的朋友，所以還是免談……」他嘿地一聲，揚揚眉毛，大聲的道：「最後就是來劍堡尋仇的人了，白朋友如果是屬於後者，那更簡單了，只要有本事劍堡隨時都會等着你！」

呂傑冷冷地道：「你們劍堡的規矩還不少……」

迴旋風常德三哼了一聲道：「這是慣例，閣下是否現在就要去劍堡，如果你自知自己本事低能，我勸二位還是打消這個念頭，回去再苦修幾年……」

白雲飛冷屑的道：「閣下在劍堡中屬於什麼地位？」

迴旋風常德三想了想道：「我等只不過是專職接待各路好朋友的幾個小人物，在地位上還沒有資格跨進劍堡的第二重大門，白朋友，你這是什麼意思？」

白雲飛神情一寒道：「前頭領路！」

迴旋風常德三神情大變道：「你要幹什麼？」

白雲飛豪邁的一聲大笑，朗朗地道：「劍堡已然有這麼多高手，我冷血劍客白雲飛可得去見識見識，常朋友，以我這塊牌子能否進去走一趟，嗯？」

「這！」迴旋風常德三這時才認出了對方是誰，嚇得他機凛凛的一顫，回頭向尤道長瞪了一眼，道：「給二位備馬！」

他這時可埋怨尤道長沒有將對方是誰告訴他，心裏一氣和其他兩人閃身躍上馬背，靜靜等白雲飛和呂傑跨上了坐騎，五個人急急的奔去。

劍門關的影子逐漸的消逝，好像沒有

那個地方一樣，五匹强壯的駿騎並排飛馳，空中揚起一股濃黃的烟塵，篤篤的蹄聲敲碎了空中的靜謐，也敲碎了藏於林中的鳥兒，吱吱地叫着飛去……

梅冬海和另一個漢子俱悵然若失的緊緊跟在呂傑的後面，說他們跟着倒不如說是監視來得恰當，因爲兩個的目光裏所含隱的敵意是那麼的强烈，時時都落在呂傑的身上。

而迴旋風常德三却緊緊靠着冷血劍客白雲飛，他不時的在戒備着自己，唯恐對方會猝然的出手，所以不得不爲自己的生死打算，他那裏想到白雲飛，不但是個極重感情的人，而且還是個主持武林正義的俠士。

這段路很長，也十分的不輕鬆，可是白雲飛和呂傑却沉着的不露絲毫痕跡，這一來却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使迴旋風常德三整個心神都在忐忑不安……

白雲飛望望前面，道：「在什麼地方？怎麼還沒到……」

迴旋風常德三嘿嘿地道：「轉過前面山坡就到了……」

他畏懼的斜睨着對方，唯恐對方會翻臉出手，因爲對方冷冰的沒一絲感情，這時他才知道自己在伴隨看一頭老虎，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

呂傑冷冷地道：「常兄，這條路可不短哪……」

迴旋風常德三心裏有數，他尷尬的笑了笑，道：「這個坡叫做還魂坡，二位過了這裏就不再有回路了！」

陡直的斜坡迤邐而下，青青的草叢上有着凌亂的足痕，顯然，這裏經常有人來往，五個人並馳而下，眨眼在一片濃密的大林前停住。

「嘿！」濃密的深林裏响起一聲低沉的嘿聲，只見一個全身紅袍的紫面老人大步的走了出來，他嘿嘿一笑道：「常德三，誰叫你沒事朝這裏亂跑……」

迴旋風常德三恭身的道：「守靈神，卑職來送客進堡……」

守靈神哦了一聲，道：「又有什麼客人要進來送死！」

迴旋風常德三瞥了白雲飛一眼，道：「冷血劍客白雲飛……」

守靈神的面上一凝，向白雲飛和呂傑看了一眼，道：「二位請下馬，這段路是由老夫負責，待老夫將二位貴客送至堡門，老夫的責任便算完了……」咀裏說得十分客氣，可是，心裏却十分不服氣這兩個青年人，白雲飛咀角一掀，朗朗地一笑道：「有勞老先生相送一程了……」

他和呂傑同時一身長衫，輕飄飄的好似兩片棉絮一樣輕輕地墜在地上，那種閒閒散散的樣子恍如沒有事情發生似的，這手輕功顯露，守靈神眉頭一皺，暗中震駭這兩個青年人的身手。

迴旋風常德三嘿嘿一笑道：「白朋友，在下只能將二位送到這裏了，進堡之後，但願一路平安，在下希望有一天能再見到二位安然無恙的走出來，不過這個機會太少了……」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們走着瞧，也許我們再見面的時候，你已經是個頭顱分家的屍首了，那時，哈哈，可不能怪我不認識老朋友了……」

迴旋風常德三氣得哼了一聲，輕輕一揮手，三個人又循着原路奔馳而去，等他們的身形消逝，守靈神嘿地一聲，道：「二位貴客，請隨老夫進堡吧……」

他身形斜飄，陡地閃身躍進林中，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知道對方要試試自己的功力，急忙隨身跟上。

穿過這一大片濃鬱茂密的深林，眼前出現一條長長的河流，湍急的流水奔騰直湧，金黃色的細沙在水中翻捲，那河流雖然不寬，流水倒急，一條橫在空中的鐵索橋直達對岸。

對岸矗起一座龐大的古堡，匐伏在地上像個巨大的圓塔，那連環的堡樓是連在一塊山壁上，堡頂上每隔幾步便有一個人站着，俱面目朝外，望看四週。

「**劍神之堡**」

四個古奇大字雕刻在堡門的橫匾上，在那兩扇鋼鐵製造的大門兩旁，各有一柄銀色的長劍，掛在大門之上，冷寒的劍刃迎着閃顫陽光，射出一股股耀目的光輝。

守靈神嘿嘿冷笑道：「這就是劍堡，二位隨老夫進堡……」他輕靈的跨上鐵索橋，身形如電的往前射去，冷血劍客白雲飛冷笑一聲，和呂傑隨同追上。

「什麼人？口令！」那堡頂上站着一個漢子，低着頭向堡外三個人望着，守靈神抬頭揮了揮手，豎起三個指頭，大聲的道：「過渡河去見老漁翁……」

那個漢子冷笑一聲道：「又是送死來的……」

兩個人暗中已交換了一下口令，守靈神領着他倆走進堡門，只見那兩扇鐵門這時徐徐啓開，自裏面緩緩走出兩個守門的漢子。

守靈神招呼道：「王大哥，請你通報堡中大執事一聲，說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前來拜堡……」

左側那個漢子哼了一聲道：「不行，現在不准！」

守靈神一楞，道：「王大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漢子態度傲慢，冷冷地道：「你這老糊塗，怎麼越來越糊塗了，你難道忘了這是什麼時候，大公子和大小姐馬上就要出堡了！」

守靈神全身一顫，道：「該死，該死，老夫竟然連這件事都忘了！」

他朝白雲飛苦笑一聲，道：「白朋友，敝堡的公子和小姐馬上要出堡去賞玩晚景了，這個時候堡主從不見客，二位只好請回去了，這是二位回頭福，免得去自投死路了……」

呂傑冷冷地道：「你們堡裏的名堂可不少……」

守靈神面上一動，道：「你說話可得小心點，劍堡可不同於普通門派，犯到我們手上沒有一個能逃過一死……」

白雲飛目光一寒，朝那座陰森森的大堡裏一望，臉上突然湧起一股殺意，他長長的吐了口氣，道：「呂大哥，我們自己闖進去……」

（未完）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編者・

新派俠情恩仇中篇連載

孫玉鑫·文
盧令·圖

情仇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萬里隻身進入苗疆，擬擒烏天翁等押回劍堡，以辯清白，泰山派天地雙老，率八豹及四獒犬追踪進入十萬大山，憑着獒犬的嗅覺，來至一石屋，發現屋內有一老翁，天地雙老多方盤問，不得要領，乃率八豹及四獒犬而去，天地雙老剛走，石屋中的老翁正欲燃點信火以通知藏匿山中的烏天翁等時，突被倏忽出現的杜萬里制服，原來那老翁竟是烏天放，杜萬里迫烏天放說出烏天翁等藏身之處後，狂傲地把信火點燃，並着烏天放儘早通知烏天翁有大批人到來尋仇，說罷仰天一陣大笑，疾躍而去——

幾番生死鬥　一戰恩仇了

烏天放氣怒的只能頓足，枯木入火卽化成烟，此時半空捲騰起紅、黃、綠、白五彩濃烟，改已不及，這濃烟不禁引得業已遠去數里的天地雙老重返，也使遠遠眺望消息的烏家門下，急報上去，烏天翁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指三令四的百忙分派，嚴守以待大批强敵。

隋光華已迷了路，但是這麼久不停的五彩怪烟，成了標示，他十分輕宜的接近獵屋。

當然，先到的仍舊是天地雙老和八豹，依舊由秦琪在外看管四條藏獒，七豹隨雙老大踏步闖進石屋。

石屋已人去多時，雙老知上人當，怒羞之下，飛身而出，指揮八豹登高找那翁獵戶，他兄弟更雙雙疾射先一步追下。

烏天放功力已失，逃不够遠，被雙老追及，七豹隨後趕到，烏天放鬼人說鬼話，一問三不知，堅稱爲採草藥離開石屋，至於爐火烟呈五彩，他也莫名其妙。

雙老豈是好欺之輩，地老一笑抓住了烏天放的腕脈，三指摸處，冷哼連聲道：

「說，你功力被毀不過頓飯光景，是什麼人下的手？」

烏天放剛剛畧以猶豫，天老已沉聲說道：「放明白，老夫已經料到你是烏家苗的人，本門先掌門人之死，雖說出於杜萬里這賊的陰謀，但是眞說起來，凡爾烏家苗人，皆我泰山劍派之敵，所以老夫殺你是順理成章，你如果聰明，就問什麼說什麼，老夫念爾功力已失，年紀又大，放爾逃生，否則……」

烏天放活命要緊，於是實話實說。

話說完，天地雙老神色陡變，連七豹全沒有招呼，如電掣般向石屋方向疾射而去，七豹不知就理，自然是緊緊追隨飛行急追，可是雙老何等功力，刹那間已追丟了雙老的影子。

雙老到達石屋前時，秦琪和四獒已横臥地上，天老撲入屋中，屋中無人，地老檢看秦琪及四獒，證實秦琪是被一種奇特閉穴手法所制，四獒亦然，以雙老之能，竟不知解法！

天地雙老互望着，突然，天老恨聲道：「一步棋錯滿盤輸，只怕另外七豹也着了杜萬里這賊的道兒！」

地老反身欲走，天老伸手阻止道：「你一人去我難放心，同去又掛着秦琪，我看……」

地老想了想道：「秦琪不會有問題的，帶着他走。」

天老手指四隻獒犬道：「牠們呢？」

地老道：「等擒住杜萬里後才說！」

天老沒有開口，俯身挾起昏迷不知人事的秦琪，和地老再展身形飛射而去！

他們走沒盞茶時間，隋光華突地投身石屋前面，目光掃射四週一遍，移步到了四隻獒犬橫臥地方，仔細看過，雙眉一皺，獒犬是被一種奇特指力點昏，這種指力，普天之下只有三個人會，一是隋光華自己，再是他的恩師，第三個人就是杜萬里了！

獒犬爲天地雙老所有，犬被指力點昏，人呢？

天地雙老和八豹，還有杜萬里人呢？

隋光華不能不進石屋，更不能空過任何一處地方，於是他立卽一間間石屋仔細搜索，費了頓飯光景勞而無功。

×　×

七豹十分奇妙的以各個不同的姿態木立着，狀極威猛，只是雖各出攻勢却沒人挪動！

當然，七豹所據圍的圓圈中，也沒有敵人！

七豹身側，都十分清楚的留有一個份屬他們本人的脚痕，那是因爲業已提聚了眞力，才能使地面下陷而留存未失！

除了這七雙脚痕外，圈內圈外再看不到其他足印！

別小看這點現場綫索，它已經使丈外目光如電的天地雙老，面色齊變久久沒有出聲！

七豹被人所制已是不必多想的事，被制方法，和秦琪一樣，天地雙老無法拍解的開。

雙老在收回驚色之後，互望一眼，天老一聲長嘆道：「怎麼辦？」

地老雙眉緊鎖道：「至少要知道這人是誰！」

「廢話，杜萬里！」

「我也認爲是他，但是却十分希望不是他！」

「唉！」天老又一聲長嘆道：「怎會還有別人，咱們輸定了，老二！」

「只怕是，他會利用八豹來吃定我們的！」

「所以說這東西陰險狡猾而毒辣！」

突然，雙老背後有人接口道：「兩位，我說你們這看法錯了！」

雙老沒動，更沒轉身，這證明雙老不是初出道的毛小子，够沉着也够自信。

天老冷冷地哼了一聲，道：「是杜萬里？」

「不錯，是杜某。」

地老嗤笑出聲道：「你說老夫兄弟的看法不對，好，解開八豹穴道！」

「還早兩位，我們要先談談才行！」

「所以嘍，」地老再次答話道：「你是個如假包換的陰險狡猾毒辣的小人！」

「兩位，杜某耐心有限，談不談隨你們，答句話吧！」

「可是要談，老夫兄弟立卽回程，你就出手解開八豹穴道的事？」這次是天老答話。

「不，杜某沒有叫兩位回去意思！」

聽說杜萬里用心並不在此，的是使雙老難信而又奇怪，天老立刻說道：「那你有什麼條件？」

「沒有，只是有些話要對兩位講！」

「杜萬里！」天老沉聲道：「莫非不先制住老夫手下八豹，你就說不出來！」

「不錯，兩位必然不容我開口！」

雙老不由頷首，杜萬里的話不假，如是途遇，必然立卽動手，難給杜萬里開口的機會！

「老夫承認你這話是實情！」天老答話中，和地老雙雙轉對杜萬里道：「現在老夫兄弟洗耳恭聽，說吧！」

杜萬里簡單但不失其重要的把劍堡陰謀實情說出，最後道：「兩位能相信杜某這些話嗎？」

雙老沉思甚久之後，天老才開口道：「何故中途慘殺鐵心石？」

杜萬里苦笑一聲道：「林雙嶺對我有救命之恩，我當他們的面，已詳述過事實，也警告過鐵心石不得傷害林雙嶺，他却故意殺個無辜並已身負重傷的人，兩位請調個立場想想，能忍嗎？」

天老看看地老，地老一點頭道：「杜萬里，大概你舉不出人證來證明你所說的是眞情吧？」

「能，烏天翁！」

「杜萬里，你該不是心有引使老夫兄弟自投羅網吧？」

「天老，杜某心意，恰恰和你想的相反！」

「哦，請說明！」

「杜某已毀去烏天放一身功力，並有心以五彩烟號通知烏天翁，有大批强敵臨境，用意一爲阻止追殺杜某羣俠中伏，二是已存單人獨身，潛入虎穴擒獲元兇的決念！」

「好！」天老够痛快，道：「你再說說後面的安排！」

「沒什麼安排了，就以石屋爲界，盼兩位及貴門下都退守於彼，並請代爲勸阻羣俠，也在石屋靜待消息，杜某多則十日，少則五天，必將元兇擒來！」

地老想了想道：「杜萬里，老夫兄弟也許能信你的話，只怕別人在你擒住烏天翁後，仍然一口咬定主謀是你，你又怎麼辦？」

杜萬里臉上掠過一絲惱意道：「鐵心石生前已經說過這種話了，不過杜萬里並不畏懼什麼，誓擒元兇只爲曾任烏家幫主，要對不幸慘死的人有所交待，事實澄清後，信否在人，杜某言盡於此！」

地老叮上一句道：「老夫還是要問個明白，那時你怎麼辦？」

杜萬里一聲狂笑道：「簡單，理來理往，禮敬禮回，金戈相加那結果是換不到杜某除金戈外別的東西！」

天老哦了一聲道：「老夫要提醒你一句，你再英雄，只怕也難敵羣俠之衆！」

杜萬里毫不在意的道：「看吧，現在一切言之過早！」

天老此時又看了地老一眼，地老再次把頭一點，道：「不錯，一切只有等到時候再看了，不過老夫兄弟手下這八豹……」

杜萬里在地老話還沒說完的時候，已旋身上步出掌拍開了七豹的穴道，天老適時放落秦琪，杜萬里探手處，秦琪已醒。

八豹醒來，奇變突生，天地雙老竟一言不發雙雙暴出四掌擊向杜萬里。

杜萬里辦錯了一件事，太過相信天地雙老是信義仁厚的君子，在談過許多話後的現在，戒備之心已去七八，況又恰當他剛剛拍解開秦琪穴道，眞力收轉氣息輪換的當空，想躲已難，危極下，只有揚掌分抵雙老全力的一擊，兩聲震响同時傳出，杜萬里一個身子被震翻飛出五丈以外，人落地上，連噴兩口鮮血，雙目赤紅，向雙老猙獰而視，接着一聲凄笑，身軀倏忽騰拔而起，疾如閃電投向遠處！

雙老錯當杜萬里身受如此重傷，勢難逃遁，微一猶豫追已不及，不禁雙雙色變，連連頓足！

秦琪深知雙老四掌未能取得杜萬里性命，後患無窮，急聲道：「恩師，必須立刻追捕，否則他若將傷養好，只怕……」

地老哼了一聲道：「要你多口，他逃已遠，如何追法？哼！」

秦琪仍然接話道：「藏獒呢？必須用牠們才行！」

天老雙老笑了，一拍秦琪肩頭道：「他已身受重傷，絕對已非你們八豹的敵手，所以你們只要不離開此處，他不敢再出生事，我們去帶藏獒，就來！」

天老雙老飛身而去，八豹圍作一個圈兒，嚴守不懈。

× ×

「怎麼說？信他抑或是我們也和那兩個泰山老兒一樣，攻人之危？」說話的是丐帮執事堂堂主，人稱「俠丐」的公孫子勝。

「話比屁還臭，救人要緊！」答話的是丐帮精武堂堂主，「追風丐」江通海！

丐帮五老到了，並且千巧萬巧正趕上杜萬里概述事實及經過，並出手坦誠的拍解八豹穴道，當然，天地雙老昧心出手攻人不防，也被五老看在眼中。

天地雙老去取四獒，丐帮五老稍然追趕杜萬里，他們知道，杜萬里必難走遠，果如所料，在對面山脚下，發現昏死地上一身是血的杜萬里。

公孫子勝揹人，其餘四老斷後，繞個大圓圈，竟好大胆子，回到石屋。

石屋外，四條藏獒沒了影子。

隋光華，走已多時。

× ×

隋光華帶走了四條獒犬！

他絕對不是要憑獒犬的嗅覺，去追踪師弟杜萬里，而是爲泰山雙老及八豹的安危打算。

桂林一站前，隋光華根本不知道雙老八豹的事，就算知道，他也不担心，因爲絕對沒人能在四通八達的地方，追到杜萬里。

此處就不同了，目的地相同，方向不變，有四條獒犬，遲早杜萬里已必然會和雙老八豹碰頭！

他怕，怕杜萬里傷了雙老，尤其是在發覺四獒犬昏迷後，他錯認杜萬里有心先去雙老的羽翼，然後誅之。

他錯的很，可惜這却並不是他最錯的一次！

× ×

天地雙老沒能找回四條獒犬，但是仍然追踪不捨，只不過這次像盲人騎瞎馬般，憑運氣走險路了！

隋光華碰上了烏天放，所以他牽着四條獒犬，按烏天放指點的方向，直撲碎石山想進「天神岩」。

杜萬里目下的傷，好了，雖說在眞力上只能提到八成，否則傷處有難以痊癒的危險，但表面上看來，他是十分好了。

受傷前的事，他知道，受傷後狂奔而到昏死，他也沒忘，但對怎生被救又怎能傷勢好的這樣快法，像霧般的一片白茫，毫無記憶。

丐帮五老救了他，那位人稱「佛心醫丐」的「福壽堂」主甘圃，不惜把一丸「九轉丹」給杜萬里服下，所以杜萬里才能在十二個時辰內，傷勢霍然！

五老在杜萬里即將醒來的前一刹那，在牆上以「震天指」力，留下警句，寫的是——爲義救你，爲義不辭而別，善惡一念，盼珍重。

杜萬里固然夢想不到救他的會是丐帮五老，而錯當必是烏家帮對自己存有信心的舊部，追踪羣俠及泰山雙老，却也沒有想到天下會有這種事。

杜萬里離開了石屋，該當，他爲了避免羣俠追踪，也爲了要悄悄進入「天神岩」，竟也走上隋光華錯走的路。

天地雙老和八豹，盲人瞎馬東撞西衝，林間迷路，好不容易找到一條小徑，順之而行時，料想不到這小徑盡頭，正當杜萬里必經的地方！

× ×

「娘，大姑怎麼還沒回來，瞧，天都黑了！」說話的是個半大小伙子，模樣兒很俊。

正在趕着不少隻小雞兒「上窩」的一位中年婦人，聞言直起腰來，抬頭看了看天色，一皺眉頭道：「可不是，快去看看，別和上次一樣，又碰上了那些怕人的苗子，快！」

半大小子應着聲，撒腿就跑。

「回來小鵬！」中年婦人喝呼着道：「帶上那支斧頭，還有刀！」

半大小伙子又應了一聲，跑回屋裏，再跑出來的時候，手中多了柄明晃晃的鋼刀，腰裏還挾着一柄够重的斧頭，和中年婦人打個招呼，飛般跑去。

中年婦人望着半大小子的背影，搖搖頭，接着又開始趕她的那羣小雞。

中年婦人的模樣兒挺美，也許是山居或是太過操勞了些，頭上已現白髮，皮膚顏色也失去紅潤，代之的是十分健康的淺黑而有些褐的顏色。

這是十萬大山中的一個地方，但却絕對不是山鎭或山城，並且距離最近的山鎭，也有三十里路，並且一定要爬過兩座山頭，像這種地方，竟然也有人家，着實令人奇怪。

再看，這正是一片山區中的盤地，已經開墾出來大約十畝的田地，種植着些雜

糧和青菜，有猪柵，羊欄，雞窩和瓜架，東西不少，毫無疑問他們業已定居甚久，是務農爲生。

一排木屋，够大，在外面看來，是一整棟，裏面分隔作很多間，石爲基牆，很够堅固，在家宅和猪柵羊欄雞窩的範圍，用一根根就地取材的亘竹，圍成十分堅固的一圈兒竹柵，大概爲保護牲畜和防備野獸而建。

從中年婦人和她兒子小鵬的語音中，証明絕對不是土著，再者中年婦人和小鵬的衣着，是大地方來的，越是如此，就越發耐人尋味這家人家的來路。

天眞的黑下來了，中年婦人已在房中點燃上燈，更把晚飯也準備好，在等待着小鵬和小鵬口中的「大姑」回來。

有盞燈，衝破了黃昏但已够黑的薄薄霧氣，脚步的熟稔聲，使中年婦人笑迎出十丈。

是小鵬回來了，提着盞不是大城鎭絕對買不到的「琉璃風燈」，身旁一位有些微胖但十分健康的婦人，半白的頭髮，不用問，她是「大姑」。

中年婦人迎到愛子和恩姊時，不由一楞，原來在大姑的身後面，多了位高大威嚴但又看來和氣方正的中年漢子。

大姑一瞧中年婦人的樣子，笑了，道：「這位隋爺是過路客，在『九轉彎』碰上的，不是壞人。」

中年婦人臉一紅，才待轉身，隋姓過路客一步而前拱手帶笑道：「在下隋光華，有事入山，剛才途遇程大姑，善心諾留在下借宿一夜，在下絕對不是壞人。」

中年婦人還禮道：「隋爺您太客氣，賤妾杜小珍，這孩子是……」

隋光華接口道：「途中大姑都說過了，杜小弟好模樣，將來會有出息。」

說話間，移步行，肅客入屋，接着擺上晚飯，別看只有一樣兒葷菜三樣素，味道却比大城鎭的大酒樓還香。

也許是隋光華已有多日山行食簡的關係，他只覺得這是生平吃的最好的一頓飯食，讚不絕口。

大姑取來「茶磚」，給隋光華濃濃的泡上一盞茶，越發叫隋光華感激。

茶間，暢談一切，大姑問到隋光華家鄉居處和作何營生及緣何進入十萬大山，隋光華有話答話，答無不實不盡！

當他說出祖籍出身及家破人亡胞姊流散下落不知時，大姑那張臉，簡直不知道是變作什麼顏色。

他轉述成功劍堡，立業興家，突出意外萬里追捕師弟杜萬里時，杜小珍那張臉，也像夢中幻覺般變來變去。

隋光華不是沒看出來，而是錯當往事說來驚心，使這兩位山居漢婦，心神受震所至。

他的事說完了，最後聲明次日即行，要大姑和小珍千萬留心一位像他師弟的人物，如果遇上，可以對他師弟說，他到了，最好師兄弟能和和氣氣的見上一面，把一切應該解決的事情解決！

大姑漫應着，小珍一言不發，小鵬人小心大，接口道：「隋叔叔，當眞那位姓杜的這樣狠毒？」

隋光華嘆息一聲道：「從前他也曾作過幾件好事，不過…唉，現在他變了！」

小鵬小臉兒一緊，搖頭道：「聽我娘說，人心向善，又是本性難移，也許事情不是隋叔想的那樣。」

隋光華誠摯的撫摸着小鵬的肩頭道：「好孩子，我只能告訴你這樣一句話，我比你還希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樣。」

大姑突然說道：「你看，如果你們遇上了，談不攏，動上手，誰贏？」

隋光華苦笑一聲道：「不會有人贏的，早已註定都是輸家！」

這話語重心長，小珍驚了，道：「既如此，又何必？」

隋光華再次苦笑着道：「像荆軻之刺秦王，不得不爲！」

大姑道：「豈不使親者痛仇者快！」

隋光華道：「所以註定都是輸家！」

「可有辦法另外解決？」小珍希冀着有這種辦法。

隋光華道：「僅僅劍堡中發生的事，已够使我非找他不可了，不過事後他若能到劍堡見我，事尚可爲，他不但沒這樣作，逃亡途中，更斬殺了丐帮刑堂長老鐵心石，如今……唉！」

小珍低垂下頭，大姑默然無言，小鵬眼珠亂轉，似乎在動心機，不知道這半大小子想作些什麼！

天色雖已沉黑，但距離應該安歇的時間還早，沉默總不是辦法，大姑有心把話題轉到小鵬身上，小珍也知道大姑的用心，一請二勸三拜求下，隋光華也着實的喜歡小鵬，竟受了小鵬九拜，收爲門下弟子和義子，並決定事了接小鵬母子及大姑，同居劍堡。

× ×

初更！風蕭煞！夜凄凉！

杜萬里恰正走到幽徑盡頭轉向一處够寬的黑土地，他並不知道，再轉過這僅有的小山環，就是目下隋光華借宿的人家。

此時的隋光華，也正是在吃晚飯的當空，也料想不到杜萬里已近在咫尺！

山風吹人醒，杜萬里抬頭看看天際，遠處黑黑層層山影，劍眉一挑，自語道：「今夜要想爬行三千尺，渡上『斷魂崖』而下『碎石山』後絕嶺，已是來不及了，必須先找個能避風寒的地方歇足，吃點乾糧。」

原來他已偵知地形山勢，「碎石山」後嶺，拔天插雲猿猱難渡，以烏家苗慣行山路的健者，都視爲絕地死域，於是在防守上就鬆懈許多！

由「碎石山」後的「斷魂崖」，可直下「碎石山」，但「斷魂崖」數百丈峭壁絕岩，滑不留手，如想渡上登臨其巔，非世上絕頂功力的絕頂高手不可，杜萬里有此自信，可安然登臨而敵無所覺！

但是三千丈峭壁，他也要用上大半夜的時間，所以說今夜已經不能行險，他要在明朝日出，悄悄而上，傍黑到達，調息進食，初更下峯動手，潛往要地立擒元兇而退！

他目光四移，大步轉過山環，頓即不前，里許外一片盤地，燈光外映，隱約可見木柵瓜棚，劍眉再次挑起！

怪！如此山區，何來務農人家？若有，不是隱士必係武林高人，須份

外當心。

沉思自忖間，心靈突生警兆，靜心而聽，步聲出自身後箭遠，游目下，飛身登上一株古木，靜窺動靜！

倒楣的人最好是閉門家中坐，要不老天非加你些稀奇古怪的麻煩不可，有時就許會送了小命！

泰山天地雙老，隱退江湖多年，原來是「霉星」未盡「煞氣」又來，再次出山，寃魂纏腿，非叫他們送掉老命不可，說屈，够屈，叫寃，够寃，但若能記得住那句「多管閒事落不是」的俗話，又怎會找這寃找這屈呢？

固然是「各掃自己門前雪」聽來太過自私，却有哲理，更是眞理，如果人人都各自掃盡了門前雪，天下那裏還來雪呀？

天地雙老作下了虧心違情背義叛理的事，只當天下已無報應，那知非但報應臨頭，並且快的嚇人。

他弟兄領率了八豹正好到達，邊走天地雙老一邊低聲談着，要找個地方歇息下，天黑也容易中人暗算，身在龍潭虎穴邊沿，不能不多加小心。

走盡小徑，已到黑土路上，這路要寬多了，他們停步不前，四外打量，地老一指三五丈外山環道：「轉過去瞧瞧，最好能找到一處天然石洞。」

十萬大山中找處天然石洞，是太容易的事，轉過山環，秦琪當先雀躍道：「還有人家，這太好了！」

天老沉聲道：「噤聲，這是什麼地方，有人家也未必是普通人物！」

地老悄聲道：「老大，看來不論怎麼說，咱們也得去瞧上兩眼了！」

天老頷首道：「這當然，此處會有人家，太過可疑！」

地老又道：「要份外小心。」

天老轉向八豹示意，揮手示令立即散開，向里許外那戶人家緩緩推進。

吩咐既定，才待動身，一聲冷笑起自背後，八豹時已分散十丈以外，雙老却正當場，倏忽雙雙轉身立掌而視，神色陡變，杜萬里一臉秋霜，目射寒光，眈眈虎視並帶有輕蔑的冷笑！

天老老臉由蒼白轉為赤紅，暗自虧心使他羞紅了老臉！

地老狠些，陰森的說道：「杜萬里，你的命眞大，可惜的是你又找上了老夫兄弟！」

杜萬里不理會他的這些門面話，一字字如雷轟頂般道：「你們兩個老匹夫聽仔細，我要殺你們，就在此處！」

話鋒一落，一聲龍吟，杜萬里撤出了向不輕用的寶劍！

天地雙老究竟也是識貨的行家，驚的猛退三步，雙雙脫口叫道：「啊！『誅心劍』？」

「正是！」杜萬里冷冷地說道：「五十年前，『無心劍客』用它誅殺了千餘名喪心病狂的惡徒，今朝，杜某再用它加上你們兩個早就該死的匹夫！」

地老沉聲道：「且慢！這不公平，老夫兄弟手中劍，並非寶刃！」

杜萬里冷嘿一聲道：「乘人解爾門下封穴之時，暴然暗算，公平嗎？」

天老怒聲道：「那不同，那是為本派掌門人復仇……」

「對！」杜萬里劍光隨着這個對字湧到，喝道：「杜某如今也是受人暗算而復仇！」

這時八豹已疾撲而到，前恥今恨，八豹各出兵刃，全力猛撲上來！

秦琪陰險而狠毒，撲上時沉聲向其餘七豹喝道：「此賊一劍能殺幾人？死的由命，活着的宰他為死者報仇！」

於是八豹根本不去躲閃杜萬里的劍華，各遞兵刃以十成功力取八處死穴，包括前心從背頭頂下陰。

這種打法，按說任你一等一的英雄，也只有退避。

否則你雖可能斬殺三四，但所餘四五兵刃加體，也是死路一條！

杜萬里沒退，他退不得，天地雙老功力已經提聚到十成，杜萬里退身，等於自投虎口。

無奈下，杜萬里一聲長嘯，震聲道：「莫怨我狠，是秦琪送了你等的性命！」

話聲中，「誅心劍」突放奇光，捲起一團光球，斷鐵碎金聲鳴，加雜了聲聲慘號，等杜萬里耳邊送到一聲斷喝──「師弟還不收劍！」一時已過遲，可憐八豹自學成出道，連半點世面全沒見到，就生生斷送在兩個剛愎自私陰狠殘酷的老兒一念之下！

這也許就是有人所說的「無名英雄」？果是如此，甚盼說這話的人物，身先士卒作個「無名英雄」讓大家瞧瞧！

譬如天地雙老，八豹已作「無名英雄」，慘死於杜萬里一招「天網不漏」之下，而他倆，却飛退三丈，若有介事般「怒髮冲冠」，可惜敵人遠在三丈以外，怒髮何當大事！

別看天地雙老「退居幕後」而給八豹作「無名英雄」身先死的機會，耳目却是靈活至極，回身聽到那聲「師弟……」四目同時看清杜萬里身前不遠，立如山嶽般的威嚴人物。

、由話中推斷，由人來分別，雙老心裏已有了數，撲身而前對來人道：「閣下劍堡主人隋光華？」

是隋光華，他正好收了小鵬兒，在和小鵬閒話武林江湖中事，夜深聲傳遠，何况里許路，八豹撲攻杜萬里的怒喝聲，傳入他的雙耳！

他倏忽站起，大姑和杜小珍也一驚變色，他立刻說了句「別出去，緊閂上門」後，人已飛射而出，疾縱趕奔呼喝傳聲的來處。

他到晚了半步，雖已揚聲喝止，杜萬里却已難收手，於是地上平添數十殘屍斷肢和片片腥血。

劍堡之事雖他目覩，但杜萬里恰不在場，他曾退過一步想，也許別有古怪，也許杜萬里將有所解釋，如今他再次目覩，杜萬里以師門無敵劍術一招而殺八名無辜，不說劍堡的事，只現在這一件，已足够他必須大義出手誅殺杜萬里的了！

他自知功力劍法技藝都高過杜萬里，在師門時就高過師弟些許，但這些許究有若干，他難以度量，尤其現在，師弟身經百戰，經閱深極，他不敢想象動手後的結局，所以必須十分謹愼沉着的來應付當前

的局面。

雙老問話，他不能不答，但目光仍舊注定杜萬里，為了小心，緩退三步才開口道：「正是隋某，兩位可是……」

天老不待隋光華把話說完已接口道：「好極了，老朽兄弟泰山劍派中人，令師弟倒行逆施，是於貴堡中殺我泰山掌門人，今又一劍誅我門下八豹，隋堡主，是非公道，老朽只有向堡主敬討了！」

隋光華微蹙雙眉道：「隋某萬里奔波，就為一清是非，不過杜師弟劍堡事發時，不在當場，有否內情尚待了解，至於貴門八豹之死，隋某目覩，相信杜師弟會有公道還與兩位！」

話鋒一頓，一聲長嘆轉對杜萬里道：「師弟你怎麼說？」

杜萬里不答所問，反而問道：「劍堡距此非近，師兄何來？」

隋光華道：「愚兄適才聲明，師弟莫非沒有聽清？」

「很清楚，不過師兄既知劍堡中事，小弟並未在場，知我信我，又何須千里奔波追蹤不捨？」

「師弟，愚兄信你無補於事，要天下人信才行！」

「笑話，小弟對天下人無求，天下人又怎敢取索於小弟？」

「師弟，劍堡事後，你該再見愚兄一面的，你沒有作到！」

「不錯，那又怎樣？」

「那會使人有所錯覺，認為你是心虛……」隋光華道。

「師兄，小弟自出師門，雖不敢說所作無不仁義，但却磊落可對天日，因此只要自問無愧無虧於己心，對他人的心意沒有義務顧及！」

「千言萬語一句話，師弟，劍堡中事你事前知否？」

「不知！」

「愚兄相信……」

「且慢隋堡主！」天老適時插口道：「這種答問令人太過遺憾……」

隋光華冷冷地一笑道：「要怎樣答問方合閣下心意？」

天老一時難以答覆，猶豫剎那才開口道：「一個殘酷的殺人兇手的話，你怎能聽信？」

隋光華沉聲道：「閣下怎的是非不明，剛才所談是劍堡中事，彼時閣下不在當場，請莫空發高論！」

碰了一鼻子灰，天老語塞。

隋光華再次面對杜萬里道：「師弟，何故斬殺鐵心石？」

「他在小弟一再警告不得慘殺無辜下，竟以內力生生挾夾小弟恩人致死，他理當塡命！」

天地雙老突然揚聲道：「誰可證明？面前老夫兄弟手下八豹慘死，你又當作何解釋？」

杜萬里只以冷酷的目光盯着雙老，嘴角掀起輕蔑的冷笑，不理不答！

隋光華雙眉一皺道：「師弟，儘管你行有所本，但總要面對他人質而心安，師弟可願隨愚兄一會即將到達的羣俠？」

杜萬里道：「本來是無可無不可的，但是現在，小弟不願意會見他們！」

隋光華難以理解的說道：「為了甚麼呢？」

杜萬里一笑道：「小弟要生擒叛徒烏天翁，使他供出劍堡不幸內幕，以釋天下羣疑！」

「好辦法，愚兄助你一臂之力！」隋光華欣然高呼！

天地雙老互望一眼，地老冷冷地說道：「請教隋堡主，老朽門下八豹之死，又當何說？」

隋光華看看杜萬里，沒有答話。

杜萬里一指天地雙老道：「八豹死的太寃，記住，杜某遲早要你們這兩個老兒的狗命！」

天地雙老雖說對適才杜萬里一劍而誅八豹的事，有些兒胆寒，但他倆總不是八豹，修為功力更非八豹所可比，在得能不與杜萬里拚搏時，他倆當然避免，若是已到除搏分生死而無他途時，他不畏不惜一搏，杜萬里的一聲「老兒」一聲「狗命」，泥人還有土性，使雙老再難藏拙緘默，首先是地老一聲陰笑道：「姓杜的，不怕天風大，閃了你的舌頭？」

天老繼之道：「其實不動手最好，一因老夫兄弟一向是雙雙出手，你一個人也好，十個人也好，是一樣，不過現在隋堡主是友非敵，而你一人力敵老夫兄弟，虧吃的太大，所以……」

杜萬里慨然而笑道：「老兒們雙雙齊上，正合你家杜爺的心意，請！」

天老暗喜，但目光却盯在隋光華身上道：「堡主，你看這使得嗎？」

隋光華正要相勸杜萬里暫忍一時，那知杜萬里已接口道：「動手的是你家杜爺，你家杜爺已經說了使得，你又何必矯作，快，省我不耐煩時一走了之！」

天地雙老再次互望一眼，哈哈大笑，地老在笑聲乍止的當兒道：「杜萬里，這可是你自己叫的陣，別後悔，請！」

「請」字出口，地老身形一旋，青鋒撤出劍指南山已攻上一招「摘星帶月」！

天老一步而欺到，棄背後劍不用，雙掌挾强勁風聲，直撞杜萬里前胸！

劍走輕靈而勢吞山河為上選，奸行刁猾的天老，本身是個劍術修為深具火候的一等高手，當然知道箇中奧妙，所以才在地老以劍對劍，杜萬里難以分搏下，用內家掌力而擊敵之短。

別看適才杜萬里斬斷八豹是非因由隋光華不知，但如今雙老的企圖，却瞞不過他，舉一反三，隋光華已對雙老改變了原先的看法。

打定如意算盤的天地雙老，事實上並不眞如意，誅心劍撩削，地老掌中青鋒碧光突然縮短尺許，噹啷傳聲，尺長劍鋒墮落地方，赤虹順掃，地老迫得暴退丈二，杜萬里人隨劍走，根本不須要去閃躲天老的眞力一掌，那一掌業因杜萬里直追地老移動而無功！

地老劍雖中斷，功力未失，一聲斷喝，斷劍出手如電射到杜萬里腹間，杜萬里這次是以劍柄輕挑，斷劍已飛上雲空，不過有這微一延遲的工夫，天老再次撲到雙掌挾風重又擊下，直叩「脊心」重穴！

地老也在棄劍之後，以內功掌力凌虛壓到，杜萬里一聲冷哂，赤霧突隱，誅心

劍已然歸鞘，身形暴旋如輪，不知是何功力，竟將天地雙老各以九成眞力發出的掌勁，化解無踪！

雙老心驚之下，作了遇敵偕亡的打算，人分左右，掌取上下，近身攻撲全力推拍！

杜萬里一聲怒哼，身形倏忽直拔高空五丈，在空中，一聲長嘯，束髮金帕分作寸寸斷散，人已變作鵬鳥勢子，雙掌爪狀，平空漲大一倍，其疾逾電，直壓向天地雙老的頭頂。

隋光華色變，狂喝一聲道：「師弟使不得。」

揚喝聲中，他已冲拔而起，「天王托塔」雙掌平擧，在三丈高空迎上了杜萬里的那招「君臨大地」，一聲暴響，隋光華由空中被震彈下來，落地難以止步，暴退不已，突然有人扶助他的臂，背，他方始一挺而穩，未曾倒坐地上，回顧時，夢想不到竟是居停主人大姑！

杜萬里沒有隋光華這麼便宜，他人在空中是由上下撲，反震之力使他已受雖不甚重但絕不輕的內傷，而人也被斜震飛上丈二，自四丈多高空失去控制摔落下來！

他已有些昏頭漲腦，昏漲下，似乎聽到女子焦急狂喊「萬里」的聲音，但這聲音却似實若虛彷彿而遙遠。

他方寸未亂，人却半迷，功力未失只是絕難在這一刹那間挺立輕墮地上，如此，他暗暗悲嘆一聲，這重重的猛力一摔，勢必身落碎骨折肢殘傷。

那旁，隋光華臉現朱紅，急聲對大姑道：「謝謝妳！」

大姑一臉關懷之情，話已到了舌尖，才待吐出，隋光華已輕輕脫開大姑的柔荑，身形一閃到了杜萬里即將下墜的地方，大姑臉上掠過一絲欣慰的微笑，而不遠處焦急木立搓手而難奈何的杜子珍母子，臉上也綻開晴和！

適時，天地雙老突然兩聲厲喝，雙雙平飛而起，迅疾無儔的射向尚在兩丈高空暫失自主之力的杜萬里，雙老縱身時，劍已撤出，一支青鋒和一柄雪亮匕首，直貫杜萬里脊心和右肘及肋！

隋光華作夢也想不到天地雙老陰險至此，他剛剛站穩，並正提力準備接抱住下墜的杜萬里，這時若想騰身而阻雙老突襲，勢已不能，怒極之下沉聲喝道：「陰毒至此，隋某誓必誅之。」

空話難補事實，天地雙老已飛射臨近杜萬里三尺之內！

適時，連聲斷喝傳來，五條人影疾逾電掣越空而到，那是丐幫五老！

「俠丐」公孫子勝那支「打狗棒」，向是輕不離手，如今却在一聲斷喝後，直投標射天老的前胸！

「追風丐」江通海，既然名叫「追風」，其人輕功自是高超絕頂，斷喝聲中他當先趕到，「打狗棒」橫裏橫砸，砸的是地老那掣着匕首的右手腕！

人稱「善丐」的丐幫「福壽堂」之甘圃，用的辦法更絕，喝聲未止，他抖手打出五粒墨丸，挾强勁風聲，直取天老頭頂地老左肩！

除二老是投奔由空下墜的杜萬里，二人眞力業已叫足，要在距地面丈五時候，雙雙出手救杜萬里脫險！

天地雙老不知走了那門子的楣運，眼見杜萬里只有受死的份了，冷沾叮勁風已到，天老迫得橫劍震彈，地老匕首也拍向凌空疾射而到的墨丸。

墨丸被彈震碎裂，發出奇臭，並飛濺出不少黑水沾了天地雙老一頭一臉一身！

雙老不知這是何種毒藥暗器，大驚失色不顧再傷杜萬里，雙雙沉臂飛投而下！

萬幸他們是沉力暴落，才將公孫子勝抖手擲出的打狗棒躲過，追風丐自是也一砸成空。

隋光華也沒接住人，人被在半天上如行空天馬撲到的雙丐救去，飄落三丈外的地上。

公孫子勝取回打狗棒，四老丐把杜萬里圍護正中，由甘圃仔細把脈開始救人。

杜萬里本就是眞力被震昏迷一時，經甘圃推拿並賜服一丸靈丹，立即醒來，甘圃悄囑他必須馬上調息，天大的事等調息過後再說。

杜萬里只睜眼看了五丐一下，隨即如言而行坦然趺坐調息起來。

隋光華雙目神光含威，掃過天地雙老，雙老一身奇臭，熏人欲嘔，無奈何已把外衣脫去，看到隋光華神威懾人，不由向後退身。

隋光華突然止步，長嘆一聲，搖搖頭，轉向五丐走去。

天地雙老見良機不再，突然騰身而起逃奔遠處。

追風丐剛剛招呼了聲——目下已無逃路，你們……

俠丐已冷冷地接口道：「叫他們去打個先鋒豈不正好，像這種『老而不死是爲賊』的陰險匹夫，何必多管！」

追風丐把沒說完的話嚥了下去，雙老錯當五丐企圖留人，脚步更快，轉瞬跑沒了影子。

隋光華已經走到相距五丐不足兩丈地方，甘圃突然揚聲道：「隋堡主請留步，莫再向前！」

隋光華微覺意外的一楞道：「甘大俠，杜萬里是在下的師弟……」

公孫子勝沒好臉的接口道：「這個老花子們早已知曉，並且對不久前閣下不惜以眞力震傷杜萬里，而救那泰山兩個老兒，幾乎因之要去杜萬里性命的事，老花子們先看的清楚！」

隋光華明白誤會所在了，一笑道：「公孫大俠有所不知，杜師弟業已一劍而殺八豹，在下又怎能讓他再傷雙老，但在下沒有想到雙老德格如此，竟攻人之危，相信公孫大俠也會聽到在下怒聲相罰……」

公孫子勝哼了一聲道：「如果不是聽到了的話，只怕老朽五人就不會對堡主這樣客氣了！」

隋光華心中不禁生出對五老的感激和欽佩，並且對窮家幫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於是有心的問道：「有件事使在下百思莫解，杜師弟曾經開罪貴幫刑堂長老鐵大俠於先，復斬之於後，如今五位……」

甘圃笑嘻嘻地接口道：「老朽相信杜大俠稍待必有眞實的解釋，而那解釋只怕十分有理！」

隋光華現在眞心的安心了，笑道：「

甘大俠可還能信，在下救應泰山天地雙老，也有解釋嗎？」

公孫子勝冷冷地接了話道：「希望是有，並且能通！」

隋光華道：「在下發覺天地雙老突下毒手前飛臨右側是爲了接扶杜師弟……」

甘圃道：「老朽並不懷疑此事！」

隋光華道：「杜師弟已誅八豹，那是近乎濫殺無辜……」

公孫子勝嘿嘿兩聲道：「堡主可曾當場？」

隋光華頷首道：「我正趕到，可惜遲了一步。」

「好一句遲了一步！」公孫子勝冷嘲的說道：「堡主應該想想，事未全睹，話未聽頭，怎敢就說那是濫殺？」

「公孫大俠！」隋光華肅色道：「八豹出道不足月餘，絕非惡徒！」

公孫子勝道：「應該說尚無惡行，不過他們在雙老指揮下，以不顧生死與敵偕亡的打法，羣攻杜大俠，試問換上堡主，莫非就甘願受死？」

隋光華語塞，八豹拚死猛攻，他是看到了，不過太遠，又沒往對方已存己亡敵死這方面想，所以如今被人問短！

甘圃笑嘻嘻地接口，把他們五老如何巧睹天地雙老行詐，如何暗算杜萬里，自己五人又如何救下杜萬里，然後就步步追躡杜萬里身後，靜觀杜萬里的作爲，因此剛剛的一場血搏，因由全知等情說出，隋光華不由臉上現出羞行，立即向丐幫五老自承不知之過，並深謝五老恩對杜萬里之情。五老這才明白，他們也錯怪了人，於是誤會冰釋，言談和諧而成了朋友。

杜萬里調息已畢，醒來不僅傷勢皆復，精神體力也勝過先時，他並不記恨隋光華，從來就沒拿師兄當成寃家，自是上前見禮，反而是隋光華坦然相告內情，杜萬里立即叩謝五老不記惡行反救性命恩情。

當杜萬里叩見隋光華並向五老謝恩時，業已發覺兩名鄉婦立於不遠，一個半大小子腰掖大斧居中，不知是何來頭，如今不由再次注目，頓覺兩名鄉婦十分面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大姑可不肯放棄這個機會，揚聲呼喚道：「怎麼，忘記你曾經合過夥的伴兒了？我是程大姑！」

一聲「程大姑」，使杜萬里馬上手指另一鄉婦道：「妳是小珍？」

小珍遠遠的萬福下去道：「嗯，杜小珍！」

杜萬里話聽入耳，頓覺不對，一楞之後道：「怎麼說，妳也姓杜？我記得妳姓曹的嗎？」

程大姑接上話道：「當然，我這妹妹是好人家的姑娘，爲人所欺，才發生金陵城佟九的那段事，後來許身一位姓杜的武林遊俠，夫妻三日夜，那遊俠別去，一年，生子小鵬，妹妹守着愛子，盼着夫君，改姓爲杜，我說杜大俠，你看究竟是那一點她不該姓杜呀？」

在場的全是久經江湖的武林奇客，誰還聽不出這些話裏的奧妙，丐幫五老瞽目看到杜萬里那尷尬的神態，越發心頭雪亮，再看小鵬，除了人比杜萬里黑些稍矮一些外，正是活脫脫地杜萬里第二，於是公孫子勝先向其餘四老一擠眼，然後換上個肅穆樣兒冷冷地問杜萬里道：「我說杜大俠，這種棄養不義的行爲，也是你幹出來的？」

杜萬里有口難言，隋光華當年並未目睹事態發生，但却趕上了接杜萬里留下的爛攤子，於是也接口道：「師弟，愚兄先時竟沒認出她們來，當年金陵，愚兄也算爲你盡了些力，現在長話短說，你還不應該向弟妹陪個『久疏問安』的罪嗎？」

杜萬里看着小珍，英雄淚自虎目落，才走了兩步，小珍突然叫道：「慢些，要先辦好另外兩件事！」

另外還有兩件事，這不能不叫大家全覺得奇怪了。

小珍一推小鵬道：「鵬兒過去，那就是你爹，你問問他認咱們娘兒倆不認？」

杜萬里還沒接話，公孫子勝已開口道：「杜夫人妳萬安，他敢不認，不過孩子總得先向爹磕頭，這是咱們漢人規矩。」

小鵬兒恭敬的磕頭，杜萬里一把抱住了他，激動的直拍小鵬肩膊，說不出一句話來！隋光華圓上場，對小珍道：「弟妹，妳剛才說先辦兩件事，鵬侄兒的事是一件，快說另外那件吧，也好叫杜師弟早早安心。」

豈料小珍一笑道：「隋大哥，當年你救命恩情，恕過我和姊姊要不答報……」

隋光華笑道：「不算什麼，不算什麼，談不到答報二字！」

「不！」小珍聲調一變道：「恩是可以不報，你的過錯却難以洗脫！」

隋光華一楞，杜萬里立刻皺眉道：「小珍別瞎說，師兄他……」

「你少開口！」小珍嗔叱，轉對隋光華道：「隋大哥，你好像是應該還有位活在世上的姊姊吧？」

隋光華是什麼人物，聞言知意，激動的撲向小珍道：「有有，弟妹快說，家姊現在何處？」

程大姑不知何故，竟趁此時候轉身而去！小珍手指去已兩丈的程大姑，對隋光華道：「快些，程姊姊正是你姊姊！」

隋光華一撲而到，攔在程大姑身前，仆跪於地，磕首見血，悲哭聲哀，自承罪不可恕！

大姑扶起了胞弟，傷心人見傷心人，緊抱一處大哭失聲！

丐幫五老性情中人，也不禁頻頻拭頰，那公孫子勝一躍而前，拍拍隋光華肩頭道：「喂喂我說隋堡主，老花子可眞不懂你是哭的那門子，你師兄弟有多大福份，數千里外，十萬山中，一個見到了愛妻還多了個人龍般的乖兒子，一個見到了胞姊了却生平夙願，不知哈哈呵呵感激上蒼，反而呼天搶地痛哭一場，那要像我老花子一樣，要什麼沒什麼，豈不該拿把刀抹脖子嘍？」

隋光華抬頭，公孫子勝是淚在頰上笑在頰上，這種至性人的至情，使隋光華由不得緊緊抓住公孫子勝的手。

是大喜事，一切不遲，小珍說的好，先回農舍再談其他。

走着，丐幫五老時時低語，頻頻蹙眉，看在杜萬里眼中，由不得悄聲問道：「五位，究竟有什麼事使五位……」



外當心。

沉思自忖間，心靈突生警兆，靜心而

說，咱們也得去瞧上兩眼了！」

天老頷首道：「這當然，此處會有人

掌門人復仇……」

「對！」杜萬里劍光隨着這個對字湧

，而他倆，卻飛退三丈，若有介事般「怒

髮冲冠」，可昔敏人遠在三丈以外，

公孫子勝接口道：「烏家苗已偵知你們走向此處，調動人馬已把四山圍起，設伏逼進，所以剛才泰山兩個老兒脫身，我才說要他們打個頭陣試試！」

杜萬里不敢猶疑，立卽告訴了隋光華，隋光華止步不前，左顧右盼在找尋搏鬥時較佳的地勢。

程大姑如今已改爲隋大姑，問明所以，和小珍打個眼色後道：「可知道羣苗什麼時候攻到？」

公孫子勝道：「這個要問杜老弟了，他曾當過多少年的烏家幇主，烏家幇的擧動，他或許能料知八九。」

杜萬里道：「如果換上對付別人，他們會乘黑夜羣襲，因爲有我，烏天翁不敢夜戰，必然是在拂曉時候發動猛攻！」

隋光華道：「如今還有些時間，師弟，我想最好是能先把弟妹她們送走……」

隋大姑搖頭道：「笨主意，人家早已守好四山必經之路，又有埋伏，回去，回到農舍裏再商量不晚。」

農舍中，燈明火亮，隋大姑不慌不忙的給大家沏上香茗，然後才說道：「不要緊的，苗子們圍不住我們，這多年來，我和杜妹妹及小鵬，早有準備，說實話，我是上了個走方郞中的當，花了不少銀子在桂林官家那兒買了座礦權，說是『銀礦』，那知全是『硫磺』，還好，五年前我和杜妹妹無心發現一處『金礦』，業已存了不少金砂……」事已緊急，大姑偏偏嘮叨當年沒完，杜萬里不好插咀，隋光華名份上不該開口，公孫子勝總算接上話道：「我說大姑，這時候咱們似乎該先商量怎麼對付苗子們才對，至於……」

大姑道：「別慌老前輩，不說明頭，談結尾就叫人莫名其妙了，簡單講，曾經發生過幾個苗子窺探和逼進來的事，萬幸小鵬兒在後面發現一處坍洞，找到一本怪書，是斧招練法，他練成了，用五柄飛斧殺了那些苗子，但是總不是事，才開始探看那處坍洞，原來竟是一位叫什麼『神斧鬼匠』……」

甘圍接口道：「神斧鬼匠『常大人』，對不？」

大姑道：「對極了，這位常大人，不僅留下了他的神斧，也留了一箱東西，並且以十年之久，從坍洞起到山頂止，開鑿了一條秘道，這幾年，金砂等物已全運上山頂秘洞，這農舍中，存着數以萬斤的硫磺，爲了開礦，存着足够的炸藥……」

說到這裏，大姑對大家一笑道：「其他的還用我再說嗎？」

事實上是不用大姑再加解釋了，不過隋光華認爲千計苗子，全被坑殺農舍炸火之下，太過份些，丐幇五老却擧出不少烏家生苗殘酷而失人性的事實，於是大計已定，只待時機！

杜萬里堅決留爲最後一個由農舍地道轉向坍洞地道的人，也就是說，他要作那以身誘敵和點燃炸藥火信的人！

五老知他心意，坦然相勸說他們早已相信劍堡中事與杜萬里無關，但是杜萬里仍然堅持，大家只好答應下來！

× ×

拂曉！四山狂喊聲如天雷！

烏天翁，以長枝高挑着一雙鮮血淋淋的人頭，領率百名執戈揹箭的野苗，當先步步逼近農舍，那人頭，正是昨夜退去的天地變老，落於苗蠻埋伏之中而慘死！

農舍外百丈平地上，杜萬里一人峙立如山，手握「烏木令」，在烏天翁率衆已到十丈外時，沉聲吼道：「見令如神，跪下！」別看羣苗已受烏天翁鼓動，但當杜萬里天神般怒吼下，有三十幾名惡苗，跪伏於地，杜萬里趁此時機，一聲長嘯疾射而出，在不容羣苗轉過念頭，烏天翁別作打算下，已生擒了烏天翁，羣苗狂嘯攻上，被杜萬里一劍斬殺十二名之多，餘皆震畏不敢移步。

杜萬里不再猶疑，挾烏天翁飛轉農舍，外面已傳到嗚嗚螺鳴，接着呼嘯叫號奔馳聲震，杜萬里自窗隙中窺探，千百烏苗仗刀，弩，戈，槍已近在五丈，他搖搖頭，閃身挾着烏天翁攢入後廚房大灶堂中，灶堂卽是地道，火把早已點燃備用，他引着了火藥信兒，疾射而去。

一聲天崩地裂般的巨震，使十萬大山都覺得動搖不已，接着烈火沖天，濃烟飛捲，當杜萬里安抵山頂和羣俠相會時，盆地已靜，百物成灰，烏天翁交給五老轉交羣俠，杜萬里夫婦一家，却和大姑同隱於光華的劍堡，本故事至此全部終結。(完)

功夫

徒手自衛術

學功夫的人，都需要機警，眼明手快，不一定把刀劍作爲一種武器使用，就算是一張靠背椅或者一張圓枱，都可以看做武器來使用。

今日我想告訴你一些特別古怪的自衞術，隨手抓住甚麼東西都可以對付强敵。大概你已經知道刀子是一種犀利的武器了，在事實上，有些東西比較刀子還厲害的，靠背椅就是一個例證，假設有兩個人作戰，一個拿刀，另一個拿靠背椅，不管他拿的是那一種椅，總言之，他迎頭痛擊，對方就會給他打暈，就此倒地，要是那個人不想倒下，只有一個辦法，撲上去跟他糾纏。

怎樣抵抗靠背椅的方法？也要研究，在對敵時，如果對手眞的以靠背椅向你迎頭痛擊，你應該保持鎭定，最好雙手向上提升，把上半截手臂放橫去擋截，因爲這樣做比較有份量，雙手向上一擋，就要蹲下來向上一撞了，這種撞擊，能够把他撞倒，固然是合乎理想的，不然的話，擋格了靠背椅之後就抓住椅邊向下一沉，利用那張椅的椅脚去打擊他的足背，也是一個辦法。

對付靠背椅不要走得太遠，保持很近的距離，愈貼身愈有利，使對手不能發揮長武器的優點，有機會就要抱住他的腰部一起倒下來，要是兩人都倒地打滾，他就沒法拿得住那張靠背椅了。

神光・文



臥龍生
精心傑作
經已
出版
$5.00
新派武俠小說
八荒飛龍記
臥龍生
綠林英豪傳
臥龍生
$4.00
新派武俠小說
$3.60
新派武俠小說
神眼遊龍
臥龍生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84221（四線）